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岳小钗

(上)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内容提要

武功盖世的玉萧郎君，苦恋女侠岳小钗，如痴如狂；岳小钗感于玉萧郎君数次援手之恩，对其求爱之情无法坚拒，而她心目中的恋人却是儿时密友、目下武林正义的象征萧翎；萧翎把岳小钗视若天人，既敬重又欣慕，火样的激情埋在心底，言语上不敢有丝毫轻浮；性格开朗的百里冰，对萧翎的爱慕从不掩饰，曾万里追踪，并肩拒敌，同行同坐，不避人言。

黑道梟雄沈木风，为称霸武林，必欲除去萧翎，于是囚禁百里冰，设下八道埋伏，引萧翎入网；玉萧郎君为得到岳小钗，出动大批高手，并与沈木风相勾结，向岳小钗师徒挑战，欲引来萧翎，将其击歼……

岳小钗、萧翎等几位青年侠士，面对魔道的猖獗，可以不计安危，力挫强敌，但在男女交往中，却难破情关……

为卧龙生真品全集写序

中国武侠小说研究会会长

宁宗一

金秋北京，首届海峡两岸武侠小说研讨会在西山卧佛寺举行。中华各地的著名武侠小说作家、评论家和出版界人士齐集一堂，共同探讨中国武侠小说的地位与价值，探讨 20 世纪 90 年代武侠小说创作的趋势和走向，这无疑是一次全国性的学术盛会。

根据大会组委会的安排，决定由我来致开幕词，尽管我知道这是一般学术研讨会的通例，但它还是“逼”我思考了一些问题，所以我的发言一开始就提出了这样的看法：

侠和儒的文化心理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具有悠久的历史影响，并渗透于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前贤和时俊大多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心灵中潜藏着儒的影响，而民间社会中的平民百姓又多闪动着侠的影子。其实，在众多知识分子中间，对侠也同样独有深爱，所谓“欣赏其斑斓的色彩与光圈”也。事实上，侠的精神与对侠的崇拜，已积淀成中华民族的“一种寄希望于痛苦之中的遗传基因”了。而武侠小说的生成，可能就是这种“基因”的物化。

这段话我确实是有感而发。在我任教的大学中，无论文科还是理科的学生中都拥有一大批武侠小说的读者群。而博士和硕士诸生中更有同好。至于教师群更不分老中青，都能找到同道。我个人的欣赏趣味固然不足为凭，但武侠小说拥有一个较高文化水准的读者群，这是一个客观存在。武侠小说并非如一些宣传文字所言，都是格调不高，乃至导人向善的坏书，并非只能对无知青少年“卖卖野人头”。当然，谁也不否认，武侠小说中也有高下之分，也有把“武”渲染成血淋淋的暴力，把“侠”写成恶棍等等劣制品。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喜看高水平的武侠小说的热潮却长盛不衰，这，就自有其社会心理方面的诸多原因了。所以在我那篇即兴的“开幕词”中，说出了我读那些武侠名篇的审美感受，而目的仍然是为还武侠小说以应有的文学地位大声呼吁：

……这种英雄文字最有价值的魅力，不仅在于它的想象力的丰富和情节的传奇性，更在于那文字背后含茹的精神气质，如重然诺、讲气节、轻生死、蔑视封建王法、救人厄难、惩办奸宦、热爱祖国河山等等。因此，在传世的武侠小说的杰作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刚毅、蛮勇、有力量、有血性的世界。这些小说中的主人公可能不是文化上的巨人，但他们却往往是性格上的巨人。这些刚毅、剽悍、勇健的斗士，富于个性，敏于行动，无论为美还是作恶，都是无所顾忌，至死方休。它们往往诱发读者十分强烈的感情：或促人奋发昂扬，或迫人扼腕悲愤；或令人仰天长啸，或使人悲歌慷慨。这正表现了杰出的武侠小说作家的一种人生气度，即对力的崇拜，对勇的追求，对激情的礼赞。它使你看到的是刚毅的雄风，是男性的严峻美，是巾帼的豪情。这美就是意志、个性、热情和对理想境界的不断追求。这无疑是另一种价值准则的判断，而这恰恰表现了

我们中华民族精神面貌的壮美的一面。

令人十分快慰和兴奋的是，'95北京武侠小说研讨会暨首届武侠小说创作大奖评比活动刚刚结束不到两个月，我就确切地听说西安的太白文艺出版社决定出版卧龙生先生的武侠作品全集，这无疑是继海南的梁羽生作品集、三联的金庸作品集和珠海的古龙作品集后的又一庞大的工程，这对于喜爱武侠小说，特别是对卧龙生情有独钟的读者来说，不啻为一件功德无量的举措。

略熟悉出版界情况的读者，大都知道，卧为生先生作为台湾武侠小说作家中早期即著名的：“三剑客”之首，他的大名当然具有强大的诱惑力，所以盗用“卧龙生”之名出版的武侠小说真是络绎不绝，甚至有越演越烈之势，以至真正的卧尤生饱受声名之累。太白文艺出版社此次经过认真清理，又经卧龙生先生亲自认定，出版这样一套卧龙生真品全集，真乃是功德无量的事。从客观意义上说。这是在武侠小说出版领域的一次打伪活动，也必然是对一切“伪卧龙生”的一次大曝光。

卧龙生作品的整体基调是呈现中国人的灵魂——大勇、大智、大德。正直、真诚、博大、傲岸、深沉、热情是他笔下人物的生命核心和人格力量之所在。卧龙生善于把他的人物置干死神紧紧地盘踞在喉头的生死边缘，或是感情危机的白热点之中，或是与环境剧烈冲撞难以自拔的瞬间，然后去刻画或讴歌他们的搏斗、追求、夺取，直到人物战胜对手和战胜自我，从而登上精神新岸。总之，在卧龙生的武侠世界中，有豪气与无豪气，有血性与无血性，有力度与无力度，关键并不在于场面和环境的描写是否火爆，是否有气势，又多么九转回肠，而在于他笔下人物的心灵深层结构中有没有克服迷惘、犹豫和软弱的力的激流。如果我们能深入到卧龙生先生的创作心境中去，我们会感知到，在浑象而蕴藉的艺术风度里，表现出这位著名小说家的一种人生气度，即对人性的礼赞，对正气的渴望，对智性的欣赏，对勇与力的追求。

卧龙生先生的作品多贯穿着对人性的有意味的描述。面对书中几位女性人物，他的笔触能极准确地把握那回肠荡气的情愫，并顺水推舟地把它变成推动情节发展的关键动力（见《金剑雕翎》、《飞燕惊龙》、《金笔点龙记》、《天马霜衣》）等。同时这也就决定了他的作品节奏富于变化：时而金戈铁马，雷霆震击，时而凤管鸾弦，光风霁月，紧张杀伐之际，插入抒情短曲，即使着墨不多的几笔粗线条的勾勒，也能摇曳多姿。这种不简单地追求传奇之奇，而写出心灵的真实，是极见匠心的。

卧龙生在他设置的善恶并存、光影交错的大千世界中，总能打破一刀切的常规，写出人物性格的组合性。他的小说人物最成功之处就是把人物的内心矛盾、性格中的冲突、心理上的扭曲综合地表现出来。我特别喜爱卧龙生笔下的不少男子汉形象，他们都被写得十分真切。因为作者能把笔触深入到男子汉气概的内部，揭示内在善与恶的两种人性的交锋，粗犷的外部性格和深沉忧郁的心理特质、外部生活的缺憾和内在心灵的冲撞，交织起大生命的苦痛与欢欣，充满了原始的质感，读后令人心灵为之震撼。见（《剑气洞彻九重天》）

卧龙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国学根底深厚，学识渊博，但他从不把中国文化看作一个封闭的系统，他对新思潮极敏感，不知不觉地对八面来风的新鲜气息已有所吸收。他当代意识极强，因此在说传奇故事的同时，有意识地运用了现代小说的某些技法，使作品在颂美匡恶、除恶扬善的传统立意中，浓淡相宜地融入和泼洒了不少现代生活的哲理色彩。仅就小说技法来说，

卧龙生不满足于情节单一的故事，而喜欢采用多条线索、对列式结构组织素材，由单向审视变为立体审视，变封闭式叙事为开放式、幅射式的布局，众多的人或事的交替穿插、时序错位的叙述以及空间缠绵的展示，不单纯追求情节发展的连续性、因果性，所以反而使小说的传奇性更加浓郁。仅从这角度来说，卧龙生的一些优秀代表作完全可与世界高品位的通俗文学读物和畅销书媲美。

总之，我读卧龙生先生作品的总体感受是：他是以智者的沉思与幽默掩盖着心的沉重，在侠和平凡的人生状况的描写中，升华出他对宇宙、自由、生命、人的玄思默想，正是这些不易一下子为人发觉的深层意蕴，才是伦给予他的读者最有价值的审美感应，他的独特贡献也许正在这里。

当然，卧龙生先生的作品并不都是成功的，即使成功之作，也如研究者所说“因为其经常涉及杂学的解释而枝蔓较多，略显杂沓。”另外，卧龙生有时在追求量时而忽视了质的标准，粗疏、简陋之作也有一些。当然任何作家都有得意之笔，也有失意之笔，不过不尽如人意的瑕疵，毕竟不能掩盖卧龙生的实力和成就。人们毕竟从他的作品中感受到认识到了他的襟抱、道德、学问、才气和文章。

1995年11月26日
于南开大学寓所

前 言

在我国众多的小说题材中，武侠小说是比较突出的一种，它山藏海纳，无所不包，天文、地理、人文、数艺，皆入其中，也溶入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传统，辨是非、讲道义，锄强扶弱，舍己为人的侠义情怀，以及正义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尚武精神。

大部分武侠小说的故事内容，浅显明朗、易读易解，事件似是就发生在距你不远的地方，但你如认真的去思维求取，却又迷蒙飘渺，似有若无。我喜爱这种迷蒙的美，也喜欢那如梦如幻的感受，所以，我爱看武侠小说，也看了很多的武侠小说。

看的太多了，就忍不住也写了起来。我从事武侠小说写作的过程，就是这样简单。当然，我也可以找出一个伟大的理想，来美化一下写作的动机，看起来就心怀大志了。

武侠小说容易写，因为它取材容易，只要具有文学创作的基本条件，多看些武侠小说，都可以提笔写作。听到的传奇故事，看到的奇人异事，都可以溶入小说之中，随手拈来，俯仰皆是。是故，武侠小说一旦行销流畅，大批武侠小说就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真是万箭齐发，其势壮观。可惜的是这些大都不是创作者的成品，而是东抄西凑的怪诞作品，牛头接在马嘴上，看的人莫名所以，倒尽了读者胃口。

近年来行走国内各地，发现盗版之风甚盛。这种做法，破坏了原著形象，也打破了市场规范。盗印者旨在赚钱，成书了事，错漏不予补正，也不理会读者反应，不付稿费，劣纸印装，省了很多成本，大量占据市场，形成了劣帮逐出良帮，造成了正当出版商的痛苦，创作者也受到极大伤害。

也有一些好书，借用了卧龙生名字出版，细阅内容，才发觉多本出于名家手笔。这些人已有了良好的创作声誉，想不出盗版者为什么要弃置原作者的笔名不用。

更为可怕的是盗名欺世的伪书，一些黄黑色的作品，内容诲淫海盗，充斥血腥暴力，文字也粗俗不通，也借用卧龙生名字出版，而且还杜撰了香港卧龙生和台湾卧生龙的区别。事实上卧龙生只有一个，香港的作家群中，也无人以卧龙生作为笔名。也有自认聪明的伪书制造者，以卧笼生、卧龙笙，蒙混耳目，更是画蛇添足，欲盖弥彰了。

这些书非出自一社一地，粗略的查访了一下，竟有十余家出版社参与了制作伪书行列，出书百余部，有六七百本之多，胆大妄为，令人惊叹，对卧龙生个人戕害之深，真是断肠泣血，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亦极可观。

希望大自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卧龙生全集之后，能制止伪书在市场横行，不能再以卧龙生之名欺骗读者。彻底的灭绝伪书，恐还需读者大力支持，不买不看，伪造者无利可图，自会烟消云散。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全集，一共 39 部，是我至 1995 年 3 月为止的全部著作，排出于全集之外的，均非我的创作。这是个非常明确的界限，希望读者给予支持，指教。

卧龙生
1995 年 10 月于西安

第一回 出奇招破六合

几度夕阳照残山，几度晓风拂明月。

此刻天上无月，但室中有灯。

一灯如豆，萧翎正对着孤灯出神。

金花夫人抱伤而去，状似无情却有情。

她依附沈木风，不肯离开百花山庄，是真的贪生怕死呢？还是为了要帮助萧翎？

萧翎想了很久、很久，仍然不能肯定。

孙不邪缓步行了进来，道：“怎么，小兄弟，你一直没有坐息？”

萧翎轻轻叹息一声，道：“我在想……”

紧随在孙不邪身后的无为道长接道：“萧大侠，可是在为那金花夫人担心？”

萧翎道：“我受她的太多，却无法回报万一。”

无为道长道：“来日方长，以后咱们找机会报答她就是……”

无为道长回顾了孙不邪一眼，接道：“萧大侠完全没有休息，让他坐息一下再去吧。”

孙不邪叹了口气，道：“小兄弟，要你坐息一下，养养精神，你却在想心事，金花夫人有什么好想的，她心狠手辣，杀人无数，真要死了，江湖上就少了一个祸害，何况她足智多谋，满身俱是毒物，想杀她，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用不着再替她担心了。”

萧翎道：“我、我……”

孙不邪接道：“无为道长不放心留在山上的武当弟子，但又怕你大伤初愈，不宜过分劳累，让你休息一下。唉，想不到啊！你却在瞪着眼睛想心事。”

萧翎霍然站起，道：“对！应该去看看他们，小弟伤势已愈，精神好得很。”

无为道长道：“不用急在一时，萧大侠，还是坐息一阵再说吧！”

萧翎道：“不用了，此刻情势诡异，波谲多变，不能再有差错，咱们走吧！”

熄去灯火，当先行出房门。

仰首望天，晓色已现。

商八、杜九、司马乾等，早已在室外等候。

无为道长放步而行，道：“贫道带路。”

萧翎紧随其后。

行到一处山崖之下，无为道长突然停下脚步，回顾了萧翎一眼，黯然说道：“也许咱们来晚了一步了。”

萧翎道：“可是有了什么变故？”

无为道长道：“他们如不是已撤离此地，可能早已有了意外之变。”

萧翎心中暗道：这话倒是不错，如若这悬崖之下，还有武当弟子，纵然不来迎接他们的掌门人，亦该在悬崖之下，布有守望之人才是。

这时，孙不邪、中州二贾、司马乾等，都有着一种不寻常的感觉，觉出了情势有些不对。

无为道长加快脚步，奔向一座茅舍。

萧翎紧随在无为道长身后，暗自运功戒备。

他连番经历凶险，阅历大增，口虽不言，心知随同无为道长来此之人，大都是武当门下武功高强的人物，一派精锐，尽集于斯。

如有了什么惨变，武当所受的打击，实是非同小可。

忖思之间，已然奔近茅舍。

无为道长突然停了脚步，回顾了萧翎一眼，缓缓伸出左手，按在木门之上。

他虽力持镇静，但萧翎瞧出他的手在微微发抖，似是这一扇木门，有着千钧以上之力，无为道长必须用尽全身的力气，才能推开这扇木门。

萧翎暗暗叹息一声，突然行进一步，守在无为道长的身侧。

他心知无为道长此刻心情，沉重无比，反应不如平常迅快，这座茅舍中，可能横着武当门下弟子的尸体，也可能潜伏着强敌，是以守在无为道长身侧，以便能及时保护。

只听木门呀然而开，目光下，室中景物尽现。

一切都未在几人的预料之中，室中既无横陈尸体，亦无潜伏的强敌。

只见云阳子居中盘膝而坐，在他两侧，分坐着六个道袍背剑的武当弟子。

似是七人都受了很重的内伤，正在盘坐调息。

萧翎早已掌心蓄劲，准备随时出手，但是室中既无大变，顿时放下心中一块重铅，长长吁一口气，散去蓄在掌心的内力。

无为道长轻叹一声，道：“师弟无恙吗？”

举步向屋中行去。

只见云阳子睁开双目，望了无为道长和萧翎一眼，重又闭上双目，默然不言。

无为道长轻轻叹息一声，道：“师弟内伤很重吗？”

缓步行了过去。

萧翎紧随无为道长身后，行入室中。

云阳子重又启开双目，望了无为道长一眼，微微颌首。

无为道长道：“师弟伤在何处？快给为兄瞧瞧。”

急步奔向云阳子。

云阳子仍然是静坐不动，直待无为道长行到身侧时，突然一跃而起，并指如戟，点向无为道长的肋间大包穴。

无为道长正在感伤悲痛之际，做梦也未料到云阳子会向自己下手，微一怔神间，云阳子的指尖，已然触及道袍。

突起意外，匆忙间一吸真气，向旁侧让去。

云阳子出手奇快，变招更是迅加电火，眼看无为道长避开大包要穴，立时一伸右腕，点向京门要穴。

无为道长虽然有着过人的武功，但在惊痛恍惚之中，毫无戒备之下，再也无法避开这迅如奔雷、变化莫测的突袭，竟被对方一指点中穴道，顿感半身麻木。

但他究是一代掌门之才，武功成就极高，当下冷哼一声，反掌初出，击向云阳子右腕脉门。

就在云阳子突起施袭，攻向那无为道长的同时，分坐在云阳子两侧六个道人，也陡然一齐跃起，向萧翎扑去。

六人似是早已分定攻袭的方位，十二只手掌，不约而同一齐递出，分攻向萧翎一十二处部位。

猝然惊变，祸起肘腋，萧翎亦是毫无戒备，眼看一片掌影，分由四面八方涌来，心知已难在一招之间，拒挡住四面八方的攻袭，当下双掌齐起，护住要穴，身子斜向一侧闪去。

只听砰砰两声，左肩、后背，各中一掌。

那道人发掌虽重，但因萧翎练习的玄门正宗内功，乾清罡气，已有小成，虽未来及运气护身，但他本能的反应，护住了中掌之处，伤而不重。

六个道人眼看萧翎中掌之后，竟然没有倒下，击中萧翎的两个道人，反觉手腕麻木，各自后退了一步，心中大是惊骇！

但闻左侧一个道人道：“拔剑，以六合剑阵围住他！”

话声甫落，室中剑光连闪，一片剑影，涌向萧翎。

萧翎身中两掌，受伤虽然不重，但因自己毫无防备，故被打得血气翻涌，一时间，竟无法还气反击。

直待六个道人拔出长剑，四面围来，萧翎才缓过一口气，大喝一声，疾发四掌，以挡四面来势，反腕拔出长剑，一招“云气弥空”，涌起一重剑气，护住身子。

但闻一阵金铁交鸣的脆响，六柄攻向萧翎的长剑，尽被震荡开去。

六个道人，似是亦知遇上了从所未遇的劲敌，长剑被萧翎震开之后，不再争进建功，发动六合剑阵，以佳妙绝伦的配合，把萧翎团团围困在六合剑阵之中。

萧翎心中怒火高涨，长剑出鞘，展开快攻，希望能先伤几人，以消心头之火，哪知对方六合剑阵，佳妙无比的配合，竟然把萧翎快速的剑势，给封了起来。

萧翎连攻十几剑，都给对方侧袭而至的长剑及时封架开去，才知被困于变化奇奥的剑阵之中，不敢再莽撞出手，剑势一变，改采守势。

他昔年学艺三圣谷中，曾听恩师庄山贝，谈论过剑阵的妙用，奇奥的剑阵，并非一加一成二的威力，而是每一方，都是有着组阵之人的全部力量，剑剑相困，一体连锁，合则相因相成，分则各具妙用。

六个人组成的六合剑阵，虽然已把萧翎生生困住，但萧翎得自庄山贝听授奇奥的剑法，改持守势之后，有如光幕绕体，森严无比，任他六合剑阵威势惊人，也无法伤得萧翎分毫。

但无为道长却已被斗的险象环生，在云阳子一招快过一招的迫攻之下，显得手忙脚乱。

原来，他穴道受制，半身麻木不灵，运掌转动之间，力难从心，被那云阳子掌指并施的攻势，迫得难以兼顾，招招都在间不容发之中避过。

萧翎虽然瞧出那无为道长的危险处境，但自身被困于六合剑阵中难以突围而出，心中大为焦急，暗道：孙不邪等都是江湖经验丰富之人，怎的拖延这么久不来？

待思之间，突闻砰的一声大震，无为道长身躯摇了两摇，摔倒在地上。

云阳子右手疾伸，点了无为道长的穴道。

萧翎见势心中大急，暗道：孙不邪等久久不来，只怕亦被强敌所阻，看情形是无法等到他们来支援了。

心念转动，剑势随着一变，左掌右剑，全力施为。

他同时施出了庄山贝、南逸公，两大奇人高手的绝艺，威势的凶猛，有如惊涛裂岸、洪流溃堤，整个的六合剑阵，都被他迫的团团乱转。

六合剑阵的威势，虽被萧翎的剑势压了下去，但萧翎一时之间，也无法破围而去。

只见那云阳子点了无为道长的穴道之后，伸手从怀中摸出一条丝带，竟把无为道长结结实实的捆了起来。

萧翎眼看着无为道长被人捆起，无法相救，一股怨恨之气，直冲而上，右手长剑连出三招绝学，洒了一片剑花，左手疾快无比的套上了一只蛟皮手套。

他默察情势，如若不用心机，不出奇兵，单凭武功，想闯出这六合剑阵，仍需一段很长时间的搏斗，必得设法，使出出人意外的手法，才可一举间破了强敌。

这时，萧翎虽然还未能完全了然这六合剑阵的变比，但已隐隐觉出他们的剑路，当下剑势微敛，故意露出一个破绽。六个人被萧翎狂风急雨一般的反击之势，迫的几乎乱了阵法，心中暗自惊骇，但六人心中明白，六合剑阵不散，还可拒挡一时，如是阵法乱去，六人各自为战，那将无法拒挡萧翎十合以上，是以各出全力维持着六合剑阵。

眼看萧翎急攻之后，突然露出破绽，不暇多思，两柄长剑，乘隙攻入，如若萧翎回剑来救，纵然能把这两柄长剑封架开去，另外四柄剑，都将乘虚由四方攻入，那才是致命的一击。哪知萧翎左手探出，竟向剑上抓去。

那执剑人冷笑一声，剑势故意一缓，让萧翎五指抓住长剑，心中暗道：就算你练过金钟罩、铁布衫的武功，也难挡我剑锋横转再削之势，怎敢如此狂妄。

忖思之间，手中的长剑已被萧翎抓住，当下暗中运气一转，发出内劲，推动剑势，剑锋由内向外削去。

这是一种巧劲，一个人总是血肉之躯，不论他练成什么武功，凡是能够避刀避剑的，大都是凭借着一股劲气，那道人让萧翎抓住了剑势之后，再作转动，这正是破解劲气的方法，准备一下削断萧翎的手指。

但他却不知萧翎手中已套上了可避刀剑的千年蛟皮手套。

那道人一剑推削过去，未能削下萧翎手指，萧翎却趁机猛然向内一收，那道人遂身不由己的向前一倾。

方位离动，六合剑阵整个的变化，突然受阻。

萧翎飞起一脚踢了过去，正中那道人左膝之上。

只听那道人闷哼一声，左膝生生被萧翎踢断，一交跌坐地上。

六合剑阵，失去了一人，全阵的奥妙变化，效用顿失。

萧翎借势反击，长剑连连现出奇招，剑芒闪动中，响起了两声惨叫，又有两个道人重伤在萧翎的剑下。

这时，那云阳子已然捆好无为道长，眼看萧翎击溃了六合剑阵，勇不可当，立即拔剑冲上，大声喝道：“你们给我退开！”

六人伤三人，余下的三人，亦被萧翎凌厉的剑招迫的团团乱转，伤亡不过顷刻间事，闻得喝声，一齐收剑而退。

萧翎已由那喝声中辨出，不是云阳子的声音，当下平剑横胸，冷冷喝道：“你是何人？假冒武当中人，得售诡计，岂算得英雄行径？”

云阳子冷然一笑，举手在脸上一抹，眉髯尽脱，露出一张削瘦的长脸，缓缓说道：“你就是那萧翎了？”

萧翎道：“不错，阁下何人？”

那人淡淡一笑，道：“你听过南海五圣的大名吗？”

萧翎沉吟了一阵，道：“在下未曾听过南海五圣之人，不过却听人提过南海五凶之名。”

那人淡然一笑，道：“五圣也好，五凶也好，反正就是咱们兄弟五人。”

萧翎目光一掠躺在地上的三个道人，道：“就是阁下和这几位吗？”

那人冷然一笑，道：“南海五凶如若这般轻易为人所伤，岂不是有负五凶之名了？”

萧翎道：“这六位伪装武当门下弟子的，又是何人？”

那人道：“百花山庄中的剑手。”

萧翎冷笑一声，道：“想不到大名鼎鼎的南海五凶，竟然也是百花山庄中的爪牙。”

那人毫不动气，仍然是淡淡说道：“这倒不用阁下多管了。”

萧翎心中暗道：此人看上去十分阴沉，不知在南海五凶中排行第几？心中念转，口中说道：“阁下可是五凶之首？”

那人冷冷一笑，道：“区区在我们兄弟之中排行最小，冷手秀士田中元，就是在下。”

萧翎故意和他攀谈，希望借着一点闲暇时光，查看一下外面情势。

哪知孙不邪和中州二贾，有如沉海沙石一般，竟不见几人追来茅舍，亦不闻呼喝之声。

冷手秀士田中元亦似在等待什么，双目凝视在萧翎身上，凝神倾听。

萧翎突然一挥手中长剑，道：“你南海五凶，想必都在这里了。”

他想到孙不邪和中州二贾久久不闻消息，不是遇上强敌恶斗，就是遭了暗算，是以心中大为焦急。

田中元道：“这个嘛，在下不愿回答。”

萧翎突然高声说道：“阁下等假扮武当门下，可是奉那百花山庄沈木风之命而来吗？”

田中元冷冷说道：“这个也不劳阁下多问。”

萧翎怒声喝道：“你们南海五凶，都为那沈木风效力，难道是白白的效力吗？”

田中元淡然一笑，道：“那倒不是，南海五凶，向来不做亏本买卖，岂肯白白为人效力。”

萧翎道：“那沈木风给了你们兄弟何等代价，你们南海五凶竟然肯为他卖命？”

冷手秀士田中元淡淡一笑，道：“姓萧的，你不觉着问的太多了吗？”

萧翎道：“沈木风能够请得你们南海一派，在下自然是也能请得了。”

田中元一挥手中长剑，冷冷说道：“阁下这等语无伦次，在下得先教训你一顿。”

长剑一闪，直向前胸刺去。

萧翎挥剑挡开田中元的剑招，心中暗暗忖道：沈木风派遣南海五凶来此，布下天罗地网，只怕还有后援高手赶到，目下之策，只有先把此人生擒之后，再行逼问……

就这一念在心，使萧翎很多精妙的剑招，都难以发挥出来，因为他生恐一剑把田中元刺死。

萧翎心中受了束缚，绝技难以发挥，反而成了招架之势。

双方激斗了四五十合，仍然是保持个不胜不败之局。萧翎心中渐感焦急，暗道：这样打下去如何能有制胜的机会，说不得，只好施下毒手。

心念再转，突然把自己由束缚中解救出来，长剑疾变，展开反击，剑剑都攻向田中元致命所在。

萧翎这一毫无顾虑的放手施为，使场中形势突然大变。

田中元久闻萧翎之名，是以，和他动手之时亦是特别小心，出剑十分谨慎，搏斗到二十合后，心中大感奇怪，觉得萧翎的剑招中，似是含劲未出，每一剑的威力，似是都未发挥出来。

初动手时，田中元心中怀疑甚重，不知萧翎剑招何以会如此奇怪，动手二十余回合之后，才逐渐的习惯，攻势也逐渐凌厉。

萧翎虽然不能放手施展，但因他剑术本身奇奥，那田中元攻势增加一分威力，萧翎的防守之力，也自然加强，始终保持个平衡之局。

直待萧翎放手展开反击，田中元才觉出遇上了劲敌，要待收剑而退，已是势所难能，被萧翎长剑涌起的重重剑影困了起来。

双方又恶斗了十余回合，田中元已逞不支状态，萧翎奇招突出，一剑拍在田中元的右腕之上，击落了田中元手上兵刃，冷笑一声，道：“阁下认输了吗？”

田中元双目中凶光一闪，道：“萧大侠果然名不虚传，在下领教了。”

只见人影一闪，一个道人，手执长剑，疾奔而来。

萧翎目光微转，回手扫出一剑。

这一剑击出的时间，恰当无比，那道长刚反握剑尖，把手中长剑递向田中元，萧翎的长剑却及时而至。

只听唰的一声，血光迸流，那道长半条右手臂带着手中长剑，一齐跌落地上。

田中元冷笑一声，突然发出一掌，击向萧翎前胸。

萧翎左手突起硬接一掌，双方掌力接实，田中元被震的退后一步。

田中元本可借机逃出茅舍，但他却静静的站着不动。

萧翎一则担心父母的安危下落，二则想从田中元的口中，探得一些消息，是以不愿伤他，希望能把他生擒活捉，但他自和田中元动手之后，亦知对手武功非同小可，必得想出一个方法，一击而中。

双方默默相对，过了一盏热茶工夫之久，田中元突然放声而笑，道：“萧大侠不该接我一掌。”

萧翎微微一怔，道：“为什么？阁下的掌力，并无惊人之处。”

田中元冷然说道：“我已在指间暗藏毒针，阁下接我一掌，却在不觉间已中了剧毒，那毒性发作甚快，阁下这般凝立不动，不肯乘胜追袭，定然是已经感觉到了。”

萧翎先是一呆，暗道：这人如此恶毒。

转念一想，自己左手早已套上了千年蛟皮手套，利剑尚且不怕，区区毒针又能算得什么，当下冷笑一声，道：“在下百毒不侵。”

田中元冷冷说道：“南海五凶的毒计，除了我们兄弟自制的解毒药物之外，天下恐再无药物能够解得。”

这些时日萧翎在江湖上走动，长了不少见识，当下说道：“阁下如是不信，那就再等着瞧瞧。”

田中元估计药物时效，已快发作，轻轻咳了一声，道：“我数到十字，

阁下如是仍不发作，田某人从此之后，逢你萧翎不战。”

萧翎淡淡一笑，道：“太严重了，我萧某当受不起……”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在下如是毒不发作，只要你阁下答复在下三个问题。”

田中元哈哈一笑，道：“如若你真的能避我剧毒，就是三十个问题，在下也一样答复。”

萧翎神色肃然地说道：“你们南海五凶，都已是成名武林人物，可知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这句话吗？”

田中元冷冷说道：“南海五凶，为人虽然狂傲一些，但却向来是一诺千金，出口之言绝不反悔。”

萧翎道：“阁下可以开始数了。”

他心中明白，孙不邪和中州二贾等，此刻还未到茅合中来，必然是遇上了什么阻碍，也许双方正在展开着一场舍生忘死的恶战，也许已经中了敌人的暗算，被人生擒。

眼下的机会，必须先把此人征服，是以，很耐心的等待下去。

只听田中元一二三四的高声数了起来，一下数到九字，萧翎仍然静静的站在旁侧，面带微笑，肃立不动。

田中元瘦长的脸上，突然间变了颜色，呆呆的望着萧翎，茫然说道：“阁下当真没有中毒吗？”

萧翎微微一笑，道：“我已说过了，在下是百毒不侵，阁下不信，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了……”

语声微微一顿，高声接道：“阁下还有一个数字，可以喊出来了。”

田中元双目连连眨动，淡淡一笑，道：“如若在下不喊出最后一个字，咱们这场赌斗，那是永远无法分出胜负了。”

萧翎先是一呆，继而怒声说道：“南海五凶空负盛名，竟然是这等卑下之徒。”

田中元面不改色地缓缓说道：“兵不厌诈，只怪你萧大侠缺乏江湖阅历，如何能够怪到田某人身上呢？”

萧翎心中气怒，冷冷说道：“阁下可是认为区区几句诈语，就可以平安的离开此地吗？”

田中元微微一笑，道：“除非你萧大侠能在武功上，也让在下敬服。”

萧翎冷冷说：“那不是什么难事。”

他心中激愤，已动杀机，缓缓举起手中长剑，道：“阁下只要能再接我萧翎三剑，我萧翎就绝不再留难诸位了。”

冷手秀士田中元，一看萧翎举剑，已知对方深通剑道，这一击，如若出手，定然是石破天惊，哪里还敢大意，一面运气戒备，蓄势待敌，一面双目光顾，打量退路，暗中又施用传音之术，招呼两个伪装武当弟子的道人，要他们合力抗拒萧翎。

只听萧翎大喝一声，长剑一闪，闪起一道银芒，连人带剑，直向田中元扑了过去。

田中元举剑一封萧翎的剑势，人却疾快的向后退去。

这正是庄山贝传授于萧翎的驭剑之术，乃剑道中至高之学。

萧翎离师之后，一直奔走江湖，驭剑之术，只不过初通门路，今日情势迫人，只好施展出来。

但闻一阵金铁交鸣，剑光缭绕中，响起了两声惨叫，两个伪装武当门下

弟子的百花山庄高手，齐齐死于萧翎剑下，一个被拦腰斩作两断，一个齐颈被斩，人头飞出六七尺远！

狡猾的田中元，却弃去手中长剑，探手抓起了无为道长，纵身一跃，飞出茅舍。

萧翎似是未料到，自己击出的一剑，竟有如此威力，不禁一呆。

就这一刹那工夫，那田中元已然带着无为道长走的踪影不见。

萧翎一提真气，追出门外，田中元已到了四五丈外，直向小山奔去，孙不邪、中州二贾等人，却仍是不见踪影。

此时此情，萧翎已无暇分心去找孙不邪等，提气直向田中元追了过去。

萧翎轻功自得柳仙子亲自传授，柳仙子以轻功扬名天下，萧翎全身施展，有如电光石火一般，不出百丈，已然追到田中元身后两丈左右，高声说道：

“阁下如若再不肯停下脚步，我萧翎要施展暗器伤人了。”

语声甫落，田中元忽然回手一扬，一串银星，电射虹飞而来。

萧翎长剑一挥，一阵叮叮当当之声，射来暗器，尽为长剑打落于地。

但这一挡之间，那田中元，又借势向前奔出了六七尺远。

萧翎眼看田中元已然登上山腰，如被他躲入草丛林木之中，再想追寻，那可是大为麻烦的事，不禁心中大急，一提气，施出“八步赶蝉”的轻功绝技，呼呼呼，一连几个纵跃，一口气又追上了八尺距离。

田中元的轻功虽佳，也难和举世第一轻功名家柳仙子细心传授的弟子相比，他本就稍输萧翎一筹。

此刻背上还背了一个无为道长，更是难和萧翎匹敌，又奔数丈，已被萧翎追到七八尺处。

萧翎正待挥剑击出，突然一声哈哈大笑，道：“萧兄弟放心，这人跑不了。”

萧翎闪目一看，来人正是自己心中苦苦惦念的孙不邪，心中好生奇怪，暗道：怎么？他们又都退回山上来了。

只见孙不邪扬手一掌，发出一股强力，挡住田中元奔行之势，冷冷说道：“放下人。”

田中元道：“只怕未必见得。”

扬起右手，硬接下孙不邪的掌势。

双掌相触，田中元被震得后退了一步。

就在两人这一接掌之间，萧翎已经追了上来，扬手发出修罗指力，点向田中元的左腿“飞扬穴”。

田中元突感左腿一麻，几乎坐在地上。

萧翎疾快无比的一伸左手，抓住了无为道长，右手长剑横里探出，呼的一声，击中田中元的右肋。

冷手秀士田中元内功深厚，虽被萧翎的修罗指力点中了左腿穴道，但因伤非要害，仍可支撑，但萧翎拍在肋中的一剑，力道十分沉猛，片刻之间，连受两次重击，再也支撑不住，砰的一交，跌坐在地上。

萧翎长剑挥动，斩断了无为道长身上捆的绳索，一面向孙不邪道：“老前辈，此人乃南海五凶中的人物，武功十分高强，好好的看着他，别让他跑了，我先解开无为道长穴道。”

放下无为道长，施展推宫过穴手法，在他身上推拿起来。

大约过了一盏热茶工夫，无为道长突然睁开双目，长长吁一口气，道：

“多谢萧大侠。”

萧翎微微一叹，道：“道长不用客气。”

无为道长缓缓站起身子，望了孙不邪一眼，道：“老前辈一行之中，无人受伤吗？”

孙不邪神色严肃地说道：“除了老叫化子之外，全都受了伤了。”

萧翎道：“老前辈不是紧随在晚辈之后吗？”

孙不邪道：“老叫化瞧着你们进入茅舍，久久未见动静，正要招呼中州二贾等行近茅舍瞧瞧，突然暗器破空之声袭来，急雨一般，连老叫化都几乎被那暗器袭中……”

萧翎接道：“他们可都是为那暗器所伤吗？”

孙不邪道：“暗器击中了司马乾，中州二贾果不愧久走江湖的人物，警觉之高，尤在老叫化之上，两人虽然幸而躲过第一次急雨般的暗器，但他们为了保护那司马乾，却被第二次暗器所伤，唉！以两人之能，若不是为了保护那司马乾，绝不致伤在暗器之下。”

萧翎道：“什么暗器如此厉害？”

孙不邪道：“来如大雨倾盆，尽都是子午钉、梅花针等一类细小歹毒的暗器。”

萧翎叹息一声，道：“似这等恶毒的暗器，纵然是一二人施袭，也是不易闪避，何况是陷入埋伏，密如狂雨而来，当真是无法闪避了。”

孙不邪接道：“老叫化一看情势不对，立时下令退回山中，那动手之地，距此山区，也不过六七十丈的距离，退入山地，司马乾已然不支倒地，老叫化只好抱起他向后退去……”

萧翎道：“幸好他们还没有派人追赶……”

孙不邪道：“谁说没有了……”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老叫化查看了司马乾的伤势情形，已知中的是毒药暗器，据一推想，凡是今日所中暗器，都是淬毒之物，他们没有告诉老叫化，老叫化也未多问，当先带路，希望能寻找一处山洞、峡谷之地，安置好他们，老叫化无后顾之忧，也好凭险守护他们，哪知山洞、峡谷还未找到，背后追兵已至！”

萧翎道：“来的是是什么人物？”

孙不邪道：“十几个黑衣劲装的大汉，手中分执着施放暗器的梅花针筒和各种不同的兵刃，老叫化本是带路而行，只好改作断后拒敌，杜九身负毒伤，仍鼓起勇气强由老叫化的手中接过了司马乾，不过，这时他们毒伤都已经发作，行动十分迟缓，老叫化不便催促，也不能催促，所以行不过十丈，已为强敌追上，老叫化一人独斗那十余人……”

萧翎道：“情非得已，如何能够怪得老前辈。”

孙不邪道：“话虽如此，但老叫化仍是不无愧疚之心。”

萧翎心惦中州二贾的安危，忍不住问道：“以后呢？”

孙不邪目光一掠无为道长，道：“说起来，老叫化不得不佩服道长的老谋深算了。”

无为道长黯然一叹，道：“贫道如是老谋深算，也不会有今日这等一败涂地、武当一门精锐尽遭屠杀的惨局了。”孙不邪道：“怎么？那适才接应老叫化、杀散群匪的人，不是你们武当门下吗？”

无为道长摇摇头道：“贫道不敢居功。”

孙不邪道：“这就奇了。”

萧翎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孙不邪道：“老叫化眼看敌人势大，心中又急又怒，连发掌力，虽然伤了对方便两人，但仍然无法阻挡住他们猛烈的攻势，唉！如是老叫化没有后顾之忧，半个时辰之内，不难尽歼来犯之敌，可惜心分二用，无法灵活应敌，反被他们逼到一侧，有个武功较高之人，借机越过老叫化追向中州二贾等人……”

萧翎吃了一惊，道：“老前辈，这么说来，我那两位兄弟，已被他们杀死了吗？”

孙不邪摇摇头道：“如是被他们杀了，老叫化也无颜来见你们两位了。”

萧翎道：“究竟是怎么回事？”

孙不邪道：“老叫化眼看情势危急，但又无法分身相救，那时几人身中之毒大都已将发作，绝无抗拒之能，正在危急之时，突闻一声长啸传来，四个手执宝剑的黑衣人，有如天兵从空而降，四把长剑闪起了四道银虹，如同滚汤烧泼，剑剑凌厉无匹，不过一盏热茶工夫，追来之兵，已被他们杀伤大半，余下之人，眼看苗头不对，落荒而逃。”

无为道长道：“那四人是何来路，老前辈可曾问过？”

孙不邪道：“老叫化正要问他们时，四人却转身而去，急奔如飞，转眼间走的没有影儿。”

萧翎道：“老前辈可曾瞧清他们的长相吗？”孙不邪沉吟了一阵，说道：“四个人都戴着蒙面的黑纱，难见面目……”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不是你这一问，老叫化几乎忘了，四人之中，有两个身材特别瘦小，不似男子身材。”

萧翎茫然说道：“这就使人不解了。”

无为道长道：“似是他早已知道了沈木风的人施袭，故意在那里埋伏下人手相助，但如果他们真心相助，何以不肯对咱们早放警告呢？”

孙不邪道：“老叫化也觉着其间有很多可疑之点，使人想不透。”

萧翎道：“他们既肯出手相助，而且伤了甚多百花山庄高手，自乃是友非敌了。”

孙不邪道：“如若是真心来此相助，何以不肯留下姓名？”

无为道长道：“如是他们早知此事，真的存心相助我等，为什么不早通知本派一声，至我武当门下精锐和几位养息伤势的武林同道，尽为所歼。”

萧翎道：“在下曾留心四外，不见打斗痕迹，也许那云阳道长早已带着贵派弟子，避开此地了。”

孙不邪目光一扫田中元道：“咱们何不拷问此人？”

萧翎道：“不错。”

大步行到田中元的身前，挥手一掌，拍活了田中元的穴道，却又点了他双臂双腿穴道，冷冷说道：“你假扮云阳子，自然是知道云阳道长的下落了？”

田中元缓缓望了萧翎一眼，淡然一笑，道：“不错。”

萧翎道：“那云阳道长现在何处？”

田中元道：“在下如若不说呢？”

孙不邪双目一瞪，冷冷说道：“老叫化久闻你南海五凶之名，不过老叫化可不相信你们是铜打铁铸的真罗汉，萧大侠下不得手，老叫化可是下得手，我要先点你五阴绝穴，让你尝试一下行血回集内腑的滋味。”

田中元淡然一笑，道：“南海五凶岂是怕死之辈吗？”

孙不邪道：“好！你不信咱们就立刻试过。”

缓步行到田中元的身侧，举起右手，缓缓说道：“老叫化再给你一盏热茶工夫想想。”

田中元沉吟了一阵，道：“在下如若说出那云阳子的下落，诸位如何对待在下？”

孙不邪望了无为道长一眼，道：“这要道长做主了。”

无为道长两道森严的目光，凝注在田中元的脸上，缓缓说道：“我们武当派和你们南海五凶素无恩怨，贫道实在是想不明白，你们南海五凶为何要和本派为敌？”

田中元虽然处于生死边缘，但神态仍然十分镇静，轻轻咳了一声，说道：“咱们南海五兄弟出道之后，曾经九入中原，今日可算是第一次在武功上栽了跟头，诸位如是真想和咱们南海五兄弟结下不解之仇，尽管对在下施下毒手，不过，诸位也别想折磨在下，我能在片刻之间，使自己气绝身亡，此后，诸位要凭仗手段，完全搏杀我四位义兄，但只要我四位义兄有一人活在世上，势必想尽方法，施行报复……”

萧翎道：“那是你们南海五凶的事，此刻，我们问的是云阳道长和武当门下诸人的下落。”

田中元道：“解开身上穴道，我再告诉你们。”

孙不邪道：“南海五凶，奸诈百出，手段恶毒，老叫化是闻名久矣……”

田中元厉声接道：“不错，南海五兄弟虽然做尽了坏事，用尽了诈术，但许下之诺，却是向无不遵。”

萧翎冷冷接道：“阁下适才在茅舍之中，对在下用诈之事，难道已经忘了吗？”

田中元道：“那只是用诈而已，但并非背信毁诺，只怪你年事太轻，阅历不够罢了，约赌之前，阁下如再加一句，限我在一定时间，数完最后一个数字，那一场约赌，在下就算输定了。”

萧翎想了一想，暗道：这话倒也不能算错，他那十字未曾出口，自然不能算输了。

心念一转，突然伸出手去，拍活了田中元全身穴道，淡然说道：“好！你现在可以说了。”

田中元闭上双目，暗中调息，直待真气行开，才缓缓睁开眼睛，扫掠萧翎等一眼，缓缓说道：“在下到此之后，此地早已成了几座空无一人的茅舍。”

无为道长道：“此言当真吗？”

田中元道：“在下既然说了，自然是字字真实。”

萧翎剑眉一扬道：“阁下这次不但未能立得功劳，反将带来之人，大部折损，见着那沈木风时，不知要如何交代？”田中元道：“这倒不劳费心……”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那沈大庄主曾告诉在下说，阁下的剑术成就惊人，今日一会，果是不错，今日之赐，在下当牢记心头，但愿日后南海五兄弟能够再领教你萧大侠的武功。”

萧翎道：“萧某人随时候教。”

孙不邪冷笑一声，道：“怎么？阁下交代了这几句话后，就要走吗？”

田中元哈哈一笑，道：“在下也许难以胜得三位，但自信还能走得。”

话落口，人已飞跃而起，左手攻向孙不邪，右脚踢向无为道长，右手抬

起对着萧翎一扬，打出一蓬银芒。

在这极近的距离之中，萧翎虽有戒备，亦不禁有些应接不暇，匆忙之间，挥手拍出一掌，人却施展铁板桥的工夫，向后仰卧下去。孙不邪大喝一声，推出一股掌力，反击过去。

无为道长心中恨他暗施算计，眼看一脚踢来，硬是不肯让避，并指如戟，疾向田中元小腿上的“悬钟穴”上点去。

这等武林高手之搏，谁也不肯让出分毫先机，田中元一举间，暗器、脚、掌齐出，分攻三人但却招来了孙不邪和无为道长的反击。

那田中元攻出之势，只是虚招，发出拳脚之后，悬空向后翻去，脚落地，人已到一丈开外，纵声大笑道：“在下失陪，来日方长，后会有期。”

话说完，人已到了七八丈外，萧翎挺身而出，欲待追赶，却被无为道长伸手拦住，道：“让他去吧，咱们救人要紧。”

萧翎心中一动，想起中州二贾等，还中有毒药暗器，急急对孙不邪道：“老前辈，他们现在何处？”

孙不邪长叹一声，道：“就在右面不远处草丛之中，唉！这沈木风果然是神通广大，老叫化虽是他为敌，但却不能不佩服他，连南海五凶竟然也被他收服旗下，为其所用。”

谈话之间，已走到了草丛之前。

孙不邪当先而行，直入草丛。

萧翎、无为道长紧随在孙不邪的身后，行约两三丈后，到了一片悬崖之下。

只见司马乾和中州二贾都在盘膝而坐，运气调息，两只虎螯紧傍中州二贾身侧而卧。

孙不邪一皱眉道：“奇怪呀！怎么都像疗好了毒伤一般？”

金算盘商八缓缓睁开双目，望了三人一眼，笑道：“自老前辈去后，又一个黑衣人匆匆而来，用一块磁铁，吸出我们身上中的毒针，赐赠了每人一粒解毒之药服用，一语未发的匆匆而去，那人手法异常熟练，治疗我们数人，只不过片刻工夫。”

孙不邪道：“你们没有问他姓名吗？”

商八道：“问是问了，但他始终不应一语。”

萧翎道：“这人连番相助我等，每次都不肯留下姓名，不知是何用心？”

无为道长道：“那人的生相如何？”

司马乾睁开双目接道：“就兄弟所见而言，颇似一位姑娘。”

萧翎道：“是女子吗？”

商八道：“她身材娇小，十指纤巧，身边散发出幽幽清香，八成是女人了。”

萧翎口中不言，心中却是大感奇怪，暗道：哪来的这多女娃儿相助，当真叫人不解了。

只听无为道长道：“贫道半生未和巾帼英雄有过来往，武当一门，也未结交过以女子为主的武林门派，绝非冲着我武当一派相助了。”

孙不邪道：“老叫化一生中未和女子交往，自然不是老叫化啦。”

萧翎道：“在下也是想不出哪来的女英雄暗中相助……”

但觉脑际灵光连闪，接道：“难道是她不成？”

孙不邪道：“什么人？”

萧翎道：“晚辈只是这么推想罢了，只怕未必能够猜对。”

孙不邪道：“说出来给大家听听，也好帮你想想。”

萧翎道：“北天尊者之女百里姑娘。”

孙不邪一拍大腿，叫道：“定然是她！除非是她，谁有如此高强的武功，有如神龙一般，见首不见尾。”

无为道长摇摇头，道：“贫道之见和两位不同，暗中相助的女英雄，绝非百里姑娘。”

孙不邪道：“为什么？”

无为道长道：“如是那百里姑娘，只怕早就现身和咱们相见了，她私行出走，志在寻找萧大侠，岂有不肯见面之理。”

孙不邪道：“这话也有道理，可是，不是她又是谁？”

无为道长目光一扫萧翎，道：“这就不是贫道所知了。”

萧翎茫然说道：“这个，晚辈实在不知。”

孙不邪看他神情不似说谎，不禁叹道：“这就奇怪了，老叫化走了一辈子江湖，但却从未遇上过此等奇怪的事，彼此素不相识，但却处处在暗中相助着咱们，而又如此处处赶巧，每次都是在咱们千钧一发之危时，恰巧赶到，解围之后又不肯留下姓名。”

无为道长道：“看来咱们一时之间，也无法研究出个所以然来，但此谜绝对不会拖延过久，近在十日，多则两月，不难揭穿了。”

孙不邪心中一动，道：“会不会有所图谋，挟恩求报？”

无为道长道：“这个很难说了。”

孙不邪道：“唉！咱们全部受过他们相救之恩，一旦揭穿之后，他们提出什么条件，那时，就叫人作难了，你说答不答应呢？”

萧翎道：“如若他们提出的是微不足道的事，咱们自然是义不容辞，如若他们提出之事，有关大局，伤情害理，自然是不能答应了。”

一直在闭目养息的杜九，突然睁开双目，冰冷地说道：“在下有一件事，要告诉道长。”

无为道长道：“杜兄有何指教，贫道洗耳恭听。”

杜九道：“那位替我治疗毒伤之人，临去之际，告诉在下一件事，要在下转告道长。”

无为道长道：“什么事？”

杜九道：“他说贵派弟子，已由云阳道长率领，撤到西方二十里外一座古寺之中，要咱们赶往古寺，和他们相会。”

无为道长那等修养有素之人，骤闻此讯，也不禁喜形于色，道：“此事当真吗？”

杜九道：“是真是假，我就知道了，但那人这样告诉在下，在下就一字不错的告诉道长。”

无为道长长叹一声，不再言语。

孙不邪察颜观色，已知无为道长此刻焦急无比，恨不得立刻赶往那古寺中去瞧瞧，当下问道：“那人是要咱们一齐去呢？还是只要无为道长一人赶去？”

杜九道：“那人说要咱们赶往古寺，和他们相会，自非指无为道长一人了。”

孙不邪道：“诸位毒伤如何了，是否可以赴路？”

杜九道：“咱们可以了。”挺身而出。

商八和司马乾齐齐站了起来，道：“我等亦可行动了。”

萧翎道：“咱们可以走了。”

群豪一行西进。沿途山道崎岖，十分荒凉，不见人迹。行约二十余里，果然有一座破落的古庙，屹立在一座高峰之下。

无为道长打量那荒庙，只见殿宇重重，庙虽破败，但其昔年规模却是很大，当下说道：“咱们也不能尽信那人之言，诸位在外小候，贫道先行进寺中瞧瞧。”

孙不邪道：“老叫化陪你。”两人当先向寺内行去。

第二回 古刹突惊变

行到门口之处，瞥见云阳子带着展叶青，并肩迎了出来。

无为道长吃过一次苦头，记忆犹新，大声喝道：“站住！”

云阳子正待行礼拜见师兄，闻吾微微一怔，茫然道：“小弟如有过错，还望掌门师兄责罚。”

言罢，合掌当胸，垂首而立。

无为道长微微一叹，道：“你们过来，小兄适才上了一次大当，想来心中余悸犹存。”

云阳子道：“师兄上了何人的当？”

无为道长道：“有人假扮你的形貌，出其不意暗施算计，点了我的穴道，如非萧大侠和孙老前辈拚力相救，小兄此刻只怕已被他们生擒而去了。”

展叶青道：“有这等事？”

无为道长点点头，把南海五凶冷手秀士田中元假扮云阳子的经过，简略的说了一遍。

展叶青道：“原来如此！”

无为道长道：“马总瓢把子的伤势好些了吗？”

云阳子道：“此刻已经能够进些食用之物和说话了……”

语声微微一顿，又道：“他问起萧大侠。”

孙不邪道：“他说些什么？”

云阳子道：“他此刻尚难说得清楚，只是随口问上一句罢了。”

孙不邪似是突然想起了一件奇大之事，道：“你们如何知道沈木风遣人施袭，避来此地？”

云阳子目光转注到无为道长的脸上，道：“小弟亦是茫然不知，准备请教师兄。”

无为道长道：“怎么回事？”

云阳子道：“掌门师兄等去后不久，小弟突然发现茅舍木门之上，钉着一张素笺，在那素笺之上，写的十分明白，沈木风已然派遣很多高手，准备一举尽歼我武当门下，要小弟立刻召集武当门下弟子，带着几位受伤之人，从速避祸，那函上并且说明了此地有座破落的古刹，走避至此，最好不过……”

无为道长道：“那素笺之上可有署名？”

云阳子道：“没有，连一个记号、标识也未留下，那素笺已交给师兄护驾二童收存。”

无为道长道：“你们接到素笺之后，就依照素笺上吩咐而来，是吗？”

云阳子道：“小弟曾和三弟研商甚久，觉出留下不如走避，一面派了两个弟子，按那素笺所说，寻找这座古刹，向山上撤退。”

孙不邪道：“这人是谁呢？好像他一直隐身暗中，相助咱们。”

这时，萧翎和司马乾、中州二贾等，都已走了上来，随在孙不邪等身后，向庙中行去。

无为道长道：“那人不但在暗中相助咱们，使我们武当脱了一次大难，而且，他对那沈木风的举动亦似十分了然。”

萧翎突然接口说道：“也许这人就是那以乐声惊退沈木风的高人。”

无为道长沉吟了一阵，道：“他的举动，不但如雾中神龙，难见首尾，

而且他似还有着很多的属下，而且一个个武功都很高强，在他号令之下，飘忽而来，飘然而去。”

孙不邪道：“不错，算得上是一位神秘人物。”

萧翎道：“奇怪的是那人为什么要帮助咱们？”

孙不邪道：“那沈木风作恶多端，结仇无数，也许那人也和沈木风有着深仇大恨。”

无为道长道：“果真如此，那人就不是以乐声惊退沈本风的人了。”

萧翎道：“为什么？”

无为道长道：“那沈木风闻得那乐声之后，仓皇而退，那是说明了，沈木风很怕那人，至少，他很害怕听闻得那琴、箫合奏的乐声。”萧翎道：“不错。”

无为道长道：“如是那沈木风很怕那人，那人又和沈木风有着深仇大恨，他自然直接找那沈木风了。”

谈话之间，已进到大殿之中。

这座破落的古刹，虽然隐隐之间，可瞧出昔年规模宏伟，但因年代太过久远，大都被破坏，断壁破瓦，难遮风雨，只有建筑坚牢的大殿，仍然完好无损，是以，马文飞等几个受伤之人，大都集中在大殿之中。

二十余名精选的武当弟子，共分两班。一半留在大殿中休息，兼代保护受伤三人，一半却分布在山上和古刹要隘守望，表面上看去，虽然不见如何戒备，实则走近古刹五里之内，大殿中即可迅速接得密报。

萧翎缓步入殿，抬头看去，只见殿中神像，已然破损的无法辨认出是何神位，但整个大殿，却打扫的十分干净。

大殿一角中，并躺着三个人，似是都已睡熟过去，萧翎等进入大殿，那些人浑然不觉。

萧翎回顾云阳子一眼道：“道长，在下可以过去瞧瞧他们的伤势吗？”

云阳子道：“自然可以了……”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三人受伤，都很惨重，此刻，虽然已可保下性命，但神志还未全清，只怕难以认出萧大侠。”

萧翎道：“不要紧，我只是瞧瞧他们的伤势，不惊扰他们就是。”

缓步行了进去。

只见三人仰卧之处，铺着很厚的褥子，身上覆着白色的棉被，马文飞闭着双目，似是睡的正熟，另外两人，头也被包扎起来，双目都在白纱之中，难以看清面目。

萧翎轻轻叹息一声，低声问道：“他们可能保下武功？”

云阳子道：“武功不至废去，但只怕三人之中，有两位要成残废之身。”

无为道长轻轻叹息一声，道：“贫道已然倾尽我武当灵药，疗救他们的伤势，是否能够保下他们身躯不残，贫道是毫无把握。”

萧翎心中暗道：如是那毒手药王在此，定可保全他们身躯。

想到毒手药王那绝世医术，不禁暗生倾慕。

无为道长望了云阳子一眼，道：“众人大都饥饿了，要他们备些食用之物。”

云阳子道：“小弟已然要他们准备了，大概就可以送上来了。”

说话之间，两个青衣道童，分别捧着饭菜，行入大殿。

群豪经过一日夜奔走恶斗，腹中早已饥饿，只是这些人都有武功在身，

耐受力，自非常人能及。

饭菜送上，群豪立刻大吃起来，匆匆餐毕，无为道长望着萧翎说道：“此地不宜久留，贫道之意咱们坐息一阵，待精神恢复之后，立时上路……”

话未说完，瞥见一个中年佩剑道长，匆匆奔入，欠身对无为道长一礼，道：“启禀掌门师尊，古刹外发现人踪。”

无为道长一皱眉头，还未来得及答话，云阳子已霍然起身，道：“我去瞧瞧。”

匆匆奔出大殿。

孙不邪自言自语地说道：“如是那百花山庄中的人，远远的在身后追踪咱们，那是不难找到古刹来了。”

司马乾道：“兄弟卜它一卦，看看卦象吉凶如何？”

他说卜就卜，也不理会别人，伸手从怀中取出一枚龟壳，装上六个金钱，两手合着摇了一阵，撒在地上，凝目查看。

群豪默然不语，都把目光投注在司马乾的脸上，等他说出那卦象的吉凶。

哪知等了良久之后，仍然不闻那司马乾说一句话，群豪心中无不大感奇怪，转脸望去，只见司马乾仍然凝目望着卦象，呆呆出神。

孙不邪忍不住重重咳了一声，问道：“你卜这一卦，是凶是吉？”

司马乾摇摇头，道：“卦象属凶，凶中含吉，在下一时之间，也无法断定这一卦是凶是吉了。”

无为道长道：“照此说来，这卦象是先凶后吉了？”

司马乾道：“这是个奇怪的卦象，兄弟得仔细的想它一想才是。”

孙不邪道：“如是等你想通了卦象的吉凶，只怕那强敌已经进入古刹来了！”

语声甫落，只见云阳子急急跑了进来，说道：“果然来了强敌，而且来势奇快，距古刹不过三里左右了。”

萧翎霍然站起身子，道：“他们来了多少人？”

云阳子道：“约略望去，总在十人以上。”

萧翎道：“这么看来，对待百花山庄中人，是不能手下留情了，必得一诛绝才是。”

孙不邪道：“十人之上，咱们是足以对付得了。”

云阳子道：“我已传出信号，要分布在四周的本门弟子，全体撤回古刹。”

无为道长点点头道：“咱们尽歼来人之后，立刻撤离此地。”

展叶青道：“在下先去助那守在大门外的弟子一臂之力。”

言罢，纵身一跃，飞出大殿。

无为道长目光一扫孙不邪，道：“老前辈请主持大局，分派人手。”

孙不邪哈哈一笑，道：“我瞧还是道长主持的好，老夫和萧兄弟先行迎战来敌。”也不让无为道长答话，牵着萧翎，大步而去。

这时，留在古刹中的武当弟子，都已云集大殿外面全装待命。

无为道长掠了殿中群豪一眼，缓缓说道：“眼下最为紧要之事，是保护马总瓢把子等三人的安危，因此，除由本门中几位弟子，两人一组的分守门窗之外，诸位和贫道等，就在大殿之外，列阵拒敌，不知诸位意下如何？”

金算盘商八略一沉吟，道：“道长顾虑甚是周到，但不知来敌为何许人物？”

无为道长道：“如以贫道之意，最好是坐以待敌，把他们诱入古刹，再

行诛绝，但不知孙老前辈是否和贫道之见相同？”

商八道：“道长之言甚是，兄弟去对孙前辈说一声。”大步向外行去。

且说孙不邪牵着萧翎，行至大殿门口，果见十几个黑衣大汉，疾奔如飞而至。

展叶青带着四个武当门下弟子，各执长剑，一排横立，挡在门口。

孙不邪心中一动，道：“咱们先隐在大门之内，瞧瞧来的什么人，再作主意，如是来敌微不足道，那就不用现身了，暗中助那展叶青一臂之力就是。”

他一向想到就做，也不管萧翎是否同意，就拉着萧翎隐在大门之后。

凝目向外瞧去，只见三个大汉，当先而至。

左面一人身高八尺，赤红脸，背着一对铁拐杖，身着红衣、红靴，全身上下像一团火。

右手一人蓝衫佩剑，正是那冷手秀士田中元。

居中一人，身着黑袍，左眉上一条刀痕，把一道浓重的长眉，生生分成两半。

萧翎低声说道：“冷手秀士，既然敢追来此地，想必已有了准备，也许这两个，也是南海五凶中的人物。”

孙不邪道：“老叫化亦有此感。”

萧翎道：“如是五凶中人，只怕那展叶青孤掌难鸣，咱们得早些去助他一臂之力。”

孙不邪道：“不要紧，咱们先瞧瞧再说。”

萧翎一时间也想不通孙不邪心中之意，只好站着不动。

那当先三人来势甚快，眨眼间已到了展叶青的身前，相距展叶青五尺左右时，停了下来。

那居中的黑衣人，回顾了冷手秀士田中元一眼，道：“可是这人吗？”

田中元摇摇头，道：“不是……”

展叶青一挥手中长剑，冷冷说道：“三位要找何人？”

那黑衣人两道森寒的目光，一掠展叶青和四个中年道长，道：“萧翎。”

展叶青一扬双眉，道：“不错，萧大侠现在古刹之中，三位想见萧翎不难，必得先胜了在下手中之剑。”

那居中黑袍人冷哼了一声，道：“你是什么人？”

展叶青心中暗道：萧翎自出江湖，行踪所至，无不被他抢尽风头，短短时光，声名大噪，隐隐间已成最受武林同道敬重之人，再过一些时日，不难成领导武林的领袖人物，我们武当派在武林中历久不衰的盛名，只怕也要被他掩去。这三人既是指名向萧翎挑战，自非无名之辈，我展某人，今日如能击败三人，明为萧翎，暗中却一振我们武当派的声威……

他只管在心中打着如意算盘，却忘了回答黑袍人询问。

那黑袍人断眉耸动，双目中杀机闪闪，显然心中十分激怒，不知何故，竟然强自忍了下去，重重咳了一声，道：“你是武当门下弟子？”展叶青道：“武当门下展叶青，三位既敢指名挑战萧翎萧大侠，想非无名人物了。”

那居中黑袍人举起右手，伸展五指，道：“‘南海五圣’你大概听说过了？”

展叶青微微一怔，道：“久闻大名了。”

左面那全身红衣之人，和冷手秀士田中元，始终不插一语，显然那居中的黑袍人，要比两人的身份高些。

只听那黑袍人道：“既知五圣之名，还不快些替我通报……”

展叶青道：“通报什么？”

黑袍人道：“通报萧翎，就说南海五圣有事见他。”

展叶青道：“诸位只有三人，何以要自号五圣？”

黑袍人一张阴森铁青的怪脸，已然胀成紫黑的颜色，想他定然是一位脾气暴急的人物，但却似被一种无可奈何的力量束缚，强行忍下不肯发作。

只见他摇头挥手地说道：“阁下一定要问清楚吗？”

展叶青道：“不错。”

黑袍人陡然一跺脚，尘土飞扬中，沙石地深陷了两寸多深的一个脚印，冷冷地说道：“在下摄魂掌孙成，在南海五圣中排行数二……”

目光一掠左面的红衣人，接道：“这位是在下三弟柴威……”

转脸望了田中元一眼，接道：“五弟冷手秀士田中元，阁下还有什么要问的？”

隐身在大门之后的孙不邪和萧翎，都听的十分清楚，孙不邪大感奇怪地说道：“南海五凶昔年血洗青城、峨眉两大门派，生性暴虐无比，出手就要杀人，今日何以竟然这等温和？”

萧翎道：“我瞧他满脸杀气，显得心中十分激愤，只是强行忍着，未肯发作罢了。”

孙不邪道：“奇怪的也就在此了，他强忍激怒不肯发作，只是为了见你？”

但闻展叶青缓缓说道：“三位要见萧大侠，不知有何要事？”

摄魂掌孙成怒声说道：“那萧翎在是不在？在下的忍耐功夫有限。”

萧翎正待举步而出，却为孙不邪一把拉住，低声说道：“不要慌，再等片刻不迟。”

展叶青一心想替武当扬威，一挥长剑，道：“过得此关，再见那萧大侠不迟。”

孙成冷冷说道：“阁下这般刁难，不知是何用心？”

左手一挥，左面那红衣大汉，突然飞步而出。右手一扬，硬向展叶青长剑之上抓去。

展叶青料不到来势如此之快，长剑几乎被他抓住，匆促间，疾向后面跃退五尺，挥手一剑，洒出一片剑花。

柴威大喝一声，右手呼的劈出一股拳风，前进两步，左手已然取下肩上铁拐杖。

他举动豪迈，攻势锐利，竟然把展叶青手中那精钢长剑，视作无物。

展叶青觉出对方拳风猛恶，呼啸声中挟带着一股强大的潜力逼住剑势，不禁心头骇然，暗道：此人拳劲强猛，实非好与人物。

忖思之间，那柴威已然摘下兵刃。

展叶青急欲反击，长剑忽出一招“星河倒挂”，点点寒芒直刺过来。

这一招乃武当剑法中精华招术之一，剑势绵密异常，攻势之中，却带着严谨的守势，把门户封闭的十分严密。

哪知柴威一推铁拐杖，硬向那绵密的剑光中攻了过去。

只听一阵金铁交鸣，震耳不绝，展叶青竟然又被迫向后退了一步，手腕隐隐作麻。

柴威左手一杖硬攻，逼乱了展叶青的剑势，右手已然取下了另一根铁拐杖，举杖攻去。

只听孙成冷冷喝道：“住手！”

柴威一收铁拐杖应声而退。

孙成举手一挥道：“在下此来并无和你们为敌之心，实有要事，求见萧翎。”

展叶青心中仍然想青那柴威破去自己“星河倒挂”的一剑，只觉他一杖伸来，毫无章法，不知何以竟然把自己剑中蕴藏的变化，全都破去，心中既是震惊，但又有些不服……

柴威仍然不闻展叶青回答之言，不禁大怒道：“也许那萧翎不在此地，这人装聋作哑，不肯理会咱们，也不用和他多费唇舌，小弟先把这人和四个牛鼻子老道宰了再说。”

正待举杖攻上，突然一阵朗朗笑声传来。

抬头看去，只见一个劲装少年缓步而出。

田中元道：“来人就是萧翎。”

原来萧翎隐在门后，看柴威和展叶青动手，亦是心头骇然，暗道：这人打来不见什么章法，但是一拳、一杖，竟然都含着无比的威势，当真是招招都蕴含着千钧之力，拳拳都可以置人死地，只怕展叶青难再接他几招，这才纵声大笑，缓步行出，直对孙成等行了过去。

周叶青望了望萧翎，面泛愧色，还剑入鞘，退到一侧。

萧翎眼看那柴威出手的猛恶，简单无比的一拳一杖中自含奇威，心知不是至高的手法，就是此人大生有惊人的神力，亦是不敢轻敌，一面缓步而行，一面暗提真气，心中盘算对付其人之策。

但见摄魂掌孙成疾行两步，抱拳一礼，道：“阁下可是萧翎？”

萧翎星目微转，遥掠对方一眼，只见随同三凶而来的九个黑衣彪形大汉，远远的站在孙成身后两丈左右处，当下应道：“在下正是萧翎，三位有何见教？”

孙成回顾了田中元一眼，道：“适才在下这位兄弟多多开罪，在下这里有礼了。”

萧翎淡淡一笑，道：“不敢当。”

心中却是大感奇怪，暗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找到此地，难道不是想替那田中元出口气吗？”

孙成轻轻松松咳了一声，道：“咱们南海五兄弟，并无和萧大侠为敌之心，只是事情阴差阳错，又加上沈木风从中作梗，以致开罪了萧大侠。”

萧翎道：“不用客气了。”

他一时之间，不知南海五凶用心何在，不知该如何接口。

孙成拱拱手，道：“兄弟此来，一则陪罪，二则有一事麻烦萧大侠。”

萧翎回目一顾，只见孙不邪已然追来身侧，但那久走江湖、阅历丰富的孙不邪，亦是满脸茫然之色，显然也是听不出一点头倪。

孙成不闻萧翎接口，又拱手说道：“但不知萧大侠是否肯予相助？”

萧翎略一沉吟，道：“阁下先请说明什么事，在下才能酌情决定。”

孙成垂下眼皮，缓缓说道：“咱们南海五兄弟，出道以来，从未求过别人相助，今日求你萧大侠，实是情非得已。”

萧翎愈听愈是糊涂，只好说道：“阁下还是先把事情说明。”

孙成道：“咱们五凶在中原武林道上，结仇甚多，昔年血洗青城，峨眉之事，萧大侠想是已经知道了的。”

萧翎虽然不明内情，但却是听人说过，点点头，道：“不错。”

孙成道：“兄弟如是说出口来，萧大侠不肯相助，南海五兄弟也无颜再在江湖之上立足了。”

言下之意，如是说出口来，萧翎不肯相助，今日绝不善罢干休。

萧翎缓缓说道：“阁下所言之事，如是正大光明，不论何等艰难，萧某人决将全力以赴，如是见不得天日的卑下之事，就算刀剑加诸我萧翎之身，在下亦难答允。”

这展叶青只听得暗暗惭愧，心道：萧翎光明磊落，正大气度，实是我所难及。

孙成略一沉吟，道：“好！兄弟据实说出，萧大侠肯否相助，在下也不能相强。”

萧翎道：“在下洗耳恭听。”

孙成道：“咱们南海五兄弟中，老大、老四，突然得了一种疯癫之症，异姓兄弟，竟不相识，当今武林，只有你萧大侠能疗此疾，还望一展妙手，但得治疗好在下大哥及四弟疯癫之症、南海五兄弟必有一报。”

萧翎怔了一怔，道：“医病吗？”

孙成道：“不错，在下大哥、四弟之病，来的十分突然，虽只短短一十二个时辰，但已疯癫的不识帮旧，兄弟曾经遍请附近数十里内一十三位名医，全都束手无策，因此，只好劳动萧大侠了。”

萧翎心中暗道：这疗病之事，那无为道长，称得个中高手，我萧翎却不解医理，怎会找到我的头上来……

心中念转，口中却问道：“阁下从何处听得，在下会治疗疯癫之人？”

孙成缓缓探手入怀，摸出一张素笺，并道：“萧大侠可识得留函之人？”

萧翎接过素笺，只见上面写道：“贵友罹得的怪症，至为恶毒，二十四个时辰之内，不能治疗复元，将要自裂肌肤而死，其状之惨，不忍目睹。念上天好生之德，指示尔等求治之路，当代高人之中，能够治疗这等疯癫之症的，除我之外，只有萧翎有此能耐，但我因要事他往，无暇多留，尔等唯一的机会，是去求那萧翎了。”

这封信写的十分简单，显是草草成书，下面既未署名，亦无图记。

萧翎双手执着函笺，瞧了又瞧，就是想不起是何人开他这个玩笑。

孙不邪轻轻咳了一声，道：“那信上写些什么？”

萧翎道：“老前辈拿去瞧过吧！”

孙不邪瞧了一遍，心中亦是大惑不解。

只听孙成说道：“萧大侠必然识得此人了？”

萧翎道：“这个……”

孙不邪接口说道：“如不相识，他如何会指名萧翎呢？”

萧翎吃了一惊，暗道：疗病的事，关系一个人的生死，岂是乱开玩笑的吗，正待开口否认，孙不邪又抢先说道：“两个受伤之人，现在何处？”

孙成道：“距此不远的一座农舍之中。”

孙不邪目光一掠田中元，道：“萧大侠仁义之名，天下皆知，既然知道了此事，自将尽力。”

孙成道：“在下是感激不尽。”

孙不邪道：“但尔等和那沈木风联成一气，那沈木风却和萧大侠，势不两立，如是救治你们两位兄弟，岂不是自树强敌了吗？”

孙成道：“如果萧大侠愿施妙手，救了在下的大哥、四弟，南海五兄弟，自然不会再助那沈木风和萧大侠为敌作对了。”

孙不邪哈哈一笑，伸手指着田中元，道：“你们这位五弟，带着百花山庄的高手，施用淬毒暗器，陡施毒手，伤了萧大侠的几位兄弟，此事又该如何？”

田中元道：“在下来此，就是为几位治疗毒伤而来。”

孙不邪冷哼一声，道：“如是等你赶来治疗，只怕他们早已死去了。”

孙成望了田中元一眼，道：“萧大侠医道精深，区区淬毒暗器，岂能难住萧大侠，五弟冒犯了萧大侠，还不快上前去赔礼。”

田中元无可奈何，缓缓向前行了两步，面对萧翎抱拳一礼，道：“区区适才多有冒犯，这里领罪赔礼了。”

萧翎急急还了一礼，道：“彼此动手相搏，自是各展所能，岂能算得冒犯。”

田中元道：“萧大侠胸襟宽大，在下佩服至极。”

孙不邪冷冷说道：“江湖险诈，我等不得不防，此信如是你们南海五凶所伪造，想把萧大侠引入陷阱……”

孙成接道：“南海五兄弟，虽然下手恶毒一些，但却是一向不说谎言。”

孙不邪道：“你们身后是何人物？”

孙成道：“百花山庄中的高手。”

孙不邪冷笑一声，道：“是啊，百花山庄之人，仍然和你们走在一起，岂知这封信，不是那沈木风的诡计！”

孙成道：“好！在下先杀了百花山庄中随来之人，以明心迹。”

陡然转身一跃，直向那列队身后的大汉扑了过去。

只见他双手连环劈出，两个黑衣大汉，连兵刃亦未来及拔出，人已倒地死去。

柴威、田中元紧随孙成身后，也向那些黑衣大汉扑去，只见铁杖飞舞，长剑闪转，片刻工夫，随同三人而来的黑衣大汉，尽都横尸当场，一个也未逃走。

萧翎只瞧的心中感慨丛生，暗道：这南海五凶，果是名符其实，下手恶毒，翻脸无情。

孙不邪亦是未料到，三人说干就干，不禁瞧的一呆。

孙成大步行了过来，道：“萧大侠此刻可以相信了吧！”

萧翎道：“三位杀了百花山庄的随行高手，日后见了那沈木风，如何交代？”

孙成道：“咱们来和萧大侠相交之前，为那沈木风所用，和萧大侠作对，此刻既和你交了朋友，自然是不再为百花山庄效命。”

萧翎心中暗道：就算你杀死了沈木风，我也无法救你们两位兄弟的疯癫之症，但此事实不宜拖延下去，正想开口说明自己不通医道，孙不邪又先行接口说道：“三位请在古刹之外，稍候片刻，老叫化得先和萧大侠商议一番。”

孙成道：“为敌为友，全在萧大侠一念之间，两位请便。”

孙不邪转身直向古刹中行去，一面叫道：“萧兄弟，跟老叫化子来吧！”

萧翎随在孙不邪的身后，行入古刹，说道：“老前辈答应他们疗伤的事，是问用心？”

孙不邪道：“南海五凶全力相助百花山庄，沈木风无异是如虎添翼，必

得把他们分开才是。”

萧翎道：“但晚辈不解医道，如何能够替人治疗疯癫病症？”

孙不邪道：“这方面老叫化也是和你一般，因此，咱们得向那无为道长请教一番。”

说着话，却加快了脚步，直奔向大殿。

这时，无为道长和中州二贾、司马乾等，因久等不见动静，亦觉奇怪，无为道长正想行出古刹来瞧瞧，却见萧翎和孙不邪，已然急奔而至。

孙不邪当先奔入大殿，身子还未站好，就急急地说道：“怪事年年有，没有今年多，奇怪呀！奇怪呀！”

无为道长道：“什么事如此奇怪？”

孙不邪哈哈一笑，道：“江湖上尽传萧翎之能，大概是无所不能了。”

无为道长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孙不邪道：“南海五凶之中来了三个兄弟，指明要萧翎治疗他们兄弟的疯癫之症。”

无为道长道：“有这等事？”

萧翎大步行了进来，道：“可是兄弟对于疗病的事，一窍不通，如何能为南海五凶治疗那疯癫之症呢？”

无为道长道：“奇怪的是，他们为何会找到你的头上呢？”

萧翎道：“也许是别人有心嫁祸，要南海五凶找我为他们两个兄弟疗病，如是治疗不了，岂不是和南海五凶结下了仇恨。”

无为道长道：“不错，有此可能。”

萧翎道：“兄弟虽然再三推辞，但他们执意不肯相信。”

无为道长道：“萧大侠之意呢？”

萧翎道：“他们带了一封信，来信上指说在下会治疗疯癫之症，故而南海五凶苦苦相求于我。”

无为道长道：“你答应了？”

萧翎道：“形势迫人，不答应亦是不行。”

无为道长道：“那信是何人所写，萧大侠可曾看到？”

萧翎道：“可恶的是信尾之下，并未署名。”

无为道长道：“萧大侠可认识那笔迹吗？”

萧翎道：“不认识。”

无为道长略一沉吟，道：“萧大侠既然是答应了，只好去瞧瞧了。”

萧翎道：“可是在下……”

无为道长道：“贫道和你同去，到时见机行事。”

萧翎略一沉吟，道：“眼下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孙不邪道：“老叫化和你们一起去吧！万一动起手来，咱们三人，对付他们，正好是一场一对一的拼搏。”

无为道长道：“此地也已不能停留，我要他们一起走吧。”

回头望了云阳子一眼，接道：“你传令下去，要他们准备，带上几位重伤之人，立刻动身。”

云阳子道：“何处会见？”

无为道长略一沉吟，道：“你们先到望阳谷去。”

云阳子应了一声，道：“小弟遵命。”

无为道长低声对萧翎说道：“咱们去见南海五凶。”

三人行出古刹，摄魂掌孙成等，正自等的焦急，快步迎了上来，对萧翎抱拳一礼，道：“萧大侠可愿一行？”

萧翎回头望了无为道长一眼，答道：“在下想请无为道长同往一行，道长医道精深，也好填补在下的不足。”

孙成一抱拳道：“咱们久闻道长的大名，欢迎同往一行。”

孙不邪道：“救人如救火，事不宜迟，既然咱们答应了，就该立即动身。”

无为道长低声吩咐了展叶青几句话，立刻动身。

孙成、柴威、田中元等南海三魔，当先带路，萧翎、孙不邪、无为道长等随后而行。

这六人都算是江湖上顶尖的一流高手，施展开轻功奔走，疾逾快马。

萧翎眼看南海三魔越走越快，似是有暗中较量脚力之心，登时一提气，加快了脚步。

六条人影，奔行在崎岖的山道上，有如流星赶月一般。

一阵紧走，足足有四十里路，孙成才陡然停下了脚步，回首说道：“到了。”

萧翎抬头看去，只见停身之处，竟是一道深谷尽处，两侧立壁如削，迎面一峰阻路，谷底中满生着杂草、矮树，看上去十分荒凉。

无为道长引颈四顾，不见可容停身之处，当下说道：“两位病人……”

孙成接口说道：“停身在一处隐秘小洞之中，在下带路。”

缓步向前行去。

萧翎等紧随身后而行。

只见孙成行到拦路的山峰之下，高声说道：“护驾二童何在？”

但闻一个尖脆的声音应道：“弟子在此。”

紧靠山壁的一块大岩石之后，缓步走出两个背插长剑、身着青衣，年约十四五岁的童子。

萧翎目光一转，只见两个童子面色青中透黄，似是饿了很久的人，但双目之中，却是精光外射，竟似有着很深内功。

两个童子四道眼神，扫掠了萧翎等一眼，欠身对孙成等一礼，道：“见过三位师叔。”

孙成一挥手，道：“不必多礼，你师父的病势如何？”

左面一个童子答道：“不见好转之征。”

孙成道：“好了，萧大侠已随我等到此，快扶出你师父，让萧大侠瞧瞧。”

两个童子应了一声，四道目光闪电一般又掠了三人一眼，缓步走回大岩之后。

无为道长心中暗道：这大岩石之后必然别有布设，是以，不肯让我等进去瞧看。

萧翎和孙不邪虽是亦有怀疑，但都忍了下去，谁也未曾说出口来。

孙成似是已瞧出了萧翎等怀疑之心，轻轻咳了一声，道：“在下大哥、四弟，病势甚剧，山洞中零乱不堪，不便诸位到洞中坐了。”

孙不邪心中暗道：只怕是言不由衷。

口中却哈哈一笑，道：“咱们来瞧令兄、令弟的病势，进不进山洞去，都不要紧。”

孙成淡淡一笑，不再答话。

大约一盏热茶工夫，只见那两个青衣佩剑的童子，抬着一个草藤编成的

软榻，行了出来。

软榻上，躺着一个全身蓝衣、头戴方巾的文士，目光下只见那人脸色也是一片青中透黄，和那两个童子的脸色，一般模样。

孙成一摆手，道：“放下来。”

两个青衣童子依言放下软榻，缓步退后五尺。

萧翎纵目望去，只见那蓝衫文士，亦然紧闭双目，似是睡的十分香甜，目光一顾孙成，问道：“这位……”

孙成道：“南海五圣之首，咱们兄弟的老大，九剑神环张子羽。”

萧翎道：“原来是五圣之首，兄弟失敬了。”

孙成黯然道：“在下这位大哥，不但才智高出我等甚多，而且武功亦非我等能及，九支短剑百步之内斩猛虎，一对神环，十丈之内射飞鸟，故而得九剑神环之誉，想不到他一代英雄人物，竟然会困于病魔！”

萧翎对治病医伤的事，可算是全无经验，眼看那张子羽闭目沉睡不醒，简直是有无从下手之感，无为道长轻轻咳了一声，道：“萧大侠最好先问问这位张兄的病势。”

萧翎道：“当该如此……”

转注到孙成的脸上，道：“令兄一直在昏迷不醒之中吗？”

孙成摇摇头，道：“他突得疯癫之症，连自己兄弟，也不相识，因此迫的在下只好点了他的穴道了。”

萧翎随口说道：“要想知他病情，必得先行解开他的穴道。”

孙成犹豫了一阵，道：“此刻他神志仍在迷乱之中，如若解开了他的穴道，只怕他出手伤人。”

萧翎微微一怔，道：“不要紧，咱们小心一些就是。”

孙成望了柴威和田中元一眼，道：“两位贤弟，多多小心了。”

伸手一掌，拍在张子羽的身上。

只见张子羽双目睁动，望了几人一眼，似是想挺身而出。

孙成轻轻咳了一声，道：“兄弟已经拍活了他的晕穴。”

萧翎随口应道：“最好解开他上身的穴道，兄弟亦好查查他的脉象。”

孙成两道目光，投注在萧翎的脸上瞧了一阵，道：“解开他双臂的穴道吗？”

萧翎根本不知臂上穴道被点之后，是否还可以把脉，但话既说出了口，只好硬着头皮，说道：“不错，必得解开臂上的穴道。”

孙成道：“萧大侠小心了。”

双手齐出，拍活张子羽臂上的穴道，退开三步。

萧翎暗中运气，双目注视着张子羽的反应。

只见张子羽双臂伸动一下，挺身坐了起来。

萧翎镇静了一下心神，缓缓说道：“阁下病情如何？”

张子羽两道眼神冷电一般，逼注在萧翎的脸上，缓缓说道：“你是什么人？”

萧翎道：“在下萧翎。”

张子羽冷笑一声，道：“你叫萧翎，久仰了。”

萧翎心中暗道：他神志很清楚啊，哪里像有病的样子？

心念转动之间，突然左腕一紧，已被那张子羽扣住了左腕脉穴。

萧翎一面运气，护住脉门，一面笑道：“你的神志很清醒啊！”

只见张子羽右手一起，疾向萧翎前胸击来，掌势挟着轻微的啸风之声，力道竟是很强。

萧翎右手一扬，挡开了张子羽的掌势，说道：“在下受阁下令弟之邀，来此查看张兄的伤势。”

张子羽几次想站起身子，都因胯间和双腿上的穴道被点，难以如愿，但他右手的攻势，却是凌厉异常，招招都击向萧翎胸前要害。

他左手扣住了萧翎的左腕，双手相距，不过是尺余左右，萧翎又不便还手回击，只有挥掌封架那张子羽凌厉的掌势，虽然他尽可应付，但看去却是惊险百出。

转瞬之间，萧翎已拆解了张子羽十几招猛攻。

孙不邪双目圆睁，瞧着两人搏斗情形，只觉那张子羽攻击掌势，愈来愈见奇幻恶毒，不禁引起了怀疑，暗道：如是那沈木风订下的诡计，要此人假装有病，诱萧翎和我等来此，布下埋伏，准备一网打尽我等，并非是不可能的事情，必得小心一些才是。当下高声说道：“萧兄弟，小心了，快点了他的穴道再说。”

萧翎和那人折了十几招后，亦觉着不对，只感到左腕上被人扣制的腕脉，越来越紧，似难再支持，如是穴脉被他控制，难再有拒敌之能，只怕是立刻要伤在张子羽的手中，再听得孙不邪呼叫之言，不再留情，展开反击，一指点在那张子羽的肩头之上。

第三回 飞箭传书示警

这一击，落手甚重，张子羽顿感全身一麻，再也无力击出掌势，松开了萧翎左腕，向后倒去。

孙成道：“萧大侠，没有受伤吗？”

萧翎道：“令兄攻势虽然快速，但还难伤我萧翎。”

孙成抬头一瞧张子羽道：“萧大侠可是又点了他的穴道？”

萧翎道：“不错。”

孙成道：“咳！那是说，仍然是无法替他把脉了？”

萧翎道：“情势如此，在下自当想个别的法子。”

伸出手去，暗中又点了张子羽双臂的穴道，右手却把住张子羽的左腕。

只见他脉搏跳动甚慢，想是因臂上穴道受制有关，除此之外，萧翎再也瞧不出有何可疑之处。

只听无为道长道：“萧大侠，此人脉搏跳动的情势如何？”

萧翎查不出张子羽的脉象变化，但形势迫人，只好应说道：“脉象不稳，果是有病之征。”

孙成望望天色，说道：“在下这位大哥，罹病已有一日夜的时光，追寻萧大侠，往返所耗，又去四五个时辰之久，如若那留函说的不错，此刻所余，只七八个时辰了。”

萧翎道：“在下尽力就是。”

冷手秀士田中元，望了孙成一眼，道：“看起来萧大侠似是还未想出一点头绪。”

孙不邪冷冷地道：“如是令兄罹得是普通之疾，贵兄弟也不会去邀请萧大侠了。”

孙成一抱拳，道：“不错，我这位兄弟少不更事，失言得罪，兄弟这里代为赔罪了。”

面对奇怪的病人，萧翎实有着不知所措的感觉，当下说道：“令兄的病情，确是大异寻常，在下要和无为道长研究一下，才能确定病情。”

孙成略一沉吟，道：“区区虽是不解医道，但就在下大哥而言，武功实已到寒暑不侵之境，陡然罹患此病，实出意外，因此，在下怀疑到可能为有人加害所致。”

萧翎道：“令兄的病情，确然使人怀疑。”

孙成道：“有劳两位费心了。”

带着柴威和田中元，退到一丈开外，盘坐调息。

萧翎目光一掠两个青衣童子，道：“你们退后一些，在下要和道长，研究令主人病情。”

两个青衣童子相互望了一眼，又退后五步。

萧翎转目望着无为道长轻声说道：“兄弟实是不解医道，瞧不出此人病情，还是劳请道长瞧一下如何？”

无为道长点点头，伸出手去，把了张子羽左腕的腕脉，也不禁一皱眉头道：“贫道查看他的脉象，不似有病之征。”

萧翎道：“难道其人是装病不成？”

无为道长沉吟了一阵，低声说道：“好像是受伤之征。”

两人谈话，声音十分低微小心，两个青衣童子，虽在暗中凝神倾听，也

是无法听得。

萧翎道：“道长可有疗救之法吗？”

无为道长道：“只能照诊察所得，开具一个药方，但是否能予收效，那就难说了。”

萧翎道：“不知何人，开此大玩笑，留下书函，说我有疗病之能，奇怪的是南海五凶，竟然是十分相信。”

无为道长道：“如若那留书之人，有意相助你说服南海五凶，必在暗中相助。”

萧翎道：“迄今未见动静，也许是存心嫁祸了。”

无为道长道：“为今之计，只有贫道先拟具一个药方，告诉萧大侠，再候片刻，如是仍然不见有何动静，你就照我所拟，开出药方，虽然未必能治他的暗伤，至少不会有害。”

萧翎道：“就目下情势而言，那也是只好如此了。”

孙成、柴威等，虽然退到一丈开外，但他们却在暗中留意着萧翎的一举一动，看他和无为道长，低声交谈，好似在研商张子羽的病情，只好耐心的等了下去。

哪知过了半个时辰左右，仍然是不见萧翎有所举动，再也忍耐不住，大步行了过来，拱手说道：“南海五兄弟，早已表明了心迹，还望萧大侠大施妙手，早些疗好他的伤势。”

萧翎尽管七上八下的不是味道，但表面之上，却是不得不装出平静的神色，说道：“令兄脉象不似罹病。”

摄魂掌孙成吃了一惊，道：“不似罹病？那是怎么了？”

萧翎道：“似是受了内伤。”

孙成沉吟了一阵，道：“其中内情，在下并未瞧过，我回到此地之时，在下大哥疯癫之症已发，究竟他如何罹此怪病，或是受了内伤，在下亦是不知内情。”

萧翎心中暗道：先问问他罹病经过再说。

目光一转，望了两个青衣童子一眼，道：“令兄两个弟子，难道也不知经过之情吗？”

孙成举手一招，两个青衣童子应手走了过来。

萧翎默察两个青衣童子，年纪虽然幼小，但神情却一片冷漠，暗道：这两人不知习的什么武功，小小年纪，竟然练成了这一副冷冰冰的模样。

只听孙成说道：“萧大侠有话相问，尔等要据实回答，不得推托。”

两个童子应了一声，四道眼神，一齐投注在萧翎的身上，缓缓说道：“萧大侠有何吩咐？”

萧翎道：“令师在何处罹得此症？”

左面一个童子应道：“就是在此谷之中，家师和四师叔有事他去，但不过半个多时辰，重又联袂而回。”

无为道长接道：“以后呢？”

右面一个童子答道：“我等已瞧出家师和四师叔的神色不对，但家师的规戒素严，我等一向不敢插言，四师叔首先支持不住，摔倒在地上，家师似是要说话，但却未曾说出，就随着晕倒过去，我等遇此剧变，心中甚是惊慌，师兄守着家师，我去我回两位师叔。”

无为道长心中暗暗付道：是了，南海五凶原本约好在那湖畔会师，接应

冷手秀士田中元，却不料遇上大变，一直未能赶往。

但闻孙成接道：“区区得此惊讯，匆匆赶回，施展推宫过穴手法，救醒了大哥、四弟，但两人已然神志不清，不识故旧，竟然向我出手，情势所迫，只好又点了他们穴道，手忙脚乱的闹了半个时辰，才发觉那巨岩之上，摆着素笺，指名要我等去找萧大侠，治疗两人病势，那封素笺萧大侠已经瞧过了。”

萧翎点点头，道：“好！兄弟开具一个药方，先让令兄服下试试。”

孙成道：“萧大侠肯伸援手，咱们南海五兄弟是没齿不忘的。”

萧翎道：“劳请取过笔砚，在下立刻拟方。”

孙成挥手对两个青衣童子说道：“快为萧大侠捧上文房四宝。”

左面青衣童子转身而去，片刻之后，捧着笔砚而来。

萧翎心中暗自叫苦，只好写出无为道长适才转授的药方。

孙成不知是否也有配方之能，两道目光，一直盯在萧翎的笔尖之上。

萧翎刚刚开出了两种药名，只听无为道长说道：“萧大侠且慢开具药方。”

萧翎道：“道长还有高见吗？”

无为道长道：“咱们再研究一番，再开药方不迟。”

孙成脸色微微一变，似想发作，但他终于又忍了下去。

无为道长好似不曾看见孙成的脸色，望着萧翎说道：“萧大侠可是准备为这位张兄开具一副解毒的药方？”

萧翎心头茫然，只好顺着无为道长的口气，答道：“不错啊！”

无为道长摇摇头说道：“用药虽应小心，但目下情势不同，这位张兄，已无好多时间，贫道之见，非得采取非常的手段不可。”

萧翎望了孙成一眼，只见他满脸渴望之色，站在一侧，倾耳听听，只好说道：“万一咱们失手伤了人，岂不要造成了很大误会吗？”

孙成接道：“那留函上说明了萧大侠能够医得，想必是指非常手段了，萧大侠尽管出手，只要治疗无错，纵然不能医好，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了，咱们南海五兄弟，是一样感激。”

萧翎听得心头一凛，暗暗付道：他们对我这样信任，我如治疗不好这人的疯癫之症，不但要使他们大失所望，而且我萧某内心之中，也是难安……

付思之间，忽听一声尖厉的啸声，传了过来。

孙成双眉一耸，冷冷说道：“什么声音？”

冷手秀士田中元起身应道：“似乎是人的啸声，小弟赶去瞧瞧。”

孙成点点头，道：“你要小心了。”

田中元道：“不劳二哥费心。”

纵身跃起，一掠两丈左右，直向那啸声传来之处，奔了过去。

无为道长暗施传音之术，道：“萧大侠，贫道经再三推想，开具一个药方，绝难治疗好张子羽的病势，而且反将引起他们的怀疑……”

萧翎道：“那要如何才是？”

无为道长道：“贫道之意，不如由萧大侠施展推宫过穴的手法，在那张子羽身上推拿一阵，先让他们莫测高深，再作计议。”

萧翎心中暗道：那留函之人，此刻没有一点消息，看来是存心开我的玩笑了。

他有生以来，从未受过今日的尴尬，明明是一点不懂的事，却要装出一副若有所知的神情。

孙不邪一直留心着萧翎的神情，看他目光充满焦急，心中一动，拱手对

孙成说道：“老叫化听那啸声，高昂激越，直冲云汉，绝非普通的武林人物，令弟一人，只怕非敌，老叫化陪你去瞧瞧如何？”

孙成略一沉吟，道：“好！”

回顾了两个童子一眼，道：“好好照顾你们师父。”

当先放步行去。

少去了孙成从旁虎视眈眈的监视，萧翎心里稍为镇静一些，低声对无为道长说道：“这等冒充内行的事，萧某实是难以做出，我看不如和他们说明了吧！”

无为道长正待答话，突见左首一个青衣童子口齿启动，一缕柔细的声音，传入萧翎耳中，道：“张子羽伤在一种奇妙的金针刺穴之下，在他后脑发内，钉着三枚金针，你只要把后脑中金针拔出，就可使他回复了清醒神智。”这几句话细音柔柔。但听在萧翎的耳中，却是字字有如巨雷下击一般，为之呆在当地。

但闻那柔细之音，重又传了过来，道：“我本当早告诉你，但那二凶孙成，为人十分谨慎，洞穿细微，如是被他瞧出破绽，那就大为不妙，此刻，你不妨施用推拿手法，在张子羽的身上，推拿一阵，待那孙成回来之后，你就随便说几句唬人之言，然后取出他脑后金针……”

语声微一停顿之后，又传了过来，道：“南海五凶，武功十分高强，你放下这段交情，日后自有好处，以后的事，你自己斟酌办吧！今夜初更之前，我也要赶回去复命。”

语声至此，倏然而住。

萧翎心中既是震惊，又是惭愧，抬眼看去，只见左面青衣童子，微微启唇一笑，立时又恢复那冷漠神色。

再看右面那青衣童子，一脸肃穆而立，似是毫无所觉，不禁暗暗叹息一声，忖道：不知何人有此胆量，安排下这等暗桩，当真是才气纵横、胆大包天！

但闻无为道长说道：“萧大侠，事已至此，你如不冒充下去，也难令南海五凶相信，不如由贫道授你金针过穴之法，你在他身上刺下两针，然后留下一个药方，咱们就告辞而去……”

萧翎心知那人暗施传音之术，只告诉自己一人，无为道长却是毫无所知，当下说道：“不再有劳道长费心，在下已知道疗救之法了。”

无为道长怔了一怔，道：“当真吗？”

萧翎道：“大约是不会错了，等那孙成回来之后，咱们就可动手了。”

无为道长素知萧翎，从不说无据之言，但实又想不出，他何以会突然知道疗救张子羽的办法。

他为人老谋持重，萧翎既不肯说，也就不再多问。

只见萧翎伸出右手，把在张子羽的左腕脉穴之上，左手却在张子羽几处要穴推拿起来。

大约过了一盏热茶工夫之久，孙不邪、田中元、孙成等联袂而回。

萧翎停下了推拿，抬头瞧了孙成一眼，道：“孙兄，可曾瞧到了什么人物吗？”

孙成摇摇头，道：“区区绕行了半周，未见敌踪。”

萧翎已知内情，气胆顿壮，长长吁一口气，道：“在下详查令兄脉搏行血，不见病情……”

孙成道：“可是他疯癫之状，难道是装的不成？”

萧翎道：“自然不是装作的了……”

孙成道：“那是为何？”

萧翎道：“受了人的暗算，而且那人手法奇妙，伤到了令兄的神经，才使神智不清，反应迟滞，但武功又未全失，如是他武功未受影响，只怕阁下也难制服于他了。”

孙成道：“不错，平常之日，区区等难是大哥手下百合之敌，更遑论制服于他了……”

语声微微一顿，道：“病症既明，但不知萧大侠是否已有疗救之策？”

萧翎道：“疑难杂症，其难在不知来龙去脉，目下兄弟既查出令兄的病情，自是能下手疗救了，不过，目下还无法断定他伤在何处，必得仔细查看，找出受伤之处，才能药到病除。”

孙成抱拳一揖，道：“那就有劳萧大侠了。”

萧翎道：“在下答应了，当尽我心力。”

双手齐出先从张子羽前胸查起。

无为道长眼看萧翎装模作样之态，心中大是讶异，暗中运气，全神戒备。

回首望去，只见孙不邪的脸上，也是一片茫然之情，望着萧翎出神。

孙成对萧翎的举动，更是留心异常，看他装模作样之态度，心中亦是深感奇怪。

孙成两道炯炯的眼睛，有如暗夜中两道闪光，一直盯在萧翎的双手之上，显然，他口中虽然一句一个萧大侠，叫的十分亲切，但心中却是怀疑重重，对萧翎不肯信任，生恐他暗施毒手，害了张子羽。

只见萧翎双手缓缓移动，逐渐的移动到张子羽的后脑之上。

孙成轻轻咳了一声，道：“萧大侠，会伤在头上吗？”

萧翎停下双手抬起一双星目，冷冷地说道：“不错。”

右手一抬，大指和食指之间，夹着一枚一寸长短的金针。孙成脸色一变，缓缓蹲下身子。

这时，柴威和田中元全部都围拢了上来，所有的目光，都投注在萧翎的右手之上。

萧翎目光一掠左面那青衣童子一眼，缓缓把右手金针递向了孙成。

孙成接过金针，脸上是一种惊讶和敬佩混合的表情。

萧翎左手轻轻的拨开了张子羽头上的短发，只见两枚金针，一排刺入张子羽后脑之上，其间相距约一寸左右。

孙成长长吁一口气，道：“好恶毒的手法！”

萧翎缓缓拔出两枚金针，道：“好了，如若令兄大脑未伤，稍经养息，就可以恢复神智。”

孙成见萧翎替张子羽拔出了脑后金针，仍恐其内伤尚未痊愈，忙一抱拳，道：“还望萧大侠大施妙手，南海五兄弟永铭肺腑，看看是否还有余伤？”

萧翎心中暗道了两声惭愧，说道：“不过，据兄弟的观察，令兄不致受伤。”

孙成接道：“但愿如此……”

回目一顾柴威，接道：“去把老四抬来。”

柴威应了一声，行入大岩之后片刻，两个大汉又抬着藤儿行了过来。

萧翎心中暗道：看来这大岩之后，有着不少人手。心中忖思，双手却一

齐动作，在四凶后脑上，取下了三枚金针。

冷手秀士田中元突然道：“请教萧大侠，在下两位兄长，可要服些药物吗？”

萧翎道：“不用了，休息片刻，解开他们身上穴道，看看情形再说。”站起身子长长吁一口气，如释重负。

剽悍的南海五凶此刻已对萧翎生出了由衷的感激，虽然心中急欲早些解开两人穴道，一看究竟，但未闻萧翎之言，竟然忍着不动。

大约过了一顿饭工夫，萧翎才缓缓说道：“好！现在可以解开他们的穴道了。”

孙成应了一声，右手疾出，拍活了张子羽的穴道。萧翎虽然得那青衣童子传音相告，说明取了两人头上钉穴金针之后，立时就可以复元，但心中仍是有些担心，全神贯注，留心那张子羽的举动。

只见张子羽缓缓睁开双目，望了萧翎一眼，缓缓站起身子。他身为五凶之首，不但武功高强，而且也最擅心机，已然打量了四周的形势。

孙成知他为人，出手恶毒无比，生恐他陡然出手，伤了萧翎，连忙指着萧翎，急急说道：“这位萧大侠，应小弟之邀，来治疗大哥的伤势……”

张子羽神情冷肃，不待孙成的话说完就接口说道：“我伤的很厉害吗？”

孙成道：“大哥受了暗算，被人用金针钉了穴道……”

张子羽伸手由孙成手中，取过一枚金针，接道：“告诉我受伤之后的情形。”

孙成道：“大哥伤在后脑，被人用金针钉了几处奇穴，人就神志不清……”

张子羽摇摇头，不让孙成再说下去，目光转到柴威的脸上，道：“你去解开老四的穴道。”

柴威应了一声，行过去，解开了老四的穴道，张子羽神色冷漠，两道目光却盯在四凶的脸上，一语不发。

全场中突然静了下来，静的落针可闻。

直待四凶清醒之后，张子羽才缓缓把目光转注到萧翎的脸上，抱拳说道：“咱们兄弟本来要和萧兄作对，但承萧兄这番相救之恩，南海五兄弟，自然不便再和萧兄为敌了。”

孙不邪听得心头火起，忍不住冷哼一声。

张子羽冷冷的望了孙不邪一眼，缓缓说道：“萧大侠救了在下，咱们南海五兄弟，不再和你为敌，那也算是报答了相救之恩，青山不改，后会有期，咱们就此别过。”

转身行到那大岩之后。

二凶孙成的脸上闪掠过一抹惭疚，望了萧翎一眼，紧随在张子羽身后而去。

三凶、四凶、五凶，鱼贯的随在孙成身后，隐入那大岩之后不见。

孙不邪满脸激愤之色，望着那突立的大岩，似要发作，却被无为道长摇手拦住，低声说道：“咱们走吧！”

三人转过身子，放腿疾行，不大工夫，已走出了七八里路。

孙不邪长长吁一口气，道：“五凶如此狂傲，早知如此，就不该救他们了。”

无为道长微微一笑，道：“南海五凶，恃技凌人，在中原武林道上，结仇甚多，血洗峨眉、青城两派之事，几乎尽歼了两派精锐弟子，据贫道所知，

两派中对此大仇血债，一直念念不忘，携手合作，密研武功，立下誓言，不杀南海五凶，绝不在江湖走动，如若咱们和南海五凶搭上关系，日后如何向中原武林同道交代呢？”

孙不邪略一沉吟，道：“这话倒也不错。”

无为道长道：“他们不助沈木风和咱们为敌，咱们减去了几个劲敌，此行收获，已算很大了。”

萧翎突然接口说道：“道长对目下江湖的祸乱之源，有何看法？”

无为道长听他突然改变话题，说到江湖大事上去，不禁微微一怔，沉吟了一阵，答道：“萧大侠之意，可是说那罪魁祸首？”

萧翎道：“论目下江湖罪魁祸首，自然是那沈木风了，但在下之意是说如若杀了那沈木风，是否江湖之上，就从此再无纷争？”

无为道长摇摇头，道：“据贫道的看法，杀了沈木风，也不过可暂使江湖上有一段表面的平静，但事实上，却仍是一个暗流汹涌、四方群雄勾心斗角之局……”

萧翎接道：“这么说来，那沈木风虽然是一代枭雄，但并非这一代祸乱之源。”

无为道长道：“沈木风虽然手段恶毒，但他不过是代表着一个邪恶的标帜，要说这一代真正的祸乱之源，应该是那一把禁宫之钥，千百年来，武功精进无数，精华之学都在那一场争名的比武之中，沉沦禁宫，入宫高手，无一生还，谁也无法了然那禁宫中的内情，但人人都怀着一个奇幻的期望，入得禁宫者，必可身价百倍，虽然入禁宫未必能霸统江湖，但如要霸统江湖，非入禁宫不可！”

萧翎道：“为什么人人都要生此奇想呢？”

无为道长道：“因为大家都相信，那些才绝一时的高人，定会在禁宫中留下他们一生精研的心血奇技。”

萧翎轻轻叹息一声，道：“原来如此。”

无为道长仰天呼一口气，笑道：“也许那禁宫中一无所有，只有几具白骨……”

语音微微一顿，接道：“未开禁宫之前，谁也无法预料到那禁宫中有些什么，贫道也不过胡言乱语猜上几句罢了，倒是贫道心中有一件不明之事，想请教萧大侠了。”

萧翎道：“什么事？”

无为道长道：“萧大侠何以知道那张子羽后脑发际之中，被人钉上了三枚金针。”

萧翎道：“如非我亲耳听闻，亲身所历，亲手拔下那张子羽发内金针，就算是别人告诉我，我也是难以相信。”

孙不邪一皱眉头道：“萧兄弟，你不说我还有些明白，经你这么一说，倒是把老叫化听得更为糊涂了。”

萧翎道：“不知内情，看起来的确是有些神秘，我萧翎丝毫不通医道，何以竟会想到那张子羽后脑钉有三枚金针，但如说穿了，那就一文不值，因为有人在一旁告诉了我。”

孙不邪道：“是不是南海五兄弟自相残杀？”

萧翎摇摇头，道：“不是，说来是令人难信的人，是那两个青衣童子中的一人。”

无为道长道：“那两个青衣童子，好像都是那张子羽收传的弟子，何以会暗中给你帮忙？”

萧翎道：“那青衣童子告诉我，他将在今夜初更之前，赶回复命，自然不是张子羽手下的人了。”

无为道长道：“那是说他是奉命来此，专在暗中相助咱们了？”

孙不邪道：“那人能在大凶、四凶头上，轻轻松松的钉上了三枚金针，如是要取两人之命，自是易如反掌，南海五凶之中，以张子羽的武功最高，仍然被那人随意摆布，以此推论，他如是想杀死南海五凶，那也是轻而易举的事了。”

无为道长道：“他用三枚金针钉了大凶、四凶脑后穴道，又派了一个人，假扮那张子羽的弟子，守在五凶身侧，暗中相助咱们，这人的胆气，可算作宏伟豪壮的大手笔，常人难及……”

萧翎道：“不错，那人手下还得有一个和那张子羽徒弟一般模样的属下才行。”

无为道长微微一笑，道：“那倒不用了，只要很好的化妆之术，就可以使他容貌大变。”

孙不邪道：“萧兄弟，他可曾告诉了你来历身份吗？”

萧翎摇摇头，道：“没有，他只说明了取下金针的方法，又告诉我初更之前，要回去复命，至于来历身份，却是一字未提，不过，我听口音，却有些许不似男人。”

孙不邪道：“是女扮男装的了吗？”

萧翎道：“是否为女子化妆，我不知道，只是他的嗓音，太过细柔，有些许不似男子。”

无为道长点点头，道：“是了，他们先行擒去了张子羽两个随身小童，利用化妆之术，另行派人，混在张子羽的身侧，因那张子羽随身童子，体型甚小，只好用女子扮作男装了。”

孙不邪道：“甚是有理。”

萧翎道：“不论那人是男是女，主要是咱们应该知道他的来历才是。”

无为道长道：“照贫道的看法，短时期内，那人还不会现露真正的身份。”

孙不邪道：“老叫化就是想不明白，有很多人，不肯正大光明的出现于江湖之上，却故作神秘，隐于幕后，鬼鬼祟祟，不知是何用心了。”

无为道长道：“有些人，都是为了不得已的原因，如强敌势大，不敢明争，但大部分，却是借用这一份神秘感，来隐瞒自己的身份。”

萧翎道：“孙老前辈和道长，都是久年在江湖走动之人，难道就想不到一点线索吗？”

无为道长摇摇头，道：“我已思索了很久时光，但却始终想不出那人是谁。”

孙不邪道：“如是老叫化能提出一点头绪，早就叫出来啦！”

萧翎道：“就目下观察所得而言，那人的手下，似是用了很多的女孩子，而且处处在用心机帮助咱们。”

无为道长口齿启动，欲言又止。

孙不邪道：“萧兄弟不用多费心机了，看样子不但沈木风的举动他能了如指掌，就是咱们的一举一动，恐怕也在他的监视之下，他如想见你萧兄弟，你就是不想见他，也是不行，他如是不想见咱们，谈话也是无用。”

萧翎道：“唉！这人不知是否救我父母的那人……”

语声甫落，突闻嗤的一声，一支长箭，直射过来，钉在萧翎身旁五尺外，一株大树之上。

箭尾处白简飘风，带着一封素笺。

无为道长飞身而起，随手取下箭尾素笺，只见上面写道：函致萧翎亲拆。缓缓递向萧翎手中。

萧翎匆匆瞧了信皮一眼，打开信封，只见上面写道：“沈木风已感到难以生擒于你，收归己用，因此，已决定要置你于死地。据我所知，他的手段，十分恶毒，似乎是要用一种强烈的毒药，而且他派了百名以上精明干练的人，对付你一个，这事沈木风进行十分机密，我所知有限，特来奉告，还望多加小心。”

这封信上面没有名衔，下面也未署名，只是简简单单说明了一件事。

萧翎看完了全信之后，轻轻叹息一声，把素笺交到了无为道长手中。

无为道长看了一遍道：“宁可信其有，不可认其无，咱们得准备一下才是。”

孙不邪在无为道长阅读之时，也借机瞧了全信，当下说道：“老叫化倒有一个办法，咱们将计就计，瞧瞧那沈木风用的什么恶毒手段。”

无为道长道：“不知老前辈有何高见？”

孙不邪道：“咱们先去找找到贵派中人，再说不迟。”

语声微微一顿，道：“老叫化似是记得你对令师弟说过，要他率人在望阳谷中等候，是吗？”

无为道长道：“不错啊。”

孙不邪道：“老叫化跑了甚多地方，就是想不出望阳谷究在何处？”

无为道长道：“所谓望阳谷，只是一句暗语而已，贫道带路，不过一个时辰，就可以到了。”

这等山野之地，人迹稀少，三人施展轻功，放腿急奔，果然，在一个时辰左右，来到了一座翠谷之中。谷中长藤绕树，长不过百丈左右，一层翠色笼罩了整个的山谷。

孙不邪道：“这就是望阳谷吗？”

无为道长道：“不错，贫道把此地定名为望阳谷……”举手互击三掌。

只见三丈外翠藤启动，展叶青飞跃而出，遥遥一礼道：“迎接师兄。”

无为道长道：“不用了，马总瓢把子的伤势如何？”

展叶青道：“已然大见起色。”当先带路，把几人引入了翠藤之下。

萧翎抬头看去，只见一座突出的山岩，笼罩了三丈方圆一处空地，山面青藤环绕，遮去日光，十几位武当弟子，都在盘坐调息，但背上的长剑，却未解下。

孙不邪暗暗叹息一声，忖道：武当派乃如今江湖上一大剑派，只因和白花山庄为敌，竟被逼的掌门率领门下精锐，到处奔行避难……

只听萧翎说道：“孙老前辈有何良策，对付沈木风派出之人？”

孙不邪哈哈一笑，道：“老叫化这法子简单的很，只是要会易容之术才行。”

无为道长道：“易容之术，贫道略知一二。”

孙不邪道：“那就好了。”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那沈木风千方百计原想掳掠萧兄弟父母，以迫

萧翎就范，为他所用，但他心愿难偿，一直未能得手，但他心目中却已把萧翎看成了阻拦他江湖霸业的劲敌，必欲除去而后快，因此，不惜牺牲派出属下高手，谋害萧兄弟。但他已知萧兄弟的武功，绝非他属下高手，能够胜任，这一点沈木风必然清楚，因此，那百名追踪萧兄弟的高手，必带有特殊之物，不管是用什么手段，但恶毒是可以想见，咱们必得早些了然他们用什么恶毒之物才行，因此老叫化主张，就贵派弟子中，选出几人，扮成萧兄弟的模样，由老叫化和萧兄弟易容从中保护，只要能找出他们用的是什么恶毒之物，那就不能对付了。”

无为道长双目盯在萧翎的脸上，瞧了一阵，道：“老前辈的办法，虽然高明，但要扮成萧大侠这等容貌，倒非一件易事。”

孙不邪道：“这也不难，只是扮的有些类似就行了，咱们白天躲在店中，尽量避免和人见面，只要放出消息，沈木风自然会找上门去。”

无为道长点点头，道：“目下各大门派，都为了沈木风实力过于强大，不肯当面和他为敌，萧大侠能够在极短时日中，声誉卓著，也就是因为他敢和沈木风抗拒所致，古往今来，江湖之上，从无一人能像萧大侠一般，在这样短促的时光中，名动武林，受人钦重……”他仰起脸来，长长吁了一口气，接着道：“武当派相距沈木风的百花山庄最近，也成了沈木风重出江湖第一目标，唉！武当派自我张三丰师祖创立以来，从未被人逼的离开武当山，到处流浪，贫道身为一派掌门，不但未能发扬我武当门户，反而亲率武当门下精锐弟子，到处流浪……”

孙不邪接着道：“道长不用如此的自暴自弃，江湖之上，都把少林派，视作泰山北斗，武林正义，赖以主持，但老叫化的看法，却是不以为然，贵派被百花山庄列为第一目标，那足见沈木风重视贵派，尤过少林了。”

无为道长微微一笑，道：“老前辈过奖了，武当派承那沈木风视作首要目标，主要还是得了地利之便。”

萧翎突然插口说道：“在下有一事，心中不解，请问道长。”

无为道长道：“萧大侠有何见教？”

萧翎道：“道长尽率武当门下精锐，武当山三元观，尚有甚多弟子，如若沈木风派遣高手，袭击三元观，贵派留在观中弟子，抗拒无力，岂不是要尽遭劫难？”

无为道长沉吟了一阵，道：“这个，贫道亦曾想到，不过，那沈木风乃是大奸巨恶的人物，贫道和武当门下的精锐，既然不在三元观中，纵然血洗三元观，尽歼留在山中弟子，也不能一举间把我武当派消灭，反将留人口实，也更增我同仇敌忾之气，阴险如沈木风，恐不愿为之。”

孙不邪一拍大腿，道：“不错，老叫化亦有同感。”

萧翎暗暗忖道：无为道长率领武当门下弟子，流浪江湖，原来是怕那沈木风大举攻袭，施行报复。

忽见孙不邪一跺脚，道：“老叫化就是想不明白，当今九大门派，何以不肯同心协力，给那沈木风来一个迎头痛击，时日拖延愈久，沈木风的实力愈强，难道一定要火烧眉毛，才肯挺身而出不成。”

无为道长轻轻叹息一声，道：“老前辈说的虽是不错，但各大门派，亦有他们苦衷，就贫道所知，各派掌门人，并非是不知其中道理，只是那沈木风实力过于强大，谁都不敢先挡锐锋，唉！孤注一掷的拼法，一个不好，必将闹的全派被歼，所以，各大门派中人，都暗选中派了精明弟子，追寻那禁

宫之钥的下落，寄望从那禁宫之中，寻得上一代高人的绝传奇技，能一举制服那沈木风，又可光大门户，领袖武林……”

说至此处，语声停顿，回顾了萧翎一眼，又道：“贫道有几句不当之言，想请问萧大侠。”

萧翎微微一笑，道：“可是有关那禁宫之钥？”

无为道长道：“不错，据闻那禁宫之钥确落在岳云姑的手中，不知是真是假？”

萧翎摇摇头，道：“晚辈虽然见过那岳云姑，不过，那时晚辈尚是一个全然不解武功的人，自是不知那禁宫之钥的事。”

无为道长道：“传闻岳云姑已然仙化，不知是真是假？”

萧翎黯然说道：“此事并非讹传，我那云姨，确然已登仙界。”

无为道长轻轻咳了一声，道：“贫道要再问一句不当之言，那禁宫之钥，是否真落在了岳小钗的手中？”

萧翎正待答话，忽闻一人笑道：“不错，落在了岳小钗姑娘手中！”

萧翎转头看去，只见中州二贾和司马乾、云阳子等，鱼贯而来，那接口之人，正是商八。

商八大笑而言，目光一转瞧到了萧翎，立时住口不说。

萧翎望了商八一眼，道：“这件事我这两位兄弟最清楚了，道长问他们吧！”

商八尴尬地一笑，道：“据那岳姑娘亲口告诉区区，那禁宫之钥，确然已由她收存在身边，不过她并未带在身上，不知存放于何处……”

无为道长接道：“但愿岳姑娘能够早入禁宫，学得那制服沈木风的良策。”

提到了岳云姑和岳小钗，萧翎心中感伤甚深，云姨物化，尸体未葬，岳小钗又不知流落何方，生死不明，想到悲伤处，不禁长叹，垂下头去。

商八说的逸兴横飞，本想滔滔不绝的说下去，但见萧翎悲苦神情，立时噤若寒蝉，不敢再多接口。

孙不邪横扫了群豪一眼，道：“岳云姑已然仙逝，岳小钗下落不明，禁宫之钥有如沉海石沙，那也不用谈了，目下要紧的事，是如何对付那沈木风，挽回江湖大劫，难道那禁宫之钥不现江湖，咱们就任凭那沈木风宰割不成？”

萧翎黯然的心情，却被孙不邪几句话激起豪气，挺身说道：“目下江湖上诸大门派，和各方豪雄，所以不敢和沈木风抗拒，无非是被那沈木风的恶名震慑。”

微微一顿，接道：“在下之意，咱们先在江湖上，让那沈木风受点挫败，传扬出去之后，或可激起那诸大门派联手抗拒之心。”

孙不邪道：“不错啊！”竖起大拇指道：“果然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

无为道长道：“萧大侠所言所示，虽是上策，但如再能配合一点谋略，或收效更快一些。”

萧翎道：“愿闻高见。”

无为道长道：“咱们在获得小胜之后，虚放传言，说沈木风要对某大门派下手，重振声威，形势相迫，或可早日激起武林道上，联手对付沈木风的豪气。”

孙不邪道：“兵不厌诈，愈诈愈好，对付这等恶毒之人，那也不用计较什么手段了。”

萧翎长长叹息一声，说道：“有一事，在下是不得不先行说明。”

无为道长道：“什么事？”

萧翎道：“据在下所知，江湖上各大门派，包括丐帮和神风帮，都有沈木风的人，在那里卧底，是以各大门派如有动静，沈木风立时可得讯息，此事至关重要，不可不预谋对策。”

无为道长呆了一呆，道：“有这等事！”

萧翎道：“萧某亲眼所见，亲耳听闻，自然是不会错了，可惜的是他们晋见那沈木风时，都戴着面具，在下无法认出他们。”

无为道长道：“太可怕了，贫道立时修书，分遣我武当门下弟子，易容改装，送给各大门派，要他们注意就是。”

萧翎目光炯炯，扫掠了武当门下弟子一眼，道：“贵派中亦有奸细，道长遣人之时，还望多多考虑一下。”

无为道长神情凝重道：“这个贫道自应多加思虑……”目光转动，环顾坐息四周的众弟子一眼，道：“你们暂时退下。”

环坐四周十几位武当弟子，一齐站起身子，退了出去。

这时，突岩之下，只剩下了孙不邪、中州二贾、萧翎、司马乾和无为道长、云阳子、展叶青等几人。

无为道长眼看门下弟子去远，低声说道：“咱们不能太过分散实力，最多分成两批，而且还要前后呼应，万一和沈木风相遇之后，也可和他一战。”

萧翎道：“道长说的是。”

孙不邪道：“不过，咱们要多打扮几个萧翎，以乱那沈木风的耳目。”

无为道长道：“正该如此。”

群豪经过这一番商议之后，立时依计行事。

于是一场斗智斗力的恶斗，在江湖之上展开。

无为道长除了派遣一批武当弟子，送信到各大门派之外，另选六位武术最强弟子，换下道袍，改着俗装，带着展叶青，随同孙不邪、萧翎等离开了望阳谷。

云阳子带着一部分武当弟子，照顾马文飞的伤势。

这时，群豪都经过一番精细的化妆，连那堂堂一代掌门的无为道长，也扮成一个落魄的文人。

孙不邪青衣系头，扮作了一个车夫，司马乾布招铜锣，装成一个卖卜先生。

中州二贾走江湖，易容改装，直似家常便饭，两人扮成一对赶骡子的脚夫。

展叶青和萧翎却穿上土布裤褂，装扮成两个半百老人，乘坐健骡。

六个武当弟子分别扮作担夫布商，一行人沿官道直奔鄂州。

沿途之上，群豪留心观察，果然发现不少武林人物，快马奔驰。

显然，江湖上正有巨大的波动。

沈木风耳目虽然灵敏，但他也没有想到，无为道长等，竟然会易容改装，出现于江湖之上，是故，一路之上，竟未发生事情。

这日，太阳下山时分，已到鄂州城郊。

商八低声对骑在骡子上的萧翎说道：“南关外有一座六和大客栈，因为房屋众多，住的人也最是复杂，沈木风如若有人手来此，那六和客栈中必有耳目，咱们既是有为而来，住那里最好了。”

萧翎点点头，道：“好吧！咱们快行一步，你留暗号，指明去处，如是咱们一行人，一齐拥进那六和客栈，必将引起那沈木风派的暗桩疑心，此番不比往日，咱们不能再使我明敌暗。”

商八点点头，留下暗记，催动健骡，直奔六和客栈。

到达客栈，已是掌灯时分。

商八招呼伙计，接去健骡，要了一座跨院，当先向前行去。

因店中灯火通明，正是晚餐时候，五间宽大的厅中，摆了十几张桌子，但都已经都坐满了人，这家客栈，竟还兼营着酒饭生意。

萧翎目光一转，瞥见两个身着黑衣劲装的大汉，面对而坐，一眼看去，面善的很，一时却又想它不起。

他怕启动别人疑心，不敢多看，随在商八身旁，穿行入跨院。

这是一座三明五暗的大客房，进门摆了一张八仙桌以作进餐之用。

带路的店伙计，望了萧翎和展叶青一眼，看他们全身穿着土布衣裤，留着三寸长短的花白胡子，腰里勒着一条四指宽的腰带，一副土里土气的样子，怎么看，也不像要住独门独院，当下说道：“两位老掌柜，这座独院，房价很贵，如是两位不愿多花钱，那面还有现成的通铺。”

商八伸手取了二两重的一锭银子，丢在那店伙计手中说道：“够不够？咱们两位员外，虽然很少出门，但用起钱来，却是大方的很。”

那伙计一听口气，似是已知遇上常住客栈的行家，急忙陪着笑脸道：“用不完，用不完，四位请坐着，小的去给几位沏壶茶来。”

萧翎目睹那店小二背影消失，才低声对商八说道：“商兄弟，你瞧出可疑人物没有？”

商八点点头，道：“剑门双英，追风剑裴百里和无影剑谭侗。”

杜九冷冷地接道：“剑门双英，在武林中亦算很有名气的人，何以竟也死心踏地为那沈木风……”

商八食指按在口上，低声说道：“小心一点。”

杜九立时住口，缓步行到院中。

商八眼看杜九行入院中把风，才低声说道：“剑门双英既在此地出现，那是可以证明了百花山庄已有人在鄂州城中，不过，有一点可疑之处，倒叫兄弟思解不透。”

萧翎道：“什么事？”

商八道：“那沈木风派出百位武功高强、机智精明之人，追寻大哥，准备暗下毒手，却不会明枪明剑的和大哥动手，必将是暗施算计，如若剑门双英，也是奉命追寻大哥、暗施算计的人，绝不会明目张胆的在这六和客栈出现……”

萧翎道：“不错，他如是易容改装来算计我，自然是容易一些。”

商八道：“除非那暗中向咱们示警之人，和沈木风有所勾结，沈木风绝然想不到咱们会现身在耳目众多的城镇之中。”

萧翎沉吟了一阵，道：“此言甚是有理。”

商八道：“如是大哥在鄂州城中现身之后，被那沈木风暗桩发现，百花山庄人，赶来此地，那就不足为奇；但大哥尚未现身之前，百花山庄的高手，却已到此地，这就有些不可思议了。”

展叶青突然接口说道：“如若咱们能把剑门双英生擒过来，或可逼问出内情。”

商八道：“在下之见不可……”

只听杜九一声轻咳，传了进来。

商八立时住口不言。

转眼看去，只见那店小二左手提着茶壶，右手端着一个木盘，大步走了进来，道：“四位可要吃点什么？”

商八要了佳酿菜肴，那店小二才退了出去。

展叶青轻轻咳了一声，道：“商兄不同意小弟之见，那是另有高明之策了。”

商八道：“兄弟的看法，他们来此，定是别有所图。”

展叶青道：“商兄高见，兄弟佩服的很，但不知咱们应该如何？”

商八道：“兄弟之意，最好是先了解剑门双英此来用心何在？”

展叶青道：“那是非得生擒他们之后，才有法子问出来了。”

商八道：“那倒不用了。”

展叶青道：“除此之外，还有何法？”

商八道：“暗中追查。”

展叶青道：“不错，暗中追查。”

萧翎道：“好！咱们就分成几班监视他，区区先去。”

展叶青道：“在下先去吧！”举步向前行去。

商八急急说道：“大哥和展兄，都不用辛苦了，两位这身装束，都是年过半百的人，但你们的行动举止，却是无一处像过半百以上的人，不要说剑门双英能在一眼之间，可以瞧出你们是易容改装，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也能一眼之间，就瞧出了两位的举止可疑。”

萧翎道：“那要怎么办呢？”

金算盘商八微微一笑，道：“这种事，不是两位能够干得，天下暗中追踪最好的两个脚色，一个是丐帮中弟子，一阵风彭云，另一个则是神偷向飞，除了两人之外，丐帮中弟子，都算是追踪好手，只可惜孙不邪尚未到来，他是丐帮中的长老，想这鄂州地面，必有丐帮弟子，他以长老身份，传下令谕，丐帮中弟子，自是得为他效劳。”

展叶青道：“话虽不错，但剑门双英不会坐在那里等到孙老前辈来了之后再走，此时此情，咱们非得自行设法不可。”

商八略一沉吟，道：“好吧！两位暂且留在此地，在下出去瞧瞧……”

回目一顾杜九，低声接道：“大哥和这位展兄，都少在江湖之上走动，你要小心一些，不要未盯成别人的梢，反而被人盯了上来。”杜九冷冷说道：“不要紧，你只管放心前去就是。”

商八一个转身，闪出室外而去。

别瞧他大腹便便，但行动起来，却是灵活无比。

杜九起身关上门窗，低声说道：“两位请守在房中别动，我去室外把风。”

只听一声呼叫道：“酒菜送到。”

杜九打开房门，接过酒菜道：“咱们一天赶路，此刻十分困倦，碗筷明天再来收吧。”

那店小二怔了一怔，道：“好吧！”转身而去。

杜九把酒菜送入房中，说道：“咱们快些食用，进过餐后，熄去灯火。”

萧翎口虽不言，心中却是暗自忖道：似这等鬼鬼祟祟的生活，实是闷气的很。

三人匆匆吃过酒饭，杜九收了菜盘碗筷，熄去火烛，静坐室中。

足足等了将近一个时辰之久，仍不见商八回来，萧翎暗中担起心来，他一去这久时光，不闻消息，莫不是出了什么麻烦……

心中念头转动，忍不住叹息一声，说道：“商兄弟该回来了。”

此刻酒客大都散去，已不似刚才那般吵杂，有一种夜阑人静之感。

杜九轻轻咳了一声，道：“大哥有所不知，商老大外表虽是一团和气，但他要强之心，强烈无比，嘻嘻哈哈的笑语中，却有着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决心，他既然去了，如是不查一个水落石出，只怕不肯回来。”

萧翎轻轻叹息一声，欲言又止。

杜九望了萧翎一眼，道：“大哥也用不着替他担心，只若他不存心和人动手，就是遇上了第一流的强敌，亦不至被人所困。”

萧翎道：“但愿他无恙归来才好。”

展叶青道：“咱们再等上一个时辰，如是他还不回来，咱们就设法找孙老前辈和敝师兄研商一个寻他之策。”

原来，孙不邪、萧翎等分批而行，相约有言，除非情形特殊，必得碰面不可之外，不论是住店、行路，不得会谈，以免引人注意。

几人正在商讨之间，虚掩的室门，呀然一响，一个人影疾冲而入。

杜九低声喝道：“什么人？”

喝问声中，人却一闪身子，挡住了门户之处。

但闻来人低声说道：“我！快些燃起灯火。”

杜九已听出是商八的声音，急急晃燃火折，点起案上火烛。

抬头看去，只见商八一脸铁青之色，站在那里，右手按在左臂之上，鲜血已然湿透了一只左袖。

萧翎吃了一惊，急步冲到商八身前，道：“商兄弟，伤得很重吗？”

商八道：“不要紧，区区一点伤势，兄弟还撑得住，敷用一些金疮药，就不碍事了。”

展叶青探手从怀中摸出一个绢袋，道：“我们武当门中的止血生肌散，贵兄弟想已听过了！”

杜九接过绢袋道：“不错，很有名。”

打开绢袋，取开商八右手，替他敷了药物，包好伤势，才摇头说道：“好险啊！好险，只是分厘之差，就伤到筋骨了。”

商八精神一振，道：“没有伤到筋骨吗？”

杜九道：“没有，但不过只是一发之隔。”

商八打个哈哈道：“我还当因此废了这一条左臂，想不到竟然还是好好的。”

萧翎道：“怎么回事？”

商八长长吁了一口气，道：“小弟到了厅中，剑门双英刚好结账而去。”

萧翎道：“你失血甚多，不宜多言，简单点说吧！”

商八点点头道：“我跟着他们穿过了几条街道，到了一处人群云集的热闹之处，各色灯笼，随风飘动，光如白昼，行人接踵擦肩，两侧尽都是高大漆门宅院。”

展叶青道：“那是什么地方，怎的如此热闹？”

商八道：“是鄂州城中娼妓云集之地。”

萧翎道：“剑门双英去那里做什么？难道两人都是好色之徒？”

商八道：“我也是甚感奇怪，剑门双英就算要去那等所在，也该换换衣服，何故如此匆忙，小弟心中怀疑，就追了进去……”

展叶青接道：“怎么？难道那沈木风在妓院之中，也埋下了暗桩，布下了耳目不成？”

商八道：“我瞧那地方不只是设有暗桩耳目，只怕是一处发号施令的所在……”

语音微微一顿，接道：“我瞧他们走进了一家妓院，名叫‘三江书寓’，就随行跟了进去……”

萧翎道：“怎么会受了伤呢？”

杜九接道：“难道剑门双英敢在众目睽睽的妓院中伤你？”

商八摇摇头，道：“变化很曲折，我追入三江书寓一瞧，只见人如潮水川流不息的出入，院中设备十分讲究，迎面是鱼池假山，流瀑飞泉，两旁是垂帘绣户，彩灯高照，丝竹笙管，声达户外，十室九客满，生意可算是生财有道，日进斗金。”

他一生善于经营，聚敛之富，鲜有其匹，但一谈赚钱生意，仍不禁是眉飞色舞，忘了创痛。

萧翎一皱眉，道：“说下去。”

商八打个哈哈，道：“老毛病总改不了……”轻轻咳了一声，接道：“小弟眼看着剑门双英，绕过假山，直向后院，就跟着追了过去，哪知假山之后有一座通往后宅的圆门，有两个龟奴把守，两个龟奴狗眼看人低，大概瞧到了小弟这身衣着，难登大雅之堂，就出手把我拦住，不准入内，小弟本想强闯进去，但又怕惊动了剑门双英，只好退了回来，默查了四周形势，找了一个灯光幽暗之处，跃上屋面，绕到那三江书寓之后……”

萧翎道：“可曾瞧到了剑门双英吗？”

商八道：“那后院之中，满种花树，高吊彩灯，照得四周屋面通明，几处绣阁中，都有厚厚帘子垂下，只见隐隐灯火，小弟一看院中形势，已知是经过高人设计的布置，不论你停在那一方屋面，都无法避开那高吊灯火的照射，害得小弟在屋面停了一顿饭的时光，仍是无法跃上三江书寓的后院屋面……”

萧翎想到他臂伤敷药不久，多言无益，忍不住接道：“商兄弟，说的简单一些好吗？”

商八笑道：“武当派的金疮药，果然是灵验的很，小弟此刻已经是痛苦全消了。”

萧翎知他为人，虽是智计百出，但却是性情中人，嘻笑之中，常蕴挚情，当下叹息一声，道：“好吧！你小声些说，不要震动了伤处。”

商八微微一笑，接道：“小弟瞧来瞧去，想不出跃上那三江书寓的良策，但想这样长耗下去也不是办法，总得想个法子，混进去瞧瞧才是，只好折回原地，借了一件衣服……”

他进门之后，萧翎等一直忙着替他敷药，扎伤，未曾留心到他的衣着，此刻看他，竟是穿着一件黑缎长袍。

展叶青道：“你一时之间，哪里去借这身衣服？”

商八笑道：“我找了一位和我身材相同之人，点了他的穴道，脱下他的衣服，留下一些银子，重入三江书寓。果然人要衣装，两个龟奴看了我一眼，竟是未再拦阻，竟然任我走了进去。”

展叶青道：“那后院之中，可是沈木风等人会集之处吗？”

商八道：“后院之中，曲廊回栏，布设精雅，又非前院能及，只是两排房屋，都紧闭着门户，却不知剑门双英进了哪一处房间之内，小弟等了一会，后院之中，总有十二个门户，每一个门户中，都有灯光透出。”

萧翎道：“那是说房间之内都有人了。”

商八道：“不错，我绕着那回廊走了一遍，仍是无法确定剑门双英，在那座门户之内，但却感觉到正陷入一片危境之中。”

展叶青道：“哪里不对了？”

商八道：“初入院中还未觉着什么，走了一周之后，才觉着情势不对，原来那十二座门户的分布之位，竟是隐隐含着八卦方位，决非一座普通妓院，心知陷于险境，不宜再多停留，急急向外退去，绕过一个廊角，忽闻金刃劈风之声，斜里攻来，我心中虽有警觉，但却未料到，在廊角竟会隐藏有人，一时间，闪避不及，右臂中了一刀……”

杜九道：“你可瞧出了那人吗？”

他知商八武功高强，就算陡然间有人暗算，也不易伤得了他。

商八摇摇头，道：“没有看到，也无暇去看，但那人出刀之快，却是江湖上甚为少见，也幸亏我中了一刀，不敢再向前闯，一提气跃上屋面，就在我跃上房的同时，数十道寒星闪烁，齐射向我停身之处，方圆八尺内，尽为暗器笼罩，我如稍逞豪强，硬向前闯，或是忿于这一刀之恨，回手击敌，只怕是非伤在暗器之下不可了。”

萧翎失声说道：“这等布置，并非只是为了对付兄弟一人，而是事先都已经过周密的算计，幸是兄弟识谋过人，未曾中那暗算。”

商八道：“有一事我却感不解！”

萧翎道：“什么事啊？”

商八道：“就是兄弟中这一刀，我第一次过那回廊之时，亦曾留心瞧过，不见有人，事后想那段曲折回廊，也不宜藏人，这一刀简直不知从何而来。”

萧翎沉吟了一阵，道：“如是那回廊曲转之处，是一座活动的机关，可以随时转动……”

商八接道：“不错，兄弟就没想到这一层，好恶毒的布置啊！就算一刀砍你不死，还有那狂雨一般的暗器猝然而至，就算是一流好手，只怕也难避开，小弟福至心灵，竟然跃上屋面，逃得性命。”

展叶青道：“如是换了在下，非伤在那暗器之下不可了。”

杜九道：“你逃上屋面，就没有人追你了吗？”

商八道：“那片屋面，紧靠前宅，而且游人正多，我行动又极快速，一点屋面，就跃落人群之中去了。”

萧翎道：“这么说来，那三江书寓，实是有些古怪了。”

展叶青道：“那沈木风耳目遍布天下，到处都设有巢穴，他既派出了百名高手，暗算萧兄，咱们为什么不挑他几处分舵，以牙还牙。”

萧翎道：“展兄说的不错，今日咱们休息一晚，明晚上去那三江书寓瞧瞧，到时再见机而行。”

商八道：“大哥最好能和无为道长、孙老前辈研商一下，再作决定。”

展叶青道：“不知在下师兄，是否住进六和客栈之中？”

商八道：“住进来了，兄弟出去之时，曾经查看过了暗记，令师兄和孙老前辈，全都已住进六和客栈，只是不知他们住在哪座房中。”

萧翎道：“那沈木风耳目灵敏，咱们今宵分班守夜。”

一宵无事，天亮之后，无为道长和孙不邪先后进入跨院之中。

萧翎正想请两人来，两人却未约而至，急急把昨夜商八经历之事，告诉两人。

无为道长道：“看来，咱们已然无法和那沈木风避免冲突，挑他一处暗穴，那就等于挖了他一只眼睛。目下鄂州地面，虽有沈木风的属下，但沈木风决不会把全部力量集中于斯，纵然是和他对了面，也可抵挡一阵。”

孙不邪道：“把分舵、窑子，按在妓女院中，简直是匪夷所思，老叫化走遍了大江南北，倒是未曾见过，当真该去开开眼界了。”

他虽是年纪老迈，但好事之心，竟是不减少年。

无为道长道：“去虽要去，但却要一番精细计议才是。”

孙不邪道：“道长机智多谋，想必已胸有成竹。”

无为道长微微一笑，道：“计谋倒是有，但不知能否适用，贫道说出后，如有不适之处，还望诸兄指教。”当下把筹思之策，很仔细的说了一遍。

孙不邪点头赞道：“好极！好极，先乱敌人，乘虚而入。”

这当儿，突然啪的一声轻响，一颗石子，落入院中。

无为道长一挥手，低声说道：“诸位小心。”

萧翎道：“怎么回事？”

无为道长摇摇手，不要萧翎问话。

过了片刻，突闻室外啪啪连续两响，无为道长才起身说道：“贫道已在四周布下把风之人，适才那落石轻响，乃是有传警之意，有着可疑人物到来。”

萧翎道：“那两声连响，可是那可疑之人已去吗？”

无为道长点点头应道：“不错。”站起身子，接道：“贫道要先走一步了。”起身而去。

孙不邪道：“老叫化也该找几个助拳跑腿之人，就此别过了。”

丐帮弟子，遍布大江南北，这鄂州乃是要州，自会有丐帮弟子，那孙不邪乃丐帮中硕果仅存的长老，就是那申帮主也该听他几分，自然不难找得丐帮弟子相助。

萧翎望了商八一眼，道：“兄弟虽是一些皮肉之伤，但失血甚多，需得好好养息几日。”

商八笑道：“有得半日养息，大约已经够了。”

萧翎想到如是留下他一人在此养伤，那也是危险的很，当下不再言语。

近午时分，萧翎带着中州二贾和展叶青，离开了六和客栈，直奔群英楼。

这群英楼乃鄂州城中，最大的一家酒楼，萧翎登上群英楼时，无为道长和东海神卜司马乾已经先到。

无为道长青袍长髯，足登福字履，头戴方巾，又是一番装束，脸上早经易容，如非事先约好，萧翎一眼也无法瞧出是无为道长改扮。

司马乾布招铜锣，仍是一个卖卜的先生。

此刻午时未到，楼上酒客，已坐有六成。萧翎目光一转，缓步走入了一个客房之中，只见两个中年佩剑武士，早已在房中等候，送上一个包裹。

萧翎立刻换上衣服，抹去脸上易容药物，片刻间回复了本来面目，启帘而出，选了一张靠窗的位置坐下。

那地方十分显眼，凡是登上楼的客人，一眼间就可看到。

商八、杜九、展叶青，分在萧翎身旁不远处桌位上，暗中保护，六道目

光，不时打量四周的客人，心中甚是紧张。

众人不知那沈木风要用什么恶毒手段对付萧翎，生恐一个失神，萧翎为人谋算。

萧翎落座不足一刻工夫，东北角处，突然有一个酒客起身下楼而去。

商八心中一动，低声对杜九说道：“小心那小子。”

杜九微微颌首，目光一直盯着那人。

只见他行到楼梯口处，停了下来，又回头打量了萧翎两眼，才下楼而去。

片刻工夫，一个双手捧着菜盘的酒保奔上楼，先把盘中一盘热炒，放在四个酒客的桌子上，转向萧翎奔来，欠身说道：“这位客爷要吃什么？”

萧翎随口要了两样菜，叫了一壶茶，那酒保才重又转身而去。

第四回 城内探敌踪

片刻工夫，那酒保已托着酒菜，送上来了。

这酒保送上酒菜过快，引起商八疑心，低声对杜九说道：“情形有些不对……”

杜九道：“哪里不对了？”

商八道：“无论大小酒楼，都该有个先来后到，这酒保对咱们龙头大哥，似乎特别垂青，你要小心了。”

说话之间，果见那酒保直对萧翎行去，杜九暗中运气，蓄势戒备，只要那酒保稍有异样行动，立时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举动，发出掌力。

只见那酒保放下了盘中酒菜之后，欠身退了下去。

杜九暗暗松了一口气，忖道：商老大太过小心了，那沈木风虽然耳目遍布，但也不会英楼中派上一个暗桩。

那酒保绕到展叶青的身侧，问过他要的酒菜，才回身而去。

萧翎斟了一杯，正待举杯饮下，突然一个细微的声音传入耳际，道：“不能饮酒吃菜。”

这声音甚是陌生，而且又不似男子口音，萧翎的目光转动，全楼不见一个女子。心中暗自奇道：这是何人？暗中来警告我？

又过了一阵工夫，那酒保竟又转了回来，望望萧翎桌上的酒菜，道：“可是酒未烫热？”

萧翎摇摇头，道：“不是……”

酒保道：“那是菜不可口了？”

萧翎冷冷说道：“也不是。”

那酒保望了桌子上酒菜一眼，道：“既然酒热菜好，客人何以不食用一些？”

萧翎心中一动，暗道：一个酒保，怎的是如此多管闲事。

这些时日中，他江湖阅历大增，心中动疑，表面上却不动声色，淡淡一笑，低声对那酒保说道：“在下闻得这酒菜之中，似有异味……”

那酒保笑道：“客官说笑了。”

萧翎道：“你如信其无毒，何不先干一杯，请啊！请啊！”

口中说话，双手一齐动作，右手疾出，点了那酒保右腿“内市”穴。左手端起酒杯，暗用内力，强把一杯酒，灌入那酒保口中。

他手法干净利落，虽然勉强那酒保喝下杯中之酒，但满楼酒客，却是大都未曾发觉。

萧翎放下酒杯，缓缓站起身子，轻轻在那酒保背心上，拍了一掌，那酒保情不由己的咽下了口中之酒，萧翎顺势拍活那酒保穴道，低声说道：“老兄多多珍重。”

那酒保穴道已解，立时转身向楼下奔去，但他饮下之酒剧毒无比，行到楼梯口处，毒性已发，砰声摔倒地上，口鼻中鲜血渗出。

萧翎目睹酒中奇毒如此之烈，暗道了一声惭愧，心想如非有人警告，我全然无备之下，饮下此等毒酒，只怕是一样难逃厄运。

那酒保突然摔倒不起，顿时引起满楼酒客注意，纷纷转脸望去。

这时，瞥见一个酒客，离位而起，一伏身抱起那酒保，快步下楼而去。

萧翎目光一转，暗暗忖道：这满室酒客之中，只怕有着不少百花山庄的

高手混在其中，敌暗我明，不宜在此多留了，探手入怀，摸出一块散碎银子，放在桌上，起身下楼而去。

杜九低声对商八说道：“想不到沈木风竟是真在酒楼之中，埋有暗桩，咱们走吧！”双双起身下楼而去。

展叶青目光四顾了一眼，高声喝道：“这酒菜之中有毒啊！小心了。”

那酒保无故摔倒，已引起了甚多酒客的疑心，再经展叶青这一嚷，顿时引起一片惊慌混乱。

展叶青借着混乱，急急下楼。

且说萧翎下得楼梯，直向店外行去，到得店门口处，耳际间又响起了那柔细的清音，道：“小心暗算。”

萧翎回目一顾，未瞧出那传警之人，心中暗道：他既不肯现身，那是不愿和我相见了。

抬头看去，只见大街上人来人往，接踵擦肩，正是午市闹攘时间，难道百花山庄中人，敢在这等热闹所在下手……

心念未完，瞥见寒芒一闪，一蓬毒针，电射而至。

萧翎吃了一惊，急急向旁侧一闪，避开毒针。

但闻一阵砰砰的轻微之声，一蓬毒针，大部都钉在店门之上，少数几支，却射在店中。

两声极短促的惨叫，传了过来，紧接着是两声大震，两人撞倒木桌，滚落地，气绝而逝。

那毒针细如牛毛，中人之后无声无息，而且奇毒强烈，那两个中针之人，固然是糊糊涂涂死去，就是站在旁侧之人，也是瞧不出这两人，何以会突然倒了下去。

萧翎眼看伤及无辜，心中大是愤怒，凝目在人群之中搜查，但见人群来往，竟是瞧不出可疑之人。

这时，中州二贾、展叶青，已从楼上奔下，目光一掠两个倒在地上之人，急步出店而去。

萧翎气愤填胸，竟然在店门口处，目光炯炯，四下搜寻凶手，忘了行动。

商八急步向萧翎身侧行去，借机说道：“大哥快来。”

萧翎心神一清，想到还有大事要办，举步随在中州二贾身后行去，心中忖道：这沈木风施展这等莫可预测的手段，加害于我，当真是防不胜防了，今后，必得处处小心了。

展叶青紧随在萧翎身后五尺处，留神四外，暗中保护。

萧翎心中余怒未息，暗中留心戒备，只要发现暗袭之人，立予重手惩处。

行过了两条街道，到了一处十字路口，但见路旁廊下，排满了各色摊贩，不停的招呼客人。

萧翎目光一转，只见五六丈处，有一条僻巷，大街上人声吵杂，行人混乱，最是难防暗袭，不如转入僻巷，正待施展传音之术，招呼商八、杜九，却瞥见一个满身褴褛的中年叫化子，迎面行了过来，双目盯注在自己脸上，萧翎心中一动，暗道：久闻丐帮弟子，遍布大江南北，这人注视于我，或是丐帮弟子，奉那孙不邪之命而来……

心念转动之间，那中年叫化，已然行到萧翎身前三四尺处，低声说道：“你是萧大侠？”

萧翎道：“不错，兄台可是丐帮……”

话未说完，瞥见那丐帮弟子，双手齐扬，右手打出一蓬毒针，左手拔出一把匕首，猛向萧翎扑了过来。

在这等极近距离之下，陡然施袭，匕首好挡，那毒针却是极端难防。

幸得萧翎在连遇暗算之下，心中早有防备，和那中年叫化说话时，并未松懈戒备，看他双手扬动，立时劈出一掌，人却仰身向后倒去，贴地横翻三尺。

形势迫人，萧翎不得不在大街之上、众目睽睽之下，施出“铁板桥”的工夫，闪避那近身施袭的毒针。

那中年叫化武功不弱，眼看萧翎迅快无比的翻向一侧，避开了毒针奇袭，劈出的掌力，直逼过来，立时横移两步，先把掌力避开，左手一抖，匕首电射萧翎，人却转身一跃，放腿向正西奔去。

但闻几声短促的呼叫之声，四五个无辜之人，俱伤在毒针之下。

萧翎眼看又有数人，中了毒针而亡，心中激怒无比，伸手接住了疾射而来的匕首，陡然一跃而起，扬腕投出。

那柳仙子的暗器手法，在武林中号称一绝，萧翎在大怒之下，运足腕劲掷出，势道奇速，挟带着一片啸风，破空闪电而去。

那中年叫化，身法甚快，萧翎匕首反掷出手，他已跑出了两丈多远，不闻萧翎追来，不觉间回头望去。

就在他回头一望的刹那，匕首已疾射而到，只见白芒一闪，闪避已自不及，一把匕首，正中顶门，深没及柄。

那中年叫化，十分剽悍，右手一抬，竟把匕首拔了出来，又向前奔跑丈余，才倒地死去。

只听大街上一阵混乱的呼喝道：“不得了，打死人了！”

刹那间狂呼乱叫，步履杂乱，人群奔跑。

商八行到萧翎身前，一扯萧翎衣袖，道：“快走，随在小弟身后。”

萧翎黯然一叹，随在商八身后行去。

这时，商八、杜九，都已了然目下形势，百花山庄中人，虽是装扮作各色不同的身份，暗中施袭，但却志在萧翎一人，两人早已暗中商量，分在萧翎身前身后而行。

商八转入了僻巷之后，闪入一个高大的门楼下，伸手从怀中取出一个人皮面具，道：“大哥快些戴上。”

萧翎戴上面具，杜九已从怀中取出了一件折叠好的青衫，递了过去，道：“大哥再罩上这件衣服，他们就瞧不出来了。”

萧翎接过衣服，急急穿好，展叶青也已赶到，急急说道：“街上一片混乱，地保衙役，即将赶到，咱们不宜在此多留，快些走吧！”

四人鱼贯而行，绕过僻巷，又转入另一条大街之上。

商八道：“咱们最好装作互不相识，但也不要离开太远，以便彼此照应。”

这时，大街上仍是人声沸腾，相传那强盗杀人的事。

几人行了一段，未再遇施袭之人，萧翎看看时光还早，专在街上溜达，亦非办法，转身行入了一座酒店之中。

这座酒店，规模不大，似是专做一些贩夫走卒的生意，此刻午时已过，店中稀稀疏疏，坐着三四个人。

四人鱼贯入店，各自坐了张桌子。

店中除了做成的几样小菜之外，别无可吃之物。

萧翎等分别点了酒菜，各自吃了起来。

四人酒菜刚送上，酒店外突然行进来四条大汉。

这座酒店之中，不过六七张木桌。

萧翎等四个人，就坐了四张。

余下三张，也早已有人坐了。

这四个大汉，都分着疾服、劲装，当先一人背了一支奇形外门兵刃阎王笔之外，另外三人各背了一柄单刀。

萧翎目光一转，看这四个大汉，各自挂着一只镖袋，袋中高高鼓起，一眼之下，即可觉出，四人那镖袋之中，装满了暗器。

只见那当先一个身背阎王笔的大汉，直行到萧翎对面坐了下去。

余下三人，竟然也分在商八、社九、展叶青位置对面坐了下去。

商八、社九，以及那展叶青，都已经改装，很难瞧出，纵然是识得之人，也无法瞧出几人身份。

那身背阎王笔、坐在萧翎对面的大汉，打量了萧翎一眼，突然伸出手去，把萧翎面前的一壶酒，提了过来，也不问萧翎是否同意，立时自斟自饮起来，他酒量既豪，动作又快，片刻工夫，那一壶酒已然被他喝个点滴不剩。

萧翎心中虽然不悦，但却强自忍了下去。

那大汉把一壶酒喝完之后，随手又把一个空的酒壶推到了萧翎的身边。

萧翎长长吁一口气，仍未作声。

只听那在靠门口和杜九同坐一桌上的大汉，高声说道：“等一会，如是有了什么事故，诸位还请坐着别动，免得受到无妄之灾。”

萧翎吃了一惊，暗道：这室中除了我和两位兄弟之外，就是那展叶青了，另外两个老态龙钟之人，自无可疑之处，难道他们已经知道了我们四人的底细不成……

忖思之间，突见这座小店大门，被人推开，一个赤手空拳的长衫老人，大步而入。

那老人四顾了一眼，缓缓走向商八身前，道：“在下借坐一个位子如何？”

商八的桌位之上，原已坐了一个身背单刀的大汉，此刻再加上一个青衫老人，已是坐了三人。

金算盘商八，久年在江湖之上走动，论他武功成就，也算得江湖上一流的高手，机智沉着，又非常人能及了，虽然觉着这两人来的可疑，但却仍然忍了下去，不动声色，只在暗地里打量了两人一眼。

只见那赤手空拳的老人，两边太阳穴高高突起，分明是一位内外兼修的高手，那身背单刀的大汉，看上去虽也强壮矫健，但如比起那青衣老人，显是相差甚远了。商八心中暗道：这些人不知是何来路，但看情形又不似和我等为敌。

萧翎等四人之中，展叶青最是沉不住气，眼看那人坐了下去，心中大是气怒，几次想发作，但见萧翎等一个个没有动静，也只好忍了下去。

过了片刻工夫，那身背阎王笔的大汉，再也忍耐不住，起身行到那青衣老人身前，恭恭敬敬的行了一礼，道：“庄主，我瞧他们不会来了。”

那青衣老人摇摇头，道：“他们既然约了咱们，决然不会失约，咱们再等一会。”

萧翎心中暗道：原来，他们和人约会，不知何以选了这样一处所在。

商八和那老人面对而坐，看他形貌，似是听人说过，但一时之间，却是

想不起来。

心有所思，不觉间多瞧了那青衣老人两眼。

只听那身背单刀、坐在身侧的大汉，冷笑一声，道：“有什么好瞧的。”

商八心中一震，赶忙别过脸去。

那身背阎王笔的大汉心中忽然动了怀疑，冷冷望了商八一眼，道：“阁下是何人物？”

商八道：“小的赶车的车夫。”

那大汉突然一伸手，向商八手腕上抓了过来。

商八心知只要自己一闪避，立刻将暴露了身份，当下静坐不动，任那人握住了手。

只见青衣老人挥手说道：“不要多惹是非。”

那身背阎王笔的大汉，似是对那青衣老者，十分敬畏，立刻松了商八的手腕。

只听砰的一声，店门又被人推开，一个二十五六岁的蓝衫少年，推门而入。

萧翎一见来人，不禁心头一震，暗道：看来那沈木风也到鄂州城来了。

原来，来人竟是沈木风的大弟子单宏章。

只见单宏章目光转动，四顾了一眼，说道：“哪位是朱老爷子？”

那青衫老人缓缓站起身子，道：“区区便是洛阳朱文昌。”

单宏章一抱拳，道：“久仰大名，今日幸会。”

朱文昌微微一笑，道：“好说，好说，兄台如何称呼？”

单宏章道：“在下姓单，双名宏章，此有请帖一张，敬请朱老前辈过目。”

朱文昌接过请帖，看了一眼，道：“阁下和沈庄主怎么称呼？”

单宏章道：“那是家师。”

朱文昌道：“好，请上复令师，就说老朽如约前往。”

单宏章笑道：“秦、尤、许三位老前辈都将如约而去，朱老前辈请早些来。”

朱文昌道：“单兄放心。”

单宏章一抱拳，道：“晚辈就此别过。”

朱文昌道：“老朽不送了。”

单宏章道：“不敢有劳。”转身大步而去。

那单宏章走后不久，朱文昌也缓缓起身，大步向外行去。那身背阎王笔的大汉举手一挥，三个背插单刀的大汉，齐齐站起身子而去。

萧翎壶中之酒，和面前酒杯，被大汉拿了过去，等几人走后，才叫过酒保，重新添了一壶，换过酒杯。

那酒保拿起酒，失声叫道：“银子。”

萧翎接过酒杯看了一眼，只见那酒杯之中，果然放了一块五钱左右的银子，心知是那大汉留下的酒钱，暗道：其人虽然莽撞，倒也不是白吃白喝之辈。

只见商八仰起头来，自言自语地说道：“朱、秦、尤、许，那是武林四大贤了。”

萧翎站起身来，缓步行到商八的座位之前，说道：“商兄弟，你识得那青衣老人吗？”

商八摇摇头，道：“但洛阳朱文昌的名头，却是听人言过已久，朱、秦、

尤、许，武林四大贤，以朱文昌为首，想不到沈木风竟然找到了这四位从来不问江湖是非的贤人头上。”微微一顿，接道：“据闻那武林四大贤人武功高强，只是他们生性淡泊，一向不和武林人物来往，在杀伐不息、名利争逐的江湖之上，独树一帜，故有四大贤人之称。”

萧翎道：“他们隐世独生，悠游林泉，那也无可厚非，但如四人个个身怀绝技，眼看江湖之上，道消魔长，仍然不肯出手过问，那也算不得大英雄、大豪杰的行径了。”

商八肃容说道：“大哥说的是。”

萧翎站起身子道：“看情形，那沈木风已经亲身赶来鄂州城中，现在我们行踪已泄，倒也不便在此久停，咱们走吧！”算过酒钱起身而去。

这时萧翎戴的人皮面具，脸色青中透黄，右颊之上，还多了一撮黑毛，看上去极是丑怪。

商八和萧翎走在一起，杜九和展叶青走在一起，四人借机浏览了一下鄂州城的形势，牢记于心中。

待到华灯初上，四人才行到了一条陋巷之中，折入了一家豆腐店中。

两个武当弟子，早已在店中等候，萧翎等取下人皮面具，重又换了一身装束。

展叶青一身湖青长衫，装作一个贵家公子模样，脸上稍经修饰，掩去本来面目。

商八长衫瓜帽，外罩黑马褂，套上了一个人皮面具，打扮成一个绍兴师爷式的大管家。

杜九也戴了一个人皮面具，三络长髯，挂上腰刀，形如长随。

萧翎青衣小帽，戴上一个娃娃脸具，装作展叶青随身小厮。

四人装束停当，一个武当弟子欠身说道：“敝掌门已和孙老前辈约好，不论事情如何，五更时分，在此相会。”

萧翎点头道：“好！你们好好守护此地。”

另一个武当弟子低声对展叶青道：“三师叔身份，是江南巡阅使程大人的二公子，程志青。”

展叶青微微一笑，道：“记下了……”目光转到萧翎的脸上，道：“萧大侠，兄弟想给你取个名字，暂叫程翎如何？”

萧翎微微一笑，道：“名字很好。”

四人借夜色掩护，转出陋巷，只见一辆黑色篷车，停在路中。

一个扮作车夫的武当弟子，跳了下来，迎上来，道：“孙老前辈在车中等候。”

四人登上篷车，只见孙不邪已然恢复了原来装束，身着百绽大褂。萧翎一抱拳，道：“老前辈，可曾找到了贵帮中人？”

孙不邪笑道：“老叫化实不习惯那改装易容的事，还是恢复我本来面目的好……”

语声微微一顿，道：“老叫化已找得几个小叫化子，听候差遣，不过，一切行动，都由无为道长计划，老叫化只有一句话告诉你们，进入那三江书寓之后，不要再手下留情，据我丐帮弟子所报，沈木风已然赶来鄂州，同行高手甚多，万一打了起来，那也不用手下留情了。”

萧翎道：“不知今宵能否和那沈木风遇上？”

孙不邪笑道：“如若他知道你萧翎要去，天大的事，也要搁下等你了……”

停了一停，又道：“那三江书寓内的女娃儿，据说大都武功极好，你们可要小心一些，别在弦管歌声、灯红酒绿之中，受了那些女娃儿的暗算。”

展叶青道：“老前辈放心。”

孙不邪道：“老叫化和丐帮弟子，都在外面接应你们……”目光转到展叶青的脸上，道：“令师兄调度有方，布置周密，运筹帷幄之才，实是常人难及。”

展叶青听他夸奖师兄，心中甚喜，说道：“老前辈过奖了。”孙不邪道：“老叫化这身打扮岂能进入妓院，就此别过。”双肩一晃，穿门而去。

这时，车轮辘辘，篷车正飞奔在大街上。

萧翎低声对展叶青道：“如非情势所迫，最好不要动手，免得使那沈木风派来鄂州的主脑人物逃走。”

谈话之间，篷车突然慢了下来。

原来，已然行近了三江书寓。

杜九挑起车帘看去，只见人潮汹涌，万头攒动，两侧花灯高挑，争奇斗艳，引得狂蜂浪蝶，纨绔子弟，一个个趋之若鹜。

人群拦道，马车难行。

杜九一跃下车，怒声说道：“闲人让道！”双手一分，推得七八个人踉踉跄跄向后退去。

别人看他虽是便衣青帽，但挂着腰刀，气势凶恶，正是身着便装的武林打扮。

原来，明朝中叶，常有巨宦大官，私下行访，那护驾的武官卫士，自是也着便装，但却又在隐隐之间，表现出他的身份，身着便装，却又要挂上一支金把垂缨的腰刀，此事行得多了，民间自有传闻。

那些被杜九推开之人，心中原是不服，但见他那一身装束和华贵的马车，谁也不敢多言，只好忍了下去，纷纷让开去路。

马车直行到三江书寓门前，停了下来。

商八掀开车帘，当先而下，萧翎、展叶青鱼贯下了马车。

杜九当先开道，大步向三江书寓行去。

萧翎紧随在展叶青的身后，亦步亦趋。

商八轻轻在马车上拍了一掌，那驾车的武当弟子，立时扬鞭起车，辘辘行去。

这三江书寓在这鄂州城中，乃是最负盛誉的一家妓院，院中姑娘，个个美貌多姿，因此，在这块妓院林立之地，也以那三江书寓的生意最好。

展叶青气势不凡，进得那三江书寓的大门，立时有两个龟奴迎了上来。

杜九一横身，拦住两个龟奴，冷冷说道：“别要惊着二公子。”

两个龟奴应了一声，停了下来。

商人绕过展叶青迎了上去，打着官话，道：“咱们二公子，久闻你们三江书寓的艳名，特地抽空来此瞧瞧，可有上好的客室，带咱们二公子去坐坐，只要咱们公子爷玩得开心，你们有得赏钱可拿。”

那商八精通多处方言，说来是叫人难辨真假。

萧翎暗中打量那两个龟奴一眼，身着土布裤褂，但眉宇间却现出一种桀骜不驯之气，被商八一顿官话，打的呆在当地，半晌不言不语。

显然这三江书寓中，亦有了严密的戒备，这两个龟奴，分明是武林高手改装，一副生手生脚的模样。

杜九冷笑一声道：“咱们师爷给你们说话，你们听到没有？”

两个龟奴相互瞧了一眼，左面那人答道：“小人礼貌不周，客爷勿怪……”伸手指着北厢一个绣帘低垂的门户，说道：“还有一个空房，诸位客爷，请房里坐吧！小人去招呼姑娘们见客。”

商八晃着脑袋，道：“咱们二公子是阿等身份，岂能在这等混杂之处取乐。”

杜九抬头一看，道：“那假山之后，是何处所？”

右面一人道：“那是后院，今日已被熟客定满。”

杜九道：“撵他们走就是。”大步向前行去。

两个龟奴全是生手，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应付，呆呆的站着不动。

展叶青冷笑一声，道：“你们这家书寓，可是不想开了……”

商八急急接道：“二公子万金之体，不用和这等人下人生气。明日小人写个名帖，送过鄂州府去，有得他好瞧了。”

他掩饰得法，两个假扮龟奴的人，虽都是久年在江湖上走动的精明人物，也被唬骗过去，认为当真是官府中人，垂手向后退去。

展叶青心中暗道：好啊！我是生平初进妓院，瞧这个小子，大约也是初次装扮龟奴，竟是一点也不油滑。

心中念转，人却紧随在杜九身后行去。

杜九已听商八说过三江书寓的大略形势，大胆行到通向后院圆门前面，一掌击在门上，喝道：“快些开门。”

原来，那圆门竟然是紧紧的闭着。

但闻呀然一声，圆门大开，一个身着绸褂的中年大汉，挡在门口冷冷说道：“阁下找哪一位？”

杜九冷冷然道：“逛窑子来。”

那青衣大汉打量了杜九一眼，道：“后院客满，阁下明日请早。”伸手去关木门。

杜九右腿一抬，踹在一扇门上，道：“给我滚开！咱们二公子特地赶来，岂能扫兴而归？”

那青衣大汉正待发作，展叶青和萧翎已然赶到。

展叶青怕两人可能会冲突起来，急急说道：“这人开门很快，赏他一片叶子。”

商八应了一声，由怀中取出一片金叶子，递了过去道：“还不快谢二公子赏赐。”

那青衣大汉瞧了手中金叶子一眼，少说点也有二两左右，心中暗道：除了豪门士族，怎生有这等大方……

心中念转，人却不由自主欠身说道：“多谢二公子的厚赏。”

展叶青微微一笑，道：“你开门来的很快。”

举步行了进去。

那青衣大汉又想拦阻，但又看到来人气势不凡，不像武林中人改装。

就在他犹豫之中，展叶青、萧翎、商八等已全部行了进去。

杜九当先带路，行了四五步，到了一个转角所在，瞥见一个中年大汉转了出来，拦住杜九道：“客爷可是已经定好了客房？”

杜九道：“找一处最好最大的就是。”

那人略一沉吟，道：“好！小人替诸位带路。”当先向前行去。

萧翎借机四顾一眼，果然发觉屋面上一片通明。

但这后院情景，和前院大不相同，前院是每一间客房里，烛火如昼，屋檐下吊着花灯，弦管盈耳，歌声不缀，但这后院之中，却别是一番情调，屋面上烛火通明，院中走廊，却不见一盏花灯，每一间客房门窗，都有厚厚的布帘垂遮，不见灯光外泄，笑语之声也只是隐隐可闻。

显然这后院客室，是经过特殊的设计建筑而成的。

那中年大汉带着几人，走完了一道长长的走廊，将到尽处，才推开一扇木门，招手一揖道：“几位请里面坐，小人立时叫姑娘们见客。”

杜九心中暗道：这小子把我们带到此地，只怕是不怀好意，要当心他一些才是，当下说道：“房里有人吗？”

那中年大汉道：“如是有人，小人怎敢带诸位来此。”

杜九道：“好！你进去燃起灯火！”

那中年人应了一声，当先行入室中。

杜九站在门口，暗运功力戒备，却是不肯随他而入。

只见火光一闪，室中亮起了一支火烛。

灯光燃起，杜九才缓步而入。

这是一座两丈方圆的宽敞客室，四周都垂着深紫色的布帘，檀桌、锦墩，布置的十分豪华。

那中年大汉缓缓说道：“小人去替几位叫姑娘来。”

杜九冷冷说道：“不用慌，咱们公子是万金之躯，区区职责所在，不得不小心一些。”

急步绕着垂落帘子，行了一遍，道：“你去吧！快些要他们送上酒菜，最好的姑娘叫两个来，先陪咱们公子喝酒，如是咱们公子爷吃的高兴，说不定会留宿，那就是你们的造化了。”

那中年大汉道：“爷们不是四个人吗，怎的只叫两个姑娘。”

杜九暗道：好啊！你可是想咱们一人一个，好对付些，口中却冷冷说道：“咱们公子在此，不许胡说八道。”

那中年大汉，不再答话，转身出门而去。

展叶青带着萧翎，步入客室，那商八却留在室外。

萧翎低声说道：“由那廊檐到这座客室，竟有两重门户，坚壁厚门，哪里像是妓院？”

杜九低声应道：“小弟已查过墙壁，至低限度，这绒幔之后，没有敌人埋伏。”

萧翎道：“那百花山庄万花楼上，层层有机埋伏，这三江书寓，如若真是那沈木风经营之地，只怕这室中也有埋伏，咱们小心一些。”

只听到商八轻咳了一声，道：“好标致的姑娘。”

他这几句话声音虽低，但却用丹田之力道出，展叶青等听得十分清晰，急急就座，萧翎站在身侧，杜九却退到垂帘入口处，萧然而立。

只听莲步细碎，环佩叮当，垂帘启处，鱼贯走进来四个美貌少女。

当先一个，身着白衣，鬓插红花，薄施脂粉，浅扫娥眉，扫扮的甚是朴素。

第二个绿衫绿裙，胸插翠花，也是一身素装。

第三、第四两位姑娘，却是艳妆浓抹，全身红衣。

一个二十上下，面目清秀的小厮，随后而入，欠身一礼，说道：“这四

位是咱们三江书寓最红的四块金牌……”

展叶青指指那两位素妆少女，说道：“赏他一片金叶子。”

商八早已随在那小厮之后，走了进来，伸手往袖中取出一片金叶子，递到那小厮手上，道：“这是公子爷赏钱，留下前面两位姑娘。”

那小厮怔了一怔，接过赏钱，低声对两位穿红衣女子说道：“走啦。”当先转身而去。

两个穿红衣的少女，望了展叶青一眼，嘟起小嘴，随那小厮而去。

展叶青望望两位姑娘一眼，道：“姑娘请坐。”

萧翎站在展叶青的身后，暗中却留神着二女的一举一动，只见二女道谢一声，落落大方的在两侧坐了下去。

那展叶青自幼在武当山中长大，从未和女人单独相处，此刻面对着两个绝美佳人，虽是逢场作戏、别有用心而来，一时之间，倒也不知该说些什么。

过了良久，才想起一句话，道：“两位姑娘的花名如何称呼？”

那白衣姑娘微微一笑，道：“贱妾白梅，这位是绿荷妹妹。”

展叶青轻轻咳了一声，道：“两位姑娘在这三江书寓很久了吗？”

白梅道：“薄命女子断肠花，但沦落风尘也不过三月时光。”展叶青听她口齿伶俐，暗暗忖道：这女人能说会道，只怕不是好与人物……

忖思之间，酒菜已经送上。

那送菜小厮，瞧了杜九、商八一眼，低声道：“两位爷可要找两个姑娘陪陪吗？”

商八摇摇头，道：“老了，不中用了。”

杜九冷冷说道：“在咱们公子面前，如此放肆，那是活的不耐烦了。”

那小厮一伸舌头，急急而去。

白梅挽起酒壶，替那展叶青斟了一杯酒，道，“请教客爷贵姓？”

展叶青道：“在下姓程。”

白梅倒满了自己酒杯，道：“有幸得遇程公子，贱妾奉敬一杯。”举杯一饮而尽。

展叶青举杯放在唇边，嗅了嗅，道，“有负姑娘雅意，在下是滴酒不沾。”

绿荷拿起展叶青面前的筷子，道：“公子不会吃酒，那么多用点小菜。”挟起盘中一块鸡肉送上，说道：“我们姊妹得蒙公子垂青，心中感激不尽，公子酒不沾唇，贱妾等自是不敢劝酒，请吃下这块小菜如何？”手中鸡肉，直向展叶青口中送去。

展叶青心中为难，只觉吃也不是，不吃也未免太过示弱，正自犹豫难解，忽见一只手伸了过来，食中二指，挟住了绿荷手中的一双檀木筷子，道：“咱们公子是何身份，姑娘怎能如此失礼。”

展叶青目光一转，瞧那出手之人正是萧翎，微微一笑，也不阻止。

第五回 英雄逛妓院

萧翎暗运内功，一股暗劲，顺着筷子，传了过去，直向绿荷击去。

二女举止，不似常在风尘中人，萧翎心中早已动疑，存心借机会试试二女，是否身怀武功。

只见绿荷明亮的双目，转注在萧翎脸上，眨动了两下，突然尖叫一声，放开了手中筷子。

萧翎这些时日中，江湖阅历大增，心中暗道，我传出的内功，虽然不重，但如她不会武功，受此一击，必将是花容失色，气血翻涌，哪里还能叫得出来，而且我传出的力道，十分迅快，此女明明在承受一击之后，毫无伤损，故意丢下筷子，装作惊慌之状，高声尖叫，有意传警，这其间虽只有片刻时光之差，但其用心结果，却是大不相同……

心念转动，口中却冷冷说道：“姑娘好心机啊！好做作啊！”

绿荷望着展叶青道：“公子这位书童，好生无礼……”

展叶青淡然一笑，说道：“他可是伤着了姑娘吗？”绿荷道：“虽未伤着，但却骇我一跳。”

展叶青道：“他未和姑娘手指相触，肌肤相碰，不知如何会骇了姑娘一跳。”

绿荷两道清澈的眼神盯注在展叶青的脸上，道：“公子当真没有瞧到吗？”

展叶青道：“我是未瞧出来。”

绿荷缓缓站起身子，道：“贱妾虽然沦落在风尘之中，但自幼却也读过几年诗书，而且行有行规，公子垂青贱妾，贱妾自是甚感荣宠，公子就算轻薄贱妾，那也罢了，但公子纵容一个随身小厮，对贱妾这般无礼，那也未免欺人太甚了……”

白梅轻轻拉了绿荷一把，说道：“妹妹快些坐下，这位程相公潇洒文雅，气度华贵，自是大有来头的人物，妹妹岂可对待相公无礼。”

绿荷借阶下台，缓缓又坐了下去。

白梅目光转注到展叶青的身上，道：“公子不要生气，我这位妹妹脾气一向很坏，唉！因此之故，也不知得罪了多少客人，有道是大人不见小人怪，公子万金之躯，自是不会生我们小窑姐的气了，奴家敬你一怀。”

端起酒杯，又干好一个满杯。

萧翎暗道：好啊！转来转去，不是要他吃酒就是劝他吃菜，看来这酒菜之中，果然是有些名堂了。

展叶青端起酒杯，做了一个样子，仍是酒未沾唇，又放回了原处。

白梅也不再劝展叶青，却望着萧翎说道：“小管家，今日我这绿荷妹妹，是你家相公招来，在我们行规中说，别人轻薄不得，只要你家相公，今宵不肯宠幸我绿荷妹妹，小管家有兴致可明日再来，招我这位绿荷妹妹奉侍，那时，小管家怎么轻薄，她也不会生气了。”

萧翎只听的双颊发烧，如非戴着人皮面具，定可看到他满脸羞红。

商八久走江湖，江湖上玩乐之地的窍门，无不熟悉，担心展叶青和萧翎被这个妖艳的女郎套住，落入圈套之中，立时缓步走了过去，道：“这位小管家，虽是咱们公子的随从，但两人自小在一起长大，彼此之间，相处甚洽……”

白梅摇摇头道：“师爷这话就不对了。”

商八道：“哪里不对了？”

白梅道：“贱妾看贵公子，总在二十三四之上，这个小管家，身材虽然和贵公子相差无多，但那副娃娃面孔，至多也不过十五六岁，两人相差八九年，怎能说是一起长大。”

商八暗暗忖道，好厉害的丫头，但却微微一笑，说道：“姑娘就不知了，咱们公子身侧这小管家，一向是不太喜用心思，故而虽已二十出头，看上去却是一副娃娃脸的样子。”

只听室外传入了一声高喝道：“白梅、绿荷，见客。”

白梅、绿荷缓缓站起身子，道：“公子请稍坐片刻，贱妾见客之后就来。”

展叶青从未进过妓院，眼看两人起身欲去，竟不知如何才好。

商八一横身，拦住了去路，道：“两位姑娘欲往何处？”

白梅道：“启帘见客。”

商八冷冷说道：“咱们公子在北京城中，会过无数名妓，也是不准她们再行见客，两位身价多少，开出盘价，咱们包下了。”

绿荷道：“行有行规，贵公子纵然多金，咱们姐妹也不敢贪多，有背行规。”

商八道：“两位可知咱们公子的身份吗？”

白梅摇摇头道：“不知道。”

商人道：“江南巡阅使程大人二公子，谁人不知。”

绿荷淡淡一笑道：“纵然是皇太子，咱们也不能有违行规。”

商八冷笑一声，道：“咱们今宵留定了两位。”目光转注到杜九的脸上，道：“唤那龟奴进来。”

杜九应了一声，大步行出室外，片刻工夫，带了一个身着青衣小帽的大汉，行了进来。

商八望了大汉一眼，道：“你可是当值之人？”

那青衣大汉应道：“不错，师爷有何吩咐？”

商八冷冷说道：“这两位姑娘的身份若干，咱们公子包下了，不用启帘见客。”

那青衣小帽的龟奴，扫掠白梅、绿荷一眼，面现难色，沉吟了一阵，道：“这两位姑娘，是我们三江书寓中顶尖的红姑娘，结交的客人都是本地士绅名流，很多客人，常有非两位不欢之癖，如是贵公子包下两位姑娘，只怕今晚，咱们这三江书寓，非被闹一个天翻地覆不可。”

商八道：“小小一个鄂州府的士绅名流，算不得什么。咱们公子既然是看上了两位姑娘，就非得留下不可。”

那龟奴赔笑说道：“这么办吧！小人暂带两位姑娘出去应酬一下，半个时辰之内，定把两位姑娘送回。”

展叶青冷冷说道：“这人说话无礼，扫我酒兴，打他一个耳光子。”

杜九应声出手，一掌劈去。

那龟奴眼看一掌劈来，横向旁侧闪去。

杜九出手，何等快速，那人避开了杜九左掌，却不料杜九右掌随后而至，呼的一声，掌个正着。

这一掌落势甚重，打得那龟奴身子摇了两摇，几乎摔倒在地上。

那龟奴受此一击，心中大怒，大声喝道：“你怎么可以出手伤人？”

杜九冷冷说道：“你如再激怒了咱们公子，当心劈下来你的脑袋！”

白梅柳腰款摆，莲步姗姗的走向杜九，道：“这位出手好快哟！”

商八眼看已出了手，立刻就將有一场激战，看那龟奴闪避杜九第一掌的身法，十分快速，并非平庸之辈，立时举手向外一挥。

中州二贾，久年相处，彼此之间举手投足，都能了然对方心意，杜九不再理会白梅和那龟奴，闪身出室，守住室外的门口。

商八却一横身，拦住了白梅和那龟奴去路，道：“姑娘快请回座位上去。”

白梅轻叹一声，道：“王子犯法，和庶民同罪，那位出手伤人，未免有些过份了。”

那龟奴借白梅和商八谈话的机会，暗中运气调息。

萧翎低声对展叶青道：“这两个丫头桀骜不驯，如不给她们一点苦头吃吃，只怕难以驯服。”

展叶青微微点头，霍然站起，右手一挥，疾向白梅腕脉之上抓去。口中怒声说道：“臭丫头，如此放肆。”

白梅眼看展叶青出手快速异常，哪里还敢装作，娇躯一闪避了开去，道：“这是为何？”

展叶青冷冷道，“原来姑娘有着如此快速的身手，那无怪不肯驯服了。”

口中说话，手却未停，双手连挥，拍出三掌。

这三掌都是武当门中绵掌中的奇招，一般武师避开一招，也非易事，但那白梅却能轻轻把三招尽皆避过。

商八道，“姑娘好身法。”右手一伸，疾向白梅右臂抓去。

白梅娇躯向前一倾，疾快一个旋身，轻巧绝伦的竟又把一击避开。

商八一皱眉头，道：“姑娘身手果非等闲。”双手施展开擒拿手法，连攻四招。

白梅娇躯连闪，竟把四招一齐避开。

她连连避开了展叶青和商八两个高手擒拿的攻袭，竟未还一招。

萧翎眼看那白梅身手如此矫健，亦不禁为之暗暗惊骇，付道：这丫头如若果是百花山庄中人，武功只怕还在金兰玉兰之上，不知是何身份。

白梅虽然连连避开了展叶青和商八两人的掌势、擒拿，但心中却知遇上了第一流的高手。

避开了商八擒拿手法之后，缓缓说道：“几位究竟是何身份，官场中人，却难有这等身手。”商八道：“姑娘身法虽然奇奥，但江湖上的见闻，却是有限的很。”

白梅冷笑一声，道：“彼此既然已经挑明，几位也不用再隐瞒身份了。”

商八道：“姑娘这等身手，亦非烟花院中人物，不知可否先见告身份。”

白梅右手纤指沿着衣襟轻轻一划，一袭外衣，有如刀割一般的整齐，接着一抖娇躯，身着外衣突然落在地上，露出一身紧裹娇躯的劲装。

紧接着，左手一弹，罗衫落地，露出了玄色长裤。

这时商八挡在出口之处，展叶青站在酒席之前，萧翎仍然站在展叶青的身后。

绿荷仍然是穿着外衣长裙，斜倚在一张木椅之上不动。

白梅一身玄色劲装，站在商八和展叶青两人之间，腰中横束着一条白色的丝带，分插着四把匕首。

目光转动，扫视了商八和展叶青一眼，道：“几位已然陷身绝地，此刻

不说，等一会亦是说不可，那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

商八道：“姑娘的口气很大，不知在百花山庄中是何身份？”

白梅怔了一怔，道：“诸位好像已经很清楚我们的底细了。”

商八道：“难道姑娘还觉得这三江书寓很隐秘吗？”

白梅目光转注到绿荷的脸上，缓缓说道：“绿荷妹妹，眼下这几位，都是经过刻意装扮而来，虽然掩去了本来面目，但都是当今武林中的一流高手，姊姊一人之力，只怕难以对付得了，还有劳妹妹出手了。”

绿荷淡淡一笑，缓缓脱去长裙外衣，露出一身绿色的紧身劲装，腰中也横束了一条白色丝带，和白梅一般的分插着四把匕首。

商八目光一掠两人，兵刃插着的方位，立时说道：“这两位丫头的武功，同是一条路子，咱们能找出一个人的破绽，那就不难收拾两个人了。”

绿荷冷冷说道：“几位试试再夸口不迟。”双手一招，各握着一把匕首。

萧翎心中暗道：那绿荷适才一声尖叫，这龟奴又被我等留在此地，只怕他们已经得到消息，此刻不见动静，只怕是正在布置了。

只听商八说道：“好！我来试姑娘匕首上的奇幻招数。”

萧翎身子一侧，抢在商八的前面，道：“不用劳动你了……”目光转到绿荷的脸上，说道：“姑娘对在下心中记恨甚深，此刻当可报得适才之辱了。”

绿荷冷笑一声，道：“你是死有余辜。”

双手陡然一抬，两道寒芒，疾向萧翎身上刺来。

烛光下，两把匕首幻起一片寒芒，笼罩了萧翎前胸数处大穴。

她这出手一击，只瞧的展叶青和商八心中一凛，暗道：这丫头好快的手法，好奇幻的招数，心中轻敌之心，一扫而空。

萧翎一提真气，腿不屈膝的向后退了一步，便轻轻把一招避开。

绿荷怔了一怔，道：“你究竟是何身份？”

萧翎道：“一个小厮而已。”

绿荷冷冷说道：“阁下武功不在你们公子之下。”

萧翎道：“承蒙夸奖了。”心中暗暗盘算道：这两个丫头武功的确不弱，如不早些把她们制服，等一下强敌赶到了，内外夹攻起来，那时就更难对付了……

忖思之间，瞥见那青衣小帽的龟奴，突然一跃而起，疾向商八扑了过去，手中寒光闪闪，竟然也拿了一把匕首。

商八冷哼一声，左手疾点那人右脉穴，右手平胸推出，一招穿心拳，击了过去。

这一击快速绝伦，而且攻守兼备。

只听一声惨叫，那龟奴疾退两步，一交跌摔在地上，鲜血涌出，身子挣动了一下，气绝而逝。

商八心中一直记着一刀之恨，出手十分狠毒，一击致命。

他一击震毙了那龟奴之后，左手已夺下了那人手中的匕首。

白梅看那龟奴被商八一拳击毙，心中吃了一惊，暗道：这几人都是一流高手，实非好与人物。

萧翎借二女心神转注到那龟奴尸体之时，双手悄然套上了千年蚊皮手套。

展叶青望了那龟奴尸体一眼，冷冷说道：“两位姑娘如若还不知早日悔悟，这龟奴就是两位的榜样了。”

白梅冷峻的望了展叶青一眼，缓缓道：“只怕未必。”突然跃起，左右双手，各执一把匕首，疾向商八冲了过去。

就在白梅跃起的同时，绿荷也紧随跃起，扑向萧翎，右手匕首，迎胸刺去。

萧翎早已有了打算，眼看绿荷一刀刺来，右手一挥，疾向那刀上抓去。

绿荷心中暗道：我这匕首，锋利无比，就算你练过铁沙掌的功夫，也要伤在匕首之下，去势微缓，故意让萧翎抓住匕首，暗运功力，左右一摇。

在她想来，这挥手一摇，必可使萧翎断去五指，鲜血淋漓，哪知事情竟是大谬不然，对方抓住了匕首，不但毫无损伤，自己反觉得手中匕首，有如被一道坚固的铁钳钳住，竟是难再移动。

绿荷暗运功力，一挫腕，仍是无法收回匕首，这才知道遇上了生平未遇的劲敌，不禁大吃一惊，左手一挥，拍向萧翎的右腕。

萧翎心中暗道：这丫头可恶的很，非得让她吃些苦头不可，默运内力，陡然向前一带，夺过了绿荷手中匕首。

这时，绿荷的左掌，刚好劈下，啪的一声，正击在自己右臂之上。

但她武功不弱，在千钧一发之间，收住了劈出掌势的力道，手掌虽然击中在右臂上，但却是并未受伤。

萧翎左手疾收，快逾闪电一般，扣住绿荷的左肘关节，微一加力，绿荷骤感到骨疼如折，全身力道尽失，无能反击。

萧翎制住绿荷，转目望去，白梅和商八正展开了一场激烈绝伦的恶斗，白梅手中两把匕首，招招如电光石火一般，攻向商八要害大穴，商八全力反击，施展擒拿手法，空手入白刃，扣向白梅紧握匕首的双腕。

但那白梅刁滑异常，商八虽然尽出怪招，仍然无法擒拿住白梅的手腕，不过白梅那凌厉的攻势，已被商八压制了下去。

萧翎目注两人搏斗之情，心中暗道：再有十合，商八可控制全局，二十合内，可以夺下白梅手中匕首，但此刻形势不同，拖延时间，与我有百害而无一利，此非争名比武，何不暗助商八一臂之力。

心念一转，暗提真气，发出了修罗指力。

一缕暗劲，疾涌而去。

白梅只觉到右腿突被一股无声无息的力道击中，全身顿感麻木。

商八双手伸来，轻而易举的握住了白梅双腕，微一用力，夺下白梅手中匕首。

他阅历丰富，夺下白梅手中匕首，已自警觉到，可能是萧翎暗中相助。

白梅觉出腿上受击甚重，已无抗拒之能，也不再出手还击，任那商八出手点了两臂穴道，目光一扫萧翎和展叶青，道：“哪一个暗中出手伤了我？”

萧翎淡淡一笑，道：“区区在下。”

白梅道：“你用的什么武功？”

萧翎暗道：那沈木风知我学会柳仙子修罗指，那是不能告诉她了。当下说道：“随手一指而已。”

白梅望了绿荷一眼，道：“妹妹伤的很重吗？”

绿荷生性倔强，左臂关节，虽已被萧翎捏得疼彻心肺，但却始终不发一语，直待白梅相询，才摇首答道：“小妹并未受伤，只是被他扣住关节要害，无法挣动。”

商八突然举起手中匕首，尖利的锋芒，轻轻在白梅脸上移动，说道：“姑

娘如是珍惜这如花玉容，那就据实回答在下的问话。”

白梅冷冷的望了商八一眼，道：“那要看你问什么了！”

商八道：“你们可是来自那百花山庄吗？”

白梅道：“不错。”

商人缓缓说道：“沈木风现在何处？”

白梅冷笑一声，道：“沈大庄主行踪神秘，岂是我等可以猜测，他也会陡然在此室之中出现……”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你们乔装而来，必有所图，不知意欲何为？”

她外形虽然冷峻，大有不惜玉容被毁之慨，但内心之中，实是害怕异常。

商八淡然一笑，道：“姑娘这等美貌的玉容，如是被在下失手所伤，毁去玉容，那是未免太过可惜了。”

白梅微微一笑，道：“你可是认为今宵还能离开这三江书寓吗？”

商八冷冷说道，“我在问姑娘的……”

语声未落，陡闻室外传来一声怒喝道：“再接一掌试试。”

声音中带着一股冰冷的味道，正是杜九所发。

展叶青右手一扯，脱去长衫，嗤的一声抽出长剑，道：“我去接应杜兄。”

大步向室外行去。

只听室外兵刃相击的声音阵阵传来，想是打斗十分激烈。

商八一皱眉头，道：“强敌已全面发动，这个丫头要如何处理？”

萧翎道：“百花山庄中人、个个积恶甚多，但两个丫头已无法反抗，杀之不武。”

商八手中匕首微微一挑，在白梅左颊之上，划了一道血口，冷冷说道：

“姑娘可是认为在下不得手吗？那沈木风是否已来了鄂州？”

白梅突然一闭双目，两行泪水，顺着眼角流了下来，缓缓说道：“杀刚毁容，任凭于你，不用多问我了。”

她脸上是一股良怜自惜神色，但却紧咬牙关，不肯再言。

萧翎轻轻叹息一声，道，“不能太怪她们，百花山庄规令森严，她久处在沈木风积威之下，心中早已畏惧万分，杀了她们，也是无用，点了她们穴道算啦。”

商八道：“大哥说的是。”伸手又点了白梅的两处穴道。

只见垂幔一动，一道寒芒疾射而出，直射向萧翎后心。

萧翎右肘一抬，点了绿荷穴道，左手疾向后背一抄，抓住了一支铜镖。

右手一抖，把夺得绿荷的匕首投入了垂幔之中。

只听垂幔后一声闷哼，传了出来，想是有人被萧翎匕首击中。

商八一伸手，抓住垂幔一用力，沙的一声，竟把垂幔扯下了一片。

凝目望去，只见一个全身青衫的大汉，倚壁而立，前胸之上，插着一支匕首，深没及柄，看样子早已气绝而逝。

壁间一座暗门，尚未关闭。

商八低声说道：“小心了，这室内有机关布设。”

萧翎道：“咱们冲出去吧！”

一侧身子，当先向前行去。

只见剑光耀目，展叶青挥动手中长剑，正和一个青衣大汉，斗的十分激烈。

杜九似是已被人逼到院落之中，展叶青挥剑挡在门口。

萧翎身子一侧，掠过展叶青身旁而过，左手一伸，抓住了那青衣大汉手中长剑。

他手中套着千年蚊皮手套，刀剑难伤，别人不知内情，看他空手来抓长剑，心中自是毫无畏惧。

那人长剑被萧翎抓住，不禁微微一呆，就在他一怔神间。展叶青一剑刺来，透胸而过。

萧翎顺势夺过那大汉手中长剑，飞步出了室门。

抬头看去，只见杜九被四个大汉团团围在中间，合力迫攻。这时，院中高挑着两盏红灯，景物清晰可见。

那四个大汉的武功，都很高强，两人施剑，两人用刀，攻势猛烈异常，杜九一手铁笔，一手银圈，分拒双剑双刀，处境极是危险。

萧翎一提气，疾冲而上，手中长剑左右摆动，挡开了两柄长剑。

杜九眼看萧翎到来，精神大振，银圈封开双刀，铁笔奇招突出，点中了一个使刀大汉的左肩。

那大汉被杜九一笔洞穿肩头，受伤甚重，疾向后面退去。

萧翎飞起一脚，又踢在那大汉左膝之上，咯噔一声，那大汉一条腿，生生被踢断。

那人连受两处重创，哪里还能站立得住，一屁股坐在地上。

萧翎动作奇快，左腿踢出的同时，右手长剑也递了出去，刷的一声，劈断了一个执剑大汉的左臂。

四个围攻杜九的高手，片刻间伤了两个人，余下两人，心中大为震骇，哪敢恋战，同时急攻两招，倒跃而退。

那大汉奔行之间，突闻衣角飘风之声，直扑下来。回头看去，只见萧翎连人带剑疾扑过来，来势奇快，有如电闪雷奔一般。

那大汉吃了一惊，暗道：这人来势好快。急忙举起手中长剑，疾向萧翎迎去。

萧翎左掌拍出一掌，击在那人长剑之上，右手长剑疾沉而下，劈断那大汉一只臂膀。

那大汉倒是坚强的很，虽被劈落了一只臂膀，冷哼一声，仍然向前奔去。

萧翎左手一抬，发出修罗指力。

一缕暗劲，急射而去，正击在那大汉背心之上。

那大汉既断一臂，又为修罗指力击中，哪里还能支撑得住，闷哼一声，倒在地上死去。

萧翎杀机已动，发出修罗指力的同时，右手长剑也投掷出手，白虹一道，破空飞去，直向那执刀大汉后背击去。

那大汉听金刃破空之声，疾飞而至，疾转身躯，回手劈出一刀。

哪知萧翎的剑势中含蕴力道奇强，那大汉挥手一刀，只不过把剑势震的约略一顿，闪闪寒芒，穿胸而入，尸体栽倒，气绝而逝。

萧翎杀了两人，回头看去，只见那两个受伤之人，亦为杜九所杀。

奇怪的是这五个人死去之后，竟是不见再有人来，四面一片悄然。

抬头看屋面，灯光如昼，照得屋顶一片通明。

杜九手执着铁笔银圈，急步走了过来，道：“大哥，咱们应该如何？”

萧翎道：“看来是有些奇怪，屋面光耀如昼，屋下却不见灯光。”

展叶青大步行了过来，接道：“咱们一番打斗，已惊动了整个三江书寓，

此刻不再见强敌出现，只怕是别有阴谋。”

萧翎流目四顾一眼，道：“不错，咱们该小心一些才是。”

杜九道：“有了，咱们去拷问那两个丫头，问问她们究竟在闹什么鬼。”

语声甫落，忽然南面屋门，响起了一声冷笑，道：“你们早已在我等包围之下，四面暗器，都是极为细小的淬毒之物，如若我一声令下，四面将一齐发动，尔等纵然本领再强一些，也难逃出那千百万密如骤雨、细若牛毛的暗器袭击，势必要被伤在暗器之下不可。”

萧翎不愿暴露身份，低声对展叶青道：“展兄和他答话，兄弟暗中观察一下情形。”

展叶青微微颌首，高声说道：“阁下是什么人？”

暗室又传出那人的声音，道：“你不用问老夫是谁，尔等生死，已操在老夫之手……”语声微微一顿，高声接道：“眼下尔等只有两途可循，不是放下兵刃，束手就缚，就是死在各种淬毒暗器之下。”

展叶青心中暗道：就算是万弩齐发，也未必就真的能把人给射死……

但想到一言不慎，可能将招致对方施放暗器，一时间竟是不便接言。

那人不闻萧翎等答话，冷笑一声，又道：“这庭院房舍之中，到处都有埋伏，而且距离尺寸，早已算好，可以说没有一尺安全之地，尔等若想凭借武功顽抗，那是自取灭亡了。”

展叶青一皱眉头，低声说道：“萧兄，此刻咱们该当如何？”

萧翎道：“看四周形势，他亦非完全是虚言恐吓，若他所说的是真，那确实不宜避开，为今之计，只有先行设法，退回咱们饮酒室中，再设法激他发出暗器，也好量情筹思破敌之法。”

只听商八的声音传了过来，道：“两位最好识趣一些，老夫一向不知怜香惜玉。”

萧翎等转目望去，只见商八左手牵着白梅，右手扣着绿荷腕脉，大步行了出来。

杜九沉声说道：“老大，快退回去。”

商八摇摇头，道：“屋里不能停。”

展叶青道：“为什么？”

商八道：“他们要施放毒烟，咱们退回房中，那是自投罗网了。”

杜九冷冷说道：“原来他们想把咱们诓回房中，施以毒烟相害。”

说话之间，商八已走到了几人身前。

展叶青低声说道：“这院落四周，满伏暗器，此刻咱们已陷入他们的暗器阵中了。”

商八四顾一眼，只见院落中一片平坦，除了地上青草之外，可以说是毫无可资藏身之地，不禁一皱眉头，道：“他们如要施放暗器，说不得只好借用这两位姑娘的娇躯，当作盾牌了。”

但闻北面一座房中，传出了另一个冷冷的声音，道：“尔等不见棺材不掉泪，不叫你们见识一下，大约你们还不肯相信了。”

萧翎低声说道：“四面都有暗器，不可大意，咱们各顾一面。”

语声甫落，陡然向前跃飞五尺，抓住一具尸体，反身一跃，退回原地。

这一阵去来，不过是眨眼之间，当真是快如电光石火。

北面室中又传出一声冷笑，道：“我只想教尔等先见识一下，开开眼界……”语声微微一顿，接道：“放出飞鹞。”

一阵鸟翼划空之声，两只灰色飞鸢，由窗口飞了出来。

这两只鸢鹰，大约在笼中关了不短时间，出笼之后，立时振翼直上。

两只飞鸢，刚刚飞过屋面，忽闻一阵沙沙之声，灯光下，只见千百枚银线，闪闪生光，两只飞鸢，同时坠落实地死去，落地之后，竟然未再挣动一下。

显然，那暗器不但密如骤雨，而且都经过剧毒淬炼。

北面暗室中又传出那冷漠的声音，道：“尔等之中，谁是萧翎？”

萧翎怔了一怔，一时之间，反不知是否该挺身承认。

犹豫之间，商八已哈哈大笑，道：“咱们之中并无萧翎，如是那萧大侠，也在此地，只怕你们早已死伤于他的掌剑之下了。”

杜九伸手抓住了白梅，挡在身前，说道：“南北两面各有一屋，皆藏有敌人，咱们冲到那室中去，再设法破隙而出。”

一向足智多谋的商八，此刻竟然也想不出一个主意来，沉吟不语。

但四人心中都明白，如是四周暗器的密度，都如北面的布置一般，几人很难有机会冲入屋中。

奇怪的是，那人问了一句之后，竟然不再说话，暗夜中，双方默默的对峙着。

良久之后，商八才低声对萧翎说道：“大哥，他们似是在等人，时间对咱们极为不利，我瞧只有冲入室中，咱们四人之中，大哥是唯一有生存机会的人，因此，不用顾及到我们了……”

萧翎接道：“那暗器密如狂雨，飞鸟也难躲过，小兄也无有把握……”

杜九接道：“商老二的意思，是说咱们四人，有三个可以死，死了也不会影响武林大局，但大哥的生死，却是对武林大局有着很深的影响，也就是说咱们四人之中，如有一个应该活着，那人自然是大哥你了。”

萧翎摇摇头，道：“不成，每一个人都有生存的权力，咱们四人为何应该是我。”

展叶青轻轻叹息一声，道：“萧大侠还未了解中州二贾他们两人的心意，在此等情形之下，我等要尽可能保护你萧大侠的安全。”

萧翎道：“如何一个保护之法，那暗器又无眼睛，难道还会避开我萧翎不成。”

展叶青道：“必要之时，我们三人团团把萧大侠护了起来，宁可我们三人为那暗器毒针所伤，也不能让萧大侠受到一点伤害。”

萧翎一皱眉头，道：“这是什么话，咱们四人生死同命、在下开道，咱们先闯入北面房中，再作道理。”

目光一转，只见白梅双目圆睁，瞧着自己，似是有话要说。

萧翎心中一动，道：“商兄弟，你点了她们的哑穴？”

商八道：“我怕这两个丫头，胡乱喊叫，所以点了她们的哑穴。”

萧翎道：“商兄弟，解开这位白梅姑娘的穴道。”

商八对萧翎之言，一向是绝对听从，也不多问，伸手拍活了白梅的穴道。

白梅长长的吁一口气，望着萧翎，低声说道：“你是萧大侠？”

萧翎道：“不错，在下萧翎。”

白梅道：“有一位玉兰姑娘，你可认识吗？”

萧翎想到金兰、玉兰，同时陪伴，久已失踪，不禁心头黯然，轻轻叹息一声，道：“不错，姑娘也认识玉兰姑娘吗？”

白梅道：“我和玉兰情如手足……”突然放低了声音，道：“不能向那北面房里闯，在那密如狂雨的暗器之下，你们没有机会。”

萧翎微微一怔，道：“姑娘可有良策？”

白梅道：“只有一个办法，但得萧大侠信任我们才行。”

萧翎道：“什么办法？”

白梅道：“放了我和绿荷妹妹……”

商八冷笑一声，道：“小丫头想的倒好，商老二大风大浪行舟无数，难道真的还会在阴沟里面翻船吗？”

白梅道：“你们没有机会的！这是唯一之策……”

商八接道：“咱们留下两位作为人质，也让他们施放暗器之时多上一层顾虑。”

白梅摇摇头，道：“这么说来，你是一点也不了解那沈木风了，别说我们两个女婢，就是比我们再重要十倍的人，他若是想杀你们，也不会顾虑到你们掳的人质。”

萧翎低声道：“商兄弟，解开她们的穴道。”

商人呆了一呆，道：“当真放了她们？”

萧翎道：“可不是当真吗？”

商八拍活了白梅身上另外两处穴道，接道：“这位绿荷姑娘呢？”

萧翎道：“一并放去。”

商八依言施为，尽解二女穴道之后，道：“两位可以去了。”

白梅道：“这样不成。”

萧翎道：“那要如何才成？”

白梅道：“不能让他们瞧出来是你们放了我们。”

杜九冷冷说道：“要装作是你们自行挣扎逃走？”

白梅道：“不错！为了掩人耳目，还得借重两位，和我们姊妹动手几招。”

商八道：“咱们送佛送上西天，两位见着他们之后，要他们多发几枚暗器。”呼的一掌，疾向白梅拍了过去。

白梅一闪避开，低声说道：“萧大侠，听到我尖叫之声，立刻向北室中闯去。”

萧翎道：“记下了。”

商八道：“女人的话，不可听信。”

双掌一紧，连攻四招。

几人这一番对答之言，声音都放的很低，那埋伏在四周之人，纵然能听到一点声音，也都是隐隐约约，难知内情。

绿荷回手一掌，拍向展叶青，道：“可敢硬接我一掌试试？”

展叶青冷笑一声，挥手硬接一掌。

他对萧翎决定释放二女一事，心中大不以为然，但见商八唯萧翎之命是从，自己不好出手拦阻，心头那股气，实难忍下，不禁形诸于神色之间，绿荷一掌劈到，立时把一股怒火，尽皆发在绿荷的身上，右手一挥，全力推出一掌。

双掌接实，响起了一声轻震。

绿荷娇嚶一声，被震的连退了四五步。

白梅也随着虚攻一掌，倒跃而出，高声说道：“妹妹伤的重吗？”

一面说话，一面奔向北面密室中。

展叶青道：“萧兄这仁慈之风，果然人所难能，实叫兄弟佩服的很。”

萧翎知他心中愤怒自己释放二女一事，微微一笑，也不和他争辩。

展叶青道：“不过，江湖上，奸诈百出，萧大侠这等仁慈，实是不适在江湖上走动。”

萧翎道：“留下二女，各位也未必就能脱得今宵之危，何不放了她们。”

展叶青道：“萧兄惜敌，但敌人却未必怜我，仁释二女，无疑是纵虎归山……”

话未说完，突闻一声尖叫，传了过来。

萧翎纵身而起，道：“快冲过去。”

展叶青、商人、社九，紧随萧翎之后，冲向正北方去。

但闻一阵沙沙之声，正南方的屋中，暗器打出百缕银针，疾射而来。

萧翎抡动手中尸体，抵挡银针，道：“快冲过去。”

四人动作奇快，一跃丈余，正南方银针发出、四人已跃离原地甚远，那银针虽然异常恶毒，但力道难及，成了强弩之末，萧翎手中尸体，挡住了部分银针，展叶青等却借机登上廊沿。

这时，如若北方室中，也打出暗器银针，在不及一丈的距离中，萧翎展叶青等，纵然武功再强，也要伤在那淬毒的暗器之下。但那室中静寂如死，竟然不见暗器发出。

萧翎用尸体一挡银针之后，纵身而起，跃上廊沿。

只见商八、杜九、展叶青等，各执兵刃，紧依廊沿壁间走去。

萧翎奇道：“诸位何以不肯入室？”

展叶青道：“等候萧大侠。”

萧翎飞起一脚，踢开门户，身子闪到一侧。

只听一个微弱的女子声音，道：“诸位……进来吧！”声音正是白梅所发，但微弱异常，似是受了重伤一般。

萧翎左掌护面，闪身入室。

商八、杜九，随后冲入。

社九掏出火折子，随手一晃，登时亮起了一道火光。

凝目望去，只见四个劲装大汉，都已横尸室中，绿荷满身毒针，早已气绝而亡，白梅倒卧在门后，只余一缕弱息。

这是一幅凄惨的画面，二女以生命、鲜血，换得了萧翎等四人的安全。

萧翎一伏身，抱起白梅，道：“姑娘，你伤的很重吗？”

白梅摇摇头道：“我不行了，萧大侠不用为我担心，日后，你杀了沈木风，就算为我报了仇。”

萧翎叹息一声，道：“姑娘如非为了救助我等，如何会受此重伤，萧翎等必当用尽心力、拯救姑娘的生命。”

白梅摇摇头，道：“不用了，这室中的机关，都已被我毁去，你们从后窗沿着廊沿走，别让屋面的灯光照着，向西行走走到廊沿尽处，越墙而出，那就算脱险了……”

她一口气，说完了心中之言，累得娇喘不息。

萧翎看她双目紧闭，似是已无法支撑下去。

立时一提真气，右手按在她背心之上，一股热流，直攻入了白梅的命门穴中。

白梅长长喘一口气，道：“你真是萧翎萧大侠吗？”

萧翎道：“不错。”

白梅道：“不知我可否一见萧大侠的真面目？”

萧翎道：“好。”伸手取下脸上人皮面具。

白梅打起精神，瞧了萧翎两眼，道：“好好照顾我那玉兰妹了。”

言罢，闭上双目气绝而逝。

萧翎黯然叹息一声，放下白梅尸体，四顾了一眼，道：“她冲入室中，出其不意的突施辣手，杀了两人，余下两人，一人放出毒针，一筒针尽射绿荷身上，绿荷反击，杀了那人，白梅和另外一人动手，落得个两败俱伤！”

商八道：“两位姑娘豪壮不让须眉，商某这里拜谢两位救命之恩了。”说完，当真分对两具尸体，一人一个长揖。

展叶青望了萧翎一眼，脸上泛现愧色，道：“兄弟误解两位姑娘弃暗投明之心，这里谢罪了。”分对两具尸体，恭恭敬敬，各行一个长揖。

萧翎轻轻叹息一声，道：“有朝一日咱们杀了沈木风时，两位不要忘记遥祭两位姑娘。”

商八道：“小弟记下了。”

萧翎道：“咱们走吧！不能辜负了两位姑娘舍命相救的一番心意。”当先向前行去。

几人依照白梅所嘱之言，打开后窗，果然有一道长长的走廊。

萧翎暗运内力，扭断窗格，沿走廊向西行去。

到了一处屋角所在，忽见寒芒一闪，一柄单刀迎面劈来。

萧翎右手一抬，抓住单刀，用力一夺，那人生生被拖了出来。

展叶青长剑探出，刷的一声斩断了那人一条右臂。

只见那人身子一转，砰的一声撞在壁上，消失不见。

原来，这壁间竟有转动的机关。

商八恍然大悟，道：“是了，我中了那一刀，就是如此，他在转动的机关中，陡然出刀，叫人防不胜防。”

说话之间，已然到廊沿尽处，萧翎一提气，当先飞过一道矮墙。

只见那矮墙之外，花木扶疏，亭台耸立，竟是一个幽静的花园。

但见人影连闪，商八，社九、展叶青纷纷跃了过来。

商八目光一转，道：“这地方有些不对，咱们得快些出去。”

贴壁而行，向西行去。

第六回 双姝舍命救援

几人疾行过西侧墙边，幸无变故发生。越墙而出，只见灯火明亮，行人往来，竟然又到了三江书寓的前面。

几人轻功虽佳，但在华灯高挑，千百行人注视之下，几人越壁而出，自难免被人瞧见。

只听人群之中，有人高声嚷道：“飞贼，飞贼。”立时引得行人驻足转目而视。

商八道：“隐入人群之中。”

几人动作迅速，俱是滑溜无比，眨眼之间已隐入人群之中不见。

萧翎道：“咱们要往何处去？”

三江书寓中的变化，一切都出了四人的意料之外，事先几人想好的应变计划，似是都不适用。

沉默足足有一盏茶工夫，展叶青才说道：“此刻，咱们已然证明了这三江书寓，确是那沈木风派驻此地的耳目，以兄弟之意，不如会合了孙老前辈等，先把这座三江书寓挑去。”

萧翎道：“那里虽然机关遍布，但要挑去它，并非太难，问题是咱们挑破了一个三江书寓，那沈木风可在别处建立起十个三江书寓，其人心地阴沉，做事不择手段，只有设法先把沈木风搏杀之后，其余之人，那是不难一鼓而平。”

展叶青道：“话虽如此，但如想搏杀那沈木风，谈何容易。”

几人边说边走，出城来到一处江边。

杜九流目四顾一眼，只见停身处一片荒凉，远处江涛隐隐，传了过来。

萧翎回目一顾道：“有人来了。”

但见两条人影，疾奔如飞，片刻间，已到了几人身前。

萧翎凝目望去，只见来人身着灰衣，手中各执一木棒，竟是丐帮弟子。

他吃过苦头，几乎被那毒针打中，见来人虽是丐帮衣着，也不敢稍松戒备。

只见左首那丐帮弟子说道：“哪一位是萧大侠？”

萧翎还未来及答话，商八却一挺身，道：“什么事？”

那丐帮弟子打量了商八一眼，道：“小叫化奉我帮中孙长老之命而来，请萧大侠赶去救人。”

萧翎微微一怔，道：“救什么人？”

那叫化道：“武林四大贤人为那沈木风设计所困，情势紧急，敝帮孙长老和武当无为道长，都已赶往相助，但恐实力不敌，要我等赶到三江书寓，通知萧大侠，即刻赶往相助……”

商八心中忖道：原来情势又有了变化，无怪无人接应我们了。

但闻展叶青冷冷说道：“两位奉命到了三江书寓，何以知我等来到此地？”

那中年叫化道：“小叫化在三江书寓之外，遇上了一个算命先生，指示小叫化一路追来。”

萧翎暗道：那人定是司马乾，看来是不会有错了。当下问道：“现在何处？”

那叫化子道：“现在罗氏宗祠。”

萧翎道：“好！有劳两位带路。”

两个叫化子陡然转身，折向东南行去。

四人展开轻功，紧追在两个叫化的身后。

行约七八里路，两个带路的叫化子突然停了下来。

左手一人扬手指着一片黑色的房舍，道：“那就是罗氏宗祠。”

展叶青道：“两位不去吗？”

两个叫化子齐声应道：“我等还要上黄鹤楼上一行，而且孙长老有命，不许我等进入祠中。”也不待萧翎等再行答话，转身急奔而去。

萧翎道：“咱们进去瞧瞧。”

商八道：“此刻，咱们不用再穿这等伪装的衣着了。”

萧翎道：“不错！”

摘下了人皮面具收入怀中，脱去小厮衣着，露出本来面目，当先行去。

群豪齐齐脱下外衣弃去，鱼贯而行。

这是一座很荒凉的祠堂，但建筑的气势，却很宏伟。

萧翎迈步登上了七层石阶，只见祠门紧闭，倾耳听去，不闻一点声音，心中奇道：难道那武林四大贤，都已遇害不成。

心念转动之间，举手一推木门。

但闻呀的一声，木门大开，原来那木门竟是虚虚的掩着。

进得大门，眼前是一处庭院，院中长满了荒草，显然这罗氏一姓，已经没落，宗祠竟是无人看守整修。

行过了荒草庭院，又到了一座二门前面，敢情这座宗祠，还是两进院落。

商八抢在萧翎前面，道：“情势有些不对，大哥小心戒备了。”

挥手一掌拍在木门之上。

他掌力雄浑，这一掌又是用出全力劈出，但闻砰的一声，那木门应声而开。

凝目望去，只见一片黑暗，仍然瞧不出有什么可疑之处。

商八低声说道：“大哥，据那丐帮弟子所言，孙老前辈和无为道长，都已赶到此地，怎的不见一点动静，何况那武林四大贤人，虽然个个超脱拔俗，不愿在武林恩怨中打转，但他们的武功，却是各有大成，沈木风纵然能够把他们困住，也难在一时之中，置他们于死地，何以不闻一点声息呢？”

萧翎一皱眉头，道：“不错，这其间确有可疑……”

杜九道：“小弟为大哥开路。”

也不管萧翎是否答应，举步向前行去。

萧翎知他全是一片维护自己之心，也不忍出口阻拦，举步紧随在杜九身后而行。

展叶青低声对商八道，“咱们落后八尺，防备暗器施袭。”

商八经过了那三江书寓的凶险一战之后，已知面临的强敌是一位残酷、强悍的敌手，武功、机智，无不超人，而且手段又极恶毒，哪里还敢大意，伸手从怀中摸出了金算盘提在手中。

展叶青右手长剑交到左手，右手也从怀中摸出了两柄七休剑，扣在手中。

两人准备妥当，萧翎和杜九，已然远行到八尺开外。

四人戒备而行，直到正厅门前，仍是不见任何动静。

杜九飞起一脚，踢在厅门之上，只震得壁窗嗦嗦作响。

那厅门虽牢，也挡受不了杜九这一脚，呀然大开。

杜九一侧身冲入大殿中，晃燃了一支火折子。

火光下四面望去仍是不见人踪，心中大为气恼，骂道：“两个臭叫化子，若是再叫我杜老三碰上，非得拔了他们舌头不可。”

萧翎借火光向四面一瞧，亦不见打斗痕迹，心中亦甚气恼，暗道：那两个叫化子，不知是何用心，如是沈木风的属下，诳我来此，此地该有埋伏才是，此地既无埋伏，又何以引我们至此？这时，商八和展叶青，亦到了大厅外面。

商八仰脸望着天上星斗，喃喃自语地道：“难道这是调虎离山之计……”语声未落，突然一阵轻微的呻吟之声，传了过来。

杜九脸色一变，疾快的把手中的火折子投向那呻吟声传来之处。

萧翎冷冷喝道：“什么人？”

只听一个断断续续的微弱声音应道：“我，小叫化子。”

萧翎听那声音十分耳熟，尖声叫道：“你是彭兄弟吗？”

那微弱的声音道：“正是小叫化子。”

杜九道：“在供台后面。”

萧翎抢在杜九前面道：“我去接他出来。”

大步行近供台，伸手从下面拖出一个人来。

目光到处，不禁一呆。

原来拖出之人，穿着一身百花山庄的武士衣服。

萧翎沉声喝道：“你是谁？”

那人似是受伤很重，强自振作精神答道：“彭……”

萧翎细听那声音，确似彭云，接道：“你是彭云兄弟，为何穿了百花山庄的武士衣着？”

彭云道：“我伤的很重，没有气力说话，快些……到后面救人。”

萧翎道：“救什么人？”

彭云道：“武林四大贤和无……为道长……”

萧翎吃了一惊，道：“他们现在何处？”

彭云道：“祠后不远……”说完四个字，人已晕了过去。

萧翎望了杜九一眼，道：“你守着彭兄弟，用内力助他恢复，我先到后面瞧瞧。”转身一跃，退出大厅。

展叶青和商八站在大厅门口之处，听得甚是明白，展叶青听得掌门师兄有难，连话也顾不得和商八讲，急急纵身而起，追在萧翎身后。

商八低声说道：“杜老三，小叫化缓过气，带他离开此地，回那豆腐店中等候。”

杜九点点头，抱起一阵风彭云，退在大厅一角，暗运内功，在那彭云前胸推拿。

商八说完几句话，也不待杜九回答，纵身而起，紧随在展叶青身后而去。

且说萧翎一马当先，放腿飞奔，片刻间已到了祠堂后面。

这座宗祠之后，是一片很大的池塘，星光下水波荡动，不见人踪。

萧翎心中大奇，暗道：“那两个丐帮弟子会说谎话，难道那一阵风彭云，也会说谎不成。”

但眼下是一片茫茫水波，四下不见人踪。

展叶青行到萧翎身后，低声说道：“敝师兄现在何处？”

萧翎道：“在下亦在寻找。”

商八道：“除非沈木风指定一个人，苦下功夫，学习那一阵风彭云的口吻，否则决无法把口音学得如此相似。”

萧翎道：“那真是彭云吗？”

商八道：“错不了。”

萧翎道：“彭云乃英雄性格，决不说谎，咱们得仔细找找。”

展叶青心中暗道：一片池水，景物了然，哪里还会有人。

忖思之间，突听一声长笑，起自水池正中，声音沙哑，阴森，听得人汗毛耸立，心头悚然。

萧翎厉声喝道：“沈木风！”

只听池中人应声道：“不错。”

萧翎心中暗道：这人当真是诡计多端，不知怎的，竟然停身在水池之中。口中却冷冷说道：“藏身水中，并非难事，倒也不值得卖弄。”

只听沈木风沙哑的声音说道：“萧兄弟可要到小兄舟中一叙吗？”萧翎凝目望去，只见池中一片黑暗，哪有人踪，当下说道：“彼此既已照面，那也不用再故弄玄虚了。”

语声甫落，突见水池正中，灯光辉煌，现出一座方舟。

这船异于常舟，全船成了一座方形，舟中人影闪动，景物清晰可见。

商八道：“是啦，舟停池中，再用很厚的银灰油布蒙起，星光幽暗，视界不清，咱们未曾想到，很容易被他欺骗过去了。”

只见沈木风站在船头之上，高声说道：“诸位请来舟中一叙如何？”

商八道：“沈大庄主舟中想已有很多人。”

沈木风哈哈大笑，道：“一个老叫化，一个牛鼻子老道，还有四位佳宾，在江湖上盛名甚著，但却是不在江湖上出现。”

萧翎道：“武林四大贤人？”

沈木风道：“不错，萧兄弟得丐帮中人相助，耳目倒是灵敏的很。”

萧翎道：“兄弟极愿到沈大庄主的舟中观光一番。”

沈木风道：“欢迎的很，可要为兄派小舟迎驾吗？”

萧翎估计那巨舟离岸上，大约有五六丈远，中间如不接力，无论如何难以渡过去，如若施展“登萍渡水”的轻功，自己大约可以渡过，但不知商八和展叶青是否可以渡过。

心念一转，高声说道：“沈大庄主如肯派船相迎，那是最好不过了。”

沈木风道：“萧兄弟稍候片刻。”说完，举手一挥。

一只小舟，直向岸边行来。

萧翎低声对展叶青和商八说道：“两位要小心一些，不可食用舟上之物。”

萧翎的目光一转，只见两个操舟之人，虽然身着劲装，但却赤手空拳，未带兵刃。

两个劲装大汉齐齐欠身行了一礼，道：“恭迎三庄主。”

萧翎冷冷说道：“在下萧翎，不敢当三庄主的尊称。”

两个大汉道：“大庄主吩咐小的这么叫，小的们岂敢不遵。”

萧翎不再理会两人，举步跨上小舟。

商八、展叶青紧随萧翎之后，登上小舟。

两个黑衣大汉，立时摇橹划舟，直向大船行去。

沈木风高大微驼的身躯，肃立在船头之上，伸出手来，道：“三弟可好？”

萧翎身子一侧，跨上大船，道：“不敢有劳沈大庄主。”

他心知沈木风为人卑下恶毒，只要和他手指相触，说不定就会中毒。

展叶青、商八紧随萧翎之后，登上大舟。

面对着一代梟雄沈木风，三人心中都有沉重、惶惧的感觉，不知他何时会突然暗施算计，个个都暗中戒备。

沈木风缓缓转过身子，两道森寒的目光，逼视在萧翎的身上，说道：“萧兄弟，你对我沈木风好像很陌生了。”

萧翎道：“在下不敢高攀。”

沈木风冷冷说道：“一个人忍耐有限，如是兄弟你逼我过甚，为兄也无法顾念旧情了。”

萧翎道：“沈大庄主已对在下施尽了恶毒手段，萧某还活着，那是我命不该绝。”

沈木风冷哼一声，道：“好一个命不该绝！”语声微微一顿，又道：“不过，我沈某人一向主张人定胜天。”

萧翎缓缓说道：“大庄主才智过人，武功高强，也许有此能耐。”

沈木风缓缓说道：“过奖了，贵好友孙不邪、无为道长，此刻都在舱中，萧兄弟也该进入舱中瞧瞧了。”

萧翎目光一转，见孙不邪和无为道长并肩坐在上席，左右两侧，各坐着两个青衣老人。

桌上满摆菜肴，和一壶酒，但六个人却是正襟危坐，神态木然，似是破人点了穴道一般。

沈木风哈哈一笑，道：“萧兄弟，怎么不进去啊！”

萧翎流目四顾，只见舟中四周都被一层紫绫幔起，不见板壁，靠北面有一座紧闭的木门，想是通往内舱之中。

舱内除了四个青衣老人和孙不邪、无为道长之外，再无其他之人。

商八身子一侧，抢在萧翎的前面，道：“兄弟带路。”

缓步进入舱中。

萧翎目光转注到沈木风的脸上，道：“沈大庄主先请。”

沈木风微微一笑，道：“萧兄弟几时变的如此多疑了。”

萧翎道：“和你沈大庄主来往，那是不得不小心一些了。”

沈木风不再说话，缓步行入舱中。

萧翎紧追沈木风的身后，展叶青却守在舱门边，未进舱中。沈木风回头望了展叶青一眼，道：“阁下怎不入舱中来坐？”

展叶青心中早有主意，萧翎和商八都已进入舱中，自己是无论如何也要留在舱外，不能为那沈木风言语所激，也随同行入舱厅，当下微微一笑，道：“在下留在舱外也是一样。”

萧翎已知展叶青留在舱外用意，以便随时接应，当下说道：“和你沈大庄主有过来往之人，有谁不存有几分戒心。”

沈木风目顾展叶青冷笑一声，道：“那舱门外和舱中相距不过是数尺距离，如若他们两位在舱中有了变化，你也是一样逃不过去。”

展叶青冷然一笑，道：“不劳沈大庄主费心。”

萧翎目注孙不邪和无为道长，缓缓说道：“这四个青衣老人，想来是你约请的武林四大贤人了。”

沈木风道：“不错，萧兄弟的耳目很灵敏。”

萧翎道：“这六位老前辈可都是被你点了穴道吗？”

沈木风微微一笑，道：“萧兄弟武功渊博精深，不妨试试看能否解开他们的穴道。”

萧翎缓步走到孙不邪身前，仔细的打量了一阵，慢慢的伸出右手，按在孙不邪的背心之上，暗运内力，攻入孙不邪的内腑。

一股强烈的热流，攻入了孙不邪内腑之后，催动了孙不邪的行血，只见孙不邪脸上红光闪动，显是行血涌集，身上有几处经脉不通。

但却查不出伤在何处。

萧翎收回右掌，转望着沈木风，道：“他们不是被点穴手法所制。”

沈木风道：“那么照你萧大侠的看法，他们是何物所伤？”

萧翎心中暗道：如若这些人，不是伤在点穴手法之下，亦必是伤在类似点穴的手法。当下说道：“可是斩脉闭穴一类手法？”

沈木风摇头笑道：“武学一道，精深渊博，萧兄弟虽然得天独厚，也是无法尽知天下武学。”

萧翎口中冷冷说道：“不论你沈大庄主用的什么手法，伤了他们，但在下既然来了，必得设法把他们救离此地。”

沈木风笑道：“好大的口气，六人现都在此，为兄倒要瞧瞧你如何救走他们。”

萧翎心中暗道：我既无能解开几人穴道，想救起几人，只有设法把沈木风制服，逼他们解开几人受制的经脉，但此人一向是老谋深算，顾虑周到，这座木舟之上，亦不知埋伏有多少人手，但此刻情势，已是难有第二种选择之途。

当下说道，“沈大庄主年事渐高，时间对你愈来愈是不利。但我萧翎的体能、武功，却是在与日俱增，咱们之间的一场拼搏，拖延时间愈长，对我的胜算越大，大庄主以为如何？”

沈木风淡淡一笑，道：“对我沈木风而言，此等事，不能一概而论。

萧翎回顾了孙不邪等人一眼，道：“今日你沈木风如若能把我的萧翎也祈在此地，今后武林中敢和你作对之人，将是愈来愈少。”

沈木风冷笑一声，道：“萧兄弟可是想和为兄的比试一下武功吗？”

萧翎道，“决一死战，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沈木风淡然一笑，道：“除非是情势和境遇，已使我无法选择，我仍然希望你重返百花山庄……”

他仰起脸来，长长吁了一口气，道：“萧兄弟，你说的不错，为兄的老迈，如是武林霸业有成，我沈某人也不能号令天下几年，继我主盟武林霸业之人，自然是萧兄弟了。”

他乃一代枭雄人物，阴沉毒辣，一向使人莫测高深，但这几句话，却是说的黯然神伤，对萧翎现出一片惜爱之情。

萧翎回顾了四周一眼，缓缓说道：“沈大庄主既然已看破了生死之关，为什么不能摆脱名枷利锁，而醉心于武林霸业，不择手段，一意孤行……”

沈木风脸色一变，冷冷地喝道：“住口，你要教训于我吗？”

萧翎道：“在下是一片至诚，想奉劝沈大庄主，不要再醉心于武林霸业的美梦，替武林保留一些元气……”

沈木风长叹一声，接道：“这么看起来，你是永远无法觉悟的了，咱们之间，非得拼一个生死存亡出来！”

萧翎正待接言，瞥见那沈木风举起双手击了一掌。

那紧闭的内舱木门，突然大开，一个全身红鳞的怪人，移步行来。

萧翎疾快的移动身躯，背对商八，转目望去。

只见红色怪人，行头十分可怖，红发披垂，自颈以下，全是一片片红色的鳞甲，双手奇长，带着三寸左右的指甲，脸上也被一种红色的物体罩着，只露出一对闪烁的眼睛。

萧翎自见到沈木风出现舟上之后，已知登舟之后，处境必将凶险万分，早已暗中套上了千年蛟皮手套。

商八心中暗打主意道：这怪人身上的红鳞，不知是何物做成，应该先探它一下坚硬的程度如何，右手一抬，打出一颗宝石。

这宝石坚硬无比，尤甚钢铁，四面棱角，尖利异常，商八身怀此石，当作暗器，犀利实非钢铁铸炼的暗器能及，且其物珍贵异常，如非情势险恶，商八是甚少使用。

今宵形势不同，商八出手一击，用出了十成劲力。

烛火下，宝光闪闪，正击在那红鳞怪人的前胸之上。

但闻砰的一声，如击在坚铁之上，那坚硬锐利尤甚金铁锋芒的宝石，突然被反弹回去，击在舱门口的木壁上，登时深嵌入木壁之中。

萧翎冷冷说道：“红衣五龙。”

沈木风道：“只是五龙之一，萧大侠如能把他制服，咱们再动手不迟。”

昔日萧翎率领马文飞等群豪，大闹百花山庄，勇破十八金刚剑盾大阵，和数百黑衣武士的围攻，突围而出，亦遭遇过红衣五龙拦路，萧翎举手一剑，就把一个红衣怪人震倒。

原被那金兰、玉兰夸传厉害无比的五龙，却被萧翎一剑震倒，但事后萧翎才知是南宫玉暗中相助，早用锁功毒粉，暗锁五龙武功。今宵再度相遇，已无南宫玉暗中相助，这红衣五龙的功力如何？要凭真实武功对付了。

萧翎提聚真气，目注那红衣怪人，想寻找一处下手所在。

但那人全身都为红鳞掩去，除了两目之外，再无法找出可以下手之处。

只听沈木风接道：“有一件事，必得先行告诉你萧大侠，这人身上的红鳞，已经过了剧毒淬炼，只要被刺破见血，一个时辰之内，毒攻内腑而亡，世上没有可以解救的药物。”

萧翎道：“多承相告。”

说话之间，那红衣怪人依然缓步逼到萧翎身侧。

萧翎看那红衣怪人，举动之间十分缓慢，心中暗道：他身上披着淬毒鳞甲，行动转身之间，必然要大受影响，如是在广敞之地，和他对手，可以用灵便的轻功对付他，但此舟狭小，运转不便，势必得施用雄浑掌力，对付他不可了。

他心中有了计较，反而镇静下来，慢慢那红衣怪人直逼到身前两三尺处，仍旧肃然而立，不肯轻易出手。

只见那红衣怪人，两道森寒的目光，一直逼注在萧翎的脸上，亦是静立不动。

展叶青眼看萧翎和那红衣怪人对面而立，彼此伸手之间，就可以触及对方的要害大穴，心中大急，暗道：这红衣怪人明明披着毒甲，何以能让他逼近身侧，又不亮出兵刃，难道要凭一双肉手，和满身都是剧毒的怪人相斗吗？

忖思之间，忽然萧翎右手一扬，迅若电光石火，拍出一掌。

这一掌出手之快，只瞧的那沈木风也不禁暗暗的赞叹。

那红衣怪人，眼看萧翎起手一掌，直向前胸击来，也不让避，右手一起，五指尖锐的指甲，有如五把尖刀，直向左肩抓来。

萧翎左手一扬，封住那怪人右手，右掌却已击中了那人前胸。

这一掌，萧翎用了八成以上的内力。

但闻砰的一声大震，那红衣怪人被萧翎击中前胸的一掌，震的向后退了三步。

沈木风哈哈一笑道：“萧大侠，那红鳞上剧毒奇烈，快些运气闭上穴道，如想保得性命，只有齐肘间断去双手。”

萧翎冷笑一声，道：“不劳费心。”

扬手一指，疾向那红衣怪人点了过去。

原来，他心想这一掌，如若击实，纵然不能把那红衣怪人震毙当场，亦可使他晕倒地上，难再挣动，哪知事情竟然是大出预料，那红衣人只被震的退后三步。

萧翎心知只有先把那红衣人击伤之后，才能全力对付那沈木风，是以，见那红衣人未受大伤，立时发出修罗指力，指向那红衣怪人的前胸处“紫宫”要穴。

一股暗劲，直涌过去。

那红衣人连受两次重击，虽是鳞甲护身，亦是有些支持不住，身子不由摇了几摇，似要栽倒地上。

沈木风吃了一惊，暗道：数月不见，这萧翎的功力，似是又有了很大的进展，此人得天独厚，禀赋师承两大要件，尽得上选，今宵如不杀他，只怕日后，很少再有杀他的机会了。

心念一转，忽然发出一声低啸。那摇摇欲倒的红衣人，听得那啸声之后，忽然稳住了身子，两道森冷的眼神，逼视在萧翎的脸上。

沈木风眼看那红衣人，仍有再战之能，立时冷笑一声，道：“萧翎，我已再三相劝，但你仍执迷不悟，今宵是不能再放过你了。”

一抬右手，直向萧翎拍去。

他身躯高大，双手特长，相距萧翎虽然有着四尺距离，但一探身出手，竟然可及萧翎的后背。

萧翎前有强敌，那满身红鳞的怪人，双目杀机闪动，缓步逼了过来，使萧翎不敢稍分心神。

沈木风又出手由后侧击到，萧翎明知沈木风的功力深厚，人所难及，挥掌开碑，弹指碎石，但也无法回身迎敌，只好运起乾清气功，护住身子，准备避过要害，受他一击，先把这红衣怪人击倒之后，再斗沈木风。

且说商八眼看沈木风突然出手攻向萧翎，虽明知不敌，但也不能不管，右手一挥，宝光闪动，一语不发，金算盘疾向沈木风右臂上肘击去。

这等人身关节所在，最是脆弱，商八为解萧翎之危，只好攻其必救。

但闻沈木风冷笑一声，左手突然疾翻而起，屈指一弹，正击在商八的金算盘上。

商八只觉手中的金算盘突然向上翻去，直似要脱手而出，不禁心头骇然，急用内力，向下一击，金算盘才未脱手。

瞥见寒光一闪，两道白芒，疾飞而至，直向那红衣怪人飞去。

原来是展叶青发出了两柄七休剑，并排而至。

沈木风左手指力，击开了商八手中的金算盘，右手已然拍近萧翎右肩。

掌势还未触及萧翎的右肩，觉着被一股无形的力道所阻，不觉叫道：“护身罡气。”右掌突然加上几成力道，立掌如刀，劈了下去。

萧翎这护身罡气，还未登大成之境，一般江湖人物，故是难以伤他，但像沈木风这等深厚功力的人物，萧翎自然是无能抵御，只觉一股强力，冲破护身罡气，击在肩头之上，只觉得肩头上如被人砍了一刀，一条右臂登时麻木难抬，肩头上剧疼难耐，心知受了重伤，肩骨不碎，亦被击断。

他生性倔强，一咬牙，忍痛不言，横里移开三尺。

沈木风不闻萧翎呼叫之声，不知他受伤轻重，但自己运气击破萧翎护身罡气，虽然击中萧翎一掌，但亦被萧翎护身罡气的反震之力，震得右臂酸痛，麻木难动，一时间整条右臂，已然难再运用。

这些变化，不过一刹那的工夫，电光石火，目不暇接。

但闻铮铮两声，展叶青打出的两支七休剑，正击在那红衣怪人的肩头之上。原来这红衣人虽有刀枪难入的鳞甲护身，但他身受了萧翎雄浑掌力一击，虽未当场晕倒，内腑也已受了重伤，展叶青两支短剑飞来，已无能闪避，两支短剑，尽都击中。

展叶青这七休剑，乃千年寒铁制成，专破内家气功。

但这锋利的宝刀，却是无法透穿那红色鳞甲，两剑撞在那红色鳞甲之上，尽皆落地。

但闻商八大喝一声，金算盘一招“浪撞礁岩”，全力向沈木风撞击过去。

沈木风右臂麻木难动，只好闪身避开，左手疾劈一掌。

商八一击不中，第二招还未出手，沈木风掌势已到。

但见寒光一闪，一柄长剑，疾向沈木风左臂之上削去。

原来展叶青疾跃而入，劈出一剑。

沈木风左手一沉，避开剑势，横里推出一掌。

这一掌变化奇快，展叶青让避不及，只觉一股强烈的劲力逼来，迫得只好向舱外跳去。

沈木风冷森一笑，道：“萧翎，这池中木舟，只怕就是你丧身之地……”

话还未完，突然铮铮铮三声弦响，紧接着—蓬金芒，破空而入，击向那红衣人。

这时，那红衣人已然把萧翎逼到船舱一角，伸出十个带着尖锐指甲，龙爪一般的怪手，缓缓向萧翎抓去。

萧翎为情势所迫，只好强忍着右肩伤痛，准备拼出左手，全力击出一拳，自己纵然被他尖利的十指抓死，这一拳，也要他重伤当场。

就在他准备拼个同归于尽之时，那一蓬金芒及时而至。

只听那红衣人一声怪吼，抓向萧翎的双手，突然反蒙着自己的眼睛，一阵颤动摔倒地上。

萧翎死里逃生，不禁一呆，耳际间琴声幽幽，传了过来。

沈木风突然厉喝一声，左手一挥，把商八打了两个跟头，飞身跃起，脚踏在那红衣人身前，然后一伏身，挟起那红衣人，跃出舱门，登上一只小舟，破浪而去。

这几下起落如飞，动作快极，展叶青虽然守在舱外甲板之上，眼看着沈木风登上小舟离去，竟未及阻拦。

要知他被沈木风一记掌力，逼出舱外，虽然未受重伤，但已被沈木风的强劲掌力震动内腑，正自暗中运气疗息，沈木风起落如飞，一踏甲板，跃上

小舟而去，根本就来不及出手阻挡。

其实以那沈木风的武功，就算展叶青没有受伤，也无法阻拦得住。

萧翎望着沈木风挟起那红衣人跃出舱去，才如梦初醒一般，暗道：好险啊！好险。如若那沈木风在挟起那红衣人，飞跃出舱之时，顺手给自己一掌，岂不是要伤在他的掌力之下！

这片刻时光中，他两历生死大劫，想起来，不禁为之骇然不已。

凝神听去，那琴声不知何时，已然沉寂不闻。

商八究竟是老江湖，大危过后立到警觉到情势不对，低声说道：“大哥，咱们快些把人救走。”

萧翎望了四个青衣老人和孙不邪、无为道长一眼，道：“咱们得先设法解开六人穴道。”

商八道：“不用了，等把六人救上岸去再设法解他们穴道不迟。”

说话之间，已当先扶起两个青衣老人。

萧翎一手一个，扶起了无为道长和孙不邪，展叶青抱起了另外两个青衣老人。

第七回 似水柔情

三人行上甲板，但见四周水波茫茫，那一艘小舟，已为沈木风所乘去，已无可渡之物。

这三人都不会水中工夫，望着四周水波，不禁兴起了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叹。

萧翎轻轻叹息一声，道：“怎么走？”

商八道：“这池塘不大，距岸亦不过数丈之遥，咱们跳水，也得走上岸去，愈快愈好。”

展叶青道：“为什么？”

商八道：“这艘方舟之上，只怕是别有布置。”

萧翎道：“咱们快些走了。”一提真气，正待跃入水中，瞥见商八放下两个青衣老人，砰砰两掌，击落两扇舱门，投入水中。

萧翎当先一跃，飞落在一扇舱门之上。放下无为道长、孙不邪，自己却跃入水中。

商八、展叶青紧随跃下，两扇舱门的浮力，把六人运到岸上。

展叶青低头瞧瞧满身湿淋的衣服，回顾那池塘中灯光辉煌的方舟一眼，心中暗道：这未免庸人自扰了，如若我们能从容一些，那就不致如此狼狈了……

心念转动之间，突闻砰砰两声爆震，震得方舟四面分裂，大火熊熊而起。

那木舟上的布设，似都是易燃烧之物，大火一起，立刻烧了起来。

展叶青心中暗道了两声惭愧，目光一转注到商八的脸上，道：“如非商兄洞察细微，及时离开那木舟，此刻，咱们都已经葬身那火窟之中了。”

商八笑道：“一时的福至心灵，算不得什么。”

萧翎轻轻叹息一声，道：“看来一个人在江湖中行走，单凭武功，也是难以生存，还要加上机智运气才行。”

商八望了孙不邪和无为道长一眼，说道：“大危已过，此刻咱们要设法解开这六人穴道才是，武林四大贤，一向不卷入江湖恩怨之中，数十年如一日，武林中人也不愿去招惹他们，此番沈木风加害四人未成，咱们如能救醒，沈木风又多了四个强敌。”

萧翎道：“我怀疑那沈木风，并非单纯点了六人穴道。”

展叶青吃了一惊，道：“萧大侠之意……”

萧翎接道：“在下之意是说沈木风除了点中六人穴道之外，恐怕还作了别的手脚，能否救醒他们，很难预料了。”

商八道：“大哥之意，可是说那沈木风在六人身上，下了奇毒。”

萧翎道：“不错。”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适才舟上搏斗形势，咱们已处劣势，如非有人暗中相助，小兄早已伤在那红衣怪人手中了，他那红色鳞衣，坚硬无比，不畏刀剑，实是不好对付。唉！那玉兰、金兰说的不错，沈木风手中的五龙，果然是极难对付的恶毒人物，今宵咱们不过碰上一龙罢了，如是五龙齐出，不用那沈木风动手，咱们三人，都难生离那艘方舟。”

商八沉吟了一阵，道：“什么人暗中相助呢？”

萧翎道：“小兄亦为此大惑不解，但在我最为险恶之时，他却适时出手，似是用金针一类的暗器，打伤了那红衣人的双目。”

商八道：“如金针一类暗器，却难及远，那暗助之人，最远离咱们在三丈以内。”萧翎道：“正是如此，可是咱们竟然都未能发觉他的行踪。”

商八目光一转，道：“展兄一直守在甲板之上，可曾发现可疑之处吗？”

展叶青道：“惭愧的很，兄弟并未发觉有何可疑之处。”

商八道：“大哥可记得那金针来路吗？”

萧翎道：“就小兄记忆所及，那金针似是由舱门射入。”

展叶青道：“如若有人站在甲板之上发射暗器，在下自信，决不会逃过我的双目。”

萧翎沉吟了一阵，道：“展兄，可曾听到什么声音吗？”

展叶青道：“萧兄正和那红衣怪人恶斗之际，似是有一阵幽幽的琴声，传了过来。”

萧翎道：“这就是了，昔日令师兄和孙老前辈，在湖畔和那沈木风率领的高手相遇，双方即将动手之时，听到一阵乐声传来，沈木风仓皇逃走，事后，令师兄和孙老前辈谈起，那乐声似是洞箫和琴声配合而成的一种音韵；今日咱们又亲耳听到了那琴声，沈木风仍然惊惶而去，以致预作布置的恶毒手段，都未及施展出来。”

商八点点头道：“小弟亦听到了那幽幽的琴声。”

萧翎道：“少了洞箫配合。”

商八道：“这证明了一件事，那沈木风对于那琴、箫之声，非常畏惧。”

萧翎道：“单显那琴声，亦使他惊恐莫名。”

商八道：“不知何人，有此能耐，能令一代枭雄沈木风闻弦而逃。”

萧翎道：“小兄怀疑那一蓬金针，亦是那弹琴之人所发。”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他一直隐身在暗中相助咱们，暗施手脚，用金针刺穴之法暗伤南海五凶中的老大老四，把交情卖在我萧翎身上，使南海五凶感激相救之恩，不再为那沈木风所用，使咱们减少了几个强敌。”

商八道：“奇怪的是，他一直不肯和咱们相见。”

萧翎凝目思索了一阵，欲言又止。

展叶青心惦师兄安危，接口说道：“萧兄，孙老前辈和敝师兄，都是阅历丰富、多智多谋之人，如能先解开他们穴道，或可有助解此疑团。”

萧翎道：“展兄高论甚是，不过，在下却觉得成功的希望不大，但不能不尽力一试。”

展叶青道：“小弟先试试看如是不成，萧兄再出手不迟。”

商八抬头一看，说道：“此地不便，咱们到罗氏宗祠中去。”

抱起青衣人，当先行去。

三人各抱两人，行入祠堂大厅，放下了六人，商八道：“我查看一下四周形势。”

展叶青道：“商兄请便。”双手齐出，先在无为道长身上开始推拿起来。

萧翎凝目观看，默然不语。

只见无为道长闭目而坐，动也不动一下，展叶青施展推宫过穴的手法、推拿了一顿饭工夫之久，无为道长仍是毫无动静。

展叶青停下手，拂拭一下脸上的汗水，道：“恐怕是一种独门点穴手法，小弟不成，还要劳萧大侠了。”

萧翎道：“兄弟只怕也难成功。”

展叶青道：“萧大侠不用谦辞了。”

萧翎蹲下身去，缓缓伸出右掌，抵在无为道长的背心之上，暗中运气，一股热流攻入无为道长的命门穴中。

片刻之后，萧翎收回右掌，左手疾出，连拍了无为道长身上四处大穴。

萧翎用尽了所有解穴之法，哪知无为道长仍是端坐如故毫无反应，萧翎长叹一口气道：“不成，看来咱们是无能解救他们了。”

这时，商八已悄然行入厅中，伸手按在无为道长前胸之上，只觉他心脏仍在跳动，道：“他们都还活着。”

萧翎苦笑一下，道：“单以无为道长而论，他体内确有几处经脉不通，只不知那沈木风用的什么手法，咱们竟然无能解开他们的穴道。”

商八道：“各大门派的点穴之术，大都不同，有斩脉、震穴、拂穴各种手法，只要他们气息未绝，总还有救，大哥也不用心急，慢慢总可找出解救之法。”

展叶青道：“如是他们六人穴道不能解开，难道咱们要背着他们走吗？”

商八正待接言，突闻箫声袅袅传了过来。

那箫声虽柔细，但听在几人耳中，却如巨雷下击一般，都不禁为之一怔。

萧翎摇摇手，不让两人讲话，凝神听去。

只觉那箫声，充满着凄苦、哀怨，如泣如诉，悲伤无比，静夜之中听来，不禁使人为之黯然。

倏然间箫声中断，一缕余音，袅袅散去。

展叶青长长吁一口气，低声说道：“好凄苦的箫声，九曲百转，消魂断肠。”

商八道：“那箫声虽然轻逸飘渺，但抑扬顿挫，无一不清晰可闻，吹箫人，定然是武林高人，才能有这等充沛之气。”

萧翎道：“琴音所至，箫声婉然相随，看将起来，那弹琴、品箫的两位高人，都在左近了。”

商八心中一动，说道：“琴音先闻，箫声随至，那是箫不离琴的了……”

话未说完，琴声忽鸣，几声调弦之音过后，琴声一转，一缕如语如唱的弦韵，传了过来。

倾神听去，那琴声似在叙述着一个悱恻缠绵的故事，凄婉动人。

萧翎、商八等，都不自觉为那琴声所动，只觉心头之中，涌塞着万般凄苦、千种忧闷，不自觉的随着那幽幽琴音，潸然泪下。

忽然琴音顿住。

萧翎、商八等如梦初醒，不自觉的举起手，一拭脸上泪痕。

商八长长吁一口气，道：“商老二除了奠祭母亲之时，哭了一次之外，这一生之中今天是第二次落泪了。”

展叶青道：“兄弟也为那琴音所感，落下泪来。”

萧翎道：“这琴音却是太过悲切，不知是何人所弹。”

展叶青望了无为道长等一眼，道：“如若不是这里有着六位受伤之人，今夜咱们定可以找到那弹琴的人。”

语声甫落，箫声又起。

曲折的箫声，似是较那琴声，更为凄凉。

萧翎一皱眉头，道：“咱们得去瞧瞧！”

商八道：“大哥一个人去吗？”

萧翎道：“这里有六位受伤的人，咱们自是不能丢下他们不管，两位请

在此照顾他们，我去瞧瞧就来。”

商八道：“如果遇上敌人，大哥请长啸为号，我等也好赶往相助一臂之力。”

萧翎沉吟了一阵，道：“如果弹琴吹箫的人，要和咱们为敌，那也不会相助咱们了……”

微微一顿，接道：“家师曾经告诉过我，凡是身怀绝技的人，大都生具怪癖，万一冲撞了他们，说不定会激怒他们，如果伤在他们手下，两位就是赶去了，也是无能相助，为了慎重，如果在一个时辰之内，在下还不回来，两位也不用在此多留，请带孙老前辈，回那相约之地，不用找我了。”商八还待接言，萧翎已大步出厅而去。

这时阴云蔽天，四周一片黑暗，连一点星光，也难见到。

萧翎顺着那飘来的箫声，缓步前行而去。

他全神贯注那箫声之上，也不知行到何处。

只觉那箫声愈来愈近，夜色中隐隐见到一个人影，似是坐在一块大石之上。

萧翎长长吁一口气，定定心神，运足了目力四下打量一阵，才发觉这是一片荒凉郊野，夜色中可见不远处耸立的小山。

萧翎重重的咳了一声，希望能惊动那吹箫的人。

那吹箫人却似陶醉在箫声之中，人与那凄凉的箫声，浑然合一，对萧翎的重咳声，听而不闻。

萧翎呆了一呆，暗道：我这声重咳，用力甚大，怎的他还是浑然不闻……

忖思之间，突闻一声断喝道：“什么人？”

这声音突如其来，并非是由那吹箫人口中发出。

萧翎转眼看去，只见不远处一株大树后，缓步走出了一个人来。

忽然间，萧翎觉出那人的声音很熟，只是一时之间，却又想不起是什么人。

正想回答，突闻一个柔细的声音传入了耳际，道：“不要接口，最好戴上面罩，不要泄露了你的身份。”

这柔细的声音，传入萧翎耳中之后，顿然使萧翎呆在当地，那声音更是熟悉，几乎要失声惊叫。

萧翎定定神，强自抑制下心中的激动，转过身子，迅速的取出面具，戴在脸上。

转脸望去，只见那出现树前的人影，缓缓向前行来。婉转箫声，此刻却突然停了下来，一个冷傲的声音，传了过来，道：“是玉棠表弟吗？”

那行向萧翎的人影，突然停了下来，应道：“不错，正是小弟。”

萧翎心中暗道：果然不错，这人就是一度假冒我名字的蓝玉棠。

那冷傲声音，微带愠意地说道：“舍妹到处找你，你可知道。”

只听蓝玉棠应道：“令表妹性情太急，小弟受不了她那颐指气使的气焰，实不敢再见她了。”

但闻那吹箫人冷冷说：“你和舍妹的事，我不愿多管，但你一直追随我的身后，不知是何用意？”

蓝玉棠道：“一则为表兄护法，二则……二则……”

那吹箫人冷哼一声，道：“你用心何在，难道我做表兄的还不知道吗？”

蓝玉棠道：“此事，表兄和小弟都无法决定，还是听凭于人。”

那吹箫人一跃而起，直对蓝玉棠行了过来。

萧翎运足目力望去，只见那吹箫人一袭长衫，手中倒提一只玉箫，极快的行到了蓝玉棠的身前，相距约四五步时，停了下来。

这时，天风吹散了蔽天阴云，星光隐隐，透了下来。只见那提箫人和蓝玉棠相对而立，四目相注，过了足有一盏热茶工夫，那提箫人突然挥动手中玉箫就地一划，道：“从此刻起，为兄和你断去表兄弟的情意，日后如若再要追踪于我，别怪为兄的手下无情了。”

说完一番话，突然转身而去，身形闪了两闪，消失在夜色之中不见。

蓝玉棠望着那持箫人身影消失良久，才轻轻叹息一声，缓缓向萧翎行来。

萧翎知他起手剑势，快速无比，一面暗中运气戒备，一面心中暗道：他受了表兄之气，不要发泄在我的身上。

心念转动之间，蓝玉棠已然行近身前。

只见蓝玉棠伸出右手，指着萧翎，喝道：“阁下什么人！深更半夜到此作甚？”

萧翎心中暗道：这话问的好无道理，此地非你所有，你既能来，我又为什么不能来呢？

这些话，都是他心中所想，但却未讲出口来。

蓝玉棠不闻萧翎回答之言，心中大为恼怒，冷笑一声，道：“你如不肯说话，今后只怕再也没有说话的机会了。”

萧翎心道：只怕未必。

蓝玉棠伸手握着剑把，双目凝注在萧翎的脸上。

这时，两人相距，不过是两三步远，两人又都有着过人的目力，淡淡星光下，看的十分清楚。

萧翎过度的沉着，和那一对炯炯的眼神，使蓝玉棠已警觉到遇上劲敌，一时间，倒是不敢随便出手。

双方又相持了一刻工夫，蓝玉棠突然松开握着剑把右手，道：“你是岳姑娘从人。”

萧翎心中暗道：小钗姊姊长我几岁，作她从人，有何不可。当下微一颌首，仍不答话。

蓝玉棠冷傲之气尽消，黯然一叹，伸手从怀中摸出一个洁白的封筒，双手捧着，交给萧翎，道：“有劳上呈岳姑娘，就说我蓝玉棠今生一世，此心不变，但求能再赐见我一面。”

萧翎看他凄楚神色，几乎忍不住要出口安慰他几句，但想一开口被他听出自己的身份，那可是大大的不妙，只好强自忍了下去。

蓝玉棠看萧翎接过白筒之后，仍是一言不发，只好抱拳一礼，说道：“我知兄台不便做主，兄弟自是不能相强，尚望兄台能在那岳姑娘面前，替我美言一二，兄弟就感激不尽了。”

萧翎心中忖道：你和你那表兄，不知在闹什么鬼，这美言又要如何一个说法呢？

他心中想到很多事，只苦不能开口。

蓝玉棠又长长叹息一声，缓缓转身而去。

萧翎望着蓝玉棠的背影，只觉他背影中流现出无比的凄凉，不禁暗自一叹，道：此人武功绝世，为人孤傲，此刻，怎的竟变的如此模样。

只见蓝玉棠缓步而去，逐渐消失不见。

萧翎低头瞧瞧手中的白简上，写道：奉呈岳姑娘小钗玉展。里面沉甸甸的，那是不只一封信了。

回头望去，只见夜色迷蒙，身后不见人踪。不禁心中大急，暗道：适才明明是岳姊姊的声音，要我不要暴露了自己的身份，此刻那持箫人和蓝玉棠都已行去，怎的不见岳姊姊现身相见呢？萧翎想大声呼叫，但也怕惊动了蓝玉棠，只好闷在心里发急。

原来，他已从持箫人和蓝玉棠断亲绝交的举动，和蓝玉棠适才凄惶无主的愁苦神情中，隐隐约约，猜到一点内情出来。

萧翎愣愣的站在夜色中，足足有一刻工夫之久，仍然不见那岳小钗现身来，再也忍耐不住，低声呼道：“小钗姊姊啊！你在何处？为什么不现身和我相见呢？”

只听嗤的一声娇笑，传了过来。

静夜中听得十分清晰。

萧翎听音辨位，已觉那娇笑之声，发自四丈外一块大石之后，也不及言语，暗中一提真气，呼的一声，一式“海燕掠波”，直飞过去。说道：“姊姊啊！我……”

只见大石后缓缓站起一个头梳双辔、十五六岁的劲装少女，接道：“萧相公，小婢可不敢当你这种称呼。”

萧翎呆了一呆，才拱手说道：“姑娘是……”

那劲装少女笑道：“我是岳姑娘使唤的丫头，萧相公贵人多忘事，咱们早就见过了啊！”

萧翎仔细的打量了那劲装少女一眼，怎么也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愣在当地讲不出话来。

那劲装少女耸耸肩，道：“人家都走了，你还戴着面具作甚？”

萧翎取下面具，道：“咱们在哪里见过，恕我萧翎眼拙，实是记不得了。”

那劲装少女微微的一笑，道：“在一座山谷之中，还有南海五凶……”

萧翎一拍脑袋，道：“是啦！就是姑娘你假扮那青衣童了，混在南海五凶身侧。”

那劲装少女道：“你记性很好嘛！”

萧翎一抱拳道：“那时姑娘身着男装，叫在下如何能够认得出来……”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我那岳姊姊哪里去了？”

那劲装少女略一沉吟，道：“她走啦……”

萧翎急急说道：“行踪何处？姑娘知道吗？”

劲装少女道：“知道是知道，只不知她肯不肯见你。”

萧翎道：“一定肯见我的，快带我去，唉！我已经五六年没有见过小钗姊姊的面了。”

劲装少女摇摇头，道：“不一定啊，那蓝玉棠和玉箫郎君，不知道用了多少心机，一直跟在岳姑娘的身后，苦苦哀求，岳姑娘就不肯见他们，你怎么能肯定，她一定见你。”

萧翎愣了一愣，道：“那不一样，岳姊姊一向对我爱护，常常牵着我玩，照顾我吃饭穿衣，我想她一定和我想念她一样，想念着我。”劲装少女道：“此一时，彼一时也，那时你年纪幼小，现在已经长大了。”

萧翎心中大急，道：“我说她定会见我，你偏不肯信，那你去问问她吧！”

劲装少女沉吟了一阵，道：“好吧！我替你传报一声，你守在这里别

动……”

萧翎接道：“为什么不带我一起去呢？”

劲装少女摇摇头，道：“我如带你进去了，要是姑娘不肯见你，不但我要挨上一顿责骂，你也无法下台，你还是乖乖的站在这里，我先去替你通报，姑娘如是不肯见你，我再通知你一声，你好走路，如是肯见你，我再来接你不迟。”

萧翎道：“好吧！我在这里等就是。”心中却是暗暗的忖道：想不到岳姊姊竟是这样的难见。

只见那劲装少女，转身一跃，人已到三丈开外，停下身子，回头说道：“不许在后面跟踪我。”

萧翎道：“姑娘放心！岳姊姊定然会要你立刻带我去见她。”

那劲装少女不再多言，纵身而起，身形一闪不见。

萧翎坐在那大石之上，等了足足一顿饭工夫之久，仍然不见那劲装少女转来。不禁急了起来，心中暗道：她如不肯给我通报，那将如何是好。

忖思之间，瞥见一条人影，缓缓行了过来。

萧翎大步迎了过去，果然是那劲装少女，迫不及待地问道：“可是我那岳姊姊要你来接我的吗？”

劲装少女摇摇头，道：“你自信心太强了。”

萧翎怔了怔，道：“怎么？岳姊姊不见我吗？”

劲装少女点点头，道：“嗯……”

萧翎接道：“她怎么说？”

劲装少女慢吞吞地说道：“我说了你要见她，姑娘就沉吟不语，很久很久，才对我说，告诉他，不要见了。”

萧翎心中一急，大声说道：“为什么呢？”

劲装少女一皱眉，道：“小声点好吗？”

萧翎举起右手，一掌拍在脑袋上，道：“不可能啊！她为什么不见我？”

劲装少女道：“这我怎么知道。”

萧翎心中激动，说道：“你带我去，我非要见她不可。”

劲装少女摇摇头，道：“她不见就是不见，我怎么敢带你去。”

萧翎仰起脸来，长长吁一口气，镇定了一下慌乱的心神，道：“你真的替我通报了？”

劲装少女道：“哼！怎么？你不相信？”

萧翎道：“实叫人难以相信。”

劲装少女柔声说道：“不只是你，很多人想见我家姑娘，都被她拒绝于千里之外，希望你不要难过才好。”

萧翎抬头望天，自言自语他说道：“怎么了？当真是叫人百思不解……”

突然一跺脚，把手中的白简，递了过去，接道：“这是那蓝玉棠托我转给岳姊姊的物件，有劳姑娘代转了。”

劲装少女接过白简，道：“你可有什么事，要我转告姑娘的吗？”

萧翎摇头黯然说道：“我想不明白，她为什么不见我。”

劲装少女道：“她不肯见你自有原因，只是你不知道罢了。”

萧翎道：“你知道吗？”

劲装少女道：“不知道。”

萧翎苦笑一下，道：“好吧！请你转告她，以后不敢再劳她帮助我了，

过去相救之情，我这里谢过了。”

说完，抱拳一揖。

劲装少女一闪躲开，道：“你要谢我们姑娘，干嘛给我作揖呀！”

萧翎道：“这一礼也劳姑娘代转了。”

劲装少女点点头，道：“我一定字字转告，一句不漏。”

萧翎道：“打扰了姑娘很久，在下这里也谢过了。”说完，又是一揖。

劲装少女还了一礼，道：“不敢当，我这里还礼了。”

萧翎长长吁一口气，不再多言，转身大步而去。头也不回的一口气走回罗氏宗祠的大厅之中。

只见商八和展叶青，并肩站在庭院当中，一见萧翎，齐步迎了上去。

展叶青道：“我们正等的心急，萧大侠没有和人动手吧？”

萧翎摇摇头道：“没有，孙老前辈等怎么样了？”

商八道：“他们穴道已经解开，而且又服了解毒药物。”

萧翎奇道：“当真吗？”

只听孙不邪的声音，由那大厅中传了出来，道：“不错啊！萧兄弟快请进来，老叫化心中憋了很多事，必得问个明白不可。”萧翎大步行入厅中，果然孙不邪和无为道长，连同那武林四大贤都已经醒了过来。

孙不邪急急问道：“萧兄弟，这是怎么回事啊？”

萧翎道：“怎么回事？我也糊涂了……”回头望着商八，接道：“是谁解开了他们穴道？”

商八道：“大哥不知道吗？”

萧翎道，“我一直未回此地，如何会知道呢？”

商八道：“这就奇怪了！”

萧翎道：“快说清楚是怎么回事？”

商八道：“大哥去后不久，就有一位黑衣人来到了此地，他说奉大哥之命而来，疗救孙老前辈等几人之伤……”

萧翎接道：“那人是什么样子，男的？还是女的？”

商八道：“他似是戴着面具，男子装束……”

萧翎道：“听口音呢？”

展叶青道：“完完全全的男子口音。”

萧翎一皱眉，道：“以后怎么样了？”

商八道：“我和展兄要拦阻于他，却不料他陡然出手，点了我们两人的穴道。”

萧翎叹息一声，道：“说下去。”

商八道：“我们穴道被点，无法阻拦于他，看他进入厅中，推活了孙老前辈等六人穴道，且给他们一粒丹丸，临去之际，又拍活了兄弟和展兄的穴道。”

萧翎道：“他可说明了身份吗？”

商八道：“没有。”

萧翎道：“你们没有问他吗？”

展叶青接道：“他临去之际，叫我等转告萧大侠，他一向不愿问江湖中事，武林中杀杀砍砍，生生死死，都和他无关，他曾经看到一个人，连杀了一十八位武林人物，他亦未出手管过闲事。”

萧翎接道：“这么说来，这人的生性，倒是冷僻的很。”

展叶青接道：“他说话的声音，也是一片冷漠，叫人听来，油生寒意，但是他对萧大侠却又是十分敬重。”

孙不邪接道：“听来他似乎有事请求你萧兄帮忙。”

萧翎只觉脑际一片零乱，说道：“求我帮忙？”

展叶青道：“大概不错，他说，孙老前辈和敝师兄，以及武林四大贤，死活都和他无关，他出手相救，完全是为你萧兄，不用感激他，交情都赏到你萧兄身上，日后，他还有借重萧兄之处。”

萧翎听得一片茫然，但见十几道眼神，一齐投注在自己身上，心中暗暗忖道：今宵之事，千头万绪，复杂异常，如其让他们都糊涂，那倒不如我一人糊涂算了，当下微微点头，道：“他还说什么？”

展叶青道：“就这几句话，说完之后，立时跃失于夜色之中。”

萧翎心中憋了一肚子怨愤和悲伤之气，原想见得商八等之后，一吐积愤、悲苦，哪知竟然又发生了这样一件莫名其妙的事，只好强自忍下心中忧愤之气，缓缓说道：“孙老前辈觉得如何？”

孙不邪道：“那人的丹药很灵，似是已解了沈木风灌入老叫化腹中之毒。”

萧翎道，“那很好……”目光转到无为道长的脸上，道：“道长觉得如何？”

无为道长道：“贫道亦觉得好了甚多。”

萧翎目光一掠武林四大贤人，道：“四位伤势如何？”

那居首青衣老人，抱拳说道：“洛阳朱文昌，拜谢萧大侠相救之恩。”

第一个青衣老人接道：“济南秦士廷，见过萧大侠。”

第三个青衣老人接道：“金陵尤子清，多谢援手之情。”

第四个青衣老人接道，“江州许诗堂，敬领赐助大德。”

萧翎青四人神情，听四人口气，果是一派斯文气质，毫无火性。心中道：这武林四大贤人，倒也是名不虚传，那沈木风天南地北的设法把他们聚集一起，然后点穴下毒，把他们置于死地，但见四人的神情、口气中，竟是毫无怨恨之意，修养至此，那也当得是炉火纯青之称了。

心中念转，口中却说道，“四位贤人素不卷入江湖恩怨之中，不知如何会和那沈木风结了嫌怨？”

洛阳朱文昌微微一笑道：“咱们和那沈木风毫无恩怨。”

萧翎心道：既然毫无恩怨，他为什么要把你们四大贤置之死地而后甘心。口中反问道：“那沈木风又为什么要加害几位呢？”

济南秦士廷道：“浊者自浊，清者自清，咱们确和那沈木风谈不上恩怨二字。”

萧翎暗暗忖道：好啊！这四人当真是食古不化，如果是那沈木风把你们杀了，你们就清起来了。

长长叹一口气，道：“这么说来，是那沈木风的不对了，无缘无故的把四位邀集来一起，点穴、下毒，加以伤害。”

金陵尤子清接道：“问心本无愧，何必想吉凶。”

萧翎暗道：好！这一个更高了，那意思是说，他们没有开罪沈木风之处，如约而来，是吉是凶自不用夫想它了。

当下说道：“正因为四位为人太好了，所以那沈木风非要加害四位不可。”

江州许诗堂接道：“君子胸怀，明月清风，生不负人，死而何憾。”

萧翎心中忖道：这四人果然是贤的可以，却也迂腐的可以，那沈木风真

要把他们杀了，他们亦是毫无怨恨之意……

但闻孙不邪冷哼一声，道：“四位果然是大贤大圣的人物，老叫化和无为道长，冒险舍命，赶去相救，那算是白费心了，早知如此，还不如让那沈木风把四位杀了算啦，也免得老叫化和四位一般的受那点穴吞毒之苦。”

朱文昌微微一笑，道：“受恩当知报，积怨应早消，咱们对孙大侠和无为道长的舍命相救之情，那是永铭肺腑了。”

孙不邪道：“老叫化岂是施恩望报之人。”

无为道长突然接道：“四位在武林中数十年，从不过问江湖中事，获得四大贤人之称，贤则贤矣，只是未免有些独善其身，不分是非。”

萧翎心中暗道：久闻武林四大贤人，武功甚是高强，今宵如能劝得他们为武林正义，挺身对抗那沈木风，不但可增加不少实力，且可号召甚多息隐高人重出江湖，对付那沈木风。

只听秦士廷道：“是非之说，原本是两面之词，我们脱出于是非之外，难道还不对吗？”

孙不邪冷笑一声道：“诸位既已脱出了是非之外，那沈木风却又为何迫四位吞下毒药，置四位于死地？”

无为道长接道：“四位袖手看武林大劫，自乐于山水之间，反自觉洋洋得意，深夜扪心自问，贤是不贤？”

洛阳朱文昌怔了一怔，欲言又止。

原来他一时间，竟是想不出回答之言。

孙不邪道：“四位所以被武林同道，尊为四大贤人，那是因为不肯卷入武林恩怨之中，武林中名利之争的私恩私怨，四位能够抛置不理，的确是可敬，当得大贤之誉，但这次沈木风加害四位情势，那就大大的不同了……”

济南秦士廷接道：“哪里不同了？”

孙不邪道：“沈木风志在武林霸业，手段残酷，积恶无数，连四位素和武林无恩无怨的大贤人也要加害，用心可想而知，加害四位贤人的怨恨，四位可以不予计较，但这武林大义，正邪存亡，难道四位也不过问吗？”

金陵尤子清接道：“如依阁下之见，我等理该如何？”

孙不邪道：“挺身而出，为武林仗大义，和那沈木风一决生死。”

江州许诗堂道：“阁下之意，可是要我等卷入武林杀伐之中吗？”

无为道长道：“目下江湖，道消魔长，四应同受武林同道尊仰，而且贤与不肖，势不两立，诸位既有贤名，难道就放任那不肖之徒，纵横于江湖之上，为所欲为，不加过问吗？”

朱文昌目光转动，扫掠了秦士廷，尤子清、许诗堂一眼，道：“三位贤弟，丐帮孙不邪长老和无为道长，似是说的甚有道理，不知三位贤弟认为如何？”

秦士廷点点头道：“说的道理，的确是不错，只是要咱们执刀剑屠戮武林。小弟实有着心中难安之感。”

尤子清道：“小弟认为那孙不邪和无为道长之言，确有道理，沈木风迫咱们服下毒物，咱们可以放手不究，但却不能放任那沈木风为恶于江湖之上。”

许诗堂道：“数十年来咱们一直是我行我素，不理江湖上是是非非，如今一旦要改变素愿，小弟颇有着茫然无措之感。”

无为道长眼看着四大贤人之中，已有一半被劝说得心动，如若太过于迫

急，反而有害无益，当下说道：“四位请慢慢商量，或可找出当与不当，贫道等决不敢勉强。”

朱文昌站起身子，道：“我们研商出结果之后，如何告诉诸位？”

孙不邪道：“第三日中午时分，仍然在此相见，三日时光，总够诸位研究了！”

朱文昌道：“足足有余了，咱们就此一言为定，不论我等研商的结果如何，三日之后，我等定当如约而来。”言罢，举步向外行去。

秦十廷、尤子清，许诗堂齐齐站起身子，紧随朱文昌身后而去。

孙不邪目注武林四大贤人的背影消失之后，摇摇头叹息一声，道：“这四人当真是顽固的可以，老叫化见过了甚多生性奇特之人，但像武林四大贤人的怪癖，却是从未见过。”

萧翎轻轻叹息一声，道：“这四贤的行动，倒是把我也闹糊涂了，世上的好坏之分，善恶之别，当真是混淆难清，就说这四大贤人吧！他们超然于江湖恩怨之外，不谋私利，不争盛名，但却又都身具绝世武功，才被人尊为武林四大贤人，那是对他们的敬仰……”

仰起头夹，长长吁一口气，接道，“他们那不计私怨的气度，和一般武林中人，有仇必报的行径，比较起来，实有天壤之别，那实是当得贤人之称了，但他们那等不顾大局、不辨是非的行径，难道也可当得贤者之称吗？”

无为道长道，“虚名误人，如若他们没有那四大贤人之誉，那也不会有这样的忍耐工夫了，这是一个很微妙的问题！表面之上瞧去，四人不计名利，不记嫌怨，气度博大，人所难及，但如再深看一层，四人这等作为，无非要保持那四大贤人的美名……”

孙不邪接道：“不错，道长高见，一语中的。”

无为道长缓缓站起身子道：“什么时光了？”

展叶青道：“四更左右。”

无为道长道：“咱们也该去了，别要他们等的太久。”

孙不邪转脸望了萧翎一眼，道：“萧兄弟，老叫化有点事情请教。”

萧翎道：“不敢当，老前辈有何指教？”

孙不邪道：“老叫化听商八讲，萧兄弟追那萧声而去，可曾见到那吹萧之人吗？”

萧翎想到岳小钗不愿和自己相见一事，不禁心头黯然，长长叹息一声，道：“见到了。”

短短三个字，竟然使大厅中所有的人，为之一惊，连无为道长那等镇静的人，也为之紧张起来，双目转注在萧翎的脸上。

孙不邪咳了一声，道：“你当真的见到了那吹萧的人？”

萧翎点点头道：“不错。”

孙不邪道：“一位何等模样的人物？”

萧翎道：“一袭长衫的少年。”

无为道长呆了一呆，道：“怎么？又是一位年轻人吗？”

萧翎道：“嗯！夜色中，在下虽然无法瞧得非常清晰，但就所见到而言，确然是一位年轻人、一袭长衫，颔下无髯。”

无为道长转脸望着孙不邪，问道，“老前辈可知近代武林中，哪一位洞萧吹的最好？”

孙不邪道：“萧王张放……”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不过，就老叫化子所知，那萧王张放，已经陷身于禁宫之中。”

无为道长道：“不错，就贫道所知，近代江湖之中，以那萧王张放的洞萧、吹的最好，据说他的萧声能够引诱飞鸟落地，吹出百鸟争鸣之音，技绝一代，故有萧王之誉。”

孙不邪道：“自那萧王陷身于禁宫之后，江湖上再无听到有吹萧的高手，那吹萧之人，却陡然在江湖上出现……”

展叶青突然接口说道：“我生恨晚，未听到过那萧王张放的萧声，但适才萧声，却是亲耳听闻，声若天籁，九曲百转，伤悲处，能使人不自觉凄然流泪，哀怨处，能使人唏嘘长叹。使在下不解的是，那萧声一直是幽怨凄伤，听不到一点欢乐之音，轻松之声。”

无为道长急急接道：“可有琴声，随来那萧声之后吗？”

萧翎道：“琴弦先动，萧声随至，琴韵幽幽，萧声如诉。”

无为道长道：“这就是了，那夜在湖畔惊走沈本风，颇似琴萧混合之声。”

孙不邪沉吟了一阵，道：“是谁呢？老叫化实是想不出来。”

萧翎心中暗道：我知道啊！那弹琴的人，是小钗姊姊，至于那吹萧之人，我已见到了他，我虽不知他的姓名，但却知他是那蓝玉棠的表兄。

岳小钗拒绝相见，使萧翎的心中充塞着一股忧愤痛苦，他用尽了心思，仍是想不出那岳小钗，为何会拒绝和自己相见，他本想说详情，以泄心中忧苦，但却又强自忍了下去。

只听无为道长轻轻叹息一声，道：“孙老前辈，也不用多费心机去想了，那弹琴吹萧之人，既然暗中相助咱们，自可断言是友非敌，此刻，虽然不愿和咱们相见，但总有相见之时。”

孙不邪道：“不错，那沈木风虽然退走，但却未必就离鄂州，咱们得早回约定之处。”

挺身而出，大步向外行去。

群豪鱼贯相随，离开了罗氏宗祠。

萧翎心有所思，也未问孙不邪等遇险经过，倒是孙不邪，慢行一步，和萧翎并肩而走，说出了遇险详情。

原来，孙不邪和无为道长得丐帮中弟子报告，知道武林四大贤人，被沈木风诱到罗氏宗祠后池中木舟之上，想到沈木风的恶毒，武林四大贤人必然要吃大亏，这四人虽然不和江湖上人来往，但在武林中却是盛名甚著，而且武功十分高强，如被那沈木风胁迫所用，必将使江湖为之哄动，其影响之大，实难计算。

两人追踪而至，登上木舟，只见烛光高烧，四君子分坐在舱中一张方桌四面，却未见那沈木风的人在何处。

无为道长为人心细，见状力主慎重，孙不邪却救人心切，一跃入舱。

四下流顾，仍然不见那沈木风的人踪何处。

无为道长眼看孙不邪进入舱中，也只好随后而上。

两人行到四大贤人的身侧，举手在四人身上推拿了一阵，但四人仍然是端坐不动。

这当儿，突闻木门呀然，后面舱门开启，一个红衣怪人，缓步向两人行来。

孙不邪猛发一掌，正击中那红衣人的前胸。

但见红衣人一顿之下，又向前面行来。

无为道长长剑出鞘，一剑点向那红衣怪人，正中肩头。

哪知剑尖如刺在坚石之上，那红衣人竟然是毫发无伤。

就在两人惊异之间，沈木风疾跃而出，点中了两人穴道。

孙不邪述完经过，叹了一口气，又道：“以后的事，就是灌下毒药，萧兄弟已经知道了。”

萧翎道：“我也遇到了那红衣怪人，如非有人相救，此刻只怕我也被那沈木风生擒活捉了。”

谈话之间，已到了约定的豆腐店外。

只见烛光盈盈，石磨隆隆，一个身着缕衣的老人，正在推动石磨。

孙不邪当先而行，直入店中。

那推磨人望了孙不邪和无为道长一眼，道：“人都在内室等候。”

群豪行入内室，只见司马乾、杜九及武当弟子，都集中在室中等候。

木榻上仰卧着一阵风彭云。

萧翎急步行近木榻，低声叫道：“彭兄，好一些吗？”

彭云启开双目，微微一笑道：“大约是死不了啦。”缓缓挺身而起，挣扎下榻，对着孙不邪拜了下去。

孙不邪一挥手，道：“你躺着吧！”

彭云不敢抗命，依言躺了下去。

孙不邪道：“伤在何处？”

彭云道：“左胸之上，幸得杜老前辈细心施救，已然大见好转了。”

杜九道：“不敢当，咱们是兄弟相称。”

彭云微微一笑，道：“在我师祖之前，小要饭的不得不和你客气一下了。”

杜九道：“不必如此，交朋友嘛，咱们各交各的就是。”

孙不邪说道：“这话倒也不错，他称我师祖，加若排起辈份来，和眼下之人论交，这不就要低了两辈。”

只见无为道长伸手把在彭云脉穴之上，瞧了一阵、道：“不妨事，明日再服两帖药，就可以复元了。”

商八看室中狭小，人数众多，站着已很拥挤，当下说道：“此地不是居留之地，咱们换个地方才行。”

彭云道：“小要饭的知道一处隐秘所在。”

商八问道：“什么地方？”

彭云道：“城外五里，有一座无人居住的宅院，竹林环绕，十分广大，里面设备，应有尽有。”

展叶青道：“如此华丽宅院，何以无人居住呢？”

彭云笑道：“这个吗？小叫化就不清楚了，也许是因为闹鬼吧！”

孙不邪道：“既有如此去处，咱们也……”

不必在此停留了，早些赶去目光一掠彭云道：“你能走路？”

彭云道：“慢一点走，大约还可支持。”

杜九道：“我瞧还是杜老三背着你走吧！”

彭云道：“那就多谢杜兄了。”

无为道长道：“趁天色还未大亮，咱们出城去吧！”

杜九背起彭云，当先带路，一行人直向城外行去。

展叶青低声问萧翎道：“萧大侠，你相信鬼神之说吗？”

萧翎摇摇头，道：“不信。”

展叶青道：“这鬼神之说，在下本也不信，但世间传说，历千百年而不衰，倒叫在下有些迷惑了，但望能够见见鬼神，以广眼界。”

萧翎心中一直想着岳小钗何以拒绝和自己相见，哪里有心情听那展叶青谈神论鬼，最后几句话，根本未曾听到。

展叶青眼看萧翎心不在焉，若有所思，也不多言，放步向前行去。

数里行程，在群豪脚下行来，不须一刻工夫，便已赶到。

第八回 留痕显绝技

此时，天色已亮，抬目看去，只见绿篁依依，环绕着一府规模很大的宅院。

孙不邪一皱眉头，低声问道彭云，道：“这座宅院，毫无破落之征，亦无荒凉之感，怎的会无人居住呢？”

彭云道：“错不了，小要饭的记得清清楚楚。”

无为道长道：“既然到了此地，咱们不妨瞧瞧，如是宅中住的有人，咱们不去打扰就是。”

穿过竹林，直到大门前面。

只见一对黑漆大门，紧紧的关闭着，不禁一呆，暗道：如是这宅中无人，大门怎会关闭，只怕那小叫化子受伤不轻，神志不清，也许记错了地方。一时之间，呆在门前，不知该如何才好。

但闻身后传来了彭云的声音，道：“小叫化记得清清楚楚，决错了不，商兄推开大门瞧瞧。”

商八心中犹豫不决，听得那彭云之言，只好伸手推去。

一推之下，那木门闻风未动，想是门内已经上了木栓。

商八摇摇头，道：“不对，如是室中无人，这木门怎会关起。”

彭云四下打量了一眼，道：“奇怪呀，小要饭的记得清清楚楚，就是此地，错不了，商兄越墙而入，进去瞧瞧如何？”

商八看那彭云神志清西，不似胡言，心中亦动了好奇之感，一提气，越墙而入，启开木门。

彭云说道：“杜兄背我进去。”

杜九抬头看去，只见一道红砖铺成的走道、由大门处，直达二门，打扫的十分干净，哪里像无人居住的样子，心中暗道：这样的宅院，怎似无人居住。

心中念转，人却依言踏阶而上，直向门内行去。

商八低声说道：“老三，离我远些，你背着要饭的，万一遇上突袭，只怕应变不易。”

杜九应了一声，落后三步。

商八重重咳了一声说道：“有人吗？”

彭云低声说道，“如是有人早该问咱们了……”

语声未落，突闻一个冷冷的声音传了过来，道：“什么事？”

商八微微一怔，停下脚步，一抱拳，道：“打扰好梦，抱歉万分。”

那冷冷的声音又传了过来，道：“你们擅闯私宅，该当何罪，还不快退出去。”

商八回顾了彭云一眼，道：“咱们退回去吧！”

转身向外行去。

彭云低声说道：“商兄，那人，也不是这宅院中的主人。”

商八道：“为什么？”

彭云道：“商兄如若不信，何不问他一声。”

商八想到那人讲话口气冷漠，倒不妨气他一气，当下说道：“阁下亦非这宅院主人，怎生讲话如此无礼。”

他讲这一番活，无非是想气那人，却不料那冷漠声音竟然应道：“世间

事，总该有个先来后到，谁要你们来的晚了一步。”

彭云低声说道：“怎么样？他们只不过早到一日，这宅院，并非他们产业。”

商八目光转动，暗道：此刻天色已亮，彭云还要养伤，这宅院甚是广大，他们既非本宅主人，咱们借住一些，又有何妨？

心念一转，高声说道：“如说这宅院吗？咱们三日之前，已经有人在此住过，只不过因事他去，今日归来罢了……”

语声微微一顿，又道：“要说先来后到，咱们是早先阁下几日了。不过，此宅亦非我等所有，阁下等既已借住，咱们也不能撵走诸位，好在这宅院甚大，多住几人，也是无妨……”

只听那冷漠的声音接道：“不成，听我相劝，还是快退出去。”

商八心中暗道：我商老二是何等人物，吃四方，赚八面，今日要叫你给唬了出去，那还能在江湖上混吗？当下高声说道：“如是在下不愿退走呢？”

那冷漠的声音道：“除非你们活腻了，不想再活。”

商八目光转动，只听出那声音来自紧靠大厅的西厢之中，却是不见人踪何处。

杜九听那人口气很大，心中有气，低声说道：“老二啊！咱得上去瞧瞧。”

商八道：“好！你用去了，照顾小叫化子要紧，那人口气之大，想来也不是省油的灯。”

彭云低声嘱咐道：“商兄小心一些。”

商八道：“不劳嘱咐。”大步直向厅中行去。

这座前院，十分广大，占地约有亩许，商八停身之处，距大厅还有五丈以上距离。

商八行近大厅两丈左右处，突然听得那冷冷的声音又道：“不教而杀，为之虐，但我已经警告过诸位了，你们自己寻死，那就不能怪我了。”

商八心中对那发话人，毫无轻视之心，早已暗中运气戒备，听得这人一番话后，更生警惕。

杜九缓缓放下彭云，低声说道：“听那人口咄咄逼人，也许真有一点本领，杜老三得去为我们老二，打个接应了。”

突闻商八冷哼一声，急向后退了回来。

杜九吃了一惊，纵身而起，飞落在商八的身侧，急急问道：“老二，受了伤吗？”

商八眉头紧皱，不答杜九的话，却卷起了左手袖管。

杜九冷目望去，只见商八左手小臂上，刺着一枚小箭。

说它是箭，其实比针大不了多少，伤处泛起了一片深紫之色。

杜九伸手欲拔毒箭，商八却突然一收左臂，疾退两步，道：“针上剧毒强烈，不可用手触及。”

说话之间，萧翎、孙不邪，无为道长和司马乾联袂而入。

彭云急急说道：“道长快去看，商老二中了毒药暗器。”

无为道长加快脚步，奔行到商八身侧，低头望了那暗器一眼，骇然说道：“蛇头追魂箭。”

杜九吃了一惊道：“蛇头追魂箭？”

商八道：“怎么？很危险吗？”

无为道长道：“不错，贫道听先师说过这等暗器，奇毒无比，但自贫道

出江湖之后，从未听说过这蛇头追魂箭在江湖上出现过，此刻骤然出现，显然那施暗器之人，是大有来历的人物了。”

萧翎道：“怎么？道长无法解去箭上之毒吗？”

无为道长道，“据贫道所知，除了施放暗器之人的独门解药之外，天下名医很少人能够解这追魂箭上之毒。”

伸手点了商八臂上两处穴道。

萧翎回顾了杜九一眼，道：“施放暗器之人，还在此地吗？”

杜九瞧了那临大厅的西厢一眼，道：“大约还在西厢之中。”

萧翎道：“有劳道长替我商兄弟稳住毒伤，在下去向他讨取解药。”举步向厅中行去。

萧翎自出道之后，连会武林高人、枭雄，时间虽然不长、但经验却是长进了不少，一面向那西厢行进，一面暗中运气戒备。口中却说道：“室中那一位高人，在下萧翎求见。”

但闻西厢之中，传出来一个冷漠的声音，道：“无暇接见。”

萧翎怔了一怔，道：“在下以礼求见，兄台这等拒人于千里之外，就不觉太过无礼吗？”

那冷漠的声音重又传了过来，道：“在下等素不和武林人物搭讪，阁下还是离开的好。”

萧翎原想入侵住宅，屈在己方，好言讨些解药，治疗好商八身受之毒，也就算了、却不料对方的口气，竟如此冷漠难听，不禁动了怒火，冷笑一声，道：“阁下口气如此之大，未免有些小视天下英雄了。”

那西厢之中，又响起那人冷若冰霜的声音，道：“从此刻起，在下不再回答任何问话，阁下如再向前一步，当心那蛇头追魂箭，取尔之命。”

萧翎凝立不动，长长吸了一口气，双手伸入怀中，戴上了千年蛟皮手套，缓缓说道：“萧某敬谨候教。”

过了半晌，仍不闻那西厢中有人答话。

这时，孙不邪已跟进萧翎身侧，低声说道：“据老叫化所知，当今武林之世，能施用那蛇头追魂箭的人物，只有一人，但那人早已陷身禁宫之中，禁宫未开，自是不会出来，这人不知是何许人物，竟然也会施用毒绝一代的奇形暗器，萧兄弟，你要小心一些才是。”

萧翎点点头，道：“多谢老前辈的关心……”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老前辈不要和晚辈一齐涉险了。”

孙不邪点点头，移步退了下去。

萧翎提高了声音，道：“萧翎已经告罪，阁下置之不理，萧某只好闯进去了。”

他心想商八武功不弱，那人能一击射中商八，足证明那人手法，的确是非同小可，是以，亦不敢丝毫大意，一面移步前行，一面全神贯注，留神着四面八方的动静。

行约七八步，瞥见寒芒一闪，电射而至，不但来势奇速，而且无声无息。

萧翎右手一挥，接住了一枚蛇头追魂箭，心中暗道：此人手法之快，果然是惊人的很，如若我不是早已留心，只怕在不知不觉中，就要伤在这蛇头追魂箭下了……

但闻那西厢中传出来冷漠的声音，道：“好手法，出道江湖以来，很少有人能够接得住我这蛇头追魂箭……”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不过我那蛇头追魂箭上，淬有剧毒，奇恶无比，阁下用手接到，只怕也无法逃过中毒之厄。”

萧翎冷冷说道：“只怕未必！”

那西厢之中，传出来一声哈哈大笑，道：“阁下如是不信在下之言、你何妨运气一试。”

萧翎缓缓举起手中的蛇追魂箭，冷冷地说道：“来而不往非礼也，但愿阁下也能接住你自己的暗器。”

说话之中，已经暗运功力，话落口，高举的右手一弹，手中的蛇头追魂箭疾飞而出，直向西厢飞了过去。

他暗器手法得自柳仙子，柳仙子又是以暗器、轻功，称绝江湖、这弹指发射追魂箭的手法，只瞧的孙不邪暗暗称赞不已。

那西厢中人，一直长笑不绝，看到萧翎弹指发箭之后，笑声突然中断。

显然，那人亦为萧翎那弹指发箭的手法震撼不已。

萧翎右手弹出蛇头追魂箭、左手已然暗暗的护住要害，快速向西厢冲去。

那西厢距萧翎不过两丈多远，萧翎一跃之下，已然落到西厢门前。

只见双门紧闭，连窗子都是关的十分严紧。

萧翎心知此刻处境险恶异常，也顾不得打量四周的形势，飞起一脚踢中木门。

但闻砰的一声大震，木门大开。

萧翎在飞脚踢向木门的同时，人也向旁侧闪避开去。

他对那人发射蛇头追魂箭的手法，心中亦存畏惧，心知如若在自己踢开木门的一瞬，那人及时发出蛇头追魂箭来，势必要伤在那追魂箭下不可。

哪知，那人竟未发出追魂箭来。

萧翎等候了片刻，才突然一个翻身，闪入室内。

凝目望去，只见靠后窗处，站着个青衣人。

那人面窗而立，背对大门，对萧翎行入室中，浑如不觉。

萧翎轻轻咳了一声，道：“在下幸未辱命。”进了西厢。

那青衣人冷冷说道：“在下入得江湖之后，就闻得萧翎大名，今日一见，果不虚传。”

萧翎道：“过奖了！阁下蛇头追魂箭，无声无息，快如电闪雷奔，在下也是初次见识。”

那青衣人语气大见缓和，说道：“你闯入西厢中来，有何见教？”

萧翎道：“在下一位兄弟伤在阁下的蛇头追魂箭上，在下想讨点解毒之药。”

那青衣人缓缓说道：“只有这一件事吗？”

萧翎道：“不错，只有这一桩事情。”

青衣人道：“想要解药不难，但在下也有一个条件。”

萧翎道：“什么条件？”

青衣人道：“在下奉上解药之后，诸位要立刻远离此地，如蒙见允，在下就立刻奉上解药，阁下如是不肯答允，那就只有让你那位兄弟毒发而死了。”

萧翎略一沉吟，道：“如若在下那位兄弟，是伤在别人手中，阁下能够慷慨赠药，别说只此一个条件，就是十个八个条件，萧某亦无不答应的道理，可惜的是，在下那位兄弟，是伤在你阁下的蛇头追魂箭下，萧某同来之人甚

多，必得和他们商量……”青衣人似是已经不耐烦，怒声说道：“这么说来，阁下是不答应了？”

萧翎道：“此刻还难决定！”

青衣人道：“好！你去和他们商量之后，再来此地和我谈吧！”

萧翎心中暗道：远离此地，条件并非苛刻，只是孙不邪、无为道长，都是有头有脸之人，我如提出此事，不知他们的感想如何，心中念头一转，说道：“在下愿尽心力，说服同来之人，远离此地，但请兄台先以解毒药相赐，救人如救火，拖延不得。”

青衣人道：“你先去和随来同伴商量好了之后，再来不迟。”

萧翎心中微生愠意，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阁下伤了人，难道就可以不闻不问了吗？讨取解药，和远离此地，乃是两件事情，不能混为一谈。”

青衣人冷笑一声，道：“阁下之意呢？”

萧翎道：“在下想请问一句，除了我等远离此地之外，不知是否还有其他之法。”

青衣人冷冷说道：“还有一个办法。”

萧翎道：“请讲。”

青衣人道：“那解毒药物，就在我的身上，阁下要有本领，尽管出手抢夺。”

萧翎自进入房中之后，和那青衣人谈了很多的话，那青衣人始终未回过一次头。

萧翎冷笑一审，说道：“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办法了吗？”

青衣人道：“在下想不出还有什么办法。”

萧翎沉吟了一阵，道：“既是如此，在下就放肆了。”

青衣人道，“不用客气，尽管出手。”

萧翎暗中运气，护住了全身要害大穴，缓步行过去了。

他一直行到那青衣人的背后，那青衣人仍然背他而立，站着不动。

萧翎右手扬起，正欲劈出，但却又突然停了下来，说道：“阁下何不回过头来。”

青衣人身子转动，慢慢的转过脸来。

萧翎一和他目光接触，不禁吓了一跳。

只见那人一张脸，其黄如金，闪闪生光，倒是说不出它哪里难看，但怎么看也不像一张人脸。

萧翎镇静了一下心神，缓缓说道：“阁下戴的面具不错。”

伸出手去，缓缓向那人左腕之上抓去。

那人肃立不动，直似不知萧翎抓向左腕。

萧翎出手一抓之势，暗含着很多变化，既可易抓为索，亦可弹指击出，全看那青衣人如何应付，再行随机应变。

但事情竟然又出了萧翎的意料之外，那人竟然沉着无比，眼看萧翎手指就要触及手腕，那青衣人仍然静站不动。

萧翎右手加速，一把扣住青衣人的左腕。

只觉那青衣人的左腕坚硬，冰冷，有如一块金铁一般，不禁心头骇然。

但闻那青衣人冷笑一声，右手突然伸出，反向萧翎右腕划去。

萧翎目光一转，看他右手纤细白嫩，但却留着很长的指甲，左手一抬，挡开一掌，右手同时松开那青衣人的左腕，疾退三步。

青衣人冷笑一声，道：“阁下已经中了剧毒，一盏热茶工夫之内，剧毒就要发作，你可以去准备后事了。”

他不知萧翎手中戴着千年蛟皮手套，百毒不侵，刀枪难伤。

萧翎心中暗道：这一双千年蛟皮手套，帮了我不少大忙，抬起左手，望了一眼，缓缓说道：“为什么？”

青衣人道：“我这指甲之上，含有剧毒，弥左手被我划中，自然是非死不可。”

萧翎哈哈一笑，道：“阁下暗器经过了剧毒炼制，右手指甲上，竟然也含有剧毒，足见是一位用毒的大行家了，可惜在下不畏百毒。”

青衣人呆了一呆，道：“抬起左手，仔细瞧瞧。”

萧翎道：“不用瞧了，在下自知百毒不侵。”

青衣人仍是有些不信地说道，“我指上之毒，与众不同，不论何等英雄人物，只要沾染上少许，片刻即将发作。”

萧翎道：“阁下既是不信，那也是没法子的事。”

陡然欺身而上，一掌迎胸拍去。

那青衣人眼看萧翎仍能施袭，心中惊愕万分，两手一抬，迎向萧翎的掌上击去。

萧翎适才扣住他左腕穴脉，觉得如抓在金铁之上，对他那长袖掩遮的左手，早已留上了心，看他抬起左手攻来，立时一沉掌势，避开一击。

凝目望去，只见那人露出的左手，一片黝黑中突出三个两寸长短的尖利锋芒。

原来，这人的左手，竟是钢铁铸成的一只假手。

萧翎冷笑一声，道：“阁下以铁手当兵刃，当真是异想天开。”

那青衣人不答萧翎问话，左手、右掌，片刻间各攻三招。

这几招绵密迅快，迫得萧翎连退了三步，才找出反击之机，双掌连环攻出，倏忽之间，还击八掌，一面暗自忖道：如若不把此人制服，只怕不易取到解药。

就这一分心神，那青衣人又找到了反击的机会，展开了一轮快攻。

只见他铁手上锋尖闪光，右手掌势疾如流星，铁手难及的空隙，右掌却适时而至，递补上左手留下的空隙。

萧翎虽然戴着千年蛟皮手套，但眼看青衣人手上闪动的寒光，心理上生了一种畏惧，不敢和他铁手相触。

这一来，萧翎不觉吃了大亏，一时间，竟然无反击之能。

正搏斗间，突闻得一声低喝，道：“住手！”

那青衣人间声而退，倒跃五尺。

萧翎停下手，转眼望去，只见一个面目俊秀、身着蓝衫、手提玉箫的少年。当门而立。

那倨傲不可一世的青衣人，一见那蓝衫少年，竟然规规矩矩的欠身一礼，道：“见公子……”

那手提玉箫的蓝衫少年举手一挥，道：“不用多礼。”

那青衣人应了一声退到一侧。

那手提玉箫的蓝衫少年两道森寒的目光，投注在萧翎身上，打量了一阵道：“阁下什么人？”

他眉际间充满着杀机，但语气却十分客气。

萧翎道：“在下萧翎。”

那蓝衫人脸上怒容忽消，微微一笑，道：“原来是萧兄，久仰了……”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兄弟刚一见到萧兄之面，就有点怀疑是你，要不然，兄弟也不会这般客气了。”

萧翎道：“兄台如何称呼？”

蓝衫人沉吟了一阵，道：“朋友们都称我玉萧郎君。”

萧翎心中一动，暗道：玉萧郎君，那是蓝玉棠的表哥了，口中却缓缓应道：“阁下号称玉萧郎君，手中又提着玉萧，定然是一位吹萧的能手了。”

玉萧郎君微微一笑，道：“这音律之学，兄弟是稍解一二。”

萧翎心中道：太客气了，昨宵听你吹萧，把一管玉萧吹得幽美动人，如泣如诉，九曲百转，古时有人能吹萧引凤，想来不过如此了。

那人久久不闻萧翎的答话，又道：“萧兄对音律之学，定然是造诣极深了。”

萧翎急说道：“兄弟对音律之学是一窍不通。”

玉萧郎君道：“萧兄言重了……”目光一掠那金面青衣人，接道：“萧兄怎会和兄弟的从人打起来？尚望见告一二，兄弟定要让他给萧兄赔罪。”

萧翎心中暗道：他对我这般客气，定然是有他的原因，不管原因为问，我应该借此机会，先讨来解药再说。

心念一转，缓缓说道：“赔罪实不敢当，在下一位兄弟，伤在蛇头追魂箭下，兄弟到此只望能讨些解药。”

玉萧郎君望了那青衣人一眼，缓缓说道：“你怎地又施用那绝毒的暗器伤人了，还不快把解药拿出来。”

那青衣人道，“他们要强行借宿这座巨宅，我只好给他们点颜色瞧瞧，使他们知难而退了。”

萧翎心道：这两人名虽主仆，但仆人对主人，并非十分敬畏。

那青衣人口中虽然和玉萧郎君顶嘴，但右手却已从怀中摸出了一个玉瓶，倒出了一粒丹丸，递向萧翎。

萧翎手上戴着千年蛟皮手套，不畏剧毒，伸手接去。

那青衣人已知萧翎不畏剧毒，也未施展毒手，规规矩矩的把丹丸交到萧翎手中。

玉萧郎君微微一笑道：“只要你那位朋友确是中蛇头追魂箭之毒，服下这粒药丸，一个时辰之内，伤势就可以完全复元了。”萧翎道：“多谢赐药盛情。”

玉萧郎君轻轻咳了一声，道：“兄弟有一个不情之求，还望萧兄答允。”

萧翎心中暗道：既是不情之求，又要我答允，那是毫无商量的余地了，口中却说道：“什么事，只要兄弟力所能及，我是无不答允。”

玉萧郎君道：“兄弟今宵要借此宅院，和一位朋友谈些事情，不想有其他之人混杂其中，还望萧兄答允，能够给兄弟一个方便。”

萧翎目光一转，只见那青衣铁手人，满面激愤之容，似是对玉萧郎君和萧翎这般客气，大感不满，不禁心中暗感奇怪，忖道：他们主仆二人，对我竟是两种大不相同的态度，主人如此客气，仆人却是如此激愤，不知我萧翎何处开罪了他。

但闻玉萧郎君道：“萧兄意下如何呢？”

萧翎道：“此刻兄弟还难决定，在下去和两位同行到此的前辈，商量一

下，再回兄台之话如何？”

玉萧郎君冷笑一声，道：“你说的可是老叫化和那牛鼻子老道吗？”

萧翎道：“是的！那老叫化乃丐帮中硕果仅存的孙老前辈，那道长，乃是当今武当派的掌门人，无为道长。”

玉萧郎君说道：“武当派空得虚名，自号为五大剑派之首，其实那几招登不得大雅之堂的剑招，只能唬唬乡愚之輩罢了……”

他仰起脸来，长长吁一口气，道：“至于丐帮吗？那更见不得人了，一群老少混杂、褴衣百结的乌合之众，人数虽多，但却不堪一击。”

萧翎听得怔了一怔，暗道：好大的口气，那沈木风也不敢说出这等夸大之言，口中却缓缓应道：“阁下瞧不起丐帮和武当派中人，自是有着惊人的绝技，但兄弟却是和他们相处融洽，敬重他们为人，因此，必先得和他们商量一下，才能决定。”

玉萧郎君答道，“我只要萧兄答允，离开此地，余下之人不肯走，那是自我苦吃了。”

萧翎道：“这个，容在下先和两位同来之人商量一下，再来回话。”也不让那玉萧郎君再接口，转身向外行去。

那青衣铁手人心中大为不满，冷哼一声，欲待追袭，却被那玉萧郎君伸手劝阻。

萧翎大步行出室外，奔到商八身前，伸手递过手中丹丸，说道：“快把这粒解药服下。”

那蛇头追魂箭，果然是恶毒无比，商八中毒不久，已然是难再支撑，脸色铁青，冷汗涔涔而下。

但他神志还很清醒，接过萧翎手中的丹药吞了下去。

萧翎眼看商八痛苦之状，心中极是骇然，暗道：这蛇头追魂箭，果然是厉害无比，但不知这解毒丹丸，是否果如那玉萧郎君所言，能够在片刻之间，大见功效。

此刻，他心中第一件要事，就是希望商八的伤势早愈，是以，双目一直投注在商八的身上，瞧着他的变化。

果然，这独门的解毒丹丸，有着神奇无比的速效作用，商八服下不久，已见功效，头上的冷汗首先消退。

萧翎长长吁一口气，低声对杜九说道：“带他到一处安静所在运气调息，那赠药人告诉我，对症用药，一个时辰之内，就可完全复元。”

商八望了萧翎一眼，欲言又止，在杜九扶持之下，行到一株花树下面，盘坐调息。

孙不邪待商八去后，才低声问萧翎道：“你见过那人了？”

萧翎道：“见到了他们主仆两人。”

无为道长道：“我们见到一个执萧蓝衫人行入室中……”

萧翎道：“那是主人，还有一位左臂上装着一只铁手的青衣仆人，射中商兄弟的毒箭，就是那仆人所放。”

无为道长一皱眉头，道：“仆人有此能耐，那主人的武功，更是高强了。”

萧翎心中暗道：何止高强，尚且孤傲不可一世，根本就未把你们丐帮和武当派放在眼中，但是如若据实说出，必将大伤两人的颜面，只好忍下，点头说道，“主人武功如何，在下未曾试过。但和青衣仆人交手数招，的确是高明的很。”

孙不邪道：“你可曾问了他姓名？”

萧翎道：“他来说出姓名，但却自号玉萧郎君。”

孙不邪喃喃自语道：“玉萧郎君，玉萧郎君，从未听过这名字啊！”

萧翎道：“看他年岁，不过二十五六……”略一沉吟接道：“如若在下没有看错，那玉萧郎君，就是咱们在罗氏宗祠中听到的吹萧之人。”

无为道长道：“那是咱们的朋友了，应该上去见过才是。”

萧翎摇摇头说道：“不用了，他生性孤傲，只怕是不愿和咱们谈话……”

凝目思索片刻，接道：“他愿在暗中帮助咱们，只怕是别有原因，唉！那玉萧郎君，对我还算客气一些，但他那位青衣仆人，却一直把我视作深仇大恨的人，怒目相视，大有立刻扑杀之心。”

孙不邪摇摇头，道：“当年老叫化闯荡江湖之时，也遇到了不少生性冷僻的怪人，但如像这等既敌又友的人，却是从未见过。”

萧翎缓缓说道：“有很多事，在下是无法了然，想来，这其中必有着十分微妙的原因。”

孙不邪道：“什么原因呢？”

萧翎心中暗道：此事只怕和我那小钗姊姊有关，内情未明之前，又不便说出口来，只好支吾以对，道：“此刻内情，在下亦是难作揣测，只好等着瞧了。”

无为道长已瞧出萧翎似有着难言之隐，示意孙不邪不要再问。

萧翎转过话题，道：“那玉萧郎君赠药之时，曾有一个条件。”

无为道长道：“什么条件？”

萧翎道：“他要咱们撤离此地。”

一阵风彭云接道：“为什么？此地又非他们所有。”

萧翎道：“大约他要在此地会见一个朋友，不愿咱们惊扰。”

无为道长道：“既是如此，贫道之意，不如离开此地算了。”

孙不邪道：“萧兄可曾答应了他？”

萧翎道：“在下不敢独断做主，来和两位老前辈相商。”

孙不邪道：“不论那玉萧郎君武功如何高强，咱们也不能就此退走。”

萧翎微微一怔，暗道：这位老前辈好名之心，看来是尤强过我们年轻人。口中却缓缓说道：“那玉萧郎君说的虽然客气，却十分坚决，如果咱们不答应，只怕要引起一场纷争。”

孙不邪道：“如若咱们就此撤走；那未免太过示弱于人了。”

萧翎道：“老前辈之意呢？”

孙不邪哈哈一笑，道：“总要给咱们一个交代才是。”

这几句说的声音甚高，似是有意要那室中之人听到。

果然，西厢中传出来玉萧郎君的声音，道：“什么人说话敢如此无礼？”

萧翎心中暗自奇怪，忖道：如是孙不邪故意要和那玉萧郎君为难，倒也不像，不知何故竟要坚持留此。

只听孙不邪道：“老叫化子。”

但闻一声冷笑，传了过来，玉萧郎君缓步行了出来，一脸冰冷肃杀之气，一语不发，直对几人行了过来。

萧翎心中暗道，要糟，看来今日这一架，恐怕是打定了。

他虽未和玉萧郎君动过手，但想到那青衣人的高强武功，这主人必将是一位绝世高手，生恐他突然一击，伤了那孙不邪，立时一横身，挡在孙不邪

身前，一拱手，道：“兄台息怒。”

玉萧郎君一皱眉，道：“萧兄，可是想替人出头吗？”

萧翎心中怒道：我好言相劝，你怎能如此无礼。当下说道：“在下适才亦曾说明，萧某一人，难作主意，我等商议此事，留去并未决定，兄台气势汹汹而来，那未免有些欺人过甚了。”

玉萧郎君脸色一变，冷冷说道，“在下不愿和你为难，你最好置身事外，不用多管闲事。”

萧翎道：“兄台如此迫逼，萧某岂能不管。”

玉萧郎君道：“这么说来，你是一定要管了？”

萧翎点点头，道：“情势逼人，那也只好挺上了。”

玉萧郎君脸上神色连变，显然心中激动万分，双目凝注在萧翎面上，大有立刻出手之意。

萧翎亦是全神戒备，蓄势相待。

双方相持了一刻工夫，玉萧郎君终于忍了下去，冷冷说道：“看在她的面上，再让你们商量一下，一顿饭工夫之内，再不撤离此地，别怪在下无礼了。”

说完，也不待萧翎答话，转身而去。

萧翎心中暗道：看在她的面上，她是谁呢？难道指的是小钗姊姊吗？

此刻，他已确定了这玉萧郎君，就是昨夜吹萧之人，就昨夜所见情势，这玉萧郎君和那蓝玉棠，似是都对岳小钗有着很深的爱恋，使他们表兄弟间，亦闹的水火不容……

只听孙不邪喃喃自语道：“果然是那支玉萧……”

萧翎怔了一怔，道：“那玉萧怎么了？”

孙不邪轻轻叹息一声，道：“者叫化见过那支玉萧，虽然相隔十年，但老叫化仍然记忆犹新，只是执萧的人不同罢了。”

萧翎正想追问内情，突闻无为道长叹息一声，道：“好精深的内功。”

萧翎低头望去，只见那玉萧郎君行过之处，留下了一行清晰的脚印。那脚印不但清晰可见，而且深浅如一，心中大是骇然，暗道：暗中施展内力，留下脚印，难在这力道竟能用的如此均匀。

萧翎心中想道：既然孙不邪已经知道了那玉萧的来历，那就不难找出玉萧郎君的出身，亦不用在此地问他了。

转眼望去，只见孙不邪仰脸望天，不知在想的什么心事，当下低声说道：“老前辈，可是决心留此吗？”

孙不邪道：“不用了，我已见了那玉萧，咱们自然该走了。”

萧翎心中暗道：原来，你是要激怒那玉萧郎君，用心就是想瞧瞧那支玉萧，口中却说道：“老前辈决定要走吗？”

孙不邪道：“不错，咱们已经见过了那玉萧，留在此地，老叫化也没有什么用了。”

萧翎心道：原来他老谋深算，用心只在证实他心中所想之事，但我已和那玉萧郎君叫上了阵，当该如何，倒是要费思量了，还有他今夜要会之人，不知是不是小钗姊姊？

一时间，只觉得心乱如麻，思潮起伏，不知如何才好。无为道长似是已瞧出了萧翎的为难之处，轻轻叹息一声，道：“萧大侠可是想留在这里吗？”

萧翎道：“那玉萧郎君限咱们一顿饭工夫之内撤走，咱们如若依他之言，

撤离此地，未免是太过示弱，如是决定留在此地，只怕是难免一场恶战，此时此情，真不知如何才好。”

无为道长略一沉吟，道：“贫道之意，不如取一个中庸之策。”

萧翎心中忖道：此乃两个极端，除了依他之限，离开此地外，只有留在此地，和他硬拼一场，那有什么中庸之道。

心中念转，口中却说道：“请教道长。”

无为道长道：“如若为着争宿于这座宅院之中，彼此动手拼命，那准免是有些小题大作了，但如咱们就此撤走，那又未免太过示弱于人。贫道之意，咱们不妨依限撤走，但临走之际，萧大侠亦不妨现露一两招绝技，给他们瞧瞧。”

萧翎心中暗道：这话倒也不错，炫耀一下之后，依限撤走，双方都可保下面子，倒也不用彼此用出全力拼命了，当下点头说道：“道长，活虽说得不错，但在下却不知如何一个炫耀之法。”

无为道长微微一笑，道：“那执萧人，举步留痕，武功虽然高强，但贫道相信萧大侠也决不会输给他……”

语声微微一顿，又道：“每一个人，不论才气如何超绝，但亦无法把每一种武功，都练到出神入化之境，必有所长，亦有所短，萧大侠在炫耀武技之时，尽量弃短用长就是。”

萧翎忖道：就目下情势而言，那也只有如此，点点头，道：“好吧！”

无为道长回顾了展叶青一眼，道：“你带着随来此地的弟子，先退出这座宅院。”

展叶青心中虽然有些不愿，但他对师兄素来敬重，一言不发，带着随来的武当弟子，退了出去。

孙不邪望了一阵风彭云一眼，道：“你也退出去吧！”

彭云应了一声，缓步走了出去。萧翎望望那端坐在花树下，运气调息的商八，心中暗道：虽是旨在炫耀武技，但亦可能为情势所迫的真正动手，商八伤势甚重，留在此地，只怕有些不妥，万一打起来，无法分神照顾于他，但他此刻正在运气调息，又不便惊动于他，该当如何才是。

孙不邪一看萧翎神色，已猜知他心中为难，微微一笑，道：“萧兄炫耀武功之时，不用分心他顾，老叫化和无为道长，大概可以保护那商八的安全。”

萧翎道：“好！那就重托两位了。”

顿饭时光，弹指即过，萧翎等也不过刚刚把事情安排好，那西厢中已传出玉萧郎君的声音，道：“时限将届，诸位要作何打算？”

这几句话说的声音不大，但却字字句句，钻入人耳之中，听得清晰异常。

萧翎高声说道：“萧某还有事情请教。”

西厢中传出来玉萧郎君的声音，道：“阁下还有什么事？”

萧翎道，“兄台可否请出室外一晤。”

玉萧郎君道：“在下出口之言一向铁案如山，如若时限届满，诸位仍不肯走，只有死亡一途，萧兄如想说服在下，那是白费心机了。”

萧翎心中大怒，冷冷说道：“我等原本想走，但阁下如此说，在下等恐又要改变主意了。”

玉萧郎君道：“如何一个改变之法？”

萧翎道：“就凭那几句话，我等纵然要走，也要一顿饭工夫之后再走。”

玉萧郎君冷笑一声道：“萧翎，我已经对你忍让的太多了。”

萧翎道：“在下一生之中，亦从未这般的忍气吞声。”

玉箫郎君道：“还有盞茶工夫，就满了一顿饭的时光。”

萧翎冷哼一声，不再理会玉箫郎君，却转脸望着孙不邪和无为道长说道：“此人如此狂傲，实叫人难以忍受，看来咱们还得留在这里了。”

无为道长道：“小不忍则乱大谋，眼下沈木风气焰极盛，咱们对付沈木风，已有顾此失彼之感，何苦再树大敌。”

萧翎轻轻叹息一声，道：“道长说的不错，咱们再让他一步就是。”无为道长目光一掠孙不邪道：“为了息事宁人，咱们早走一步如何？”

孙不邪道：“好吧！老叫化老了，早已没了火气。”

萧翎正待招呼商八等离开，突然闻到一声冷笑，传了过来，道：“你们是自绝而死呢？还是要在下动手？”

孙不邪回目望去，只见玉箫郎君，手提玉箫站在一丈开外，满脸杀气，一个青衣人，站在玉箫郎君身后。

这时，那青衣人，已把脸上的面具取下，露出本来面目，只见他脸色铁青，隐隐闪光，颔下虽未留须，但看上去，却在三十以上的年岁。

萧翎回顾了孙不邪一眼，只见他眉宇间怒容隐现，显然，玉箫郎君的狂傲，激起了这个丐帮名宿的怒意。

萧翎冷然一笑，道：“阁下之意，可是说我等自绝而死吗？”

玉箫郎君道：“如是在下动手，只怕各位要吃上一番大苦头了。”

萧翎道：“阁下可知道一句话吗？”

玉箫郎君：“什么话？”

萧翎道：“大丈夫可杀不可辱。”

玉箫郎君冷然一咽，道：“诸位可是宁死，不受辱了。”

萧翎肃然说道：“不过，在下等亦不愿自绝而死。”

玉箫郎君道：“如何一个死法，诸位自然是可以选择了。”

萧翎听他口气，愈来愈大，愈来愈难听，不禁心中火起，暗道：就算咱们非输你不可，那也难以忍下此种之气，今日不论胜败，是非得和你打一场了。

心念一转，冷冷说道：“咱们不愿自绝，自然是要你动手了。”

玉箫郎君脸色一变，冷冷说道：“不见棺材不掉泪，不到黄河不死心，你们哪一个先死？”

萧翎一挺胸，道：“区区愿先试锐锋。”

玉箫郎君一皱眉头，道：“你要第一个讨死吗？”

萧翎道：“在下是第一个出手，是否会死，就很难说了。”

语声微微一顿，又道：“也许在下偶尔失手，伤了阁下呢？”

玉箫郎君冷冷说道：“人人都说你萧翎狂傲自负，今日一见，果是不差，你既然一定要自行讨死，在下只好成全你了。”

言下之意，似是一动手，萧翎是必死无疑了。

萧翎心中暗道：这玉箫郎君如此的冷傲怪僻，而不自知，倒要指我萧某人自负狂傲，这人世间的事，有时毫无道理可言，当下说道：“咱们是鹿死谁手，片刻即可分晓，那也不用早先夸口了。”

玉箫郎君突然欺身而上，一箫点向萧翎的前胸，道：“躺下去！”

萧翎已和那青衣铁手人动过了手，心知身为主人的玉箫郎君，武功必将在铁手仆人之上，是以早作戒备，就在玉箫郎君扬手一箫点来之时，萧翎右

手也同时横向箫上拍去，人也横里向旁侧跃去，口里应道：“只怕未必。”

话刚出口，突觉一股暗劲，击中在前胸之上。

萧翎早已暗运罡气护身，这一指虽然来的突然，亦为那护身罡气挡住，幸未受伤，但心中却是大感骇然，暗道：这一股暗劲，不知何时发出，如若是随着那玉箫击来，决不致来的如此快速，倒是难怪他夸口要我躺下了，如是我没有罡气护身，这一击，打中穴道，必将如他所言，躺下不可。

那玉箫郎君眼看暗发的劲力，击中了萧翎的前胸，但萧翎竟是若无其事一般，仍然站着不动，却被一股反弹之力，把暗劲挡住，亦不禁为之骇然，忖道：原来，他竟练有了玄门绝技——至高至上的护身罡气。

两人虽然各自心生惊骇，但彼此间动手相搏招数，并未停下。

但见玉箫郎君手中玉箫一沉，避开了萧翎抓向玉箫的五指，陡然又翻了上来，点向萧翎右脉。

萧翎右腕一挫，收了回来，左手拍出一掌。

一掌发出，招数连绵而出，片刻之间，已然连续攻出一十二掌。

玉箫郎君疾快的向后退了三步，道：“阁下用的是那南逸公的闪电连环掌？”

萧翎停下手，冷冷说道：“不错，阁下的见识倒是很广。”

心中却是大感骇然，暗道：这人不但武功高强，而见识亦很渊博。

但闻玉箫郎君说道：“这套掌法，你由何处学得？”

萧翎道：“这个么……歉难奉告。”

玉箫郎君道：“在下相询之意，是想问个明白，是他亲手相授的呢？还是你由那记载的秘籍之上学到的。”

萧翎道：“自然是亲手所授。”

玉箫郎君道：“这么说来，那南逸公还没有死……”语声微微一顿，又道：“他人现在何处？”

萧翎道：“他老人家还活在世上就是，现在何处，恕不奉告。”

玉箫郎君道：“哼，你just不说我也能查得出来。”

玉箫一起，点了过来。

萧翎掌势横击，斜斜向玉箫劈了过去。

玉箫郎君暗道：这人狂妄得很，竟以手掌接我玉箫，必得给他些苦头吃吃才行。

念头一转，玉箫疾沉，反向萧翎手上迎去。

但见萧翎五指一握，竟然把玉箫抓在手中。

玉箫郎君心中暗自怒道：你这是自我苦吃了，怪不得我。

当下暗中运气，一转玉箫。

原来玉箫郎君手中玉箫有着甚多极小尖厉的石尖，以那玉箫郎君深厚的内功，运气转箫，很少有人能不为那石尖所伤。

但萧翎却仍然紧握着玉箫，不但毫无伤损，而且更加握的紧了一些。

玉箫郎君一皱眉头道：“阁下武功，果然高强的很……”

语声一顿，接道：“松开我手中玉箫！”

萧翎心中暗道：彼此为敌，怎能要我放开你手中玉箫，想是这玉箫名贵，怕它损伤了。心中念转，手却依言放开。

玉箫郎君似是未料到，自己这一喝，萧翎竟然放手松开了玉箫，当下后退了三步，冷冷说道：“萧兄倒是很听兄弟的话。”

突然扬起手中玉箫一抖，月光下，只见无数细如牛毛的寒芒，由那玉箫孔中，分飞而出。

原来这看去十分古雅的玉箫，竟然是内有机簧、暗藏毒针。

萧翎望了那玉箫一眼，冷冷说道：“原来阁下这玉箫，还能发射如此恶毒的暗器，当真是叫我萧翎又大大的开一次眼界。”

玉箫郎君道：“如非阁下很听在下之言，只怕早已伤在那毒针之下。”

萧翎道：“你那箫里藏毒针的方法，虽然奇妙恶毒，叫人防不胜防，但未必就能伤到我萧翎。”

玉箫郎君不知萧翎手上戴有千年蛟皮手套，刀剑难入，当下冷笑一声，道：“箫中机簧十分强硬，你纵有罡气相护，也无法阻挡那尖细的毒针刺入。”

萧翎心道：他要我松了玉箫，原是一片好意，那也不用和他论辩了，当下不再言语。

但听玉箫郎君接道：“我已手下留情，阁下还不肯知难而退吗？”

萧翎暗道：我如果答应退走，此人必将大施毒手，造成一番杀劫，无论如何必得想个法子，把这玉箫郎君制服不可……

萧翎缓缓拔出背上的长剑，道：“阁下玉箫招数，定然十分精妙，在下倒希望再领教阁下几招精绝箫法。”

玉箫郎君冷笑一声，道：“萧翎，你可知道在下为什么处处对你手下留情吗？”

萧翎道：“在下不知。”

玉箫郎君道：“为了一个人。”

萧翎道：“什么人？和在下有何关连？”

玉箫郎君脸上杀气直透眉宇，冷冷说道：“我生平之中，从未对任何一个人，有过如此的忍耐，对你萧翎，可算是例外的例外。”

萧翎一皱眉头，接道：“阁下不用有所顾虑，我萧翎就是萧翎，和任何人都无关连，你只管放手施为。”

玉箫郎君双目神光一闪，冷冷说道：“你是要迫我出手吗？”

萧翎道：“在下并无逼迫阁下出手之意，但也不用阁下对我手下留情，咱们各凭武功，以决胜负就是。”

玉箫郎君向天打个哈哈道：“好！小心了。”陡然一箫，点了过去。

萧翎口中虽然说得轻松，但他内心之中，却是丝毫不敢有轻视对方之心，一吸气，陡然间，向后退了三尺。

玉箫郎君冷笑一声，玉箫挥动，连攻三箫。

虽只攻出三箫，但却幻起了漫天箫影，分从四面八方袭来。孙不邪回顾了无为道长一眼，低声说道：“此人招数奇异，老叫化生平仅见。”

无为道长神色严肃，道：“这是一场胜负难测的凶险之战……”

他似是言未尽意，但却突然住口。

第九回 往事不堪回首

萧翎被那幻起的漫天箫影，迫得又连连向后退步，才算把一轮急攻避开。

玉箫郎君冷笑一声，道：“你能避开我这狂风三箫，倒是难得的很。”

口中说话，手中玉箫的攻势，却是未稍缓慢，一招快过一招，把萧翎圈入一片箫影之中。

萧翎自出道以来、从未遇上过今日的险恶之战，玉箫郎君的攻势，快速无比，快的竟使萧翎没有还手之力。

转眼间，两人已搏斗十几回合，萧翎一直被逼得团团乱转，无能还手。

孙不邪只看得心头大为焦急，低声对无为道长说道：“道长，我瞧情势有些不对，他一直处在挨打形势之中，如何能够久撑下去，老叫化想去助一臂之力如何？”

无为道长道：“老前辈请安下心来，萧大侠处境有惊无险，此人萧招的奇奥怪异，贫道亦是初次见到，咱们出手助他，恐怕分散了他的心神，不如再候一会瞧瞧情势，再作决定。”

他虽然出言安抚孙不邪、但自己心中，却是震惊不已。

萧翎在无力反击的恶斗中，一直受到那玉箫郎君的玉箫所困、始终无法还手。

又过了一杯热茶工夫左右，萧翎仍是被困在一场险恶的搏斗之中。

玉箫郎君手中的箫招虽然厉害，但他却无法击落萧翎的长剑。

突然间，听得萧翎大喝一声，长剑由那重重的箫影中，攻了出来。

但闻一阵脆鸣之声，长剑玉箫，连连相接。

萧翎好不容易，找出这么一个破绽，借势脱出那重重的箫影，岂肯随便放过，长剑连出三记绝招，闪起一片剑芒，反击过去。

刹那间，剑花箫影，打的激烈绝伦。

无为道长长出一口气，叹道：“原来他并未迷失在那箫影之下……”

孙不邪接道：“的确凶险，比适才尤有过之。”

这时，那站在玉箫郎君身后的铁手人，也看的悚然动容，双目圆睁，望着两人动手的情形，显然，那玉箫郎君，也是用了全力。

只见两人的恶斗，愈来愈是激烈，玉箫长剑，各极奇幻。

无为道长回顾了孙不邪一眼，低声说道：“老前辈，怎生想个法子，不要让他们再打下去了。”

孙不邪道：“此刻喝止，只怕他们不肯停手。”

无为道长道：“再打下去，只怕是要闹出一个两败俱伤的局面。”

孙不邪仔细看去，只见萧翎的脸上，隐隐现出了汗水，显然是已经用出了全力，再看玉箫郎君，眉宇间也流出了汗珠儿。

突然间，听得一声娇呼传了过来，道：“住手！”

玉箫郎君疾攻三箫，一挡萧翎长剑，疾退五步。

萧翎出道以来，也是第一次遇上了真正敌手，这一架，打的凶险百出，也使他对那玉箫郎君，生出了无限敬佩。

是以，玉箫郎君收箫而退之后，萧翎亦未追击。

转脸望去，只见一个头梳双辫、身着青色长裤、短衫，腰系黄色丝带、年约十五六岁的小姑娘，背插宝剑，满脸肃然的站在大门之内。

萧翎心中一动，暗道：这丫头不是昨夜见到的那位姑娘吗？她是小钗姊姊的贴身丫头，只怕是奉了小钗姊姊之命而来。

只见那冷傲孤僻、气焰不可一世的玉箫郎君、回头望了那姑娘一眼、一抱拳道：“素文姑娘，别来无恙。”

那青衣少女一对圆圆大眼睛四下转动，打量了场中群豪一眼，欠身说道：“小婢怎敢当玉箫郎君一礼。”

玉箫郎君道：“姑娘此来，不知有何见教？”说话时，神情十分紧张。

素文道：“我来告诉你一件事。”

玉箫郎君道：“什么事？可是那岳姑娘……”

素文接道：“不错，姑娘要我来告诉相公，今夜之约，她不想来了。”

玉箫郎君脸色大变，道：“为什么？”

素文道：“为什么？我就知道了……”目光转到了萧翎脸上，接道：“萧相公，又不认识小婢了吗？”

萧翎道：“见过一面之人，在下就不会……”

素文道：“不是，咱们是见过两面了。”

萧翎道：“那一次姑娘身着男装，自然是不能算了。”

素文微微一笑，目光转到玉箫郎君的脸上，道：“姑娘说，相公不用在此地等她了。”

玉箫郎君道：“今日不见，何日再见？”

素文道：“姑娘说，她如想和你见面时，随时会派人找你。”

玉箫郎君脸色忽青忽白，显然，内心中有着无比的激动，沉吟了一阵，突然一跺脚，举手对那铁手人一招，道：“咱们走啦！”

一纵身，人已登上屋面，越屋而去。

那铁手人紧随身后，跃上屋面，两人去如飘风，眨眼间，消失不见。

素文目注两人去远，缓步行到萧翎身侧，道：“萧相公，你想见我家姑娘吗？”

萧翎淡然一笑，道：“如是你家姑娘很忙，见不见，都不要紧。”

素文一扬柳眉儿，道：“昨天夜里，你还求我帮忙，要见我家姑娘一面，此刻，难道是已改了心意了吗？”

萧翎道：“姑娘不要误会，如是那岳姑娘能见我，在下自当赴约。”

素文道：“不用赴约了，我带你去见她如何？”

萧翎道：“方便吗？”

素文道：“如果不方便，或是未得小姐允准，小婢有多大胆子，敢带你去见她。”

萧翎道：“在下有一个不情之求，想问姑娘两句话。”

素文道：“好，你说吧！”

萧翎道：“那岳姑娘昨宵为什么不肯见我？今日又差姑娘约我相晤，这其中有何内情？”

素文凝目思索了一阵，道：“说有内情，别说小婢还不太清楚，纵然是知道，也不能说给你萧相公听。”

萧翎一皱眉头，道：“你可知道，现在那岳姑娘又找我去，为了什么？”

素文道：“为了什么？”

突然放低了声音，说道：“岳姑娘和你萧相公，何亲何故，小婢是一点不知，只知她为了你，用了不少心机，我们两姊妹疲于奔命，南海五凶的事，

只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她好像不想让你知道，她在暗中帮助你……”

言未尽意，却突然止口不言。

萧翎等了片刻，不见那素文再接下去，忍不住问道：“姑娘说完了吗？”

素文摇摇头道：“没有。”

萧翎道：“那为什么不说了？”

素文摇头道：“小婢不能说，也不敢说。”

萧翎道：“不妨事，在下只是听听。”

素文长长吁一口气道：“小婢讲话已经太多了，相公不用再问了。”

萧翎回顾了孙不邪一眼，问道：“请教姑娘，在下这几位朋友，可否能一同去呢？”

素文道：“小婢来时，姑娘并未吩咐什么，不过就小婢所知，姑娘一向不愿和生人相见。”

孙不邪道：“萧兄不用为难，我等在此等候就是。”

萧翎轻轻叹息一声道：“那岳姑娘现在何处？”

素文道：“就在这附近不远处。”

萧翎回头对孙不邪等抱拳一揖，道：“诸位请在此稍候，在下去去就来。”

孙不邪道：“兄弟请便。”

素文转过身去道：“咱们可以走了。”

当先举步向前行去。

萧翎紧随在素文身后，缓步向前行去。

出了那高大的宅院，素文回头说道：“咱们走快一些如何？”

萧翎道：“姑娘尽管施展，在下自信还追得上。”

素文微微一笑，道：“小婢已经见识过萧相公的武功，那确实高明得很，小婢并无和萧相公较量轻功之意。”

萧翎想她数番隐身在暗中相助之事，不自禁脸上一热。

素文似是已瞧出了萧翎尴尬之状，突然放腿奔去，口中喝道：“小婢带路了。”

此女轻功极佳，萧翎一怔神间，那素文已经奔出四五丈远，急急一提真气，放腿向前追去。

两人各逞轻功，放腿疾奔，片刻间已奔出十几里路。

萧翎全力追赶，已然追上了一丈左右，却不料素文突然停下脚步，萧翎不及防，几乎撞到了素文的身上。

仓促间一吸真气，收住了急冲之势。

素文微微一笑，道：“萧相公轻功果然高强。”

萧翎缓缓吐口气，道：“怎么不走了？”

素文手指着数丈外绿荫深处，一座隐现的茅舍，道：“到了，就在那茅舍之中。”

说话之间，已然行近茅舍。

素文举手在篱门上拍了两掌。

但闻篱门呀然，一个全身红衣、背插长剑的俏丽少女，当门而立。

素文低声问道：“姑娘在吗？”

那红衣少女打量了萧翎一眼，道：“姑娘在，萧相公请进去吧！”

萧翎微微一怔，暗道：这丫头怎知我姓萧。

心中念转，人却缓步走了进去。

只见室中布设极为简单，一张木桌，和四张竹椅之外，别无他物。

靠左面一面淡蓝的粗布垂帘和一堵单墙，把茅舍分成了内外两间。

那素文留在茅屋外面未进来，那红衣少女，却紧随萧翎身后而入，低声说道：“相公，我去禀告姑娘一声。”

只听那垂帘之内，传出一个清脆的女子声音道：“你退出去。”

布帘启动，缓步走出来一个玄色劲装的少女。

那红衣婢女欠身应了一声，悄然退出室外。

萧翎双目投注到玄衣少女身上，果然是一别五年有余的岳小钗，只是此刻的风韵，更为动人一些。

岳小钗眉宇间，流现出一片忧郁，但却强展欢颜微微一笑，道：“瞧什么？难道已不认识姊姊了吗？”

萧翎恭恭敬敬，抱拳一揖，道：“数年来，姊姊的音容笑貌，一直萦绕小弟心怀，岂有不认识的道理。”

岳小钗轻轻叹息一声，道：“你却是变的多了，如是我陡然见你，姊妹当真是无法认出。”

萧翎道，“我变的强壮了……”

岳小钗接道：“也长大了，分手之时，你还是一个瘦弱多病的小孩子，现在，却是一个风度翩翩的美少年了，唉！五年时光，不算短，也不算长，但却是有太多的变化。”

萧翎只见她言词中，若有着无限的感伤，心中大为奇怪，暗道：岳姊姊一向是豪放坚强，怎的此刻却是这般的多愁善感。抬头看去，只见她一对明亮的眼睛中、闪动着濡濡泪光、心头更是骇然，急急问道：“姐姐你怎么了？”

岳小钗微微一笑，道：“我很好啊！咱们多年不见，今天该好好谈谈才是。”

萧翎想到她悲惨的际遇、经历的痛苦，亦不禁有些黯然神伤，长叹一声，道：“姐姐，这些年来，你受了很多的苦，是吗？”

岳小钗道：“姊姊从小闯荡江湖，吃些苦也算不得什么，倒是你娇生惯养，在父母余荫之下长大，那些苦难的日子，不知你如何度过。”

萧翎道：“虽然吃点苦头，但是都已过去，现在我不是很好吗？”

岳小钗道：“你长大了很多，和昔年简直是两个人，如今你已杨名武林，誉满江湖，那些苦总算是没有白吃。”

萧翎道：“小弟得有今日，全是姊姊相助之力……”

岳小钗道：“姊姊没有好好照顾你，使你流落江湖吃苦，想起来姊姊就不安的很。”

萧翎道：“往事已成过去，姊姊不用引咎了。”

岳小钗指着萧翎身旁竹椅，说道：“坐下来，咱们好好谈谈。”

萧翎依言坐了下去，道：“姊姊也请坐吧！”

岳小钗微微颌首，坐了下去，说道：“兄弟，告诉我这几年你的经历。”

萧翎把几年来自己的遭遇、经过，去繁从简，说了一遍。

岳小钗很仔细的听了一遍，道：“你一人得三位老前辈倾囊相授武功，也算得大大的造化了。”

萧翎忽然想起了昨夜之事，说道：“姊姊、小弟心有一件不解之疑，问了出来，还望姊姊不要生气才好。”岳小钗道“可是因为我昨夜不肯见你的事？”

萧翎道：“正是此事，小弟实是想不通何以姊姊竟不肯和我相见呢？”

岳小钗道：“过去的事，不用提它了，现在咱们不是相对而坐了吗。”

萧翎道：“这些日子，姊姊一向在暗中帮助于我，小弟心中是感激不尽……”

岳小钗道：“不要讲这些了，这些说起来，岂不是太见外了吗？”

萧翎在这阵谈话的时间中，一直留心着那岳小钗的神情，果然发觉她，虽然在说话之中，却无法掩住那眉宇间重重忧苦，当下说道：“姊姊，你好像有着很多的心事，是吗？”

岳小钗道：“唉！心事只有一件，但却是剪不断、理还乱，竟使我莫所适从。”

萧翎道：“什么心事呢？不知可否告诉小弟。”岳小钗举手理一下鬓边的散发，轻轻叹息一声，道：“姊姊当真是不知从何开口。”

萧翎怔了一怔，道：“什么事如此严重？”

岳小钗一时明亮的双目，盯注在萧翎的脸上，缓缓说道：“兄弟，你已经长大了，和昔年儿时的情景，已然大不相同了……”

萧翎道：“是啊！小弟出道江湖、时日虽然不长，但却经历了无数的奸诈风险，唉！这数月江湖上的生活，有如过了十年一般，自信长了很多的见识，姊姊有什么心事，说给小弟听听，也许小弟可以为姊姊分忧解愁。”

岳小钗神情肃然，缓缓地说道：“兄弟，你认识一位百里姑娘，是吗？”

萧翎道：“她就是北天尊者之女，名叫百里冰……”长长叹息一声，道：“她对小弟有过数番相助之情。”

岳小钗道：“你可要报答她吗？”

萧翎道：“小弟岂是忘恩负义的人，自然是要报答她了。”

岳小钗道：“兄弟，我还想问你一件事。”

萧翎道：“但得小弟知晓，自然要倾尽所知，奉告姊姊。”

岳小钗道：“一个人如若受了人家的救命之恩，那应该如何报答？”

萧翎呆了一呆，道：“这个么！很难说了。”

岳小钗道：“为什么？”

萧翎道：“那要看他救人的动机何在，如若是出乎真心，别无所期，这恩情自然是其重如山，其深如海了。”

岳小钗轻轻叹息一声，道：“人之初行，完全是出乎于心，可是以后却变的有所企图，那又该当如何？”

萧翎道：“只要他不是大奸巨恶，受人之恩，应该报答才是。”

岳小钗双目中奇光闪动，打量了萧翎一眼，道：“兄弟，不论他要些什么，都应该答应他吗？”

萧翎道：“只要他不是为害人间，都应该……”

忽然间，心有所感，住口不言。

岳小钗道：“为什么不说了？”

萧翎沉吟一阵，道：“姊姊，你有很多话，似都是有感而发。”

岳小钗轻轻叹息一声，欲言又止。

萧翎望了岳小钗一眼，接道：“小弟想到了一件事，说错了，姊姊不要生气。”

岳小钗道：“什么事？”

突听素文尖叫道：“不行，姑娘在和客人说话，如何能让你进去！”

但闻砰的一声大震，两扇木门，被人一脚踢开，玉箫郎君手提玉箫，当门而立。

萧翎抬头望去，只见玉箫郎君的脸色白里泛青，双目中直似要喷出火来，紧紧盯注萧翎的脸上瞧了好一会，缓缓转到岳小钗的脸上，仰天打个哈哈，道：“岳姑娘取消了在下之约，就是为了要和萧翎见面吗？”

萧翎看到他激愤的神色，心中既奇怪，又不安，忖道：这玉箫郎君武功高强，如是陡然出手施袭，激愤中必将是追魂夺命，凌厉无比。急急提聚真气，暗作戒备。

岳小钗初见玉箫郎君，亦是大为吃惊，但不过一瞬之间，又恢复了镇静之容，淡淡一笑道：“是又怎样？”

萧翎知道玉箫郎君脾气躁急异常，岳小钗这等冷漠神态对他，说不定立时激起他的怒火，不觉行前一步，挡在了岳小钗的身前。

哪知事情完全出了萧翎的意料之外，玉箫郎君不但未立时出手，反而怒火全熄，缓步行了进来，淡淡一笑道：“惊扰你的谈兴了。”

萧翎道：“不妨事。”

玉箫郎君也不用两人让坐，伸手牵过一把木椅，坐了下来，说道：“适才在大宅之中，兄弟多有冒犯，还望萧兄多多原宥。”

萧翎心中大奇，暗道：这位冷傲之人怎的忽然对我这般客气起来。

心中念转，口中连连应道：“言重了，言重了。”

玉箫郎君道：“萧兄几位贵友，都还在大宅院中等候吗？”

此人无话找话，尽谈些不着边际的事，萧翎又不能不答，只好应道：“不错。”

玉箫郎君道：“岳姑娘不愿见生人，如是你那贵友，全都追来，岂不是打扰了岳姑娘吗？”

萧翎想了一想，暗道：这话倒也不错，孙不邪和无为道长，在武林之中，身份甚高，如追踪至此，岳姊姊如不招呼他们，岂不是开罪他们吗？当下说道：“当该如何才是？”

玉箫郎君微微一笑，道：“萧兄去和他们招呼一声，别要他们追来就是。”

萧翎心中暗道：去招呼他们一声也好，举步向室外行去。

只见素文站在窗外，以目示意，不要他离开。

萧翎心中一动，行到门口，突然又停了下来。

回头望去，只见岳小钗站在一侧微垂螭首，愁锁柳眉，心中似有着无限忧苦，心中奇道：岳姊姊好像不喜见玉箫郎君，又似是有些畏惧玉箫郎君，看来，这其间只怕别有内情。

心中念转，人又走了回来。

玉箫郎君脸色一变，冷冷说道：“你怎么下走了？”

萧翎道：“我一直没有说要走啊！”

玉箫郎君冷哼一声，道：“他们如果追来此地，那将如何是好？”

萧翎望了岳小钗一眼，道：“不敢有劳阁下费心。”

玉箫郎君突然仰天打个哈哈，道：“萧翎！你当真想和张某人作对吗？”

萧翎道：“没有啊？我为问要和你作对。”

玉箫郎君道：“你如不愿和我作对，那就快离开此地。”

萧翎越听越觉奇怪，心中忖道：不知岳姊姊为何会对这个玉箫郎君，生有畏惧之情，难道岳姊姊受了他什么暗算，随时都可被他置于死地，故而不

敢反抗于他……果真如此，我是定得留此，保护岳姊姊了……

他只管用心推想，忘记了玉箫郎君的问话。

玉箫郎君不闻萧翎回答之言，突然冷笑一声，道：“萧翎，你如真想和我为难，今日只有一途可循了。”

萧翎道：“哪一途？”

玉箫郎君道：“咱们各凭武功，以决生死。”

萧翎偷眼向岳小钗瞧去，只见她一双星目之中，隐隐含着泪水，脸上是一片茫然无主的神色，显然是心中正有着无法告人的痛苦。

但闻玉箫郎君说道：“萧翎，你如不敢和我决一死战，那就尽快离开此地，从今之后，不能再和岳小钗姑娘相见。”

萧翎心中暗道：此人武功高强，如是各出全力相搏，鹿死谁手，实难预料，目下江湖上大乱正殷，我萧翎要留下这有用的生命，为武林同道谋命。此人孤傲不群，却无恶迹，让他一步，又有何防？当下说道：“阁下武功高强，萧翎自知不敌，何况，彼此无怨无仇，为什么一定要动手相拼呢？”

玉箫郎君接道：“你如不愿和我动手，只要答允我从今之后，不再和岳小钗姑娘见面。”

萧翎剑眉一耸，道：“阁下逼人过甚了，岳姊姊和萧翎……”玉箫郎君怒声喝道：“住口！”

萧翎再难忍耐，也厉声以对，道：“阁下傲气凌人，目空四海，需知我萧翎是真心相让，并非是怕你。”

玉箫郎君突然一振手中玉箫，道：“这茅舍之后，有一片空旷的草地，咱们此番动手，定当不死不休。”

萧翎怒道：“阁下再三相逼，我萧翎恭敬不如从命了。”

玉箫郎君道：“好！咱们走吧！”

当先向外行去。

萧翎回头看去，只见岳小钗仍茫然而坐，似是正在思索着一件十分重大的事，对眼下发生的事情，似是浑如不觉。

萧翎暗暗地叹息一声，忖道：岳姊姊和玉箫郎君之间，似乎是有着一种很微妙的关系……

心中念转，人却随着玉箫郎君走了出去。

素文呆呆的望着两人，似是想出言阻止萧翎，但却终于忍了下去。

萧翎紧随在玉箫郎君的身后，到茅舍后面，果然见一片宽阔的草地。

玉箫郎君手横玉箫，站在这场中。

萧翎不自觉的伸手摸了摸剑把，缓步行了过去。

玉箫郎君一振手中玉箫，道：“阁下亮剑吧！咱们这一战，非同于平常的比武，尽管施下毒手，不分生死，不许停手。”

萧翎神色肃然，缓缓说道：“阁下既然划出道儿，在下一定奉陪，不过，在未动手前，在下心有几处不明之处，很想问个明白出来。”

玉箫郎君道：“你说吧！不过要简略扼要，我不想拖延太久时间。”

萧翎道：“咱们彼此无仇无怨，为什么一定要拼个你死我活？”

玉箫郎君仰天大笑三声，道：“在下原无和你势不两立之心，不过，此刻情势不同了，你萧翎一日不死，在下就有寝难安枕，食不知味的感觉。”

萧翎道：“萧某也隐隐觉得阁下对我，似乎是积恨甚深，这就使在下不解了，何以阁下对我如此深恨？”

玉箫郎君冷冷说道：“难道你当真的不知道吗？”

萧翎道：“好像是为了岳姑娘。”

玉箫郎君道：“不错，正是为了岳小钗……”

萧翎接道：“岳姊姊和我五年前就相识，情若兄弟……”

玉箫郎君冷笑一声，道：“就是你和她情意太深，所以，我非得杀你不可。”

萧翎点点头道：“原来如此……”话声微微一顿，接道：“阁下只怕是误会了。”

玉箫郎君冷然说道：“不用多费唇舌，亮出兵刃吧！”玉箫一起，“金龙探爪”，直向萧翎前胸点了过来。

萧翎右手一抬，快速绝伦的拔出长剑，封住玉箫，道：“只为了我和岳小钗姑娘相识，阁下就不容我萧翎活在世上，这等霸道的事，倒是少闻少见。”

玉箫郎君不答萧翎之言，玉箫挥动，连攻八箫。

这八箫攻势猛恶至极，幻起了一片箫影而下。

萧翎心中大怒，暗道：这人如此的不可理喻，不给他一点颜色瞧瞧，看来难以使他停手了，全神运剑，封开八箫之后，还击八剑。

八箫来，八剑去，箫剑相触，响起了一片脆鸣之声。

玉箫郎君挡开了萧翎八剑之后，心中暗暗忖道：这人无怪在极短的时日之中，杨名于江湖之上，果然有着非常的本领，今日如想取他之命，非施下杀手不可了。

心念一转疾退五尺，缓缓举起手中玉箫，道：“萧翎，我这玉箫之中，藏有见血封喉的绝毒暗器，而且可从每一个箫孔之中，发射出来，你要小心了。”

萧翎心中暗道：他急欲求胜，已到不择手段之境，定然是想施展暗器了。想到他这玉箫发射暗器之奇，之毒，亦不禁有些骇然，当下吸一口气，道：“阁下既是非得和萧某拼个生死出来不可，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了，阁下有什么惊人之技，尽管施展出来就是。”

口中说话，左手却探入怀中，迅速的戴上了千年蛟皮手套，右手执剑，蓄势待敌。

玉箫郎君缓缓举起手中玉箫，双目神光，逼注在萧翎脸上。

双方各自运气，力贯兵刃，立时间，即将展开石破天惊的一搏。

两人的神色，都显得十分庄严凝重，显然，两人心中都没有制胜的把握。

突然间，人影闪动，挟风而至，一身玄装的岳小钗，已然站在两人之间。

这时萧翎和玉箫郎君，都已经提聚了十成功力，准备作孤注一掷的拼斗。

两人交手数招之后，都已经明白遇上了劲敌，两人都知道这全力一搏中，必然要有一人受伤，也许是一个两败俱伤的局面，但又势成骑虎，欲罢不能。

岳小钗及时而至，阻止了两人的搏斗。

玉箫郎君缓缓垂下手中的玉箫，说道：“姑娘不觉得我们两人之中，应该死去一个吗？”

岳小钗星目中满蕴泪光，柔和地说道：“何苦呢？你们本来无怨无仇啊！”

玉箫郎君眉宇间闪掠过一抹坚毅的神色，缓缓说道：“只因为这世间，容不下我们两人，因此，在我们之中，必该有一个死亡才是。”

他说话时神情平静，但语气却是坚定无比。

萧翎满脸迷惘的望了玉箫郎君一眼，惑然说道：“天地辽阔，河山绵长，

为什么不容我们两个并存人间？”

玉箫郎君仰天大笑三声，道：“萧翎，你是当真的不知呢？还是在有意的装糊涂？”

萧翎道：“在下实在想不出，咱们何以不能并存于世。”

岳小钗叹息一声，道：“小妹身受张兄之恩，必有一报，但此事和我萧兄弟毫无关系，你不用迁怒于他了。”

玉箫郎君脸色一变，道：“依姑娘之见呢？”

岳小钗道：“尚望张兄能够宽限小妹一点期限……”

玉箫郎君接道：“好！你要多少时间，才能决定？”

岳小钗道：“一年时光如何？”

玉箫郎君摇摇头道：“太长了，在下难有如此耐性。”

岳小钗柳眉耸扬缓缓说道：“张兄之意？”

玉箫郎君道：“至多不能超过三个月！”

岳小钗沉吟下一阵，道：“三个月……”

玉箫郎君道：“不错，三个月在姑娘感觉中，也许是弹指即过，可是在下感觉中，却有着度日如年之感。”

岳小钗望了满脸迷惘、茫然的萧翎一眼，缓缓说道：“好吧！就是三个月，不过，我也有一件事奉求。”

玉箫郎君道：“但得力所能及，在下是无不答允。”

岳小钗道：“在三月之内，小妹不愿再听到幽幽箫声，也不愿张兄经常在我左近出现。”

玉箫郎君惨然一笑，道：“好！我答应你，但不知三月限满，咱们在何处相见？”岳小钗略一沉吟，道：“三月期满，咱们在衡山魂崖底相见！”

玉箫郎君惨笑两声，道：“古往今来，从无一人下过断魂崖，姑娘相约在断魂崖底相见，倒是隐秘的很。”

岳小钗道：“你如害怕，咱们就不用见了！”

玉箫郎君道：“姑娘放心，在下自会先姑娘而到。”

岳小钗道：“约期已定，你可以走了吧！”

玉箫郎君道：“好！在下就此别过。”转身而去，眨眼间，消失在夜色之中不见。

萧翎只觉重重疑问，盘旋脑际，呆呆的站在当地。

岳小钗目注那玉箫郎君去远，幽幽说道：“萧兄弟，可知那一夜，我为什么不肯见你吗？”

萧翎心中似是有些明白，但仔细想去，却又有些茫然不解，当下说道：“小弟有些知道，但仔细想去，又有些不明白了。”

岳小钗本是愁锁眉梢，听得萧翎这几句活，忍不住嗤的一笑，道：“兄弟，这一年来，姊姊终日生活在愁苦之中，唉！久而久之，倒也习惯了。”

萧翎更是茫然，说道：“姊姊有事，吩咐小弟一声就是，那也不必愁苦啊……”忽然想到，岳小钗数度暗中相助之事，如论到武功智谋，岳小钗只怕比自己强过甚多，她既然无能解决的事，自己如何能够助她，不禁脸上一热，住口不言。

但闻岳小钗黯然说道：“此事看来简单，说来却十分复杂，我今日请你来此，早已想了很久，与其让事情拖下去，还不如早些告诉你好！唉！世上有很多事，不是凭仗武功能解决的……”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此地不是谈话所在，咱们回到茅舍中去吧！那玉箫郎君一向言而有信，他既然答应，三月之内不来惊扰，定然不会失信，姐姐有很多话要对你说，还有善后之事也要拜托兄弟你了。”

萧翎呆了一呆，道：“善后之事……”

岳小钗接道：“咱们到务中再谈吧！”转身向前行去。

素文替两人送上两杯香茗之后，悄然退了出去。

萧翎迫不及待地说道：“姊姊，刚才你那句善后之事，是何用心？”

岳小钗似是已经镇静了下来，淡淡一笑，道：“不用紧张，姊姊要你来就是要仔细的说给你听。”

萧翎道：“小弟此刻满腹疑惑、茫然，姊姊快些说吧！”

岳小钗沉吟了一阵、道：“中州二贾想来已经告诉你了……”

萧翎接道：“不错，他们把姊姊囚禁在一座密室之中，被姊姊逃了去，为了此事，他们一直心下难安。”

岳小钗淡淡一笑接道：“不用替他们求情，我如要杀中州二贾，就算他们有十条命，也难再活在世上了，我本无记恨他们之心，他们认你作了龙头大哥之后，这笔小小的怨恨，早已在我的心中一笔勾去了……”

萧翎道：“姊姊纵然大量包容，不再怪罪他们，但小弟也要他们到姊姊面前来负荆请罪。”

岳小钗道：“不用了，他们并不是很坏的人……”

长长叹息一声，接道：“那时姊姊的武功，自顾不暇，自然无能再顾到兄弟你了。唉！我带你离家出走，使你这宦门公子，卷入江湖的恩怨之中，午夜梦回，捫心自问，心中这一份不安，定非你能了然。”

萧翎笑道：“我现在不是很好吗？如不是姊姊带我离家，小弟岂有今日这点成就，何况，当时是我缠住姊姊不放，要随姊姊离家，姊姊何咎之有，小弟此刻，急欲知道的，是关于姊姊的事。”

岳小钗道：“姊姊被中州二贾关入那座密室之后，不久就被人救了出来……”

萧翎心中一动，接道：“可是那玉箫郎君救了你？”

岳小钗点点头道：“不错，其人武功绝世，只是生性孤傲，目空四海，眼中无人，唯独对我，爱护有加，一往情深……”

萧翎自言自语地接道：“我有些明白了。”

岳小钗凄凉一笑，继续说道：“他救了姊姊之后，带我去洗心茅舍……”

萧翎突然想到岳云姑的尸体，五年前一幕旧事，突然间展现脑际：那衡山脚下，修竹丛中的洗心茅舍，那骨瘦如柴，冷漠不近人情的自发老妪，岳小钗孤身一人，拒挡强敌的恶斗……当下说道：“云姨的尸体，还在那洗心茅舍之中，姊姊可曾见到吗？”

岳小钗点点头，道：敌人情深，那洗心茅舍主人，虽然当初只允我等候七日，但我却过了期限甚久，原想七日限满之后，以她冷僻的性格，再也不会照顾家母的尸体，哪知她竟照顾的十分周到，家母尸体丝毫无损。”

萧翎想到昔年云姨对自己呵护惜爱，情意如海，想不到短短数月相处，一别竟成永诀，不禁黯然流下泪来，说道：“云姨的尸体现在何处？小弟该去拜奠一番才是。”

岳小钗道：“我和玉箫郎君，赶去洗心茅舍，见家母遗体完好如初，才放下心来，本想遵照家母遗书，把她尸体送往沉燕谷，但却为洗心茅舍主人

所阻……”

萧翎接道：“现在呢？云姨尸体存放何处？”

岳小钗道：“仍在洗心茅舍之中。”

萧翎道：“姊姊，为什么不把云姨尸体安葬起来？”

岳小钗道：“那时姊姊处境仍危，天下武林人物，仍在追捕于我，随时会遇上强敌动手，担心损伤到家母尸体，那洗心茅舍主人，既然无心逼我搬迁，也乐得留在那里了。”

萧翎道：“以后呢？”

岳小钗道：“姊姊又被几批江湖人物发觉追踪，但都为玉箫郎君所伤。”

萧翎道：“那玉箫郎君对姊姊很好了。”

岳小钗叹息一声，道：“平心而论，他对我呵护爱惜，无微不至，姊姊得他数度相救，如非有他保护，今日只怕难再见到萧兄弟了。”

萧翎望了岳小钗一眼，欲言又止，缓缓垂下头去。

岳小钗接道：“那玉箫郎君发觉姊姊武功不高，在江湖之上走动，随时有性命之危，就带姊姊去求见一位息隐多年的老前辈，费尽了心机，苦求数日，才得到了那位老前辈的答允，把我收留门下……”

萧翎接道：“这就奇怪了，玉箫郎君那时武功强过姊姊甚多，为什么不肯自行传授姊姊的武功，却要跑去求人？”

岳小钗道：“因他的武功路数，和我所学不同，学起来事倍功半，纵有所成，也有限度，他为我筹算，才去求那位老前辈收留于我……”

萧翎道：“姊姊此刻的武功，似是尤在那玉箫郎君之上，想来传授姊姊武功的那位高人，定然是超凡入圣的人物了。”

岳小钗道：“这个，恕姊姊不能告诉你了。”

萧翎奇道：“为什么呢？”

岳小钗道：“那人收留姊姊之时，曾经约法三章，第一是她只能传我武功，但却不准正式拜师，也不承认我是她门下弟子。”

萧翎道：“这人很怪，第二件又是何约法？”

岳小钗道：“第二件是不许我说姓名、住址。第三件是我不能把她传授于我的几种绝技，转授给别人。”

萧翎道：“江湖之上，各大门派，都望他本门武功，发扬光大，吸收人才，传授绝技，那人不肯让姊姊把她的绝技传诸后人，当真使人费解。”

岳小钗道：“姊姊在初学之时，也是作此想法，但后来才知道不能怪她。”

萧翎道：“那是为了何故？”

岳小钗道：“因为有几种武功，手法太过恶毒，不能流传于世，如是艺传非人，流害极大，因此，那位老前辈才决心绝传于世，不愿它流毒于武林之中。”

萧翎想到岳小钗惩治南海五凶的金针定脑手法，果是恶毒无比，从未听闻，心中暗道：人心多变，那位老前辈的顾虑，倒也是不能算错。当下说道：“如若那位老前辈能够用番心思，把那些太恶毒的手法废去，余下一些……”

岳小钗接道：“每一门的武功，都有它特殊之处，如是去其精奇，还有什么流传的价值呢？”

萧翎道：“姊姊说的是。”

岳小钗长长吁一口气，道：“我在那里留庄了四年不到，日夜苦求进境，幸有小成之际，那位老前辈突然逼我离开，不准我再留住那里。”

萧翎奇道：“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岳小钗道：“至今仍然是一个隐秘，姊姊想了数日夜，用尽心机，也是猜它不透……”

举手理一下垂鬟秀发，接道：“姊姊重入江湖，第一件事，就是打听你的下落，得知你落江而死，心中痛苦万分，找到了你落江之处，设灵奠拜，痛哭三日夜，流尽血泪，如非想到，要替母亲和你报仇，只怕早已投江而死……”

萧翎叹息一声，道：“姊姊如此情意，真使小弟不知如何报答才好。”

岳小钗接道：“半年之后，突然又听你出现江湖的消息，姊姊惊喜若狂，天涯追踪，哪知竟然是蓝玉棠假冒兄弟之名，一腔狂喜，又变得昙花一现……”

长长叹息一声，接道：“我见那假冒你名的蓝玉棠，心中十分气怒，曾经狠狠教训了他一顿，却不料因此又招来一些麻烦。”

萧翎道：“可是那蓝玉棠为姊姊……”

他本想说，可是那蓝玉棠为姊姊的容色所述，苦苦追求于你，但下面之言，难于出口，只好住口不言。

只听岳小钗接着说道：“姊姊稍微平静的心情，又激起了一阵波澜，既觉愧对母亲遗言，又觉难向你那父母交代，心中痛恨、愧疚，实非言语能够形容，那夜，我独自宿住在一座荒庙之中，悲痛过来，耳目也失去了灵敏，竟然依在壁上睡去，醒来时，发觉已为人点了穴道……”

萧翎怒道：“什么人敢对姐姐如此无礼？”

岳小钗望了萧翎一眼，看他激愤之情，形诸神色之间，好像亲眼看到了自己被人捆起一般，当下接道：“百花山庄中人，两个獐头鼠目的小喽罗，他们见我醒来，竟然敢出言戏污，姐姐心中虽然急怒无比，但因穴道被点，一时竟是无能反抗，只好闭目不理他们……”突然垂下凤目，住口不言。

萧翎正听得心中忧急，问道：“以后呢？”

岳小钗缓缓说道：“以后，两人竟然对我无礼，当时情形，姊姊求生难得，求死不能，但那玉箫郎君却及时赶到，出手击毙两人。”

萧翎道：“这么说来，玉箫郎君，又救了姐姐一次。”

岳小钗道：“不错，正因他数番救了我，又带我投入名师之门，学得绝技，对我可算得仁至义尽，恩如山高……”

她突然住口不言，抬起双目，在萧翎的脸上打量了一阵，道：“兄弟，你已经长大了，懂了很多的事，姊姊也不用对你保留，我要有一句，说一句了。”

萧翎道：“小弟洗耳恭听。”

岳小钗仍然犹豫了一阵，接道：“玉箫郎君救了我之后，又发觉我心中忧苦甚重，怕我再遇危险，不肯离开我，陪我遨游名山胜水，他一支玉箫，早已吹得出神入化，姊姊我从小，就得母亲授与弹琴之技，后来，投入那位隐名老前辈的门下，又得她指点弹琴之术……”

一顿语声，回顾了萧翎一眼，接道：“那时，玉箫郎君，对我虽然体贴入微，但他一直是发于情，止于礼，视我如手足妹妹。”

萧翎道：“他终日陪姊姊游山玩水，吹奏玉箫，为姊姊解闷，又无其他用心，也算得一位君子人物了。”

岳小钗道：“兄弟，你可记得一句名言吗？”

萧翎道：“什么名言？”

岳小钗道：“日久情生，那玉箫郎君，终日里陪着我游山玩水，姊姊不觉之间，亦对他生出情愫，只是当时未曾想到罢了。”

萧翎长长吁一口气，欲言又止。

岳小钗接道：“在一个月华似水的晚上，玉箫郎君带我在九华山顶赏月，他早已知晓，姊姊弹琴之技，不知何时，竟为我备了一张瑶琴，他对月吹箫，意兴豪放，大有傲视九州，惟我独尊之概；姊姊技痒，不自觉的取过瑶琴，弹奏起来，琴箫和奏，引动了百鸟夜鸣。”

萧翎道：“看来那玉箫郎君颇有心机，他为姊姊备了瑶琴，却从不求姊姊弹给他听，用玉箫勾引起姊姊的雅兴、使姊姊情难自禁。”

岳小钗道：“唉！你当真是长大多了，知道了很多事……”

语声微顿，接道：“不知何时，那玉箫郎君的箫声，突然折转，缕缕柔情，由那箫声之中扬起，情如小桥流水，烟村人家，姊姊在他箫声导引之下，琴音也为之一变，浑然忘我，浸沉在一片似水柔情之中。”

萧翎道：“诗情画意，阳春白雪，那境界的确是动人的很。”

第十回 幽幽情怀向谁诉

岳小钗道：“以后……”以后了半天，竟是接不下去。

萧翎道：“以后怎么了？”

岳小钗一咬牙，接道：“以后吗？那琴音、箫声，不知何时停下，姊姊清醒时，发觉喂依在玉箫郎君的怀中而坐。”

萧翎突觉一股莫名的感伤，直泛心头，头重脚轻，几乎一交栽倒。

他举手轻轻在脑袋上拍了一掌。

岳小钗道：“兄弟，你怎么了？”

萧翎一提气道：“我很好啊！那玉箫郎君可曾……”

岳小钗道：“他握着姊姊的手，求姊姊答允，终身和他为侣，他自豪的说道，普天之下，只有他玉箫郎君一人，才配娶姊姊为妻，也只有姊姊一人，才配嫁给他玉箫郎君。”

萧翎道：“口气很大，姊姊可曾答应了他？”

岳小钗道：“好像是答应了，不过，我曾经提了两个条件。”

萧翎道：“什么条件？”

岳小钗道：“第一件，我要他助我复仇。”

萧翎道：“他答应了没有？”

岳小钗道：“自然是答应了。”

萧翎道：“第二件呢？”

岳小钗双目凝注在萧翎的脸上，一字一句地说道：“这第二件吗？我要他等三年，如若三年中，仍然没有兄弟你的消息，姊姊即将在玉箫郎君相助之下，仗剑复仇报了大仇之后，再答允他的婚事。”

萧翎道：“现在呢？我还好好的活在世上啊！”

岳小钗道：“只怪姊姊当时少说了两句，如今很难辩说的清楚了。”

萧翎道：“那不是说的很清楚吗？你要他等三年，探我生死，可是现在还未满一年期限，已证实了我还活在世上，姊姊要是不喜欢他，自然是前约不算了。”

岳小钗道：“当时，我只说要他等候三年，找寻兄弟，但我却没有说明，找到了兄弟之后，又该如何……”

萧翎道：“自然是前约毁弃。”

岳小钗道：“姊姊正是作如是想，但那玉箫郎君，并不这样啊！”

萧翎道：“想不到玉箫郎君那等人物，也会赖皮！”

岳小钗道：“不能怪他，他对姊姊施恩甚深……”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兄弟，有一件事，放在我心中很久了，姊姊一直没有给你说过，唉！那时你年纪太小，姊姊就算说给你听了，你也不懂。”

萧翎道：“什么事啊？”

岳小钗道：“你那云姨遗书之中，曾经指明了姊姊终身大事，要姊姊……”突然泛起了两颊羞红，垂首不言。

萧翎道：“云姨对我爱护备至，在我心目中早已敬他如娘。”岳小钗缓缓抬起头来，闭上双目，说道：“那遗书中说明了，要我嫁你为妻。”

萧翎怔了一怔，道：“有这等事？”

岳小钗脸上的红晕更见鲜明，但她仍然接着说道：“那遗书上不但限定姊姊要嫁你为妻，而且还指明了姊姊该如何去做……”

停了一停，接道：“这些话，姊姊虽羞于出口，但事到如今，我也只好直对你说了，但愿兄弟不要笑姊姊语无伦次才好。”

萧翎道：“在小弟心目之中，视姊姊有如天人一般，怎敢有丝毫轻藐姊姊之心。”

岳小钗轻叹一声又道：“反正这件事，不论早晚都得告诉你，此刻再不对你说明，也许以后就没有机会了……”

这最后一句话，似是预藏凶机，只听得萧翎呆了一呆，正待追问，岳小钗又接口道：“家母在遗书中，说的很明白，她说兄弟你，生具绝脉，纵然习练上乘内功，也未必就能把绝脉打通，能否过得二十岁，很难预料，因此，遗书中指明，要姊姊把她遗体送走之后，重返长碧湖畔丹桂村，暂不为她报仇，先和你结成夫妇……”

萧翎只觉脸上一热，垂下头去，不敢再看岳小钗。

岳小钗长长叹息一声，接道：“家母要我为你萧家，生上一对儿女，续了你萧家的香火，然后，再给她报仇，她信中详细的说明了为她报仇的方法。哪知事情变化迅快，完全出了家母的预料，唉！兄弟，如是没有家母这一封遗书，姊姊是死也不敢带你出来的。”

萧翎抬起头来，星目中满含泪水，轻轻叹息一声，道：“这中间，还有着如许内情，小弟如何能够想到……”

岳小钗脸色一整，缓缓接道：“如今情势已有转变，姊姊处境，已非昔比，兄弟你已经冲破了死亡之关，学得一身绝技，以兄弟潇洒才貌，正是深闺中梦里情人，家母遗命，已成往事，姊姊也不用恪守遗命了。”

萧翎只觉心中一片紊乱，说不出是一股什么样的滋味，沉吟了一阵，道：“姊姊之命，小弟无不遵从。”

岳小钗抬起头，望望天色，道：“兄弟，那玉箫郎君的武功如何？”

萧翎初尝滋味，正感觉心中惶惶，茫然无措，却不料岳小钗突然间问了这么一句，怔了一怔，道：“武功高强，世所罕见。”

岳小钗道：“你自信比他如何？”

萧翎道：“很难料鹿死谁手！”

岳小钗道：“他待我情深似海，恩重如山，兄弟之见，姊姊应该如何？”

萧翎呆了一呆，道：“这个，这个……”

岳小钗道：“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顾虑，照实说出来吧！”

萧翎星目中神光闪动，凝注在岳小钗的脸上，肃然说道：“那要看姊姊对他如何了，姊姊如是心中喜爱于他，自然可委侍终身，如是不爱他，小弟未死，自是可毁弃前允。”

岳小钗秀眉轻蹙，缓缓说道：“还有一件事，姊姊未说明白。”

萧翎道：“什么事？”

岳小钗道：“如是毁弃前约，他对我也许不敢如何，但他一腔怨恨，定然会迁怒到你的身上，定会找你拼命。”

萧翎一挺胸道：“他武功虽然高强，但小弟并不怕他。”岳小钗道：“我知道，但二虎相斗，必有一伤……”

萧翎接道：“为了姊姊，小弟死而无憾。”

岳小钗道：“你此刻已经是名满江湖，武林道上，怎能为一个女子拼命……”

萧翎只觉胸中沸腾，沉声接道：“如若小弟内心中，有一位红粉知己，

那人就是姊姊你了，但我对姊姊不只是依恋情深，而且也敬若天人，小弟年幼，少不更事，这些年来，只感到妹妹的音容笑貌，经常现我脑际，今日姊姊如不说明，小弟只觉着对姊姊有着一种依恋之心，一时间，还想不到情愫早生，就算小弟知道，也不敢说出口来，冒渎姊姊。”

岳小钗道：“这些年来，午夜梦回，我何尝不是也在想念着你，我对你有一份深深的愧疚，也有着一份怜惜，在我的心目中，一直觉着你应该跟在我身边，我要照顾你吃食穿衣，五年来，你在我的心目中，一直是分手时孩童模样，直到目前我在暗中瞧到了你，才发觉你已经长大成人。”

萧翎道：“难道小弟完全没有了昔年的模样吗？”

岳小钗道：“昔年你娇弱多病，令人惜怜，如今若临风玉树，英气逼人。”

萧翎缓缓垂下头，道：“小弟仍然是昔年的萧翎。”

岳小钗道：“不错，神情间依稀可见儿时样……”

长叹一声接道：“一个沈木风，已够你对付了，如是再加个玉箫郎君，你怎能应付得了，解铃还是系铃人、姊姊自己的事，只有自己去办了。”

萧翎道：“姊姊昔年，对我呵护爱惜，无微不至，如今我已经长大了，为什么不让我保护姊姊一次呢？”

岳小钗突然展开愁容，换上了一副笑脸，道：“兄弟你过来。”

萧翎缓步走了过去，恭恭敬敬地说道：“姊姊有什么吩咐吗？”

岳小钗突然转入室内，片刻之后，手中捧着一个三寸长，两寸宽半寸厚的檀木盒子，脸色严肃地说道：“兄弟，好好的收存这只木盒。”

萧翎伸手接过，说道：“姊姊，这木盒之中，放的什么？”

岳小钗道：“天下武林人物，人人醉心的禁宫之钥！”

萧翎吃了一惊，道：“禁宫之钥？”

岳小钗道：“不错，姊姊今日交给你，希望你能入禁宫一行。”

萧翎摇摇头，道：“这等珍贵之物，小弟如何有能力保存，还是姊姊收存着吧！”

岳小钗苦笑一下，道：“你记得我已和那玉箫郎君订下之约吗？”

萧翎道：“言犹在耳，怎会忘记。”

岳小钗道：“这就是了，三个月的期限，弹指即届，断魂崖下之约，生死难以预卜，如若在三月之后，仍得不到消息，这禁宫之钥就算兄弟你所有，设法到禁宫中一行吧！你如想胜那沈木风，只怕是非得进入禁宫一趟不可。”

萧翎神色肃然地说道：“姊姊，告诉我一件事，不要骗我。”

岳小钗道：“什么事？”

萧翎道：“你和那玉箫郎君，定下三月后断魂崖底相会之约，用心何在？”

岳小钗道：“这个姊姊不能决定，全要看那玉箫郎君了。”

萧翎道：“如若他逼姊姊过甚，姊姊可要和他动手？”

岳小钗摇摇头，道：“我不知道，那要看那时情形如何了！”

岳翎道：“我瞧他心地狭窄，对姊姊用情甚深，如是姊姊不允他的婚约，他决然不会放过姊姊，除非姊姊愿意束手就缚，只怕是难免要有一场恶战。”

岳小钗望了萧翎一眼，沉吟不语。

萧翎道：“姊姊答应让小弟同去好吗？”

岳小钗道：“不成，你不能和玉箫郎君作对。”

萧翎道：“为什么？”

岳小钗叹息道：“在玉箫郎君身后，还有一股庞大的实力，那人包括了

传我武功的师父，如果你杀了玉箫郎君，这些人决然不会和你善罢干休，如是玉箫郎君伤了你，兄弟，那未免太不值得了。”

萧翎道：“为了姊姊，粉身碎骨在所不惜。”

岳小钗秀眉一皱道：“兄弟别忘了一件事。”

萧翎道：“又是什么事？”

岳小钗道：“我已答应过了那玉箫郎君求婚，为什么不可以当真的嫁给他呢？”

萧翎怔了一怔，半晌说不出话来。

岳小钗道：“兄弟，还有什么事，要对我说吗？”

萧翎道：“心中有千言万语，但却不知从何说起。”

岳小钗道：“既然如此，那就不用说了……”

脸色一变，冷冷接道：“姊姊已把心中的话全部说完，你又无话可说，也该告别了。”

萧翎万万没有想到，岳小钗突然下起了逐客令，呆了一呆，道：“姊姊要我走吗？”

岳小钗道：“嗯！兄弟你已经大了，男女有别，不宜在此多留。”

萧翎道：“既是如此，兄弟就此别过了。”

言罢，抱拳一揖。

岳小钗欠身一礼，道：“恕姊姊不送了。”转身直行入内室。

萧翎看她突然间这般决定，心中既是奇怪，又是悲痛，胸中热血沸腾，双目中泪水涌出。

悲苦茫然中，不知过了多少时光。

只听一个柔和的声音，传了过来，道：“相公。”

萧翎如梦初醒一般，举手拂拭一下脸上的泪痕，转目望去，只见素文倚门而立，脸上亦是一片黯然的神色。

他镇静了一下精神，回顾了那分割大厅和内室的竹帘一眼，自言自语地说道：“我该走了。”举步向外行去。

他心中充满了悲伤，昔年的款款深情，如今都化作了伤心之泪！竟是止不住那泉涌泪水，夺眶而出。

茫然中信步而行，也不知行向何方。

但闻水声潺潺，一溪清流，桥阻眼前。

他心中充塞着感伤痛苦，竟然不知不觉的走错了方向。

萧翎行近了溪边，茫然在一块大石上坐了下来，一手支颐，呆呆的望着一片遥远的云彩出神。

忽然间，云彩随风化去，蓝天间，未留下一点痕迹。

那变幻无常的云彩，似给了萧翎一种感触的后示，突然把他从黯然的迷惘中，拉回了现实。

他摇摇头，镇静了一下心神，举步行到溪边，蹲下身子，撩起了一把泉水。

冰冷的水，使他恢复了不少清醒，想到那巨大的宅院之中，还有着孙不邪、无为道长等，正在等待自己归去。

他振作了一下精神，流目四顾，辨认了一下方向，举步行去。

那高大的宅院，仍然屹立在环绕的竹林之中，但在萧翎的心目中，却似有着物是人非，不胜沧桑之感，短短几个时辰中，一切事物，都变得那般陌

生。

孙不邪背着双手，正站在宅院之前，一见萧翎蹒跚行来，立时大步迎了上去，叫道：“兄弟，你回来了。”

萧翎抬起头来，望了孙不邪一眼，茫然一笑，道：“回来了。”

孙不邪只觉萧翎神色怆然，形貌也似有了很大的变化，短短几个时辰的分别，竟有如过了几年一般。

只见他一向开朗的眉宇间，却被一种愁雾笼罩，清澈的双目中，布满了红色的血丝，似是经过了一场激烈绝伦的恶战之后，有着极度的困倦，平日流现于神色间的坚强，和那威武不屈的气度，此刻也完全消失，似乎是一种莫可言喻的神秘力量，在极短的时光中，把萧翎完全改变。

孙不邪轻轻咳了一声，道：“兄弟，你可是遇上了从未遇过的强敌，展开过一场恶战？”

萧翎摇摇头，默然不语。

孙不邪一皱眉头，道：“兄弟，你很疲累，是吗？”

萧翎点点头，凄苦一笑，道：“嗯！我很疲累。”

孙不邪目光转动，突然发觉萧翎衣袋之中，装着一个檀木盒子，已然露出一半，西斜的阳光照射之下，可见那木盒上精致的花纹。心中一动道：一向未见过这只木盒，此盒定然是刚刚收得之物了，当下说道：“兄弟，你袋中那木盒，盛装何物？”

萧翎低头取过木盒，瞧了一眼，道：“这个吗？我没有见过啊！怎么会放在我衣袋之中。”

原来，岳小钗下令逐客之时，萧翎心头大震，神智迷惘，竟然不知何时，岳小钗把木盒放入了衣袋之中。

孙不邪见闻是何等广博，目光是何等锐利，看萧翎颓废的神情，再看他这等神不守舍之状，心中已然明白，他在精神上受了巨大的刺激，使一个身负绝世武功的人物，在极短时间内，变了一个人般。

这时无为道长、展叶青、司马乾等，都围拢了过来。

群豪似是已发觉了萧翎的情形不对，一个个茫然无措。无为道长低声说道：“孙老前辈，萧大侠似是有些不对。”

孙不邪道：“不错……”

司马乾道：“据在下所知，武林中有一种迷魂大法，莫要是受了迷魂暗算！”

只听萧翎缓缓说道：“我要送还给她。”转身行去。

孙不邪低声说道：“情形确有些不对。”纵身一跃，抢在萧翎前面，拦住了萧翎的去路，道：“兄弟，你要到哪里去？”萧知道：“我要送还这只木盒。”

孙不邪道：“你要还给何人？”

萧翎道：“岳小钗，唉！这盒中之物，太过珍贵，我萧翎如何能够承受呢？”

孙不邪道：“盒中放的何物？”

萧翎道：“放的是禁宫之钥。”他情怀怅惘，若有所失，但神志仍是十分清醒。

“禁宫之钥”四个字，字字如巨雷下击一般，只听的孙不邪、无为道长等一齐呆在当地，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

禁宫之钥它关系着武林的命运，也是千万武林人物视作重逾性命的奇宝。

不知有多少武林高人，为它洒了热血，每一次传说那禁宫之钥出现江湖时，就引起一连串的纷争、惨杀！

萧翎那双失去神采的目光，缓缓的扫掠了群豪一眼，道：“诸位等我片刻，我去交还了这只木盒就来。”

孙不邪一伸手，拦住了萧翎，道：“兄弟，岳姑娘给你这木盒之时，可曾说过什么话吗？”

萧翎仰起脸来，轻轻叹息一声，道：“不错，好像说了很多话。”

无为道长低声向孙不邪道：“老前辈，萧大侠的神志，好像有些错乱，咱们要阻止他。”

孙不邪微微颌首，道：“那岳姑娘讲些什么？兄弟，请说给我们听听如何？”

萧翎黯然一笑，道：“她说了很多话，好像这禁宫之钥对武林关系很大……”

孙不邪道：“何止是很大，简直是主宰武林命运之钥。”

萧翎道：“似乎是又告诉我说，我想胜那沈木风，必须进入禁宫一行。”

孙不邪肃然说道：“不错……”

萧翎轻轻叹息一声，道：“可是这禁宫之钥，并非我所有啊！”

无为道长接道：“那岳姑娘既然把禁宫之钥交给你了，自然是希望你萧大侠能够进入禁宫一行了，你如再把此钥交还给岳姑娘，岂不是有负了岳姑娘的用心吗？”

萧翎望着手中木盒，长长叹息一声，道：“这木盒也许和那岳姑娘的性命有关。”

孙不邪道：“和那岳姑娘性命有关？”

萧翎知道：“不错，她把这禁宫之钥交给我手，心中再无牵挂，自然轻淡生死了。”

孙不邪心中暗道：兹事重大，关系着那岳姑娘的生死，倒叫老叫化不便插嘴了。

无为道长等，亦作如是之想，是以，谁也不便再多言接口。萧翎又是长叹道：“你们在此等候一会，我要去送还这木盒了。”

无为道长低声对孙不邪道：“老前辈，萧大侠实在有些不对，最好你能陪他一行。”

孙不邪点点头，大行一步，道：“兄弟，老叫化陪你一行如何？”

萧翎沉吟了一阵，道：“怎敢有劳。”

孙不邪哈哈一笑，道：“兄弟，可是不愿老叫化子去吗？”

萧翎道：“老前辈如愿同行，那就一起去吧！”

举步向前行去。

孙不邪虽然明知那萧翎心中不愿自己同往，但为了照顾萧翎，只好硬着头皮追在萧翎身后行去。见萧翎放腿奔走，一口气赶到那茅舍所在。

只见素文身上背着简单行李，背插长剑，站在茅舍门外。

萧翎目睹素文那身装束，立时为之一呆。

他心中虽然确想送还木盒，但潜意识中，却是更想见那岳小钗一面。

只听素文娇若银铃的声音说道：“萧相公，小姐已经走了。”

萧翎道：“她走了多少时间，去向何处？”

孙不邪遥遥站在数丈之外，不再逼近。

素文叹道：“相公不用去追小姐了，她去时已经交代小婢，无论如何要劝阻相公不要追她。”

萧翎黯然叹息一声，道：“姑娘，告诉我她的去向吧！我要追上她，还给她这只木盒，这盒中，放着主宰武林命运的禁宫之钥。”

素文道：“我知道，小姐已告诉了我，她要我奉告相公，好好保管这只木盒，木盒中，除了禁宫之钥以外，还有那禁宫所在的形势图。”

萧翎只觉一股莫可名状的哀伤泛上了心头，两行泪水，夺眶而出。

素文道：“姑娘交代小婢讲的话，小婢已经完全说完了，现在，小婢有几句话要告诉相公。”

萧翎道：“姑娘尽管请说，我萧翎洗耳恭听。”

素文道：“小婢自追随小姐之后，从来未见她落过一滴泪水，这次，送你相公之后，小姐却放声而哭……”

萧翎道：“当真吗？”

素文冷冷说道：“我为什么要骗你！”

萧翎道：“姑娘责备的是，以后呢？”

素文道：“那一哭，直如山洪怒泻，莫可遏止，小婢们跪地苦求，要姑娘保重身体，她才缓缓的收住了哭声。”

萧翎仰天长叹一声，道：“以后岳姑娘就离开了这座茅舍？”

素文道：“此刻，我家姑娘早已在数十里外，相公不用再等下去了，小婢决不会告诉你她的去向，还是早些回去吧！”

萧翎黯然说道：“你家小姐临去之际，可曾交代过什么？”

素文道：“没有……”

萧翎把手中木盒递了过去，道：“这木盒有劳姑娘转给那岳小姐！”

素文摇摇头，道：“这一切都在我家小姐的预料之中。”

萧翎道：“为什么？”

素文道：“我家姑娘临去之际，交代小婢在此等候相公，如是太阳下山时候还不见相公，小婢才能离去，等人要等大半天之久，那是料定相公一定来了，相公果然如约而至……”

萧翎道：“我那岳姊姊一向料事如神。”

素文道：“她不是神，是人，而且是有情有义的人，相公，我家姑娘这数月来，所受的煎熬痛苦，只怕要多你十倍。”

萧翎长叹一声，默然不语。

素文两道清澈的星目齐注在萧翎脸上，道：“相公，我家小姐说你为人间君子，定然要把禁宫之钥送回，果然被她料中了。”

继之神色一变，严肃地说道：“萧相公，你可知我家姑娘把禁宫之钥交到你手，用心是何等深刻，她不连累你，却把命运托付于你……”

萧翎呆了一呆，道：“姑娘可否说清楚些？”

素文道：“你这人看上去聪明，怎么会这样糊涂呢？”

萧翎道：“我哪里糊涂了？”

素文道：“你如是很聪明，为什么听不懂我的话中含义？”

萧翎道：“岳姊姊武功强我甚多，那玉箫郎君武功，却和我在伯仲之间，如若是她两人动手相搏，岳姊姊决不致败在那玉箫郎君手中，除非是岳姊姊

心甘情愿的束手就缚。”

素文道：“不错，如若单以武功而论，我家姑娘确在那玉箫郎君之上，百合之内，也许就能取他之命，可是你别忘了那玉箫郎君乃是我家姑娘的救命恩人啊！”

萧翎轻轻叹息一声，道：“因此，我那岳姊姊才甘愿忍辱负重，受他欺凌。”

素文嗤的一笑道：“你又错了。”

萧翎道：“怎么？”

素文道：“那玉箫郎君对我家姑娘，敬重无比，从来不敢冒犯……”沉吟了一阵，接道：“唉！说起来，这都是为了你啦。”

萧翎道：“为了我吗？”

素文道：“不错啊！你未出现江湖之前，我家姑娘和那玉箫郎君常常相见，携手遨游于山水之间，那时，我家姑娘虽然也常常愁锁眉头，但亦有展颜欢笑之时……”

萧翎接道：“听到我出现江湖以后呢？”

素文道：“自从听到你出现江湖的消息，情势立刻大变，从你出现江湖之时起，再也看不到我家姑娘脸上有过笑容，而且，也再三再四的拒绝了玉箫郎君的邀约，难道这不是为了你吗？”

萧翎皱起剑眉，沉吟了一阵，道：“看来，这期间是有些误会了！”

素文奇道：“误会？哪一个误会了？”

萧翎道：“一时间也无法说得清楚，不说也罢……”语声微顿，接道：“姑娘适才曾经说过，岳姑娘把她的命运托付给我，不知从何说起？”

素文道：“不止是我家姑娘了，就是小婢我，也把命运托付给你了。”

萧翎道：“请教姑娘？”

素文道：“玉箫郎君已经证实了我家姑娘不肯再理会他是为了你萧翎，心中对你，自然是视若眼中之钉，如是你们拼起命来，我家姑娘岂不是两面为难吗，一个是他幼小相处，至情的兄弟，此刻的心中情郎；一个是数番救过她性命的恩人，一度很亲密的好友……”

萧翎道：“姑娘不知，我那岳姊姊曾经答应过那玉箫郎君的婚约。”

素文冷冷说道：“谁说我不知道了，我家姑娘答允其事时，曾经先提了两个条件，你可知道吗？”

萧翎道：“岳姊姊已经对我说过。”

素文道：“这就是了，只要你萧翎未死，还活在这人世之上，这婚约自然无效了。”

萧翎道：“既是如此，岳姊姊无愧于他，为什么要怕那玉箫郎君。”

素文道：“一则是为数度救命之恩，难以忘怀，不能遽尔反脸无情，二则也是为了你萧翎的生死安危。”

萧翎道：“我不怕玉箫郎君。”

素文接道：“你虽然不怕他，可也未必一定能胜得他，二虎相斗，必有一伤，伤的如若是你萧翎，岂不要我家姑娘痛断肝肠，终生难安！如若是伤的玉箫郎君，立时将掀起一场滔天的风波，他的家人，决不会看着玉箫郎君伤死在你的手中而置之不理，如若他的家人对你报复，不但你个人无法抗拒，整个的武林都将掀起一场血雨腥风的恶战……”

萧翎接道：“在下听岳姊姊说，连岳姊姊那授业的恩师，也将卷入这一

场恩怨，不知为了何故？”

素文道：“因我家姑娘那授业恩师和玉箫郎君有着很亲近的关系。”

萧翎道：“原来如此。”

素文道：“你，现在应该明白了吧！我家姑娘为什么把命运托付于你，玉箫郎君一家，都避居在一处人迹罕至、山明水秀的所在，除了几家至亲之外，从不和外人来往，除了玉箫郎君和蓝玉棠，以及那位张姑娘，在江湖走动之外，其他的人，很少离开那居住之地。”

萧翎点点头道：“多承姑娘指教。”

第十一回 禁宫之谜

素文道：“好！你了然我家姑娘的处境，自然知道怎么做了，但愿你一路顺风，小婢和我家姑娘都将为相公馨香祈祷。”

萧翎道：“是啦！岳姊姊交给我禁宫之钥，是要我进入禁宫中去。”

素文接道：“不错，进入禁宫，虽然未必就能学得绝技胜过玉箫郎君的家人，但这是你唯一能够胜过玉箫郎君家人的机会。”

萧翎一抱拳，道：“在下明白了，有劳姑娘转告我那岳姊姊，就说我萧翎将全力以赴。”

素文一躲娇躯，欠身还了一礼，忙道：“小婢如何能受相公之礼……”

语声微顿，又道：“还有一件事，忘记告诉相公了。”

萧翎道：“姑娘请说，萧翎洗耳恭听。”

素文道：“令尊、令堂，和那两位姑娘，都已为我家姑娘安排在一处隐秘安全之地，相公但请安放宽心。”

萧翎想到父母，年迈苍苍，为自己所牵累，受尽了风霜之苦，心中大是不安，黯然说道：“姑娘是否能够告诉我，我那双亲现在的居住之处？”

素文沉吟了一阵，道：“现在不能告诉你，我家姑娘早已有了安排，等你该见之时，自会有人引你去见，相公放心就是。”

萧翎道：“好！我萧翎就此别过了。”

素文道：“相公记着，那玉箫郎君的祖父，名叫箫王张放。”

萧翎道：“怎么？那箫王张放，也在禁宫之中吗？”

素文道：“不错，相公去吧！小婢也该赶路了。”转身快步而去。

萧翎望着素文的背影消失之后，才长长叹息一声，转身而行。

孙不邪隐身在数丈之外，看两人谈起来没有个完，早已等得不耐，好不容易等到那素文转身而去，萧翎走了回来，立时急急迎了过去，道：“萧兄弟，那小丫头说些什么？”

萧翎道：“她告诉我很多事，也使我萧翎心灵上增加了很多负担。”

孙不邪道：“什么事？可否告诉老叫化子？”

萧翎道：“关于我那岳姊姊的事。”

孙不邪道：“小娃儿们心事？老叫化是永远想不明白了，这些事，不用和老叫化子商量。”

萧翎叹息一声，道：“老前辈可知箫王张放其人吗？”孙不邪哈哈笑道：“自然是知道了，陷入禁宫的十大奇人之一。”

萧翎道：“那箫王张放的武功如何？”

孙不邪道：“陷入禁宫的十大奇人，武功各有专长，如若他们能分出高低，那巧手神工包一天也不会设下那座禁宫，困住那十大高手了。”

萧翎若有所思的沉吟了一阵，道：“老前辈，如若咱们放下沈木风的事情不管，江湖上是否立刻就有大变？”

孙不邪道：“沈木风原想收罗兄弟为他所用，事与愿违，反而暴现了他谋霸武林的野心，因此，他不得不提前发动……”

话至此处，突然停下，似是在思索措词一般，想了一阵，接道：“但他出师不利，连受大挫，而且每一次都和你有关，因此他早已把你视如眼中的钉，以他为人之深沉，必将是谋定而后动，如若未杀你萧翎之前，当不会立时间全面发动。”

萧翎道：“这就好了。”

孙不邪道：“什么事好了？”

萧翎道：“我那岳姊姊曾经说过，我如想在武功上胜过那沈木风，必得入禁宫一行，因此，在下要先放下江湖中事，进入禁宫一行。”

孙不邪道：“这个吗？老叫化也是难作主意，目下武林之中，已把你萧翎看作了抗拒那沈木风的标帜，一旦你销声匿迹，失踪江湖，必将使武林中刚刚萌起抗拒那沈木风的一股情绪随着消失；但那禁宫一行，也是极大的盛事，孰重孰轻，老叫化也难分辨了。”

谈话之间，已然走回到宅院之中。

无为道长等一见两人，立时迎了上来，说道：“萧大侠见过那岳姑娘了吗？”

萧翎摇摇头道：“未曾见到……”

孙不邪接道：“那岳姑娘留下一个丫头，说服了萧兄弟，要他收了禁宫之钥，而且，要他立刻到禁宫一行。”无为道长叹道：“天下武林同道，人人都知有个禁宫，但也只知那禁宫在武夷山中，可是武夷山连绵千里，禁宫究在何处，那就无人知晓了。”

萧翎道：“不要紧，这木盒之中，绘有那禁宫所在之地。”

孙不邪道：“老叫化担心的一件事，是萧翎如若突然消失江湖，必将使江湖上刚刚萌生抗拒沈木风的一股气氛也随之消失。”

无为道长点头，道：“不错，沈木风连受大挫，武林中，已然萌生出一股抗拒他的气氛，如若萧大侠遽尔失踪，必将是大有影响，必得想一个安全之策才行。”

孙不邪道：“萧翎只有一个，既入禁宫，哪里还能在江湖之上出现。”

无为道长道：“对待敌人，讲究运谋行略……”

展叶青接道：“大师兄说的是，既然有一个蓝玉棠可假借萧翎之名，我们为什么不能再扮出一个萧翎来。”

孙不邪道：“不错，假扮一个萧翎，经常在江湖之上出现，既可保住那抗拒沈木风的气氛，亦可免去那沈木风的疑心，此乃一举两得之计。”

这时，杜九扶着商八，举步行了过来。

萧翎望了商八一眼，道：“商兄弟好一些吗？”

商八道：“蛇头追魂箭剧毒虽烈，但那解毒药物，却也是效验如神，此刻，小弟已觉着大好了。”

萧翎道：“那很好……”

无为道长道：“如依贫道之见，萧大侠不必用人假扮。”

孙不邪接道：“这个倒得请教了。”

无为道长道：“听来有些玄虚，实则并非难事，咱们计划周详一些，蒙混几月，尚无问题。”

孙不邪道：“愿闻其详。”

无为道长望了萧翎一眼，道：“贫道主此，理由有二……”

语声微微一顿，环顾了四周一眼，道：“萧大侠每次遇上的困难、险恶，都是他自己渡过，咱们有谁帮过了他，全靠他本身的才智、武功。”

孙不邪点点头道：“嗯！”

无为道长道：“如若换上一个别人来假扮萧翎，咱们还得要保护他的安危，岂不是由主动转作被动了吗？”

孙不邪道：“亦有道理。”

无为道长道：“找一个人，假充萧翎之名，一切都背道而驰，岂不是疲于奔命了。那理由之二，咱们也无法找出一个真正能够冒充萧翎的人物。”

孙不邪道：“如是那萧翎只是一个空幻人，咱们又如何保护于他。”

无为道长道：“此事容易，贫道举一个例子说吧，如若咱们护住一顶小轿，那轿中坐的萧翎，有人图谋行刺，把最为恶毒的暗器，全都打入了那顶小轿之中，如若那轿中，真的坐了一个假冒萧翎的人，咱们救他无能，不是害了他吗？”

孙不邪道：“道长高见，老叫化明白了。”

无为道长目光又转到那萧翎脸上，道：“萧大侠准备几时动身？”

萧翎道：“在下自然是希望愈早愈好。”

无为道长道：“萧大侠，可要准备带人同行吗？”

萧翎道：“在下想带两人同往。”

无为道长回顾了中州二贾一眼，道：“可是要带他们两人？”

萧翎道：“不错。”

无为道长沉吟一阵，道：“那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商八道：“道长有何良策？”

无为道长目光凝注在杜九的脸上，打量了一阵，道：“我们只要找一人假扮成杜九就成，好在杜兄一向是帽沿低垂，从来不让人瞧出面目，只要那人能学得杜大侠的味道就行了。”

东海神卜突然接口道：“道长，如若由在下来假扮杜九，不知像是不像。”

无为道长道：“那是最好不过，固所愿也，不敢请尔。”

萧翎道：“道长的智谋，孙老前辈的豪勇，再加上司马兄、展兄相助，必然可使那个沈木风难测高深。”

无为道长道：“此乃无可奈何之事，还望萧大侠早入禁宫，早日重现江湖。”

萧翎目光转到商八脸上，道：“兄弟能够赶路吗？”

商八一挺胸，道：“大致已经复元，大哥不用担心。”

萧翎一抱拳，道：“在下就此别过。”

孙不邪道：“禁宫中定多凶险，兄弟你要多小心。”

萧翎道：“在下当尽我之力，多谢老前辈的关怀了。”

言罢，带着中州二贾，转身而去。

孙不邪望着萧翎逐渐远去的背影，叹息一声，道：“道长，萧翎武功虽然高强，但他已成了万矢之的，沈木风千方百计的谋害他，那是防不胜防，老叫化暗中送他们三人一程如何？”

无为道长沉吟了一阵，道：“那商八极工心计，如是贫道猜的不错，他们一律改装而行，咱们如若浩浩荡荡的暗中护送，只怕反招人注意到他们行踪……”

孙不邪点点头，道：“道长高见，此刻咱们又该如何？”

无为道长道：“暂留此地，隐秘行踪，会过武林四大贤人之后，再定行止。”

孙不邪道：“不错，如非道长提起，老叫化几乎忘了那四大贤人之约。”

无为道长叹道：“罗氏宗祠之会，还得一场舌剑之战，但愿能说服那四大贤人。”

且说萧翎带着中州二贾，一口气行出了十余里路，商八突然停下脚步，说道：“大哥，咱们休息一下如何？”

萧翎抬头看去，只见左面一片杂林，举步行入林中，道：“怎么，兄弟走不动了吗？”

商八摇摇头，道：“此行武夷山，迢迢数百里，难免要遇上那沈木风的耳目，如苦咱们能够改装而行，岂可减少很多麻烦。”

萧翎道：“不错，此行最好能风平浪静，别遇麻烦。”

商八沉吟了一阵，道：“大哥装上一点假须，扮作一位帐房先生，兄弟扮作一位驴夫，杜兄弟扮一位挑行李的汉子。”

三人动手改扮，掩去本来面目，兼程而进，直奔武夷山。

萧翎一心惦记着岳小钗和那玉箫郎君三月之约，虽然明知三月之期，决难出入禁宫赶往衡山，但心中又念念难忘此事，只有全力以赴。

这日中午时分，到了闽赣交界的武夷山下。

武夷山绵连千里，峰峦无数，三人带了干粮，深入山区。

翻越过几座山岭，大色已然入夜。

商八找了一处避风的山崖停下，说道：“大哥，咱们要瞧瞧那盒中图案了，就小弟听得传闻，那禁宫虽在武夷山中，但却不在主峰附近。”

原来，三人沿途上，为了谨慎，一直未打开过那木盒瞧看。

萧翎取出怀中木盒，打开盒盖，只见一柄三寸长短的金色钥匙，斜放在木盒之中。

在那金色的钥匙之下，有一副折叠整齐的白绢。

萧翎取出金钥，拿出白绢，展开一看，只见绢上画着一只飞鹰，钢嘴铁爪，形象十分威猛。

在那飞鹰之下，有一条昂起头的巨蛇，口中蛇信，吐出了半尺多长。

这幅鹰蛇相搏画得虽好，但却和禁宫毫无关系。

萧翎一皱眉头，斜眼望去，只见商八、杜九，也是膛目结舌，望着那图画出神。

只听杜九轻轻咳了一声，道：“也许这是一柄假钥。”

萧翎道：“我那岳姊姊早已瞧过，岂有把假钥给我之理，只怪咱们见识不够，无法解得这画中之意罢了。”

他心中对那岳小钗崇敬无比，不愿任何人在言语上伤害了她。

商八轻轻咳了一声，道：“大哥说的是，这幅图画，寓意深刻，咱们慢慢的求解就是。”

萧翎闭上双目说道：“那禁宫之钥，乃主宰天下命运之物，这图案自然不是容易解得之物了。”

商八望了杜九一眼，低声说道：“这幅白绢，已呈黄色，显然是年代甚久，只可惜咱们智能无法解得其中之秘。”

忽见萧翎睁开双目道：“是了，这一幅图画，定然代表着一种山势形态，咱们只要看到这图画一般的山势，那就是禁宫所在了。”

商八道：“不错，大哥这推断十分有理，咱们安心找这等山势形态就是。”

萧翎道：“除此之外，为兄的实在想不出这幅图画和禁宫有何关系？”

杜九心中暗道：如果和禁宫无关，这金钥图画，自然都是假的了。

他心中虽有此感，但因适才失言，触怒了萧翎，此刻虽然心有所思，却是不敢说出口来。

商八道：“大哥，小弟有几句不当之言，说出口来，还望大哥不要见怪才好。”

萧翎道：“好！你说吧！”

商八道：“这武夷山连绵千里，纵然确有一处所在和这图上一般，但咱们也不能找遍整个的武夷山脉啊！”

萧翎呆了一呆，忖道：这话倒是不错，就算这武夷山中，确有这么一处所在，我们也不能走遍整个的武夷山脉。

商八道：“小弟倒有一个主张，虽非上上之策，但却比这等大海捞针的找法要好得多了。”

萧翎道：“兄弟有何高见？”

商八道：“咱们找个樵子、猎户，查问这样一处山势形态，或可问出一些内情。”

萧翎想了一阵，道：“眼下既然想不出别的办法，那也只好如此了。”

商八道：“大哥在此休息，小弟在左近找几个樵子、猎户问问。”

萧翎道：“好吧！早去早回，免我挂虑。”

商八道：“至多一个时辰，即可赶回复命。”

言罢，起身而去，片刻间，走的踪影不见。

杜九站起身子，悄然行到三丈外一块突立的大岩之上，四下打量了一阵，又悄然溜下大石，守在一处要道口上。

原来，他久历江湖的险诈，生怕有人追踪而来，故而处处留心。

萧翎呆呆的望着那飞鹰出神，心中一直在暗暗低吟：岳姊姊如若未证实这金钥确是可以启开禁宫之门的真钥，决然不会把金钥给我，她相信我的才智，定然能够解开这图画之秘，我如不能解开此秘，不但难以进入禁宫，也无法娶得岳姊姊了。

想到烦恼之处，抓起图画，随手摔在地上。

只见那飞鹰垂下的一条鹰爪，突然离了原位。

萧翎心中一动，伸手抓起图画，用力向那鹰爪推去。

一推之下，陡然出现了奇迹，那一只鹰爪，竟然离开了原位。

敢情那下垂的鹰爪，竟然突出在白绢之上，可以移动。

只见那鹰爪之下写道“鹰扬峰盘蛇谷”六个细微的字。

这突然的发现，使萧翎有些惊喜若狂，抱着那鹰蛇图高声叫道：“我发现了，我发现了。”

杜九眼看萧翎突然间有如疯狂一般，不禁大吃一惊，急急奔了过来，说道：“大哥，你怎么了？”

萧翎停下身子，说道：“我发现了禁宫所在了。”

杜九道：“在哪里？”

萧翎道：“就在这图案之上。”

杜九奔了过来，凝目望去，只见那飞鹰如故，盘蛇扬首，瞧不出有任何特殊之处。当下说道：“大哥，小弟怎么瞧不出来呢？”

萧翎微微一笑，道：“这图画之上，设有机关。”伸手推开鹰爪。

杜九低声念道：“鹰扬峰，盘蛇谷。”

萧翎道：“不错，咱们只需要打听出那鹰扬峰盘蛇谷所在之地，那就找到禁宫了。”

杜九道：“大哥才智过人，一举之间，竟然找出了这画中之秘。”

萧翎道：“哪里是我找出来的，我无意之中，一摔图画，这鹰爪就活动起来，推开鹰爪，就见了这六个小字。”

杜九轻轻说道：“这是天助大哥，进入禁宫了。”

萧翎一皱眉头，道：“但那鹰扬峰现在何处呢？”

杜九道：“这就容易多了，只要知晓地名，那就不难打听到了。”

说话之间，只见商八背着一个老人，急步奔了过来。他来势甚快，片刻之间，已到了萧翎停身之地。

原来，商八找到了一个老樵子，又觉他跑的太慢，只好把他背着赶来。

商八放下那老樵子，说道：“这老人在这武夷山中，住了数十年，对山中形势，极为熟悉，小弟特地带他来此，让他瞧瞧那鹰蛇图。”

萧翎望了那老人一眼，只见他白髯垂胸，脸上皱纹叠累，看样子大约有七十以上的年纪，当下说道：“老伯伯在这武夷山中，住了很久吗？”

那老人点点头道：“老朽从小就在这武夷山中长大，算起来，住了七十多年了。”

萧翎道：“这么说来，老伯伯对这武夷山中形势，十分熟悉了。”

那老樵子道：“方圆百里之内，一草一木，老朽是无不熟悉。”

萧翎道：“请问老伯伯，那鹰扬峰在什么地方？”

那老樵子口中低声诵道：“鹰扬峰，鹰扬峰……”

口中诵念了半晌，仍是答不出来。

杜九冷冷说道：“盘蛇谷呢？”

那老樵子又复诵了两声盘蛇谷，突然抬头说道：“老朽知道一处万蛇谷，却未听过盘蛇谷。”

萧翎道：“万蛇谷？”

那老樵子道：“不错，那是一个十分幽深的山谷，深谷中生满了各式各样的蛇，入谷之后，万蛇爬动，使人有着落足无地之感，纵然是世间第一流捕蛇能手，也不敢擅入那万蛇谷中。”

萧翎心中暗道：那鹰扬峰下，写的明明白白，是盘蛇谷三个字，自然不是万蛇谷了。

杜九冷冷接道：“老丈，咱们问的盘蛇谷，是盘坐的盘。”

他的声音，一向冷漠难听，那老樵子听得怔了一怔，回目望了杜九一眼，摇摇头，道：“不知道，老夫在此长大，从未听说过有一处叫盘蛇谷的地方。”

萧翎道：“鹰扬峰，盘蛇谷，应在一处，老丈不知鹰扬峰，自然是也不知道盘蛇谷了。”

那老人道：“老朽不知道的地方，只怕是很少有人知道了。”

萧翎正待喝令商八送那老人回去，突见那老人一掌拍在大腿之上，道：“你说的什么峰啊？”

萧翎道：“鹰扬峰，飞鹰的鹰……”

那老樵子摇摇头道：“音同字不同，老朽又听错了。”

萧翎泛起心中的一抹喜悦，又被浇下了一盆冷水，缓缓说道：“你说的什么峰呢？”

那老樵子道：“姻缘峰，那峰名由来，是一对男女苦苦相恋，但却不为双方家长所允许，生生把他们拆散，但两人情爱坚贞，至死不渝，暗中相约出走，却又为家人发觉，随后紧追，两人逃到了那绝峰顶上……”

萧翎接道：“青年男女，双方相悦，家人又为什么非要从中作梗不可呢？”

那老樵子道：“那两姓族人，原是世仇，代代相传，仇恨愈结愈深，常闹械斗，一场械斗下来，双方都将有很大伤亡，因此，双方族人，残废者特多，大都是伤于械斗，那一对男女，又是双方族长之子女，自然为双方家长所不允了。”

萧翎轻轻叹息一声，道：“以后呢？那山峰怎会改称姻缘峰呢？”

老樵子道：“那对青年男女，在双方族人苦追之下，无路可走，只好携手跳下悬崖，那面峰壁，耸立如削，下临绝壑，深达百丈，两人携手跳入悬崖，自然是非死不可，双方族人，眼看这等情形，大都受了感动，分路奔入深谷之中，希望能找到两人尸体安葬。哪知寻了半日，不但找不到两人尸体，而且连一点痕迹也找不到，但双方族人受了感动，把数代相传仇恨一笔勾销，合葬在那山峰之上，建筑一座庙宇，命名姻缘庙，此事传出之后，庙中香火，十分鼎盛，凡是想求一个如意伴侣的少年男女，大都到那庙中去祈祷求助，据闻十分灵验，那峰名也随着那姻缘庙，改称作姻缘峰。”

杜九冷冷说道：“老丈，咱们问的是鹰扬峰、盘蛇谷现在何处，并无意听老丈谈你们这武夷山中的掌故。”

他虽然尽量想使自己声音变的平和，但那语气之中，总是带着一股冷冰冰的味道，使人自然生出一种畏惧之感。

那老丈急道：“老朽并非有意多口，但诸位问了起来，老朽不能不说了。”

萧翎心中暗道：鹰扬峰，姻缘峰，盘蛇谷，万蛇谷，虽然字音有些相同，但却不会错得如此厉害，这老人讲的，自然是和这图画上的记载不同的地方了。

商八似是已瞧出了萧翎的心意，不等萧翎开口，自行接道：“想那武夷山连绵千里，这位老丈虽然在此住了数十年，但也未必就知千里山势，小弟先把他送回去吧！”

背起那老人，急步而去。

萧翎望了杜九一眼，道：“那图画之上，写的明明白白，自然是不会错了。”

杜九道：“巧的是既有鹰扬峰，亦有姻缘峰，有了盘蛇谷，又有万蛇谷，字音相同，如若不是那图案上写的明白，听起来，真有些混淆不清了！”

萧翎道：“唉！这么看来，咱们如想找到那鹰扬峰，只怕不是易事了。”

杜九道：“大哥不用焦虑，咱们细心查访，决无找不到的道理，看图画、构意，想那鹰扬峰，定是一座十分雄奇的山势，只要有人见过一眼，决然不会忘记，咱们一路察看探问，是不难找到的。”

谈话之间，商八已匆匆返回，望了萧翎一眼，欲言又止。

萧翎知他心中所疑，当下把发现画中之秘的内情说了一遍。

商八道：“大哥，小弟有几句话，说出口来，不知当是不当。”

萧翎道：“你我兄弟，情同手足，自然应该，不知什么事，只管说吧！”

商八道：“那遗留禁宫之钥的武林前辈，定然是一位极工心计的人，数十年来，不知有多少武林高手，苦苦寻找那禁宫之钥，都无所获……”

萧翎点点头道：“兄弟说的不错。”

商八道：“如若岳姑娘交给大哥这把禁宫之钥不是伪制之品，这期间，就得大费思量了！”

萧翎道：“为什么？”

商八道：“那遗下禁宫之钥的人，不肯坦然的说明那禁宫的所在之地，画了这样一幅图画以作暗示，这其间，自然是别有用心了。”

萧翎点点头，道：“他用心何在呢？”

商八道：“考验那取得禁宫之钥人的才智，如若那人才智不够，纵然取得禁宫之钥，亦是无法入得禁宫。”

萧翎道：“不错啊！”

商八道：“大哥才智，本是常人难及，但此刻，却似心有所思，得失之心很重，而且心急如焚，恨不得一步就踏入禁宫。”

萧翎心中暗道：我担心岳姊姊的安危，确实存有着很重的得失之心……”

但闻商八接道：“一个人，如若得失之心太重，那将会失去了判事的智能，所谓贪念一动，灵智立封，大哥如若稍减得失之心，保持冷静，以大哥的才慧，求解图中含意，就不难踏入禁宫之门了。”

萧翎突然肃容而立，抱拳一揖，道：“多谢兄弟良言指教。”

商八急急拜伏于地道：“兄弟一得之愚，还是大哥所赐。”

萧翎扶起商八说道：“萧某何能何德，得两位兄弟这般的爱顾。”

商八站起身子叹息一声，道：“昔年的中州二贾，利欲薰心，敛聚了富可敌国的金银珠宝，如说吃喝玩乐之用，千百年也是难用到百分之一，但我们仍然是贪心不足，似是非要把世间的财富全部集于手中不成。自从认识大哥之后，陡然觉悟到昔年之错，纵然天下之财宝尽为我们中州二贾所有，将又该如何？百年之后，还不是一丘黄土，掩去骸骨，带不走片瓦寸金。”

萧翎心中暗道：听他口气，这两人确已敛集了不少财富，当下说道：“兄弟，你们究竟聚敛了多少财宝？”

商八微微一笑，道：“连城千里，无法计算，大哥击败沈木风后，兄弟将倾尽所有，由大哥主持，做几件有益天下苍生的事。”

萧翎点点头，道：“固小兄之愿也！不敢请尔。”

商八笑道：“大哥但有所命，兄弟是无所不从……”

语声微微一顿，又道：“此刻，最为要紧之事，先要设法找到禁宫。”

萧翎陡然间感觉到自己的经验阅历，实难和中州二贾相比，如若想入禁宫，必得借重两位兄弟之力。心念一转，又把那幅飞鹰戏蛇图摊在地面，说道：“两位过来，咱们仔细的研商一下。”

商八仔细瞧了一阵，突然举起手中图画，映着日光瞧了一阵，道：“小弟之见，决不会如此简单，如若那鹰爪之下写的地名，就是禁宫所在，那未免太简单了。”

萧翎道：“兄弟之意呢？”

商八道：“小弟的看法，不是这图画之中另行藏有隐秘，就是那六字之中，别有含意。”

萧翎凝目思索一阵，道：“兄弟，再去把那老樵夫请来。”商八道：“请他作甚？”

萧翎道：“咱们先到姻缘峰上瞧瞧。”

商八道：“姻缘峰两面都是绝壑，一面临万蛇谷，一面就是那年轻男女葬身悬崖了。”

萧翎道：“怎么？那万蛇谷，就在姻缘峰下吗？”

商八道：“不错，兄弟已经问过了。”

萧翎道：“不知距此有多远行程？”

商八道：“不足百里。”

萧翎道：“好！兄弟去请来那老丈带路。”

商八道：“不用了，小弟已然问的十分明白，牢记于胸中。”

萧翎心中暗道：不论那姻缘峰，是否就是那鹰扬峰，去瞧瞧总是无妨。心念一转，缓缓说道：“咱们急赶一阵，也许在天色入夜之前，可以赶到。”

商八道：“小弟带路。”转身向前奔去。

萧翎杜九紧随商八身后而行。

商八似是已从那老樵子处问得了极为详尽的道路，一路上奔行如飞。

三人轻功，都是武林中第一流的身手，虽然山道崎岖，但三人行来，却如奔马流矢一般。

半日急奔，到太阳下山时分，已到了一座高峰之下。萧翎误服千年石菌，内力充沛，还不觉着什么，商八、杜九，一连几个时辰的奔走，翻山越岭，一直未得片刻休息，赶到那高峰之下，顶门上已见汗水。

商八指着那矗立在眼前的高峰说：“如若我没有记错，这就是姻缘峰了。”

这时，正是夕阳下山时分，西方天际，幻起了一片晚霞。

一抹落日余辉照射在峰顶之上。

萧翎凝聚目力望去，隐隐可见那峰顶之上，金碧辉映，似是一座建筑得极为豪华的庙宇。

商八道：“那座庙就是姻缘庙了，据那老樵子说这姻缘庙筑成之日，男方家长，为了哀悼惨死的儿子，把一块家传的宝石，装在那姻缘庙上，所以每当日月光华照射到那宝石上时，常常会现出七彩的霞光。很多人不知底细，说是两人阴魂显圣，以讹传讹，这姻缘庙香烟因而大盛，每届初一、十五之日，有人不辞千里，来此进香，热闹非凡。就是平常之日，也有不少香客，流连徘徊庙外。”

萧翎忽然想到了那玉箫郎君和蓝玉棠苦恋岳小钗的心情，如苦这姻缘庙真的有灵，也许两人也会跑到这武夷山姻缘庙中，求问终身大事了。

商八看萧翎一直沉吟不语，若有所思，接口说道：“据老樵子说，这姻缘庙的香火，愈来愈是兴盛，常有人在庙前徘徊终宵，不肯离去，因而，有人在那姻缘庙的周围，搭盖起了几座雅室，以备留恋于姻缘庙周围之人留宿之用。”

萧翎道：“咱们上去瞧瞧吧！”

商八道：“咱们连日奔走，如果能在那姻缘峰上好好休息一夜，也好养养精神……”他似乎是言未尽意，但却突然住口不言，举步向山峰之上奔去。

萧翎、杜九，紧随在商八身后，登上峰顶。

这是突起孤立的山峰，三面都临着深不可测的绝壑，只有来路一条通上此峰。

这时，落日已沉，余辉未尽，萧翎环顾了四周一眼，心中暗暗忖道：如若这座高峰前有去路，那一对青年男女也不会跳入深谷殉情而死，自然也不会有这一座姻缘庙了。

这座庙规模很小，除了一座大殿之外，两侧各有一间厢房，一个六十左右的香火道人，站在大殿神像一侧。供桌前拜垫上，跪伏着一个黑衣人。

整个的姻缘峰顶，也不过亩许大小，除了姻缘庙矗立在峰顶正中之外，在那山峰的四周，果然另有着两座青石为壁，茅草作顶的房舍，洒招高挑，

灯火高烧，看起来比这姻缘庙还要多上许多。

萧翎打量四周峰面景物后，缓缓说道：“咱们既然来到这姻缘峰上，也该进去瞧瞧。”

也不待商八、杜九等答话，举步向姻缘庙中行去。

商八挺着便便大腹，当先而入。

那香火道人望了商八一眼，迎了上来，笑道：“大老板，这姻缘二神，不止是男女姻缘之事，诸凡求福求寿，无不灵验。”

商八伸手从怀中摸出一片金叶子丢在供箱中，也不理那香火道人，抬头打量那两个神像。

这姻缘庙的神像，大异于普通的庙院，只有一男一女，两座塑像。

那男的一身短装，赤着双足，面目英俊，女的身着绿色短衫，腰系绿色长裙。

萧翎点点头赞道：“这神像不知何人所塑，竟然保存了山村间纯朴面目，倒是难得的很。”

那香火道人眼看商八，出手就是一片金叶子，大方至极，急急赔笑，说道：“姻缘庙扬名千里，抽签、卜卦，无不灵验，三位只要暗中把心事说出，姻缘二神定会保佑三位。”

那跪在拜垫上的黑衣人，听得几人谈话之声，悄然站起，目光一掠萧翎和商八，侧身向外行去。

她如能从容而去，萧翎不留心瞧她，也许她还可神不知鬼不觉的退出庙外，但她这慌张举动，立时引起萧翎的注意，也使中州二贾动了疑心。

杜九忽然一个踉跄，向前一探身躯，正巧拦住了黑衣人的去路。

那黑衣人动作极快，陡然收住脚步，横跨三尺，绕过了杜九向庙外行去。

哪知商八早已有了戒备，看她绕过杜九的快速身法，立时右臂一伸，堵住了那黑衣人的去路。

这座庙门虽然很宽，但杜九挡了一半，商八挺着个大肚子，加上那伸出的右臂，又堵住另一半，那黑衣女子，除了出手逼开商八之外，只有停下脚步。

只见她右手一抬，食中二指骈点而出，直指向商八脉门。

商八右腕一挫，避开一击，五指一翻，疾向那个黑衣女子右腕上反扣过去。

萧翎低声喝道：“快让开路！”

原来，他已经瞧出来人，正是当初在归州城中看到的那位面目严肃的少女，此女一直追随在八手神龙端木正的身侧，寸步不离，想她决然不会一人在此，此女既然在此出现，想那八手神龙端木正定然也在这姻缘峰上了。

商八听得萧翎呼叫之言，立时纵身让避开去。

那黑衣女子行动矫健，借势一侧娇躯，快速无伦的冲出了庙门。

这时，姻缘庙外，已为夜色笼罩，只见她纵身两个飞跃，人已消失不见。

商八站在庙门口处，四下瞧看，竟然未瞧到她奔向何处。

但闻萧翎低声说道：“不要瞧了！”

商人回过头来，说道：“大哥认识她吗？”

萧翎道：“似是常和八手神龙端木正在一起的那位姑娘。”

商八一拍大腿，道：“不错，正是那位姑娘！小弟亦觉着面孔很熟，就是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

杜九道：“那丫头一向穿着青衣，今日怎会换了黑色衣服？”

商八道：“也许是为了避人耳目。”

萧翎道：“我看她双目中尤有泪痕，也许在神前许愿。”

商八道：“那丫头既然会在此地出现，也许那八手神龙端木正也在这里，咱们去找那八手神龙说话去。”

杜九道：“昔年，他们对大哥有所误会，认你已投靠百花山庄，此刻，大哥和沈木风作对，天下有谁不知，这丫头对大哥毫不敬重，必得问那端木正一个教子不严之罪。”

萧翎向杜九道：“算了，人家和咱们素无渊源，为什么要敬重咱们呢？”

杜九还待争辩，却被商八以目示意，阻止他再说下去。

那香火道人，似是见惯了争吵打架的事，又似深知明哲保身之道，连望也不望三人一眼。

商八低声说道：“咱们今宵可要留住在姻缘峰上？”

萧翎正待答话，突闻一个清冷的声音应道：“留下最好。”

这话来的太过突然，萧翎、中州二贾，全都听得一怔。

杜九冷冷喝道：“什么人？”

只听那清冷的声音应道：“我！”

一个面目姣好的矮瘦青衣少年缓步走了进来。

商八瞧了来人一眼，只觉他秀逸有余，英挺不足，缺乏男子气概。

当下说道：“咱们兄弟谈话，和阁下无关，阁下为何接口？”

那青衣少年不理商八的问话，两道清澈的眼神，盯注在萧翎脸上，说道：“你跑到这姻缘峰来，为了什么？”

这口气俨如老友重逢，责问中充满着关怀之意。

萧翎打量了那青衣书生一眼，怎么也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这样一位人物，当下说道：“阁下是谁？”

那青衣少年，神态凄然，缓缓说道：“你当真不认识我了？”

萧翎道：“看起来有些面善，但却想不起何处见过。”

那青衣少年道：“那是你太健忘了，我为什么会认识你呢？”

萧翎心中暗自奇道：这人不知是何许人物，怎的非要逼我和他相识？

心念转动之间，忽见那青衣少年举手一推，脱下了头上的包头青巾，露出了一头秀发。

萧翎凝目望去，突然失声叫道：“你是百里姑娘！”

来人突然用手掩面，低声说道：“找得我好苦啊！”

商八、杜九相互望了一眼，悄然行出庙外。

那位老于世故的香火老人，突然一敲铜钟，低声吟道：“有缘千里来相见，无缘对面不相逢，心诚则灵。”

萧翎急步行了过去，道：“姑娘怎会到了此地？”

来人正是北天尊者之女，北海公主百里冰。

百里冰缓缓取下蒙在脸上的纱巾，道：“我千里追踪，寻你到此。”

萧翎心中奇道：我到姻缘峰来，只是偶生动机，到了此地，你怎会料断得如此正确？

心中念转，口里却说道：“姑娘几时到了此地？”

百里冰道：“正午时分……”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我心中有很多事要问你。”

萧翎道：“此地不是谈话之处，咱们先找一处可容身之地。”

百里冰接道：“我已在这姻缘峰顶订了一处客舍。”

萧翎道：“咱们还有两位兄弟同来。”

百里冰道：“不要紧，那店中还有空房，我替你带路了。”转过身去，戴上了包头方巾。

萧翎突然感觉到这位娇生惯养的北海公主似是成熟了很多，也长大了很多，短短数月，有如长了几年一般。

第十二回 姻缘峰逢情女

百里冰已然举步出庙，向前行去。

萧翎紧随出庙，流目四顾，哪里还有中州二贾的影子，心中奇道：这两人跑到哪里去了，待要出口呼叫，话到口边，又突然咽了下去。

百里冰步履快速，直行向正南方一座茅舍中去。

萧翎只好加快脚步，随她行入店中。

这等客店，目的只在供客人一个可避风雨的所在，自然是谈不上什么良好招待，萧翎行入店中，也无人过来招待，随着百里冰，直入店后一间客屋之中。

室中早已燃起了一支火烛，那面目严肃，难得一现笑容的黑衣女子，竟然已先在室中。

萧翎心中大奇，忖道：好啊！这两人怎会走在一起了。

百里冰回顾萧翎一眼，道：“你们早认识了？”

萧翎忖道：见是见过几次，却是未曾交谈。拱手一礼，说道：“端木老前辈没有同来吗？”

那黑衣女子低垂螭首，应道：“家师吗？受了人的暗算，多亏这位百里姑娘搭救，得免于难。”

萧翎忖道：原来，两人是这样相识，口中应道：“端木老前辈的伤势如何？”

那黑衣女子仍是垂首，应道：“多谢萧大侠的关怀，家师在百里姑娘的灵丹神效之下，已然不妨事了。”

她两番和萧翎对话，始终未曾抬头。

百里冰突然接口说道：“那端木老前辈伤势虽已无碍，但仍需静养，他见我一人孤苦伶仃，奔走江湖，特地遣了端木姑娘陪我。”

萧翎心中暗道：她口口声声称那端木正为家师，怎么自己也姓端木呢？

心中虽然怀疑，但却没有追问。

百里冰说完了几句话之后，双目一直望着萧翎等他开口，哪知萧翎只顾想心事，忘记开口，百里冰久久不闻萧翎回答之言，忍不住冷哼一声，道：“你怎么不说话呀？”

萧翎如梦初醒一般，口中啊了一声，说道：“姑娘可是跟我说话吗？”

百里冰道：“这室中只有咱们三个人，我没有和端木姑娘说话，自然是和你说了！”

萧翎道：“姑娘要我说些什么呢？”

百里冰道：“你也该问问我，这些日子是怎么过的！”

萧翎轻轻叹息一声道：“姑娘为了相救在下，不能见容于门规，但令尊为姑娘，悲恸万分，目下正在苦苦追寻姑娘下落。”

百里冰望了黑衣女子一眼，欲语还休，缓缓坐了下去。

那黑衣女子十分聪慧，低声说道：“两位谈谈，我去替两位准备点吃喝之物。”

萧翎道：“吩咐店家就是，如何敢劳动姑娘。”

这黑衣女子话出口，人已出室而去，萧翎接言时，她已经走的踪影不见。这时，室中只余下百里冰和萧翎两个人。

百里冰两道明亮的眼睛，一直盯注在萧翎脸上，似是想在萧翎的脸上，

找寻些什么出来。

萧翎被她看的有些不安，正待出言相询，突见那百里冰双手蒙脸，扑倒木榻上，呜呜咽咽的哭了起来。

萧翎呆下一呆，缓步走近木榻，沉声说道：“姑娘，你为我萧翎出走，在下并非不知……”

百里冰哭道：“我从小在冰宫之中长大，一呼百诺，从人无数，如今一个人在江湖之上奔走，孤苦伶仃，连一个照顾我的人也没有了。”

她自小娇生惯养，受尽宠爱，想到为追寻萧翎，离开那仆从如云，养尊处优的生活，孤骑千里，跋涉风尘，日日夜夜想见萧翎，哪知见到了，也不过如此而已，只觉一阵伤心之情泛上心头，不禁悲从中来。

萧翎道：“姑娘所受之苦，在下亦曾想到，不过在下……”

百里冰突然坐了起来，一拭脸上泪痕，说道：“你到此地作什么来？”

她稚气未除，想哭就哭，要笑就笑，脸上泪痕未干，嘴角间已见笑容。

萧翎正想回答，那百里冰又抢先接道：“你到这姻缘峰来，可是找我吗？”

萧翎心中暗道：我怎会知道你在此地。但见她脸上满是渴望之色，只好硬着头皮说道：“不错，正是来找姑娘。”

百里冰嗤的一笑，道：“这么说来，你是很想念我了？”

语声微微一顿，又道：“我虽然吃了很多苦头，但一个人在江湖上行走，为所欲为，也有快乐。”

萧翎心中暗道：她误认我找她而来，才会这般快乐，看来，是不能揭穿内情了。

心中念转，口里却问道：“姑娘跑到此地作甚？”

百里冰笑道：“我听人说这姻缘峰顶姻缘庙专管人间姻缘大事，特地赶来，许个心愿，果然在这里遇上了你……”

她似是自知说的太过露骨，粉颊一红，垂下头去。

萧翎心中一凛，暗道：我一句慰藉之言，能使她欢颜顿展，一句冷漠之言，能使她哭哭啼啼，这么看来，她对我的情意，实是很深了，这将如何是好？

只觉一股烦恼泛上心头，剑眉愁锁，沉思不语。

百里冰缓步下榻，倒了一碗香茗，送了过来，柔声说道：“我未见你之前，常常想见你之后，一定要嘘寒问暖，使你感觉到，只有和我在一起才有快乐，唉！想不到见你面后，竟然会和你赌起气来，连茶也忘记给你倒了。”

说完，双手捧碗，递向萧翎。

这一番话，天真未凿，童心犹存，没有娇柔做作，是那么坦白真诚，动人心弦。

萧翎只觉似被人在前胸之上，重重击了一拳般，心神皆震，心中暗道：此女说话，如此露骨，毫无保留，日后要怎样对她才好……

但闻百里冰娇脆的声音说道：“你越山翻岭，跋涉千里而来，口中定然很渴了。”

萧翎接过香茗，喝了一口，笑道：“姑娘……”

百里冰眨动了一下圆圆的眼睛，接道：“你叫我姑娘，那我也叫你萧相公了。”

萧翎道：“是啊！咱们理该这般相称才是。”

百里冰道：“这样不好！”

萧翎道：“为什么？”

百里冰道：“这等称呼，岂不是越叫越远了吗？”

百里冰凝目思索片刻，道：“我在北海之时，父王、母后，都唤我冰儿，你也这般叫我好吗？”

萧翎暗暗叹息一声，忖道：我要设法劝她回去才好。心中暗打主意，口里却叫道：“冰儿。”

百里冰道：“这样叫起来，好听多了，唉！我母后说的不错，过去我一直不肯听她的话，现在想来，她说的话，当真是字字金玉，叫人受用不尽。”

萧翎道：“令堂说的什么？”

百里冰道：“家母说，柔能克刚，一个女孩子一定要温婉娴静，才能使情郎欢心，倾心相爱。”

萧翎心中暗道：她在冰宫之中，定然是十分顽皮，她母亲管不胜管，才说出这番话来，要她学乖一些，想不到她竟当了真来……

心念一转，又想到此去禁宫是何等重大庄严的事，凶险际遇，更是不在话下，岂能带着她们两位姑娘同行，怎生想个法儿，让她回到北天尊者的身边才好……

忖思之间，突闻百里冰道：“唉！你叫我冰儿，那我要如何称呼你呢？”

萧翎道：“你随便叫吧！”

百里冰嫣然一笑，道：“你比我大两岁，那我就叫你大哥吧！”

萧翎道：“好吧！你叫我大哥就是。”

百里冰笑道：“好！那我就叫你大哥了。”突然手舞足蹈，就在烛火下跳起舞来。

萧翎看她高兴之情，已入浑然忘我之境，不禁为之一呆。百里冰跳了一阵后，突然停了下来，说道：“大哥！我想到一件事了！”

萧翎道：“什么事？”

百里冰道：“咱们去那姻缘庙中还个愿吧！”

萧翎道：“还什么愿？”

百里冰道：“我在那姻缘庙中许下了心愿，能够见到大哥之面，就再去庙中还愿。”

萧翎心中暗道：她许下的心愿，难道要我一起去还吗？

心中虽有此想，但却不忍说出口来。

百里冰伸出纤纤玉手，拉着萧翎，说道：“大哥陪我去吧！那姻缘庙中的神果然是灵验得很。”

萧翎不忍拒绝，只好站起身子，说道：“现在就去吗？”

百里冰道：“早还心愿，早了心愿，大哥陪我去吧！”

萧翎无可奈何，道：“好。”举步向外行去。

百里冰满脸欢笑，紧随在萧翎身后，向外行去。

两人行到庙门之前，只见那香火道人，已然准备跨出庙外，眼看两人并肩行来，又缓缓退了回去。

百里冰首先奔到那神垫之上，双膝跪了下去，口中喃喃自语，也不知她说些什么？

萧翎呆呆的站在一侧，望着那一对村男、村女的神像出神。

百里冰祈祷已毕，回头看去，只见萧翎仍然站着不动，伸手拉了一下，道：“大哥呀，你怎么不跪下来谢谢这姻缘神呢？”

萧翎本来不想跪下，但见那百里冰满脸渴望之色，只好缓缓跪了下去。

百里冰满脸欢喜，叩拜过神像，站起身来，道：“咱们回去吧！”

萧翎一心想着如何能把她劝说回去，对眼前发生的情势一直浑如不觉。

百里冰伸手拉了萧翎一把，道：“大哥，咱们回去啦。”

萧翎如梦初醒般，缓缓站起了身子，道：“咱们要回去吗？”

百里冰脸上的欢愉之容突然间敛失不见，缓缓说道：“大哥，你好像有着很沉重的心事？”

萧翎摇摇头，道：“没有啊！”

百里冰叹息一声，道：“大哥，不要骗我，我瞧得出来，你眉宇间，忧苦重重，如不是有着很沉重的心事，那就是不喜欢见到我了……”

她举手理一下散乱的长发，轻轻的叹息一声，接道：“大哥！

你可知道我刚在神前许下的是什么心愿吗？”

萧翎道：“不知道。”

百里冰道：“我在神前，许下心愿，今后要追随大哥身侧，永不离开。”

萧翎吃了一惊，道：“令尊尽出冰宫高手，追寻你的行踪，你如和我常在一起，岂不叫令尊焦虑、挂念吗？”

百里冰虽然稚气犹存，但为人却十分聪慧，略一沉吟，道：“你可是怕我跟着你拖累了你？”

萧翎心中暗道：那北天尊者武功高强，手下高手甚多，现在，他已移恨于我，如若被他查出你和我走在一起，那当真是跳入黄河洗不清了。

他心里一直惦念着那岳小钗的安危，念念想入禁宫，对百里冰那柔情蜜意、竟然是浑如不觉。

百里冰看萧翎一直沉吟不语，娇媚一笑，道：“我明白了！”

萧翎道：“你明白什么？”

百里冰道：“你忌惮我爹爹知晓我和你走在一起，引起误会，是吗？”

萧翎沉吟了一阵，道：“这虽是原因之一，但最重要的还是令尊、令堂，久不见你归去，定然怀念甚切，姑娘岂不是不孝之人了吗？”

百里冰道：“那不要紧，我修书一封，遣人送往北海，告诉我母亲我在中原游玩，要她不要挂念就是。”

萧翎轻轻叹息一声，道：“北海冰宫，遥遥万里，而且僻处在冰雪封冻之中，岂是常人找得到吗？”

百里冰一颦柳眉儿道：“大哥好像很厌我，千方百计的要把我赶走，是吗？”

萧翎摇摇头叹道：“除了令尊、令堂怀念于你之外，为兄此次来这武夷山中另有所图，实不便带你同行。”

百里冰道：“什么事，能讲给我听听吗？”

萧翎看她神情凄伤，法然欲泣，心中大感不忍，望了那香火道人一眼，低声说道：“冰儿，咱们出去谈吧！”举步向外行去。

百里冰随在萧翎身后，出了姻缘庙，信步向前行去。

百里冰四下瞧了一阵，说道：“大哥可以说了，此地四外无人。”

萧翎道：“冰儿，你听到过禁宫的故事吗？”

百里冰道：“好像听我爹爹说过。”

萧翎道：“这就是了，我不能带你同行，是因为我要到禁宫中去。”

百里冰道：“那禁宫之中可是不准女孩子去吗？”

萧翎不善谎言，说道：“那倒没有限制。”

百里冰笑道：“既然没有限制、带我去又有何妨？”

萧翎道：“中原武林中人，大部向往禁宫之秘，如果听到此讯，必将群相来袭，未进禁宫之前，已然步步杀机，何况那禁宫之中又机关处处，凶险万分，一个失错，就有性命之忧、小兄此去生死难卜，如何能带你同去。”

百里冰神色严肃，一字一句地说道：“这么说来，我更不能离开你了！”

萧翎道：“为什么？”

百里冰道：“那禁宫之中，既是凶险百出，岂能让你一人涉险，我要在身边……”

萧翎道：“不行……”

百里冰严肃地接道：“为什么？我既然认你做了大哥，那就要患难相扶，生死与共。”

萧翎道：“冰儿，这事与你无干无涉，你为什么要趟这次混水。”

百里冰道：“可是大哥和我有关啊！”

萧翎心头一凛，停下了脚步，道：“冰儿……”

百里冰清澈的双目中满含泪光，接道：“大哥让我先说吧！”

萧翎无可奈何地说道：“好！你说吧！”

百里冰道：“我一个单身女孩，孤骑千里，天涯奔走，那是为了什么？”

萧翎道：“为了追寻于我。”

百里冰道：“嗯！你知道。”

萧翎道：“你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就是再笨的人，也听得懂的。”

百里冰道：“那不是啦，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你，你却要撵我回去，我还有何颜见人，有何颜立足人世。”

萧翎道：“这个……这个……”

百里冰接道：“我虽然生长在冰天雪地之中，但却读过很多中原经书，大哥一定要把我看成低三下四的女子，瞧我不起……”

萧翎还未来得及接口，百里冰突然放腿向前奔去。萧翎随后急追，片刻间到了悬崖边缘。

萧翎看她奔行之势，大有直扑下绝壑之概！不禁心中大惊，急道：“冰儿，不要胡闹。”

百里冰叫道：“你先站住。”

萧翎不敢再追，依言停下脚步。

百里冰站在悬崖边缘，缓缓说道：“大哥，你可知道这姻缘庙的故事吗？”

萧翎道：“听一位樵子谈过。”

百里冰道：“这条绝谷，就是那一对情侣跃落葬身之地，我如扑入此谷一死，那姻缘庙中，也许加上我一座塑像，只不过没有大哥在一旁相陪罢了。”

萧翎心中大急，暗道：此女稚气未除，羞急之下，也许会真的跳下悬崖，那可真是一桩终生大憾的事，此事万万大意不得，当下说道：“冰儿，快回来，不要胡闹了。”

百里冰摇摇头道：“我不是胡闹，我对大哥讲的话，每一句每一字都很认真，我已在神前许下了心愿，如是大哥不肯带我同行，我只有跳下悬崖以明心迹。”

声音凄楚，听得人黯然神伤。

萧翎看她一脚悬空，夜风中衣袂飘飘，心中不禁大急，不假思索地说道：

“快回来，我带着你去就是。”

百里冰一跃而起，扑到萧翎身前，破涕为笑，道：“当真吗？”

她忽啼忽笑，变化迅快，一派天真无邪之态。

萧翎话已出口，无法更改，只好点头说道：“自然是当真了，不过……”

百里冰接道：“不过什么了？”

萧翎道：“我要和你约法三章，不许无故闹事，处处要听我之命，要是犯了约法，我就不再带你同行。”

在萧翎想来，她自幼在父母娇宠之下长大，一呼百诺，平日里颐指气使惯了，这等约法，决是难以接受。

哪知事情竟然大出了萧翎意料之外，百里冰竟是满脸笑容地说道：“我自然要听大哥的话了。”

语声微微一顿，又道：“大哥要几时动身？”

萧翎道：“至迟明日清晨。”

百里冰道：“大哥随我回到店中，坐息一下如何？”

萧翎道：“不用了，我带有两位同来的兄弟。”

百里冰笑道：“商八、杜九，是吗？”

萧翎道：“不错，你怎么知道？”

百里冰道：“我逢人都打听大哥的事，自然是都知道了……”嫣然一笑，接道：“我先去整理行装，大哥几时动身，招呼我一声就是。”

萧翎道：“我既然答应了，自然不会丢下你，放心去吧！”百里冰不再多言，转身直奔店中。

萧翎目注百里冰背影消失之后，心中泛升起一股莫名的烦恼，仰天长叹一声，信步行向悬崖边缘，在一块大石上坐了下来。

此时，夜色已深，绝峰上山风凛冽，探首一望，只见绝壑中一片黑暗，深不见底，心中暗暗忖道：这绝壑深不可测，纵然一身上乘轻功的人，跌了下去，也要粉身碎骨，何况那一对村男、村女了，两人生前虽然不能结为夫妇，死后为人奉作神明，筑庙塑像，香火不绝，且有人不辞千里来此进香，那也算死的值得了。

忖思之间，忽见那黑暗的深谷之中闪起一点绿光，在谷底移动，足足有一盏热茶工夫之久，才消失不见。

如是平常，看到那浮动的绿光，一定以为自己看花了眼，或是认作山魅鬼火，但萧翎目力过人，心中算计那绿光移动的速度，颇似一个人手执灯笼，在谷底行走……

萧翎心中警觉，故作不知，暗中提聚真气，疾快的转过身子。

只见商八、杜九，并肩行了过来。

商八微微一笑道：“大哥好灵敏的耳目，咱们不敢惊扰，慢步行来……”

萧翎接道：“你们来的正好，我发现这峰下绝壑中有一桩十分可疑的事。”

商八、杜九急急行了过来，探首向下望去，但见峰下绝壑一片黑暗，瞧不见一点可疑之处。

杜九暗里一皱眉头，道：“大哥，瞧到了什么可疑的事，小弟眼拙，怎么一点也瞧不出来。”

萧翎道：“一点绿光，隐失不见了。”

商八道：“什么绿光？”

萧翎正待答话，那谷底绿光，又再出现，缓缓移动，急急说道：“两位

兄弟快些看吧！ ”

两八、杜九凝目望去，果见一点绿光在谷底移动，良久才消失不见。

萧翎道：“瞧到了吗？”

商八道：“瞧到了。”

萧翎道：“两位兄弟见多识广，可知那是什么缘故吗？”

商八沉吟了一阵，道：“小弟一向不信神鬼之说，因而不信那谷底绿光就是传说中的鬼火。”

萧翎道：“小兄的恩师，胸罗奇博，曾经和小兄解说过磷火，不过，就那绿光稳定，和移动情形而论，决然不是磷火。”

商八道：“大哥之意，可是说那谷底绿光是人力所为吗？”

萧翎道：“如是一个人，执着绿绦糊制的灯笼在谷底行走，咱们站在百丈高峰之上，遥遥望去，也只能瞧到一点绿光。”

商八点点头，道：“不错，大哥卓见。”

杜九接着道：“也许那谷底住的有人。”

萧翎道：“关键也就在此了，如若那绝壑住的有人，此事就不足为奇，如是未曾住人，其间就大有文章了。”

杜九道：“什么文章呢？”

萧翎道：“这面悬崖，就是那村男、村女携手殉情的绝壑，两位兄弟，如若还记得那老樵子的话，当时曾有多人下谷，寻找两人的尸体，不但尸骨不见，而且连一点痕迹也未瞧到。”

商八道：“不错，如说两人摔得粉身碎骨，那也不会找不出一点痕迹。”

杜九道：“会不会在两人摔谷之时，为悬崖中的软藤突树所拦，未跌入谷底？”

萧翎道：“那谷中就算住的有人，为何要执着绿色的灯笼呢？是否因为那绿色灯火，易为人误为磷火，不致引起人的疑心。”商八道：“大哥推论有理，有如剥茧抽丝，这确实是桩可疑事。”

杜九心中暗道：咱们此刻此时，要找鹰扬峰、盘蛇谷最为要紧，怎的会为这不相干的事，大费心机起来？

凝目望去，只见那谷底绿光突然停了下来，一刻工夫之后，又消失不见。

萧翎低声向杜九说道：“杜兄弟，像不像一个人，提着绿色的灯笼，在一座房舍前面停了下来，叫开了房门，走了进去？”

杜九道：“有些像。”

萧翎道：“如若咱们今夜之中，能够下入谷中瞧瞧，那就不耽误明天赶路了。”

谈话之间，商八已拖着那香火道人一齐赶来。

那香火道人，大约是在梦中被商八拖了起来，仍然是睡眼朦胧。

商八一直把他拖到萧翎身前，停了下来。

那香火道人虽是被商八拖着赶路，但仍然是累得张着嘴巴直喘气。

萧翎望了那香火道人一眼，缓缓说道：“兄台在这里住了很久吗？”

香火道人应道：“修这姻缘庙时，小的就在此地了。”

萧翎道：“这么说来，你对此地的一切事物，都很熟悉了。”

香火道人道：“一草一木，无不熟悉。”

萧翎道：“那很好，我要请教兄台几件事。”

那香火道人揉揉眼睛，道：“什么事？”

萧翎探首望着悬崖，道：“这山谷之中，住的有人吗？”

这人微微一怔，道：“诸位到这姻缘庙来，可曾听到这姻缘庙的故事吗？”

杜九冷冷说道：“咱们大哥问这山谷中是否住的有人，并没有问你这姻缘庙的故事。”

那香火道人听到杜九冰冷的声音，心中就有点发毛，当下说道：“这绝壑深达百丈，别说血肉之躯，就是一块坚石，摔下深谷，也要跌成石粉……”

杜九冷漠地接道：“你长了耳朵没有，咱们大哥是问这谷底是否住的有人。”

那香火道人道：“这谷底之中，阴湿酷寒，毒物出没，自然是没有人住了。”

萧翎拱拱手，道：“多谢指教，惊扰兄台清梦，在下这里谢罪了。”

那香火道人听到杜九的声音，全身就直打颤，萧翎放他回去，那是如获大赦一般，来不及对萧翎道谢还礼，转身而去。

萧翎眼看那香火道人去远，低声对商八、杜九道：“两位兄弟听到了？”

商八道：“听到了，大哥有何准备？”

萧翎道：“我想入谷底瞧瞧，以许咱们会有意外的发现。”

商八道：“好！待天亮之后，咱们就下谷底看看。”

萧翎道：“小兄想现在就下去看看！”

商八道：“现在吗？”

萧翎道：“不错，就是现在，也许这谷底没有什么可疑事物，那闪动的绿光，是堆积的兽骨生出的磷火……”

他抬头望望天色，接道：“如若咱们此刻下入谷底，天亮之前，当可重回峰顶，那就不耽误咱们的时间了。”

商八道：“大哥，不是小弟持重，这座深谷，十分险恶，咱们路径不熟，深谷之中，要下去只怕不太方便。”

萧翎道：“我知道，两位兄弟可是觉得无法找到下山之路吗？”

商八道：“正是如此。”

萧翎微微一笑道：“不要紧，小兄已想到了一个下谷之法。”

商八道：“大哥想如何下去？”

萧翎道：“适才小兄随那百里姑娘进入一座客栈，看那客栈，堆积了甚多草绳，两位兄弟请在峰上执绳，小兄垂索而下，那就不用找下山之路了。”

商八怔了一怔，道：“这个，太冒险了！”

萧翎道：“小兄心意已决，两位兄弟不用劝了，我去取草绳。

说完便转身而去。

中州二贾看萧翎神色坚定，知他心意已定，万难更改，只好默然不语。

萧翎动作迅快，不大工夫，抱了两大捆草绳行来，放下绳索，目光一掠中州二贾，道：“小兄的看法，这两捆草绳的长度，足以探到谷底。”

商八接道：“大哥乃目前江湖正义的标帜，岂可涉险，不如由小弟代大哥一行如何？”

萧翎道：“兄弟太胖了，只怕这绳索负担不了。”

杜九道：“我去如何？”

萧翎道：“不用了，还是小兄下去瞧瞧。”

一面说话，一面抖开草绳。

商八望了杜九一眼，道：“既是大哥决定了，小弟也不便多劝啦。”

萧翎似是心中很急，把索绳系在腰中，说道：“空谷传音，如是小兄需要两位兄弟下谷相助，那就长啸三声为号。”

也不待商八、杜九再行答话，纵身向谷底落去。

商八抓住绳索，缓缓向下放去，一面仔细查看绳索间有不牢之处，就重新接过，小心翼翼，谨慎无比。

且说萧翎提聚真气，双手都戴上了千年蛟皮手套，沿着峭壁而下，只见石壁光滑，大都已长满了苔绿，心中暗暗惊骇道：这峭壁如此光滑陡削，纵有第一流的轻功，也是无法施展。

忖思之间，右足突然触到了一个轻柔之物。

他此时江湖经验大增，一触之下，立时警觉到不是树叶、草丛，当下双手疾握绳索，疾快的上升三尺。

那商八更是经验老到，觉出手中绳索突然一紧，心知萧翎遇上了变故，不再下放绳索。

萧翎升高数尺，探首向下望去，只见一个突出的大石之上，盘坐着一个人。

这意外的发现，使萧翎心头大震，呆了一呆，问道：“什么人？”

哪知一连喝问了数声，竟然不闻回应之言。

萧翎心中感觉奇怪，暗道：难道这人死了吗？但看他盘坐姿态，又不像死去。当下接道：“阁下是死人还是活人？”

果然，这句话发生了很大的效用，只听一个微带怒意的声音应道：“老夫如是死人，哪里还会坐在这里。”

萧翎心中想道：你既是活人，怎么我一连问你数声，就不闻相应之言，口中却应道：“阁下在此作甚？”

那人说了一句话后，竟是不再接口。

萧翎一皱眉头，暗道：此人跑到这等上不靠天，下不着地的峭壁之间，盘膝坐在一块突石之上，如无上乘武功，决难及此，这一份过人胆气，也足以使人敬佩了。轻轻咳了一声，又道：“在下想借兄台盘坐的突石之上，停息一下，不知兄台是否应允？”

那人应道：“这山石又非我所有，愿否停息，是你自己的事，与区区何干？”

萧翎心中暗道：这人答复倒是干脆得很。

一面暗中运气，防人施袭，一面缓缓向下落去。

这块突岩，不过四尺宽窄，突出在峭壁之间，那人盘坐中间，占去二尺大小，左右两侧，各余一尺左右，如若他突起施袭，极是难防，是以萧翎落足十分小心，直待双足在石上站稳之后，才松开手中绳索。

凝目望去，只见那人紧闭双目，胸前起伏甚烈，似是在运气疗伤一般，心中奇道：这人怎会跑到这等所在，坐息疗伤？当下说道：“朋友可是在疗伤吗？”

这时，天上星光闪烁，可清晰的瞧见那人面貌。只见他头包青巾，方面大耳，颌下留着短须，根根见肉，神态极是威猛。

他疗伤似是正值紧要关头，萧翎落上突岩，他一直未睁眼望过萧翎一次。

突然问，那大汉全身开始剧烈的颤动，脸上汗水滚滚而下。萧翎一看，已知他面临重要关头，一股真气无法冲过受伤的经脉，当下伸出右手，说道：“在下不知兄台在此疗伤，出言惊扰，理该相助一臂之力以便谢罪。”

右掌轻轻按在那大汉前胸之上。

他内功精深，掌势一和那人前胸相触，内力泉涌而出，一股热流，攻入那人内腑，助他打通伤穴，只见那大汉颤动的身躯，逐渐停了下来，汗水也逐渐消去。

萧翎知他伤穴已通，险关已过，缓缓拿开右手。

那大汉缓缓睁开眼睛，瞧了萧翎一眼，道：“多谢相助。”

萧翎微微一笑，道：“不用了，如非在下惊扰，也许兄台早已疗好伤势，用不到在下相助了。”

他这段江湖历练，虽然时日不长，但增长见闻甚多，心知武林中人，大都好名之心甚强，是以，不但不自居功，而且言来委婉至极。

那大汉双目一瞪，上下打量了萧翎一阵，缓缓说道：“你来此作甚？”

萧翎暗道：我还未问他，他倒先行问起找来了。只好应道：“在下发觉谷底中有些可疑事物，动了好奇之心，因此想入谷底瞧瞧。”

那大汉抬头看了萧翎垂下的绳索一眼，道：“朋友垂索而下，峰上还有同伴了？”

萧翎道：“不错，阁下只有一个人吗？”

那大汉道：“两个，不过，现在只有一个了。”

萧翎道：“贵友呢？”

那大汉道：“死了！”

萧翎道：“尸体呢？”

那大汉道：“弃在谷底，如是他们知道我还有活命之望，决然不会放过在下下了！”

萧翎心中暗道：看起来，这谷底之中，确实潜伏有武林高人，看样子这人似是知晓不少内情，得想法子问出一些才成。当下说道：“兄台贵姓啊？”

那大汉沉吟了一阵，道：“在下段文升。”

萧翎一抱拳，道：“原来是段兄。”

段文升还了一礼，道：“请教兄台？”

萧翎道：“在下萧翎。”

段文升揉揉眼，道：“阁下就是那名扬武林的萧大侠吗？”

萧翎道：“不敢当，区区萧翎。”

段文升道：“萧大侠来此荒山，定是为找寻禁宫？”

萧翎听得心中一动，道：“不错，段兄怎知区区来意？”

段文升道：“萧大侠血战百花山庄，大破五龙阵，抵拒那沈木风，江湖正义，赖以继，天下武林同道，人人尊慕敬仰，武林中波谲云诡，变化正大，如若不是为寻找禁宫这等大事，萧大侠怎能抽暇到此！”

萧翎心中暗道：话虽是说的不错，不过，你一开口，就猜到了我要寻禁宫，而且语气肯定，毫无试探之意，岂是凭借猜想作此断言。

但觉脑际间灵光连闪，立时微笑说道：“段兄不错啊！竟然比兄弟早到了一步。”

段文升摇摇头，道：“可是有人比在下早到了数月之久。”

萧翎心中忖道：难道那鹰扬峰、盘蛇谷都在这附近，难道那姻缘二字，就是这鹰扬的谐音不成。

心中念转，口里却说道：“据在下所知，那禁宫之钥，尚未出现江湖，怎么会有人知道那禁宫在此呢？”

段文升笑道：“萧大侠又怎知禁宫在此呢？”

萧翎忖道：此人的话语，倒是犀利得很。

略一沉吟，应道：“在下受一位名人指教而来。”

段文升道：“这就是了，那人既然可指教萧大侠来此寻找禁宫，自然是也可以指示别人来此了，兄弟就是受人指教而来。”

萧翎暗道：好啊！我不过是随口编造一个理由，相不到竟然确有其事。于是轻轻咳了一声，接道：“段兄，可否告诉兄弟，受何人指教到此？”

段文升道：“如是别人问，在下决然不言，但你萧大侠相问，在下是不能不说了……”

仰脸望天，思索了一阵，说道：“在下和一位义结金兰的兄弟，三日前在十里外一道山涧旁，救了一个受伤的人，那时，伤者已经是奄奄待毙，在下和那位兄弟倾尽所带灵丹，仍然没救活他的性命，但他却一度清醒……”

萧翎道：“那人告诉了你们，禁宫在此吗？”

段文升道：“不错，他伤势太重，只说了一句话，就气绝而逝了……”

萧翎道：“说的什么？”

段文升双目圆睁，盯注在萧翎脸上，道：“你真是萧大侠吗？”

萧翎道：“大丈夫行不更名，在下确是萧翎。”

段文升道：“你真是萧大侠，在下自然是可以直言奉告了，那人说，姻缘峰下是禁宫。”

萧翎道：“那人还说什么？”

段文升道：“说完这一句话，人就气绝而逝。”

萧翎略一沉吟，道：“两位可曾听得清楚吗？须知差之毫厘，谬之千里，譬如那人说鹰扬峰，两位听成了姻缘峰，音同字不同。”

段文升摇摇头，道：“错不了，在下和那义弟听得清清楚楚，当时我们还有些不信，埋葬了那人尸体之后，突然想到，无论如何，赶来姻缘峰上瞧瞧，总是不会有错。”

萧翎又道：“又怎知是在这山谷之中呢？”

段文升道：“我们赶来此地，四下查看，始终觉不出有何可疑之处，直到天色入夜之后，发觉这谷底中有绿光闪动，如若没有那人之言，在下兄弟，也不会想到可疑，听了那人之话，心中早有准备，见到那绿色光焰，就引起心中之疑，天亮之后，就寻路下入谷底。”

萧翎道：“两位入谷之后，就被人暗施毒手打伤？”

段文升道：“不是，这绝谷连绵长达数十里，那下谷之路，亦远在数十里外，我们费了近一日的工夫，才找到下谷之路，沿山谷行到这姻缘峰下，已经是暮色苍茫时分，幽谷早暗，已然无法瞧清谷中景物了。”

萧翎道：“那就是今天晚上。”

段文升道：“不错，就是今天晚上。”

萧翎心中暗道：和他谈了半天，还未谈入主题，此刻时光，寸阴如金，不能和他多作闲言了。

心念转动，缓缓问道：“段兄那位同来的兄弟怎么死的？”

段文升道：“大概是死在一种淬毒的暗器之下，我只听到了他一声惨叫，赶过去，他已经是气绝身亡！”

萧翎道：“段兄没有见到敌人吗？”

段文升道：“那时谷中已暗，视线模糊不清，兄弟正在照看那位兄弟的

尸体时，后背中了一击，幸得在下练的童子混元气功，又在运气戒备之下，虽然受了一击，还能承受得住，一跃避开，回头却不见敌踪何在。”

萧翎道：“他们在暗处藏着？”

段文升道：“大概是吧！但那一击奇重，在下已自知难有再战之能，既然不见敌人现身，最好是借机逃命。”

萧翎探首下视，只见那突岩下，壁如刀削，纵然是第一流的轻身功夫，也是难上此突岩，何况这段文升已经身受重伤。

段文升似是已经瞧出了萧翎之疑心，不待他开口询问，立时接道：“人该死总有救，在下急欲逃命，只有冒险向峰上攀登，当时一鼓作气，全力攀登，竟然攀上了四五丈高，已然力气用尽，而且峰壁更见陡削，别说区区了，就算是强我十倍的轻功，也无法向上登峰，幸得在下停身之处，生有一丛青草，只好暂时隐身那草丛之中，在下刚藏好身子，两道强烈的灯光，已照上峭壁，大约有一盏热茶工夫之久，那灯光才消失不见……”

萧翎接道：“段兄怎生上此悬崖？”

段文升道：“在下心想纵能避过一时，终是难逃大限，哪知一伸手，无意触摸到一个铁环，那环上本有一个铁锁，大约是年月过久，铁锁早已锈坏，我稍运内力一拉，铁锁脱落，石壁掀起了一片，原来竟然是一座石门。”

萧翎道：“一座石门，那是人工修筑而成的了？”

段文升道：“自然是了！石壁之上，决然不会长出铁环铁锁来。”

萧翎道：“石门之内呢？”

段文升道：“一道石梯直通这突岩所在，在下走到此处，无法再向上攀登，只好先行坐息疗养伤势了。”

萧翎道：“这石岩后也有一道活门？”

段文升点点头道：“萧大使用手向后一推，就可以进入石道中了。”

萧翎道：“你此刻伤势如何？”

段文升道：“经这一阵调息，虽未好转，亦未恶化。”

萧翎道：“段兄请借这绳索之助，登上峰顶，见着我峰上两位兄弟，据实告诉他们内情。”

段文升道：“萧大侠呢，还用不用这绳索？”

萧翎道：“不用了。”当下把绳索系在段文升的腰间，接道：“到峰上见着我那兄弟时，千万不可虚言相欺。”

萧翎抖动绳子，果然那绳索向上升去。

段文升腰系绳索，以双手作辅，登上峰顶。

且说萧翎眼看那段文升离开突岩之后，立时挥手向岩后一推。

果然，那突岩后面一块石壁，应手而开。

这些日子中，萧翎在江湖之上走动，经验大增，推开石壁之后，并未立刻进入，抬起头来，仔细看那敞开的石门。

他目光过人，虽在暗夜之中，亦看得十分仔细。

第十三回 谭中现奇景

这是天然石洞，又加上人工修筑而成，那垂下石门，十分坚厚，原有铁环紧扣的痕迹，但却因年代久远，铁环锈坏，若非如此，这座垂下的石门，决然无法打开。

但觉脑际中灵光闪动，重重疑问涌上心头，暗道：这虽是一座天然石洞，但却分明是加了巨大的人工修筑，那为什么要动用如此浩大人力财力，在这等荒凉的山谷中，修筑这样一个石道呢？

其间，自然是有着用心了，也许在这方面和禁宫有关。

心中忖思，人却沿级而下，只觉这条石道修筑的十分宽大，行来十分的顺畅，显见这工程的确是浩大。

突然，向下延伸的石级，成了平道。

萧翎心知已到了出口之处，伸手一推，果然应手启开了一片石壁，星光隐隐透了进来。

他已听那段文升说的十分详细，知这石门之外，有一片乱草掩蔽，轻轻推开石门，纵身而出。

石门外草深及腰，陡削的山势，在这片青草处，大为减缓。

萧翎心中暗暗赞道：那人选择了这样一处斜度大减之地，开了石门，外面种上青草，以便遮掩，处处利用这天然的形势，大见匠心。

轻轻合上石门，隐身草中，向下望去。

这时，星河耿耿，以萧翎的目力，已隐隐可见谷底景物。

萧翎顾盼良久，不见动静，正待纵身下谷，突闻人声传来，道：“咱们不用等了，谅他无法爬上峭壁，也许此刻、早已死去多时了。”

另一个声音应道：“说的是啊！咱们已然向那乱草之中射出了甚多的暗器，如若他是藏身在乱草之中，也该伤在那淬毒暗器之下了。”

萧翎心中暗道：这两人一定在说那段文升，我如冒冒失失的奔入谷中，定然要被他们发觉，这山谷之中，怎么住着这许多武林人物呢？

但闻步履声传入耳际，逐渐远去，想是两人等得不耐，已然撤走。

萧翎又等了片刻，才施展壁虎功，背贴在山壁间，缓缓向下游去。

那草丛距石壁，只不过四丈多远，片刻间已落谷底。

萧翎既知这谷中有着很多武林人物，行动自然十分小心，这谷底之中，怪石嵯峨，行动虽然受制，但隐身却是甚感方便。

他一路小心而行，眼观四面，耳听八方，行约数十丈，竟仍然不见人踪，适才峰上见到的那绿色的灯光，此刻竟也不再出现。似是那些人突然间消失不见。

深夜幽谷，使人油然生出一种荒凉孤独之感。

他沿谷搜寻，又行数十丈，仍是不见敌踪。

耳际却听得泉水淙淙，如鸣佩环。

原来，行到了一处水潭旁边。这座水潭，纵横十尺，紧靠山壁之下，壁间一道山泉，泻入潭中，奇的是那泉水虽急，但却十分细小，一线激射、直入潭心。

萧翎抬头打量那激射的泉水一眼，心中暗道：看这股激泉的力道，有如高山重瀑，当是一泻千里，如雷轰发之势才对，何以竟然是细流如丝。难道这一股奔腾的泉水，被天然形势所阻，只能喷出这一线泉水不成……

正推想间，忽闻一个清冷的声音传了过来，道：“这山谷之中，处处皆好，只是流泉太少，每次汲水，都要跑到这小潭中来。”

萧翎一闪身，躲入了一块大石之后。”

凝目望去，只见两个身着劲装的大汉，一先一后的行了过来。

那当先一人年纪较大，只听他应道：“据兄弟听得之言，这深谷中原有一股强大的激流，但却被一位名匠，把那股激流逼在山腹之中，不让它汹涌而出，特地开出这个一线喷泉出来……”

只听后面一人应道：“这事当真吗？”

前面一人应道：“是真是假，在下也不敢断言，不过，照那一线喷泉的激射之力，倒也确实有可信之处。”

说话之间，两人已行近那小潭。

这两人手中各自提着一个木桶，近潭之后，蹲下身子，各自汲了一桶水，重又站起身子。

萧翎隐身在大石之后，看得十分明白，心中暗打主意道：这谷中住有很多武林人物，奇怪的是竟然不知他们居住何地，眼下如果突然出手，当可一举间制住两人，但两人夜半来此取水，必是用水甚急。如是两人久出不归，势必使敌人产生疑窦不可。

心念转动之间，两个黑衣大汉已然提着水桶去远。

萧翎运足目力，希望能看清楚两人的去处，但因夜色幽深，两人行到了四丈之外，已然模糊难见。

他出道虽然不久，但经历的凶险之事，却是人所难及，是以遇事的镇静、沉着，大大的超越了他的年龄。

经过一阵沉思，决定在石后坐息，待天色大亮之后，先查看一下谷中形势，然后再作主意。

天色渐明，金黄色的阳光，逐走了暗夜，爬越过峰头，照射在水潭中。一线激射而下的喷泉，在碧绿的潭水中，激起了绵连不绝的涟漪。

萧翎缓缓站起身子，目光转动，回顾了一眼。

只见山谷中一片寂静，不见人影。

突然间，目光转注到潭水之中，只见水中反映出一个昂首张翅的飞鹰和一条仰首盘卧的怪蛇。

水波荡漾、那潭水中的盘蛇亦似在蠕蠕而动，那张着双翼的飞鹰，亦似在凌空飞行。

这陡然的发现，顿使萧翎有着一股强烈的兴奋，和莫名的紧张，不自觉的低声吟道：鹰扬峰、盘蛇谷，原来是潭中的映像啊！

他忘记了置身险地，杀机四伏，快步奔到那水潭旁边。

仔细看去，只见水潭中，两团模糊的黑影，即那飞鹰、盘蛇，陡然间消失不见。

抬头望去，只见阳光耀目，远处峰顶上，隐身一大一小两块突石。

萧翎心中奇道：这是怎么回事呢，明明看见潭水中飞鹰、盘蛇，何以会突然间消失不见？

正想退回那大石之后，再仔细瞧上一阵，突然左后肩上微微一痛，有如被人用针刺了一下。

经验告诉他，自己已受了暗算，而且中的似是奇毒暗器，当下暗自运气，闭住了左肩上的穴道，冷冷说道：“阁下什么人？为何暗算在下？”

如论萧翎此刻的武功，纵然是极为细小的暗器，也不易击中于他，只因刚才水潭中反映出的飞鹰、盘蛇，心中惊奇过甚，耳目失去了灵敏。

但闻一个冷厉的声音应道：“你是谁，何以独自闯入这死亡之谷？”

萧翎凭借传来声音的方向，判断那人停身之处，陡然转过身子。

凝目望去，只见一个发髯皆白的矮瘦老者，肃立在一丈开外。

不待萧翎开口，那老者已抢先说道：“你已经中了我子午透骨针，针上剧毒强烈，你如妄自行动，那只有促使毒性早发，提前死亡。”

萧翎双目神光闪动，仔细的打量了那老者一眼，只觉从未见过，素不相识，当即说道：“这区区毒针，只怕未必能真的要在下之命。”

矮瘦白髯老者冷笑一声，道：“老夫那毒针，经过了七种剧毒淬炼，不论武功何等高强之人，也无法解得针上之毒，除非服用老夫的独门解药，而且必须中针后一个时辰之内服用，如是过了一个时辰，纵然老夫肯赐灵药，那也无能解得针上之毒，老夫这毒针，虽名子午透骨针，子不见午一十二个时辰必死无疑，其实生死的决定，却在一个时辰之内。”

萧翎心中暗道：萧翎啊！萧翎，岳姊姊把生死托付于你，此时此刻，你不能死。

他豪气如云，轻淡生死，只因心有所念，竟是豪气大减。

但眼下的情势，只有两策可循，一个是突然出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毙那老者，一个是求那老者赐赠解药……

矮瘦白髯老者心机似极敏，转眼看萧翎不动，立时冷冷说道：“阁下如是不畏死亡，不妨出手试试有几分生机。”

萧翎看那老者双目中神光极是充足，两面太阳穴高高突起，分明是一位内外兼修的高手，心中暗想道：看此人武功，决非平庸之辈，如若我一击不中，只怕不易有下手杀他的机会了，看来是不得不用些心机对付他了。

心念一转，缓缓说道：“阁下和在下素昧平生，自然是谈不到恩怨二字，不知何以要对在下暗下毒手？”

白髯老者冷然一笑，道：“那要问你何以来此谷了。”

萧翎目光转动，除了这老人之外，不见他人，心中稍宽，缓行一步，道：“这山峰、深谷，乃人人可来之地，在下何以不能来此呢！”

那老人冷冷说道：“你从何处而来，到此作甚？”

萧翎缓缓向前行了一步，道：“在下久慕那姻缘峰之名，来此观赏……”

白髯老人接道：“为何进入这深谷之中？”

萧翎道：“好奇而来，别无用心。”

白髯老人道：“阁下能够在神不知鬼不觉下进入这座山谷之中，老夫倒也不能不佩服你了！”

话声微微一顿，又道：“在这绝壑两端，我都已经埋伏下人手，纵是飞鸟，也难瞒过我等耳目，但阁下却能悄然入谷，行近禁地。”

萧翎心中一动，暗道：看来这小潭附近，就是他们的中心枢纽，口中缓缓应道：“在下漫步行来，无意到此……”

白髯老人愕然接道：“你混入谷中，也就罢了，难道沿途之上，就没有拦阻你的人吗？”

萧翎心知此刻，只有趁他精神分散之时，才能突然施袭，一举成功，当下说道：“在下有幸，信步至此，在下不幸，竟然未遇到拦阻之人。”

白髯老人道：“这话怎么说了？”

萧翎道：“如若在下遇上拦路之人就不能进入此谷一饱谷中景色，那是无幸，但如有人阻拦在下，我不能进入此谷，此时，也不会中你暗算了，说来岂不是大大的不幸嘛！”

他借着说话的工夫缓缓向前欺进，已然快近那老者身侧。

那白髯老者似已警觉，一吸气，陡然退出八尺，道：“站住！”

萧翎淡淡一笑道：“老丈很怕吗？”

那白髯人冷冷说道：“怕到未必，但老夫却不愿冒着受你暗算之险。”

萧翎淡淡一笑道：“老丈既然不怕，那又为什么如此畏惧在下呢？”

白髯老人道：“你能在我们森严的戒备之下，混入此谷，那是足见高明，垂死之人的反击之力，乃是他本身功力之所聚，老夫纵然不怕你，那也用不着和你硬拼一场。”

萧翎心中暗暗叫苦，忖道：这老人武功既然高强，为人又十分机智，如是我那商兄弟能够同来，当可和他一较心机，此刻自己一人，只怕是无能对付他了。

白髯老人突然一皱眉头，道：“那针之毒，即将发作，阁下感觉如何？”

原来，他看到萧翎中针很久，仍然不见毒性发作，心中大为震骇。

他哪里知晓，萧翎服过千年石菌，体内抗毒之力已然强过常人很多，又习的独门上乘内功，乾清罡气，运气封穴，严密异常，左肩后的剧毒，被他真气逼住，延展很慢。

但那子午透骨针毒性，强烈无比，萧翎虽有着上乘内功，但也只能逼使毒性发作稍缓，此刻，已然感觉剧毒在缓缓蔓延。

他心中明白，此时此刻，万不会有援手赶来，只有凭仗自己的镇静机智，设法制服那老人，迫他交出解药。这是唯一的生机。

但那白髯老人的狡猾、多疑，处处设防，使萧翎感到很少有制服他的机会，但觉毒性发作已无法再拖下去，正待奋身而起，孤注一掷，忽见那白髯老人身子一颤，脸色大变，似是陡然间，受了致命一击。

白髯老人亦有过人的镇静，举手一拂长髯，道：“什么人？”

一个低微清脆的声音道：“我。”

白髯老人道：“用的什么暗器？”

那声音应道：“北海冰魄针。”

萧翎已然听出了来人的声音，道：“冰儿。”

只见人影一闪，两丈外，大石之后，站起一身蓝色劲装的百里冰。

百里冰迅速的行了过来，微微一笑，道：“大哥好吗？”

萧翎道：“我中了他子午透骨针。”

百里冰已然行到那老人身后，低声说道：“我知道你这谷中有很多人，但你如敢招呼同伴，我就立刻取你之命。”

萧翎道：“冰儿，你怎么来了？”

百里冰嫣然笑道：“我先替大哥讨过解药，再细谈不迟。”

目光转注那老人脸上，接道：“你如是用毒能手，当已感觉到我那冰魄针上的剧毒之烈了。”

白髯老人缓缓说道：“老夫纵然毒发死去，你们也难逃得性命！”

百里冰陡然伸出手去，一把扣住了那老人右腕脉穴，低声说道：“你可以不死啊，咱们去那石头后谈谈吧！”

白髯老人骤不及防，被她一把扣着脉穴，拖入一块大石之后。萧翎流目

四顾一眼，不见人踪，举步跟了过去。

百里冰右手暗加功力，那老人登时感觉到半身麻木，纵有舍命反击之心，亦是力所不能。

萧翎想到岳小钗和那玉箫郎君断魂崖底之约转眼即届，时日无多，此刻正是寸阴寸金，便即说道：“冰儿，迫他取出解药。”

百里冰笑道：“这位老前辈大概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左手探入袋中，取出一粒药丸，接道：“大哥，你先把这一粒丹丸吞下。”

萧翎道：“这是什么？”

百里冰道：“冰魄针的解药，就算药不对路，吃了也是无害，大哥快服下去。”

萧翎不再多问，张口吞下药丸。

百里冰道：“大哥快坐下运气调息，我迫他拿出解药。”

萧翎依言盘膝坐下，运气调息。

百里冰又从袋中摸出一枚冰魄针来，在那白髯老人手臂上刺了两针，道：“你身上有毒针，当有解药，就算你不愿拿出来，我也能搜得。”

白髯老人道：“老夫如交出解药呢？”

百里冰道：“彼此交换，你如救治了我大哥毒伤，我也给你解药，放你而去。”

白髯老人道：“别说老夫难信姑娘之言，就是三岁孩童，也不信姑娘。”

百里冰道：“为什么？”

白髯老人道：“老夫如脱险而去，定然会传出警讯，两位还想生离此谷吗？”

百里冰道：“我说放了你，决不食言，只要你交出解药。”

白髯老人道：“妇女之言，岂能全信。”

百里冰淡淡一笑道：“好！你如不肯信我，让大哥作保如何？他是大英雄、大豪杰，自然是一言九鼎了。”

萧翎道：“冰儿，让他取出解药，不用和他多费唇舌了。”

白髯老人缓缓移动左手，取出一个小小玉瓶，道：“解药在此。”

百里冰正待伸手去接，那老人突然把玉瓶投入口中，道：“姑娘如再相迫，在下咬碎玉瓶，和药吞下……”目光一掠萧翎，接道：“老朽年过花甲，换你大哥一条命，那也是死而无憾了。”

百里冰呆了一呆，道：“你要如何才肯交出解药？”

白髯老人道：“姑娘已经说过，咱们一命换一命。”

百里冰道：“好！我先给你解药。”

左手取过一粒解药，送入那老人口中。

白髯老人正待吞下，百里冰突然一掌拍在那老人背心之上。

这一掌攻势奇重，只打得那老人张嘴喷出一口鲜血，连口中玉瓶也吐了出来。

那白髯老人正又待放声唤叫，百里冰已快速绝伦的点了他的穴道，冷哼一声道：“敬酒不吃吃罚酒！”

放倒白髯老人，伏身捡起玉瓶。

萧翎已感觉到子午透骨针的毒性在缓缓发作，只好全神运气，和剧毒抗拒，看她取得解药之后，心中暗道：此女虽在娇生惯养之中长大，倒是极富心机。

百里冰拔开瓶塞，倒出了两粒白色的药丸，送入萧翎口中。

萧翎吞下解药，轻轻叹息一声，道：“冰儿，如非你及时赶到，小兄只怕要葬身在绝壑中了。”

百里冰微微一笑，道：“你那两位兄弟阻止不让我来，气得我和他们打了一架，他们打我不过，只好让我来了。”萧翎道：“你伤了他们？”

百里冰道：“没有，我打了他们每人一掌，不过落掌很轻，点到就收……”缓步行到萧翎身前，柔声问道：“大哥伤在何处？”

萧翎道：“左后肩头上。”

百里冰道：“脱下衣服，我替你取下身上毒针。”

萧翎心中暗道：男女有别，岂能脱下衣服，说道：“不成，你用宝剑，挑开我肩后衣服。”

百里冰亦有所觉，嫣然一笑，伸出纤纤玉指，暗运功力，扯开萧翎左边肩上的衣服，果见一枚蓝色毒针，深入肌肤。

萧翎低声说道：“冰儿，当心针上之毒。”

百里冰道：“不要紧。”用右手大拇指和中指指甲箝住针尾，拔了出来，日光下，只见针上一片深蓝，显是淬毒甚重。

百里冰箝住毒针，却不弃去，望着萧翎说道：“大哥，这人施用这等毒物，决非好人，要他作法自毙，用他淬炼的毒针，刺他一下如何？”

那白髯老人只听得脸色大变，顶门上汗珠儿滚滚而下，但因穴道被点，虽有求饶之心，却是说不出话来。

萧翎望了那老人一眼，缓缓说道：“不用了，快把毒针丢去。”

百里冰倒是听话的很，弃去毒针，笑道：“大哥好好养息，疗好毒伤，咱们再慢慢的收拾他。”

萧翎虽然服下解药，但却不知毒伤是否已愈，闭上双目，运气调息。

对症下药，功效奇速，运气相试，果觉毒性已退。

百里冰突然间，变得十分娴静，从怀中拿出针线，小心翼翼把萧翎身上撕破的衣服缝好。

萧翎运息完毕，回首说道：“冰儿，你怎会带着针线？”

百里冰道：“我改扮男子，而且又常变身份、买来衣服不合身，只好自己改了。”

萧翎微微一笑道：“原来如此。”

起身行到那白髯老人身侧，冷冷说道：“你如不想死，那就不要呼叫。”右手挥动，拍活了他两处穴道。

那老人极工心计，暗中运气相试，竟然毫无中毒之征，心中大感奇怪，暗道：这女娃儿明明告诉我中了北海冰魄针，怎的竟然是毫无感觉。

萧翎解开他两处穴道之后，迅速的又点了他一处穴道，缓缓说道：“看来这山谷中，只有阁下一个人了？”那白髯老人心中知此刻自己如大声言语，必将招致杀身之祸，只好低声说道：“何以见得？”

萧翎心中暗道，如是正面问他，决然不肯吐露实言，迫他过紧，又怕他随口捏造。

只有走蹊径旁敲侧击，问得一点是一点了，当下冷笑一声，道：“如是这山谷中如你所言，守卫森严，高手甚多，我等混入此地，竟然未遇阻拦，如若这谷中高手很多，何以这么久时间，还无人赶来救你？”

白髯老人一皱眉头，道：“两位如何混入谷中，老夫是百思不解，如论

这两面谷口处防守的森严，那确实飞鸟难渡，两位已入谷中，我等就该接到信息。”

萧翎冷然说道：“老丈满口胡言……”

白髯老人接道：“阁下如是不信，那也是无法的事。”

百里冰道：“大哥，不用和他多费唇舌了，用他的毒针刺他一针，看他还敢胡言乱语不敢！”伸手往那老人袋中，找出毒针，疾向左臂刺下。

任那老人阅历丰富，见闻广博，遇上这位刁蛮的姑娘，也是胆颤心惊，无计可施，急急说道：“姑娘且慢。”

萧翎道：“冰儿住手。”心中暗自好笑道：我在费尽心机，想骗他说一点内情，看来还不如她这直戴了当的法子有效。

百里冰手中毒针轻轻在那老人脸上划过，道：“说一句虚言，我就刺你一针，说两句刺两针，不折不扣。”

白髯老人无可奈何地说道：“姑娘要问什么？”

百里冰怔了一怔，道：“大哥，咱们要问他什么？你快些问吧。”

萧翎心中暗道：这位姑娘有时聪明得玲珑剔透，有时却糊涂得可笑。当下说道：“老丈如肯据实相告谷中详情，在下当可不计你暗算之仇，放你一条生路。”

白髯老人道：“老夫中了北海冰魄针，自是死定了。”

萧翎抬头问道：“冰儿，有解药吗？”

百里冰摇头笑道：“我那冰魄针上如是有毒，他哪里还能活到现在。”

白髯老人虽然早已觉到针上无毒，但心中却想拖延时间，说道：“北海冰魄针，乃北海冰宫中绝毒暗器，天下有谁不知……”

百里冰接道：“北海冰魄针，分有毒无毒两种，你这糟老头子，哪用得着施展毒针打你！”

萧翎道：“老丈留心听了，这谷中荒凉异常，老丈等在此谷中，有何用心？”

白髯老人沉吟不答，显然，萧翎这一问，问得他大费思考。

百里冰右手一沉，在那老人手背刺了一针，道：“说啊！”

这子午透骨针，毒性奇重，中毒处立时一片紫红。

白髯老人脸色大变，双目圆睁，望着百里冰，双目充满仇恨怨忿。

萧翎迅速的拔开瓶塞，倒出一粒解药，投入那老人口中。

百里冰道：“大哥，那瓶中还有几粒解药。”

萧翎道：“尚余三粒。”

百里冰道：“刺他第四针，那就没有救了。”

白髯老人被毒针刺中之后，心知自己穴道被点，无法运气和剧毒抗拒，立刻之间，即将毒发身死，油生拼命之心，但服下解药之后，保住了性命，登时又生出惜命之心。

但闻百里冰接道：“快说啊！”又扬起手中毒针。

娇艳如花的百里冰，在那老人的眼中，比蛇蝎更为可怖，看她扬起毒针，急急说道：“在下来此寻找一处宝藏。”

萧翎道：“什么宝藏？”

百里冰笑道：“他如再不回答，我就在他嘴上刺它一针。”

白髯老人急道：“说起来，也不算什么宝藏，只是几件武林前辈的遗物。”

萧翎暗道：此人果然狡猾，说的既非虚言，也非实话，冷笑一声，道：

“几件武林前辈的遗物，那是寻找禁宫了。”

白髯老人怔了一怔，道：“不错。”

萧翎自见那水中飞鹰、盘蛇的映像之后，已知此地正是自己苦苦寻找的禁宫，但那禁宫之钥和图案都在自己身上，何人竟然有此能耐，不用图案，寻到此地？

心中念转，口中却缓缓问道：“老丈在这谷中，留住了很久吗？”

白髯老人道：“五年左右。”

萧翎吃了一惊，道：“五年时光，定然已寻到了禁宫所在。”

白髯老人道：“只知在这纵横数十里的山谷之中，却不知位置何在。”

萧翎道：“那是说，禁宫还未找着了？”

白髯老人道：“如是早日找得禁宫，我等也不会留在此地了。”

萧翎道：“听老丈之言，好像说这山谷之中，住了很多人？”

白髯老人道：“正是如此，阁下如是不肯相信，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了！”

萧翎道：“老丈能用暗器无声无息的击中在下，足见其手法高明了……”

白髯老人道：“过奖了。”

萧翎道：“可惜你这般身手，却是甘心为人所用，充作奴仆。”

白髯老人似想出言反驳，但却又强自忍了下去。

萧翎淡然一笑，接道：“老丈在这山谷之中，只怕也非首领人物。”

白髯老人道：“老夫乃四大监工之一……”

他似是自知说漏了嘴，突然住口不言。

百里冰冷冷接道：“你在这山谷中，监的什么工？”

对这位花枝样的俏姑娘，他却有着一一种深深的畏惧，听她问话，竟然是不敢不答，当下应道：“咱们在这山谷之中，寻找一处主藏。”

百里冰道：“你是四个监工之一，雇用多少工人呢？”

白髯老人道：“山谷之中，有两百余人，但此刻，只余一百余人了。”

萧翎看那百里冰单刀直入的相问，那白髯老人，就一件一件的详答，心中暗自好笑道：这人老于世故，狡猾无比，但遇上这位刁蛮的小姑娘，反而无法应付，问一句应一句，竟是不敢隐瞒，只因他知道她胸无城府，不计后果，手执毒针，说扎就扎，看将起来，多智者未必是智，拙者也未必就拙了。

但闻百里冰问道：“那些人呢？”

白髯老人道：“死了。”

萧翎暗施传音之术，道：“问问他的姓名。”

百里冰望着萧翎嫣然一笑，目光转到那白髯老人脸上，冷冷说道：“你叫什么名字，在江湖之上，有何绰号？”

白髯老人想到自己亦是成名江湖多年人物，如今在小姑娘逼迫之下，竟是无所不言，如是日后传扬出去，那可是留人笑柄。只觉脸上一麻，竟又挨了一针。

百里冰打开玉瓶倒出解药，捏在手中说道：“你如想留下美名，那就不用说了，但此处除了大哥和我，再无别人，你死后再是英雄，也是无人知晓。”

那白髯老人急道：“老夫潘龙，江湖上称号子午判。”

百里冰把手中一粒解药，投入了潘龙口中，却把另外两粒，随手抛去，说道：“这太麻烦了，你最好别再挨最后一针……”

语声一变，冷漠地接道：“谷中既有一百余人，何以不见人踪？你们在此动工有多少日子，挖出了什么宝藏，如有一句虚言，那就别想活了。”

潘龙看她手中毒针，在日光下蓝芒闪动，急急应道：“在此动工，已四年有余，凡是入谷做工之人，除非死亡之外，别想再离开此地，为避人耳目，所有之人，白日进入山洞之中休息，晚间工作。”

百里冰道：“另外三大监工的武功如何？”

潘龙道：“个个武功高强。”

百里冰道：“主脑人物是谁？”

潘龙道：“沈木风。”

萧翎只听得心头一凛，暗道：那沈木风果然厉害，竟然被他寻得禁宫，此人机智绝伦，心狠手辣，而且眼线遍布，各大门派中，都有他的眼线，实是一代枭雄人物！

百里冰望望萧翎，道：“大哥，还问什么呢？”

萧翎道：“问问他这谷中之人，住在何处？三个监工现在哪里。”

潘龙道：“不用叫她转问了，在下说出就是……”语声微微一顿，接道：“这两侧山壁，已被我等打了甚多山洞，白昼之间，全都隐住山洞之中了！”

萧翎道：“就事而论，贵谷中防守不够森严，我等擒得阁下甚久，何以不见有人来救？”

潘龙道：“四五年来，谷中从未发生过事故，故而戒备方面，松懈了不少，但两侧谷口，戒备却是森严无比，两位如从谷口行来，决不能逃过他们的监视。”

萧翎道：“可是咱们却平平安安的行入了你们核心之地。”

潘龙突然抬起头来，道：“除非你们从两侧削壁间下来，但那是不可能的事啊！”

萧翎道：“那三大监工居住之处，还有那些工人，都从何处请来？”

潘龙道：“因这山谷中的工程，十分艰巨，不是普通人能够负担得了，所以，在此谷中的工人，大都是武林中的人物，必得有些武功基础，才能应付，所以死亡之后，很难补充。至于另外三位监工，都住在三号石洞之中。”

萧翎道：“用什么方法，才能混入工人群中，不会让人发觉？”

潘龙道：“这个很难了……”

百里冰道：“大哥，他既然不知道，那也不用留下这个祸患，宰了算啦。”

潘龙知她说宰就宰，决不虚言恐吓，急急说道：“办法只有一个，但说出来，只怕两位不肯相信。”

萧翎道：“你先说来听听？”

潘龙道：“这谷中工人共分为四组工作，四大监工各带一组，每组五十二人，数年来，多有死伤，现只余下一百余人了，老夫名下还有三十一人，这三十一人，老夫一眼之间，就可以认出他们，如想鱼目混珠，决不可能，其他三大监工，和老夫情形相同，属下之人，个个都熟悉异常，但对别组中人，因接触很少，印象模糊。两位如想在谷中停留不为发觉，只有混入老夫这组工人群中，此刻，放了老夫，由老夫去取两套旧衣，两位易容改扮，在老夫默许之下，就不会被人发觉了。”

萧翎道：“我们如何能够信得过你？”

潘龙道：“这是唯一能使你们在谷中停留不为人发觉之策，除此之外，再无良法。”

望望天色，接道：“四大监工轮流巡视全谷，内防工人逃走，外防敌人入侵，在下轮值时间已将过去，届时，由另一监工接我当值，如若不见在下，

心中自然动疑，势必传出警讯，那时，两位决难隐藏得住。”

百里冰道：“如若我们此刻放了你，由你传出消息，不用再发警号，我和大哥一样要被你们搜寻出来，那就不如此时先杀了你。”

潘龙道：“老夫一诺千金，既然答应了，决不会再生阴谋陷害你们。”

百里冰低声对萧翎说道：“大哥，我有一个办法，如若他要陷害我们，他也不能再活。”

萧翎道：“什么办法？”

百里冰道：“爹爹传我一种武功，近乎点穴，但和点穴却大不相同，如若点他一处穴道，必须要推开另一处穴道才能解救，爹爹曾经告诉我，这是我们北海独门手法，江湖上决无一派人知晓，但如那点伤的穴道在十二个时辰内不经解救，伤穴的积血就凝结成伤，七日后溃烂而死，虽然死得很慢，但却死得很痛苦。”

潘龙道：“如若要诚心出卖你们，我就忍受一十二个时辰，等你解开我的穴道之后，我再出卖你们不迟。”

百里冰道：“你没有机会的，我解救你伤穴之前，再点你另外一处穴道。”

萧翎心想为了要早日查出禁宫所在，只好行险求成了，当下便说道：“冰儿，就依你之见，放了他吧！”

百里冰出手施展独门手法，暗伤了潘龙一处穴道，又拍活他两处被点穴道，道：“我们在此等你、半个时辰不来，你就算自食诺言不会来了。”

潘龙站起身子，一语不发的举步而去。

百里冰望着那潘龙临去的激愤之情，摇抚头道：“我瞧他不会来了。”

萧翎道：“咱们准备应敌。”

百里冰微微一笑，道：“我很久没有打架，今日可以打个痛快。”

萧翎一心惦念着岳小钗的安危，心中愁苦，挣坐不言。大约过有半住香的工夫，潘龙果然如约而至，中着两套破烂的衣服和半碗炭灰，说道：“两位换过衣服之后，最好把身上的皮肤涂黑，这位姑娘还得盘起头发，易作男装。”

萧翎拿起衣服换过，百里冰却躲入大石之后，易钗而弁。

百里冰身材娇小，但衣服却很大，穿在身上，十分难看，再加脸上、手上，涂上炭灰，看上去像极了一个小叫化子。

潘龙道：“两位跟我来吧！”转身向外行去。

萧翎暗中戴上千年蛟皮手套，以备紧急应变，快行两步，紧追在那潘龙的身后而行。

如是一觉出情势不对，立时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手制服潘龙。

潘龙带着两人，行约十余丈，到了一处崖壁之下，伸手在壁间一推，一扇石门应手而开。

一股浓重的汗臭气，随着那开启的石门冲了出来。

萧翎江湖阅历大增，并未立时冲入室内，目光转动，四顾一眼，只见那石室地上，铺着棉被，上面横躺着几十条大汉，鼾声交作，此落彼起，不禁一皱眉头，暗道：我萧某堂堂男子汉，和这些人混在一起也还罢了，但那百里冰姑娘，乃是千金之躯，岂可和这些人杂居一起。

潘龙已瞧出萧翎面有为难之色，缓缓说道：“此地就是这样，唉，数年来，我们都一直住在这深谷之中，除了死亡之外，每天都有着很沉重的工作，直累到精疲力竭才得休息，一躺下去，个个都和死人一般……”

萧翎油生同情之心，轻轻叹息一声，道：“这些人何苦如斯！”

潘龙道：“因为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除了工作之外，只有死亡一途。不愿死亡，就只有不停的工作下去。”

萧翎心中暗暗想道：那沈木风既然未得到那禁宫之钥，何以竟知这禁宫在此，派遣这么多人前来寻找禁宫，而且连续数年之久，大有寻不到禁宫，就永不休止的用心，此人的恶毒、坚毅，确非常人能及。

但闻百里冰柔声说道：“和大哥在一起，就是再苦一些，我也不怕，大哥不用为我愁苦。”

萧翎道：“冰儿，委屈你了。”

百里冰伸出手去，拉起萧翎左腕，行到一面靠壁之处，坐了下去，脸上笑容隐隐，果是不见愁苦之色。

潘龙道：“两位好坐，老朽去了。”

转身而去，随手带上室门。

那石地之上，虽然铺着棉被，但年日甚久，早已腐朽，百里冰一伸腿，嗤的一声，棉被撕破了一个大洞。

萧翎低声说道：“冰儿，咱们应该想个法子，救救这些人。”

百里冰道：“咱们去把四大监工杀了，他们不就可以自由了吗？”

萧翎道：“咱们先忍受一日，了然全盘内情再说。”

百里冰微微一笑不再多言，闭上双目，依壁而坐。

不知道过去了多少时间，石门突然被人推开，一阵凉风吹了进来。

萧翎微启一目望去，只见潘龙手执着一盏绿色灯，带着两个人行了进来。

左面一人身着天蓝长衫，黑髯及腹，脸色红润，有如童子，手中提着一个二尺长、两尺宽的描金箱子，正是璇玑书庐主人，宇文寒涛。

右面一人身着华服，竟是百花山庄二庄主周兆龙。

萧翎一拉百里冰，暗施传音之术，道：“冰儿，慢慢躺下。”百里冰倒是听话的很，依言躺了下去。

宇文寒涛和周兆龙缓步而入，一面低声交谈，也未留心到两人。

萧翎凝神听去，但闻那周兆龙说道：“宇文兄，大庄主对此事寄望甚深，且经过他再三考证之后，证明那禁宫确然就在此地，大庄主亦曾亲自到此勘查数次，但始终无法找出一点线索。”宇文寒涛微微一笑，接道：“沈大庄主遣来数百武林中人，在这山谷挖掘数年，难道就没有找出一点眉目吗？”

周兆龙道：“遣来此谷之人，虽非一流高手，但都具有武功基础，而且又是年轻力壮之人，其耐苦和工作能力，都非常人能及，但工作数年，死亡逾半，竟然是丝毫未能找出头绪。”

宇文寒涛道：“在下虽只匆匆一瞥，但已瞧出这几座山峰，都是极为坚牢的花岗岩，别说区区数百人力，就是积聚上万儿八千劳工，也难在数年之中把这山势改变，个中机巧，学问甚大。”周兆龙接道：“不错，大庄主请宇文兄来此，就是要借仗大力，找出那禁宫所在。”

宇文寒涛目光转动，望了横卧石室中数十大汉一眼，目光转注潘龙的脸上，问道：“目下这山谷之中，还有多少工人？”潘龙道：“总计四组，大约一百二十余人。”

宇文寒涛道：“你手下还有多少？”

潘龙道：“三十三个。”

原来二十一人，加上萧翎和百里冰，合为三十三个。

宇文寒涛道：“你就他们之中选出两个武功较好之人，我要带他们同去勘查四周山势。”

萧翎心中暗道：那宇文寒涛与我虽然见过几面，但印象很浅，我再经过这番化装，不难瞒得过他，但那周兆龙却是相处甚久，只怕记忆深刻，一不小心，就要被他瞧出破绽，千万不要被他选上才好。

只见潘龙就地上横卧之中，推醒两人。

宇文寒涛一皱眉道：“可否找两个清秀一点的人。”

原来，那两个入选之人，都是生的身躯高大，呆头呆脑。

周兆龙目光一转，望着萧翎和百里冰道：“这两人衣服比较干净，叫他们起来瞧瞧。”

萧翎和百里冰，虽然也是穿的旧衣，但两人衣服，乃余下旧衣，收存很久，看将起来，自是较其他之人的衣着新洁多了。

潘龙无可奈何的行到萧翎身侧，推了两人一把，道：“起来。”

原来，他不知两人姓名，无法呼叫两人。

萧翎硬着头皮，拉起了百里冰。

周兆龙做梦也想不到，萧翎会混在这工人群中，望了两人一眼，笑道：“这两个人生的倒还灵巧，只是脏了一些，洗去脸上污灰，换上新衣，大概还可使唤。”

宇文寒涛道：“也只好将就一些了。”

百里冰心中暗自骂道：你这长胡子，本公主何等身份，听你支使已是委屈之极，你还要将就一些，日后犯我手中，非要你执鞭随镫，作奴为仆不可。

萧翎担心被那周兆龙看出身份，虽不畏惧，但却尽弃前功，木然而立，不敢和那周兆龙目光相触。

潘龙心中也和萧翎一般，大为担心，怕那周兆龙问起两人来历，无言可答。

哪知周兆龙并未注意两人，低声对宇文寒涛道：“宇文兄，大庄主于启开禁宫之心，焦急如焚，面告兄弟，三日之后亲自赶来，希望宇文兄，能在三日之中，勘查出一些眉目，大庄主到此之后，也好有个交代。”

宇文寒涛道：“此刻天色入夜，明日天亮，才能工作……”

目光一掠潘龙接道：“你传周二庄主之令，今宵工作暂停。”

潘龙欠身应道：“属下遵命。”

宇文寒涛望了萧翎和百里冰一眼，接道：“你要他们洗去脸上油污，再换过一身衣服，好好休息一夜，明晨带他们去见我。”言罢，和周兆龙联袂退出石室。

潘龙送两人到石门口，目睹两人去远，返身对萧翎道：“两位跟我来。”

萧翎、百里冰出得石室，抬头看去，但见满天星斗，已然是深夜时分。

潘龙执灯带路引两人进入了另一座石室之中，举灯四下照射了一阵，不见有人，才缓缓关上室门，低声说道：“适才两位见到那手提箱子的长髯人，乃江湖中大有名望的璇玑书庐主人……”

萧翎道：“宇文寒涛。”

潘龙道：“你认识？”

萧翎道：“那身着华服的少年，是百花山庄二庄主周兆龙，对吗？”

潘龙脸色一变，道：“阁下是何身份？”

萧翎道：“你在这深谷之中，居住甚久，不知江湖情势正有着剧烈的转

变，天下英雄都已奋起和百花山庄为敌，沈木风急于要开启禁宫，也是为了此事，至于在下的姓名，说了潘兄也未必知晓，不说也罢。”

潘龙道：“阁下既不愿以姓名见告，不知可否说明，阁下和百花山庄，是敌是友？”

萧翎道：“是敌，如若在下和那沈木风是朋友，那也不用自行潜入这山谷中来了。”

潘龙道：“这么说来，你也是为禁宫来了？”

萧翎道：“不错。”

潘龙缓缓说道：“你既然认识那周二庄主和宇文寒涛，想来两人也认识你了。”

萧翎道：“正是如此。”

潘龙道：“明日两位洗会脸上遮掩本来面目的炭灰，见那周二庄主和宇文寒涛，岂不要当面拆穿内情吗？”

萧翎道：“这要潘兄设法了。”

潘龙沉吟了一阵，道：“两位如被发觉是混入这山谷中别有所图，不但两位要被立刻处死，就是在下亦要身受牵累……”

萧翎道：“处死！只怕那周兆龙还无此能耐，但在下此刻，还不愿暴露身份。”

潘龙道：“唯一之策就是两位要设法隐去本来面目，小心应付，不让他们发觉。”

百里冰道：“只要你不暗中告诉他们，他们怎会知晓。”

潘龙道：“在下为两位设法，也要为自身生死打算。”

萧翎道：“潘兄如能相助，在下日后必有一报。”

潘龙口齿启动，欲言又止，良久之后，才缓缓接道：“两位可有易容药物？”

萧翎道：“没有，看来只好就地取材，借用炭灰了。”

潘龙道：“两位混在工人群中，炭灰涂面，或可瞒过那周二庄主和宇文寒涛的双目，单独和两人走在一起，决难瞒过。”

百里冰道：“谁要你找我们出来呢？”

潘龙道：“周二庄主指明两位，在下何能拒绝……”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在下昔年在江湖上走动时，为了隐秘行踪，有一副人皮面具，进入此谷之后，面具尚未弃去，可惜只有一副，无法分配两人……”

萧翎接道：“有得一副，已够用了，在下这位妹妹，他们从未见过，只要能掩去女儿面目，那就成了。”

潘龙探手从贴身内衣中，取出一副人皮面具交给萧翎，道：“这面具戴上之后，面色青黄，若有病容，戴上之后，就不可轻易取下，在下已经尽力相助，两位能否逃过他们的观察，要看你们的机智，时光不早，在下送两位回去休息。”

百里冰微微一笑，道：“大哥，你现在戴上如何？先给我瞧瞧是何模样？”

萧翎忙带上了人皮面具，百里冰看了后微笑道：“果似有病一般，也似老了很多。”

萧翎道：“那很好。”

潘龙拿起灯笼，道：“此地不宜久留，咱们走吧！”当先向前行去。

萧翎突然说道：“潘兄止步，在下忘了一件事。”

潘龙手已触及石门，闻声止步，回头说道：“什么事？”

萧翎回顾百里冰一眼，道：“冰儿，解了他的穴道。”

百里冰怔了一怔，但仍依言而行，走近潘龙，解了他身上穴道，问道：“可要再点他一处？”

萧翎摇头说道：“不用了……”

目注潘龙一抱拳，道：“潘兄盛情，兄弟领受，彼此以诚相待，用不着再动手段了。”

潘龙轻轻叹息一声，道：“阁下果然是君子人物。”

萧翎微微一笑，道：“江湖之上，道义当先，潘兄既然把在下看作朋友，在下敢不以诚相见。”

百里冰道：“大哥呀！怎能这样信他……”

萧翎接道：“冰儿，潘兄是位血性朋友，他在此担当监工，必有苦衷。”

潘龙不再多言，打开室门，送回两人。

一夜匆匆，次日天色一亮潘龙就赶来石室，并且替那百里冰带来了易容之物。

百里冰一面动手易容，一面低声对萧翎说道：“大哥，咱们当真去听那人使唤吗？”

萧翎点点头应道：“不错。”

潘龙眼看很多工人醒来，这时重重咳了一声，道：“快些走了，周二庄主已在等候两位。”

这时，天色已亮，东方天际泛出现一片金色的云彩。

潘龙低声说道：“两位如能从容应付，当不致露出马脚。”

萧翎道：“多承指教。”

抬头看去，只见两个身着劲装，年约五旬左右的大汉，和另一个身着青色长袍，缺少一耳的白髯老者，并肩站在路中等候。

潘龙一抱拳，道：“有劳三位等候。”

那缺去一耳的老者打量了萧翎和百里冰两眼，道：“这一位吗？看上去病得很重。”

潘龙微微一笑，道：“邓兄说的也是，此人病了很久，刚刚才好些，想不到二庄主一眼就瞧上了他们。”

那姓邓的缺耳老者，目光转到百里冰脸上，笑道：“这小子倒是生得轮廓清秀……”

潘龙道：“可惜二庄主选上了他，否则兄弟就把他奉赐邓兄。”

缺耳老者道：“君子不夺人爱，兄弟喜他清秀可爱，潘兄想必亦甚喜爱了……”语声微微一顿，又道：“这两位兄弟似很少见过。”

潘龙心中暗道：连我还不知晓他俩的姓名，你自然是知道了。口中却应道：“兄弟这两位属下，一个多病，休工多日，一个经常留在石室中做些杂事。”

缺耳老者道：“原来如此。”

两个身着劲装的大汉，突然齐声说道：“两位不用谈这些无关紧要的事了，那周二庄主恐已候驾甚久，等的耐不了！”当先转身行去。

萧翎心中暗道：这三人衣着整齐，大约是另三大监工了。

潘龙和缺耳老者，果然不再多言，齐齐举步而行，紧追在两个劲装大汉

之后。

萧翎回顾了百里冰一眼，低声说道：“冰儿，要多多忍耐，不可轻易出手。”

百里冰点点头，道：“我瞧着大哥举动就是。”

第十四回 敲石取沙求证

萧翎暗中留神打量着谷中形势，尽其所能的记忆着各处草丛和岩石，他心中明白，此刻的处境，险恶无比，如能多熟记着一处地形山势，就可能多一分生存的机会。

忽闻得水声潺潺，又到了小潭旁边。

抬眼望去，那一线喷泉，仍然是激射而出，清澈的潭水中，荡起了波波涟漪。

宇文寒涛站在小潭旁边一块丈余高的巨岩上，手中拿着笔纸，不知画些什么。

周兆龙背着双手，呆呆的望着潭水出神。

萧翎突然想起，那水底中泛现的飞鹰和盘蛇，莫非被周兆龙发觉了不成？

他误服千年石菌，目力的敏锐，超越常人甚多，凝目望去，只见那周兆龙凝注潭水中，似有一片红色的影子，在碧绿的潭水中微微晃动。因为相距过远，萧翎无法清晰的看出那红色影子是何物聚于水中。

潘龙等四大监工，似是对周兆龙和宇文寒涛有着无比的敬畏，竟然不敢出言惊扰，一排横立，站立巨岩之后。

足足等了有半个时辰之久，宇文寒涛收了纸笔，跃下石岩，潘龙等才齐齐抱拳作揖，道：“见过宇文先生。”

宇文寒涛微微一笑，道：“四位来了很久吗？”

潘龙应道：“来了很久，不敢惊扰宇文先生的工作。”

这时，周兆龙也回过头来，望了潘龙等四人一眼道：“大庄主一两天内就要赶来，尔等可要小心布置，别让敌人混入谷中。”

那缺耳老者道：“二庄主但请放心，谷中防守，森严无比，别说人了，就是一只飞鸟，飞入谷中，也难逃我等布下的耳目监视。”

周兆龙神色严肃地说道：“此刻的形势和往昔不同，近日江湖出现了一个人，专门和咱们作对，而且武林中亦有很多高手，任他驱使……”

那缺耳老者接道：“什么人这么大胆子，竟敢和咱们百花山庄为敌？”

周兆龙道：“尔等久居幽谷，不知江湖中事，那人姓萧名翎，年事很轻，但武功却是高的出奇，连大庄主都对他有些忌惮。”

四大监工同时听得一呆，齐声接道：“大庄主和他动过手吗？”

在四人心目之中，那沈木风的武功、才智，无一不是当世第一，陡然间，听到有一个人，能使沈木风心生忌惮，实是非问小可。

但闻周兆龙说道：“大庄主虽未正式和他一决胜负，但却有着数度的短暂交手，那人确是一位很少遇见的劲敌……”

大约周兆龙心知再说下去，难免有伤沈木风的尊严，话风一转，接道：“据本庄的眼线传报，那萧翎也进入了武夷山中，尔等要特别小心就是。”

四大监工齐齐抱拳作礼，应道：“属下遵命。”

潘龙心中一动，转脸望了萧翎一眼。

周兆龙举手一挥，道：“你们不用留在此地，小心防守入谷之路。”

潘龙欠身一礼，道：“二庄主选得两位听差之人已经带到了。”

周兆龙目光一掠萧翎和百里冰，道：“那人有病吗？”

潘龙道：“大病初愈不久。”

周兆龙点点头道：“好！你们去吧！”

四大监工应了一声，转身而去。

潘龙刚刚转身行了两步，突又闻周兆龙道：“潘龙，你留下来。”

潘龙应了一声，又转身行了回来。

周兆龙不再理会几人，却转脸望着宇文寒涛，道：“宇文兄，可曾找出一点眉目吗？”

宇文寒涛道：“这道幽谷虽然很长，但讲雄奇幽深却在小潭附近，沈大庄主能够找出重心所在，足见才智过人。”

周兆龙道：“可是两百多个雄壮工人持续了数年之久，仍然是找不到一点头绪。”

宇文寒涛道：“此刻，在下亦难确定，必得勘查过全谷之后，才能作出断论，不过……”

周兆龙道：“不过什么！”

宇文寒涛道：“不过这一线喷泉，有些奇怪。”

周兆龙道：“哪里奇怪？”

宇文寒涛道：“如论这水势的强大，这喷泉应该是一个大瀑才是，这山地水脉，似是在此汇聚，何以只有一线喷出？”

周兆龙道：“宇文兄之意，可是说这一线泉水，是被人工限制吗？”

宇文寒涛道：“目下只能说有此可能，难作断论！”

语声微顿，接道：“在下有一事不解，要请教二庄主。”

周兆龙道：“在下知无不言。”

宇文寒涛道：“沈大庄主是否已得到禁宫之钥？”

周兆龙微微一沉吟，道：“如若大庄主已得到禁宫之钥，那也不用在这山谷中摸索数年了。”

宇文寒涛道：“如若沈大庄主，未得到禁宫之钥，何以能知禁宫在此？”

周兆龙道：“详细内情，在下亦不清楚，好像是大庄主从一个人的口中听到一点内情，说那禁宫就在此地。那时大庄主还在练功期间，但却亲自赶来勘查两次……”

宇文寒涛接道：“大庄主一向稳健持重，如若未找出什么证明，决不会派遣这么多工人连续工作数年之久了。”

周兆龙微微一笑，道：“大庄主第二度来过之后，就决心遣人来此，想必是找到什么可信之征，但两百多健壮工人，在此工作数年之久，竟然是毫无一点眉目，因此不得不劳请宇文兄的大驾了。”

宇文寒涛点点头，道：“这深谷形势，表面看去，并无什么奇怪之处，但却雄奇暗藏，龙脉隐伏，如非行家，却是不易瞧出，大庄主派遣工人来此，足见已看出此谷形势了。”

周兆龙四顾了一眼，道：“在下怎的瞧不出来呢？”

宇文寒涛微微一笑，道：“如若区区能指说一两点特异之处，二庄主就不难觉其怪异了。”

萧翎站在一侧，凝神倾听两人谈话，心中暗道：这宇文寒涛自号璇玑书庐主人，看来倒非是不学无术的人，只可惜文人无行，竟然和沈木风等为伍自甘沦入魔道。

心中念转，双目却瞧着那宇文寒涛举动。

只见宇文寒涛扬起右手，指着那一线喷泉上面的崖壁，道：“二庄主请仔细看，那泉山崖壁有何奇异之处？”

萧翎顺宇文寒涛的右手望去，只见上面一片光滑的崖壁，色呈暗红，极是悦目，除此之外，再也瞧不出有何不同之点。

但闻周兆龙说道：“宇文兄，那崖壁除了色泽悦目之外，在下实在看不出有何可疑之处？”

萧翎心中暗道：好啊！原来他也瞧不出来。

宇文寒涛道：“二庄主稍微留心一些，当可瞧出那一片山壁，和这深谷中其他的石壁都不相同，是吗？”

萧翎心中一动，暗道：我怎生这样无用，这样简单的事，竟然是瞧不出来。

周兆龙嗯了一声，道：“除此之外呢？”

言下之意，显是对宇文寒涛的解说不大满意。

萧翎暗暗忖道：那周兆龙和我一般，明明是未能看出，但却偏要故作姿态……

只听宇文寒涛接道：“这事看来简单，事实上却是重要的很，在下虽还未登上石壁细看，但大致不会错，那片崖壁的外层，有着巨大的变化……”

周兆龙道：“什么变化呢？”

宇文寒涛道：“这又是学问了，这谷中石岩，多属花岗，虽然坚硬如铁，但如能找出纹脉，却又极易采取，只可惜辨认纹脉不是易事，非此能手，很难找得出来……”

语声微微一顿，道：“如若在下的料断不错，若干年前，那一片断崖，并非是如此光滑，而是巨岩突立，和其他之处的崖壁一般……”

周兆龙自作聪明地接道：“是了，宇文兄之意，可是说那壁上突出巨岩被人工铲去，是吗？”

宇文寒涛沉吟了一阵，道：“如若那崖壁上有两处突岩断去，稍有阅历之人，就不难瞧出，但如把那一片崖壁上的突崖用人工铲去，反不易被人发觉了……”

语声微微一顿，伸手指着那耸崖下一片巨石，接道：“如若那壁上突岩是人工铲落，那被铲落的一片突岩，就会落在岩下小潭旁边，不过，在下无法断言铲落突岩之人，是有意还是无意，也无法料定那人铲下突岩的用心何在。”

周兆龙喜道：“照宇文兄这么说来，那禁宫就在这附近了。”

宇文寒涛道：“这个，在下就不敢断言了，这深谷之中，如若真有禁宫，在下自信在十天半月之内可能找出建筑之处，如若此地并无禁宫，在下纵然能指点几个可疑之处，又有何用？”

周兆龙点点头道：“宇文兄说的是。”显然，周兆龙已为宇文寒涛胸中所罗博广学问折服。

宇文寒涛突然回顾了百里冰一眼，举手一招，道：“你过来！”

百里冰依言行了过去，闭口不言。

萧翎一提真气，暗作戒备，生恐百里冰一开口，露出马脚。哪知百里冰直走到宇文寒涛身前数尺，竟是不发一言。

宇文寒涛伸手指着那一线喷泉，道：“你到那喷泉旁侧，敲一块石头下来。”

百里冰神色木然的转身向崖壁行去。

萧翎暗暗吁一口气，道：这冰儿果然聪明，她心中知晓很难学得男子口

音，索性就不说话。

周兆龙突然把目光转注到萧翎身上，道：“这人怎的像木头一样，连话也不会说吗？”

潘龙欠身应道：“他们在谷中工作甚久，平日很少说话，早已养成习性了。”

周兆龙道：“这两人以后不用做工了，听候宇文先生差遣。”

潘龙欠身应道：“属下遵命。”

那一线喷泉，距地虽有四丈多高，但其间岩石突立，攀登并非难事，以百里冰轻功而言，不需两个飞跃即可登上，但她却手足并用，缓缓攀登而上。

萧翎心中大悦，暗道：看来，冰儿应变的智慧，实不在我之下。

留神看去，只见宇文寒涛双目神凝，一直瞧着百里冰，不禁心中一动，暗道：宇文寒涛已对冰儿动了怀疑不成？此人果非是不好对付的人物。

百里冰爬到那一线喷泉旁侧，就地取了一块山石，敲下一片突岩，又缓缓爬了下来。

她举动沉着，始终是不慌不忙，宇文寒涛虽然全神全意的查看，也是瞧不出一点可疑。

百里冰手执一片岩石，回到宇文寒涛身侧，恭恭敬敬的递了过去。

宇文寒涛伸手接过，把在掌心之上，在日光下仔细瞧着。

小小一片岩石，但那宇文寒涛却如鉴赏明珠、珍画，翻来覆去的看，足足有顿饭工夫之后，才转眼望着周兆龙道：“沈大庄主一定会来吗？”

周兆龙道：“一定会来，而且就在一两天内。”

宇文寒涛道：“在下心中还有几点可疑，如若能够求证明白，或可不负周兄和大庄主的厚望了，兄弟此刻在山谷走动一阵。”

萧翎心中暗道：听他口气，似是已成竹在胸了。

周兆龙道：“在下奉陪宇文兄走走！”

宇文寒涛道：“不用了，有一个带路之人就行。”

宇文寒涛目光一掠萧翎，道：“你能行动吗？”

萧翎道：“在下病势已愈，早可以行动自如了。”

宇文寒涛道：“好！你们两位跟我来吧！”

潘龙突然一横身，拦住去路，道：“谷中埋伏甚多，宇文先生一人行动，只怕有很多不便之处。”

宇文寒涛望了萧翎和百里冰一眼，道：“我带他们两位同行。”

潘龙接道：“这两人在谷中都是工人身份，那守护谷口之人，不会认识他们，同时他们也不知道联络的暗号。”

宇文寒涛道：“这么说来，那是非你带路不可了？”

潘龙道：“不错，如若二庄主不和先生同行，只有从四大监工之中选出一人替先生带路了。”

宇文寒涛笑道：“你就留这里吧！”

潘龙目注周兆龙，不敢做主接言。

周兆龙微微一笑，道：“宇文先生是咱们百花山庄的贵宾，此番深入荒谷，亦是为了咱们百花山庄的事，你们要好好的侍候。”

潘龙一抱拳，道：“属下遵命。”

周兆龙微微一笑，道：“宇文兄勘查谷中形势，兄弟不奉陪了。”

宇文寒涛道：“周兄请便。”

目光转注到潘龙的脸上，接道：“我们由东面入谷，已经大约的瞧过了来路形势，你现在先带我瞧瞧西面情形。”

潘龙道：“在下带路。”

当先向前行去。

宇文寒涛提起描金箱子，紧随在潘龙身后而行。

萧翎以目示意，让百里冰走在宇文寒涛的身后，自己却落后一丈随行。

他一脸病容，别人只道他身体不适，落后而行，自是不会引起他人的疑心。

萧翎心中最担心之事，就是怕那潘龙中途变卦，毁去承诺，暗中把内情告诉周兆龙和宇文寒涛，是以，时时刻刻留心着潘龙的举动。

哪知潘龙在举动、言词之间，竟是有意的替自己遮掩。

潘龙带路而行，走约数十丈，沿山谷折向北去。

转过一个弯子，谷底形势，忽然一变。

极目荒草，深及腰际，连绵数十丈，又折向西面转去。

萧翎心中一动，暗道：好一处隐身之地，今宵设法招来中州二贾，隐身在此荒草之中，也好多两个应变的人。

但闻潘龙说道：“宇文先生，这山谷地质很是奇怪，似是每一段都不相同，转过前面那处小弯，谷底成了一片沙石之地，寸草不生。”

宇文寒涛放下手中的描金箱子，道：“好地方啊！看来是不会错了。”

他有感而发，自言自语，但萧翎却听出他言中之意，心中暗道：看来这人果然是读书不少，尤其对地质方面胸罗甚博。

但这座幽谷，确也是怪异得很，似是每一段都有着不同的地质，那巧手神工包一天选择此地，建筑禁宫实非无目的了。

只见宇文寒涛放下手中木箱，盘膝坐了下来，打开箱子，取出了纸笔，以箱作案画了起来。

萧翎很想瞧瞧他画的什么，但恐怕行的过近，引起他的疑心，只得远远站着望去。

隐约可见，宇文寒涛在那纸上，画了一个小峰，下面是很多数字。

足足过了一个时辰之久，宇文寒涛才站起身子，把纸笔放入箱中，道：“这深草之中，有路可以通行吗？”

潘龙道：“这乱草虽深，但却不生虫蛇，毫无危险。”

宇文寒涛道：“好，你走在前面带路。”

穿过了数丈深草，景物果又一变。

但见黄沙一片，蔓延开去。

这情景，有如大漠景色，只是具体而微。

萧翎心中暗道：想不到，这座山谷之中，景物如此多变。

但见宇文寒涛取出一个布袋，抓起两把黄沙，放入袋中，道：“过去这黄沙路，是何景物？”

潘龙道：“走完黄沙，是一片白色卵石。”

宇文寒涛道：“走完那卵石呢？”

潘龙道：“又是一番景色，绿草如茵，山花芬芳。”

宇文寒涛道：“再往前走呢？”

潘龙道：“草色渐枯，直达尽处”

宇文寒涛道，“那尽处又是何等景物？”

潘龙道：“一道绝壁拦路，把山谷截作两断，那一面就是武夷山中有名的万蛇谷了。”

宇文寒涛道：“何谓万蛇谷？”

潘龙道：“那谷中万蛇群集，种类繁多，各种怪形、奇毒之蛇，无所不有，故有万蛇谷之称。”

宇文寒涛沉吟了一阵，道：“你去替我取两块白卵石来，再替我采一些小花、枯草。”

潘龙道：“宇文先生不去了吗？”

宇文寒涛道：“明日我再去看看。”

言罢，放下木箱，盘膝闭目而坐。

他似是十分疲累，片刻间，已然进入禅定之境。

潘龙回顾萧翎和百里冰一眼，道：“两位好好的侍候宇文先生。”

转身急奔而去。

百里冰举起右手，缓缓向宇文寒涛背上点去。

原来，她想到了制眼那潘龙的手段其灵，想以同样手段，制服这宇文寒涛，反为己用。

萧翎心中大惊，喝止亦自不及，也不能大声喝叫，右手疾伸而出，发出内力，一股暗劲逼去，挡开百里冰的右手。

百里冰感觉到一股暗劲涌来，力量十分强大，震开自己右手，但她已瞧出是为萧翎所发的强力，是以，未曾呼出声。

萧翎回顾了一眼，暗施传音之术，道：“冰儿，不能伤他。”百里冰微微一笑，向后退去。

她心中本有一套计划，只是处境不同，无法解说。

宇文寒涛万万没有想到，这幽谷之中，两个工人，竟是萧翎等所扮，这片刻的入定，已经历了一次大劫。

等候了半个时辰之久，潘龙才急急奔回，手中分执着山花、枯草，和一块白色山石。

萧翎见他停下身子之后，仍然喘息不停，显然是这一段路，并非很近。

潘龙看那宇文寒涛，闭目而坐，也不敢出言惊扰，只好在一旁等候。

又过了半个时辰左右，宇文寒涛才缓缓睁开双目，望了潘龙一眼，道：“辛苦了。”

伸手接过白石、山花、枯草，放入木箱之中。

百里冰心中暗道：这人什么东西都放在那木箱之中，如是想法子把他木箱偷走，那就是猢猻没有棒子耍了。

她心里打主意想偷那宇文寒涛的箱子，想到高兴之处，不禁望着萧翎微微一笑，双唇启动，露出一口整齐细小的贝齿。

萧翎一皱眉头，暗用传音之术，道：“冰儿，别忘了自己的身份。”

只听宇文寒涛说道：“潘兄，在下有数事请教，不知潘兄是否愿意相告。”

潘龙有些受宠若惊，急急欠身说道：“不敢当，宇文先生下问，在下是知无不言。”

宇文寒涛道：“诸位在这谷中数年之久，一半工人累死，那工程定然很艰苦了。”

他问的十分技巧，意图难明，不露痕迹。

潘龙道：“我等一切遵照大庄主的指示施工。”

宇文寒涛道：“大庄主如何指示？”

潘龙道：“大庄主的意向，选择四处山壁，分头动工，进入山腹，而且不许外人瞧到。”

宇文寒涛道：“各位工程进度如何？”

潘龙道：“动工时，尚称顺利，但山壁越来越是坚硬，有如铜浇铁铸一般，铁锤钢钎，击在岩石上，火花乱冒，击落的不过是拳头大小一块……”

宇文寒涛微微一笑，接道：“这几座山峰，都是坚硬无比的花岗岩石，如是不谙地质自是不易击破坚岩。”

潘龙道：“所以，我等工作了数年之久，仍是无大进展。”

宇文寒涛缓缓站起了身子，道：“好，咱们今日就谈到此处为止，以后在下想到什么，再行请教潘兄。”

潘龙道：“不敢当，宇文先生相询，在下是知无不言。”

宇文寒涛提起木箱，转身向来路行去。

潘龙紧跟在宇文寒涛身后，萧翎和百里冰却故意落后了一丈多远。

行入草丛中时，萧翎利用传音入密之术，低声对百里冰道：“冰儿，那中州二贾现在何处？”

百里冰道：“在我住的店房之中。”

萧翎道：“今夜之中，你仍从密道登上峰顶，要他们改着工作装束，潜入谷中，藏入这片草地之中。”

百里冰道：“那位段文升呢？”

萧翎道：“处理那人，倒是有点困难，咱们不能杀他灭口，但留在姻缘峰上，只怕要被沈木风的属下抓去，他如受刑不过招出咱们行踪，那就坏事了。”

百里冰道：“我瞧那人也不是什么好人，干脆把他宰了算啦。”

萧翎道：“如若咱们把他杀死灭口，那和沈木风所作所为有何不同？”

百里冰微微一笑道：“我忘了，大哥是大仁大义的英雄。”

萧翎正待接口，突然一阵尖厉哨声传了过来。

宇文寒涛突然停下脚步，道：“这是什么声音？”

潘龙道：“传警哨声。”

宇文寒涛道：“传警哨，这谷中来了敌人？”

潘龙道：“不错。”

这片荒草甚深，长及到胸前，彼此望去，只露出一个头来，那百里冰生的娇小，全身被陷在草中，只能瞧到她一对眼睛在不停的转动。

但闻那哨声长鸣三声之后，突然停了下来。

潘龙低声说道：“三声哨声，是紧急传警，来人已经进入了山谷之中。”

宇文寒涛略一沉吟，道：“但愿来的不是萧翎。”

突然放开脚步，向外行去。

潘龙回顾了萧翎等一眼，紧随宇文寒涛身后向前行去。

百里冰暗施传音之术，道：“大哥，他们似是都很怕你，希望来人不是你，如若他们知道，萧翎就随在他身后而行，必然要吓得惊魂离体不可。”

萧翎心中正在忧虑来人如是中州二贾，万一被人生擒，自己势必要出手相救，那可是前功尽弃，坏了大局。

听得百里冰传音之言，心中一动，万一情势迫人，我们两人之中，只有一人留在此地，一人出手。

心中念转，口中却说道：“冰儿，那宇文寒涛警觉之心甚高，不可大意暴露了身份。”

说话之时，人已穿过了及胸草丛。

宇文寒涛陡然停下脚步，凝神倾听了一阵，目注潘龙问道：“哨音已住，情势如何？”

潘龙道：“大约强敌已被制服。”

宇文寒涛道：“这么看来，这座幽谷，已然称不上隐秘了！”

潘龙道：“数年来，从未发生过事故，近日却连连出事……”

宇文寒涛接口问道：“怎么？已经有人混来谷中了吗？”

萧翎心中大为紧张，暗中运集功力戒备，如若潘龙为势所迫，说出自己身份，只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制服两人。

但闻潘龙说道：“前夜二更，混入谷中两人，但自入谷之后，一直在我们监视之下，已全被我们击毙。”

宇文寒涛道：“来的什么人？”

潘龙道：“两个名不见经传的江湖盗匪。”

宇文寒涛道：“只要来人不是萧翎，那就不难对付了。”

潘龙口齿启动似想问话，但话到口边，忽然想到了自己身份，轻轻咳了一声，忍下未言。

宇文寒涛道：“你有话说？”

潘龙道：“只不知当不当问了！”

宇文寒涛道：“不妨事！”

潘龙道：“听宇文先生的口气，似是那萧翎是一位很难缠的人物？”

宇文寒涛微微一笑，道：“何止是难缠，简直是厉害得很，沈大庄主，是何等英雄人物，但遇上萧翎，亦不禁有些心头发毛，百花山庄，在江湖上所建立的威望、分舵，大都被那萧翎挑去，目下武林中各方豪雄，敢与百花山庄为敌，大都是受了萧翎的行动鼓励，斯人也，已成了武林中反抗百花山庄的主帅人物。”

潘龙道：“宇文先生可曾见过那萧翎本人吗？”

宇文寒涛道：“自然见过。”

潘龙道：“宇文先生可否说出那萧翎形貌、模样，在下日后见过，也好小心一些。”

宇文寒涛道：“说了，你也不信……”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不止是你了，就是区区，如非亲见亲历那诸般事迹，别人说来，在下亦是不信。”

潘龙奇道：“为什么呢？宇文先生一言九鼎，出自先生之口，在下岂有不信之理？”

宇文寒涛道：“好！咱们不用早回去了，索性在这里聊聊吧！”

放下木箱坐了上去，接道：“那萧翎今年尚不足二十岁，但其武功之高，连那大庄主也对他有些头疼……”

潘龙道：“不可能啊！”

宇文寒涛脸色一沉，道：“如是可能的事，那也算不得奇迹了。”

潘龙欠身应道：“先生说的是。”

宇文寒涛道：“两年之前，江湖出现了第一个萧翎，剑术奇高，出剑之快，简直如雷奔电闪一般，很多和他对阵的武林高手，兵刃还未拔出，已被

他拔剑杀死，因而声名很大……”

目光一掠潘龙，看他听得十分入神，接着说道：“但一年前，江湖上出现了第二个萧翎，此人武功之高，尤在那第一次出现的萧翎数倍。”

潘龙道：“有这等事？这两人之中，自然有一个是假的了，大约是，那后来之人，想借前人之名，以增身价了。”

宇文寒涛道，“那就好了，第一次出现江湖的萧翎，剑术虽然高强，但却不致能和沈大庄主颉颃，而且他也没有和百花山庄为敌之心；但第二次出现的就不同了，不但剑术精绝，而且武功博杂，拳掌、轻功、暗器、指风，无不卓绝，最奇的是，他先和百花山庄为友，一度当了百花山庄的三庄主，但很快的却变成百花山庄的对头，沈大庄主搜罗江湖高手，编成黑衣卫队，十八金刚，不但困他不住，反被他打得七零八落，短短半年间，百花山庄的威名大受挫折，也由于那萧翎的出现，激起了江湖上抗拒百花山庄的风潮。”

潘龙道：“这等厉害吗？”

宇文寒涛微微一笑，道：“如非这样厉害，那沈大庄主也不会要在下到此隐秘之地，助他早开禁宫了。”

潘龙道：“说了半天，先生还未说出那萧翎模样？”

宇文寒涛淡淡一笑，道：“年不过弱冠，儒雅俊美，风度翩翩，论形貌，为当今深闺少女梦寐以求的情郎化身，不识他的人，决然想不到，那样一位俊雅少年，竟然是身怀绝技、名动江湖的人物。”

潘龙听得心中怦怦乱跳，不自觉地望了萧翎一眼。

百里冰听人大赞萧翎，心中欢愉，不禁启唇微笑。

幸好，那宇文寒涛未曾留心，百里冰亦很快警觉，闭上嘴巴。

但闻宇文寒涛说道：“潘兄，这些事，你如问那周二庄主，他决然不会给你说了。”

潘龙道：“先生折节下交，潘某人不胜荣宠之至。”

宇文寒涛道：“区区早已把潘兄看成一位朋友了。”

萧翎心中一动，暗道：此人一向阴险，最擅心机，这番大费口舌，笼络潘龙，必有用意。

潘龙欠身说道：“潘某得宇文先生垂青，何幸如之。”

宇文寒涛道：“言重了，咱们平行平坐，道义论交……”

语声一停，接道：“兄弟也有一件事，想请教潘兄。”

潘龙道：“在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宇文寒涛道：“那很好，关于这禁宫的事，潘兄知晓多少？”

潘龙略一沉吟，道：“这个吗？沈大庄主从未和在下等谈过。”

宇文寒涛道：“区区之意，是请教潘兄在这谷中数年之久，有些什么发现？”

潘龙道：“这倒是有几桩可疑的奇事。”

宇文寒涛道：“潘兄请说，兄弟洗耳恭听。”

潘龙道：“大约是一年前吧，在下等在一座小洞之中，发现了一柄形式很古怪的短剑……”

宇文寒涛接道：“那短剑现在何处？”

潘龙道：“已由沈大庄主取回。”

宇文寒涛无可奈何地说道：“好吧……你说那短剑的形式吧！”

潘龙闭目沉思，似在搜寻记忆中那短剑的形式，良久之后，才睁开眼睛

说道：“一年多了，在下已然记忆不清，约略而言，那短剑大约有一尺二寸左右，三指宽窄，剑鞘色呈深紫，不知是何物铸成，坚硬无比。”

宇文寒涛低声诵吟，道：“紫色剑鞘，天下名剑中……”

抬头望了潘龙一眼，自转话题，接道：“那鞘中之剑，是何形式？”

潘龙道：“在下只瞧到那带鞘的短剑，未见过鞘内剑式。”

宇文寒涛道：“莫非你们捡得此剑时，那沈大庄主就在身侧，所以未及抽出剑来，已被那沈大庄主取去？”

潘龙摇摇头，道：“不是，我等捡得那紫色短剑，旬日之后，大庄主才到此地。”

宇文寒涛笑道：“十天之久，潘兄还未抽出剑来瞧瞧，这份耐性，实叫区区佩服得很。”

潘龙道：“不是在下有那样大的耐性，而是那剑身和剑鞘结连得坚牢无比，在下无法打开。”

宇文寒涛道：“那剑柄之处，可有机簧？”

潘龙道：“在下找得很仔细，整个的短剑，都已找过，但却未找到那开启剑鞘的机簧，生似那剑鞘和剑身连铸在一起般。”

宇文寒涛道：“那也许是一块紫色的铜牌，潘兄何以能肯定它是一把短剑呢？”

潘龙道：“在下以数十年的经验观察，那定是一把短剑。”

宇文寒涛道：“何以见得呢？”

潘龙道：“那把手的剑柄，和剑身的宽度，极不相称，剑柄上护手和剑身的颜色，亦是大不相同，因此，在下确定那是一柄短剑。”

萧翎心中暗自奇怪道：一柄短剑，有何出奇之处，这宇文寒涛何以会苦苦追问呢？

但闻宇文寒涛说道：“潘兄可曾在那剑鞘之上发现什么，诸如字迹与花纹。”

潘龙道：“如非这一问，在下真还忘了，那剑鞘之上，刻着一个似龙非龙的图画，在下孤陋寡闻，也不知那花纹代表什么。”

宇文寒涛眉目间闪掠过一抹惊异之色，道：“在那似龙非龙的图画之中，可刻有一人像吗？”

潘龙沉吟了一阵道：“似是个人首形状……”

宇文寒涛接道：“可惜啊！可惜！”

潘龙奇道：“可惜什么？”

宇文寒涛似是自知失言，急急说道：“听潘兄所言，那好像是一柄名剑，只是区区未见原物，很难遽作论断之语。”

语声微微一顿，又道：“沈大庄主看到那短剑之后，说些什么？”

潘龙道：“把玩一阵之后，就收入怀中。”

宇文寒涛不再多问，流目四顾了一眼，道：“久久不闻传警哨声，想是那入谷之人已经为我们所伤了。”

潘龙摇摇头道：“没有。”

宇文寒涛已然站起身子，举步欲行，闻言突又停了下来，道：“潘兄怎知来人尚未授首呢？”

潘龙道：“咱们这谷中订有信号，如是那人早已授首，或是被擒，另有信号传出，免得谷中之人，仍在到处找觅。”

宇文寒涛道：“目前的情况呢？”

潘龙道：“敌踪虽已发现，却又为他免脱，仍未搜寻出来。”

宇文寒涛道：“这道山谷，虽然遥长，但就在下入谷所见，形势并非复杂，何以竟搜寻不出敌踪来呢？”

潘龙道：“不论来人武功如何高强，但也无法逃过我们精密的搜查，大约再过片刻，定会有消息传来。”

宇文寒涛突然回望了萧翎和百里冰一眼，道：“如若来人混入那些工人群中，岂不是很难搜查出来吗？”

萧翎吃了一惊，暗道：这人果然厉害，此后要对他留心一些才是。

潘龙似是心中甚为不安，轻轻咳了一声，道：“咱们到前面看看如何？必要时，也好帮他们搜查入谷之人的行踪。”

宇文寒涛心中本无意进入谷中相助搜寻强敌，但潘龙这么直截了当的说，自是不好再行推托，只好提起箱子，道：“潘兄说的不错。”大步向前行去。

潘龙抢前一步，道：“在下给先生带路。”

萧翎快行两步，追随在百里冰身后，施展传音之术道：“冰儿，不知何人进入了谷中，如是被咱们碰上，你要沉得住气才行。”

百里冰回眸一笑，点点头，快步向前行去。

几人行不过六七丈远，突然锵铿三声金铁相击之声传来。

宇文寒涛一皱眉头，道：“这是什么信号？”

潘龙道：“紧急应变之讯，来人十分扎手，已然伤了谷中之人，已有三人受伤或是死亡。”

但闻金铁相击之声，声声相接，传了开去。

宇文寒涛道：“那金铁相击之声，就由左近传出，那是说伤者或尸体，就在左近发现了。”

潘龙道：“不错，就在二十丈内。”

说着话，人已放腿向前奔去。

转过一个山弯，果见三个黑衣劲装大汉，手中执着兵刃，环绕着三具尸体而立。

潘龙、宇文寒涛，加快脚步，奔了过去。

萧翎不敢过于逼近，遥站在七八尺远，凝目望去，想瞧出三人死伤在什么兵刃之下。

哪知宇文寒涛所站的位置，正好挡住了萧翎的视线，竟无法瞧到。

但闻宇文寒涛问道：“发现了敌踪吗？”

三个黑衣大汉中，有一个欠身应道：“敌人入谷时，被我们埋伏的暗桩发现，传出警讯，我等立刻追赶，但敌踪已失，大约已被这三位兄弟发现，来人才使下毒手伤了三人。”

宇文寒涛蹲下身子，仔细的瞧过三具尸体一眼，道：“两个伤在暗器之下，一个伤在内家重手法之下……”

目光转到那答话的黑衣大汉脸上，道：“你瞧到了来人没有？”

那大汉神情尴尬地说道：“在下闻警追赶，但却晚了一步，只瞧到两点人影，未能瞧出面貌。”

宇文寒涛道：“那周二庄主呢？”

那黑衣大汉应道：“带着三大监工追查敌踪去了。”

宇文寒涛不再多问，举步向前行去。

潘龙低声说道：“三位请把三具尸体埋了。”

这潘龙在谷中身份，似是高过那三个黑衣大汉甚多，三个黑衣大汉竟是齐齐的作礼受命，一人挟起一具尸体，直向谷边行去。

潘龙不再理会三人，举步追上宇文寒涛，紧随其后而行。

萧翎、百里冰，他两人始终保持着六尺以上的距离随行。

宇文寒涛道：“潘兄，那些黑衣大汉，是何身份？”

潘龙道：“谷中的巡山武上共有三十六人，三人为一个小组，每组三人。”

宇文寒涛道：“这就是了，所以，他们不伤则已，要遭毒手，三人就一齐伤亡。”

潘龙道：“正是如此。”

宇文寒涛突然加快脚步，直向来路奔去。

第十五回 秘谷突传警

不大工夫，已到那一线喷泉潭的侧旁。

萧翎一路上流目四顾，竟然未再见到一个人影。

小潭周围出奇的寂静，毫无搜寻敌人混乱情景。

萧翎有些迷惘地暗道：难道那混入谷中之人已经被制服生擒了吗？

只听宇文寒涛说道：“潘兄，那混入谷中的强敌还在吗？”潘龙道：“在下一直未听到强敌离谷的信号。”

宇文寒涛目光转动，四顾一眼，道：“如若那敌人还在谷中，自是躲起来了，咱们由西方而来，一路未见敌踪，却见自己人的死亡尸体，看来，这谷中的布置，十分马虎，根本谈不上严密二字。”

潘龙道：“数年以来，亦有人误入谷中，但都在我们的预计之中，或者是杀死，或是留在谷中，以补充工人的损失，从未有过错失……”

宇文寒涛谈话之间，瞥见周兆龙急步奔了过来。

宇文寒涛缓缓站起身子，道：“二庄主，找到混入谷中的人了吗？”

周兆龙摇摇头，道：“仍在搜寻之中……”

语声微微一顿，道：“看来，山中隐秘，已然外泄，唉！但望大庄主能够早些赶到。”

萧翎心中暗道，沈木风才智武功，无不过人，反使属下一个个都显得怯弱无能。

但闻周兆龙接道：“宇文兄，可曾找出一些头绪吗？”

宇文寒涛道：“在下已然算出一点眉目，这山谷中的形势、地质，十分奇怪，坚岩、黄沙、肥土、水脉，无一不备。”

周兆龙道：“和其他山谷，有何不同呢？”

宇文寒涛道：“大大的不同了，综观这数十里山谷地质，如同行千万里路，绝无仅有的奇迹，在这片山谷之中出现，短短数十里中，却有着千万里般的地质变化。”

周兆龙目光转动，一触水潭，失声而叫道：“那是什么？”

宇文寒涛凝目望去，只见那小潭中，碧绿的水波内，有一点晃动的红影，载沉载浮。

萧翎远站在七八尺外，无法瞧见水潭中的情形，听到周兆龙呼叫之声，心中大为焦急，但却不便行上前去瞧，只有从他们谈话中，听出一点眉目了。

但闻宇文寒涛道：“似条久年的鲤鱼。”

周兆龙目光转注到潘龙的身上，道：“平常之日可见过潭中的红影吗？”

潘龙道：“属下从未见过……”

抬头望望天色，道：“平常之日，属下也很少在白昼之中，站在潭边观赏，大庄主规令森严，曾经告诫我等，如非情势必需，不许白昼在谷中走动。”

周兆龙点点头，道：“宇文兄……”

只见宇文寒涛双目凝神，注视着潭中红影，竟未听到自己之言。

突然间，碧波中翻起一个水花，那晃动的红影，随着消失不见。

宇文寒涛忽的双手着地，伏下身子，左耳着地，闭上双目，很用心的听着。

足足过了一盏热茶工夫之久，才站起身子，双手拍了一拍，道：“这小潭有些奇怪。”

周兆龙道：“奇怪什么？”

宇文寒涛道：“这潭前地下，似是有一股地下水脉，那是应该和这潭中之水关连一起，但听起来，却是漠不相关……”

只听一阵沉重的步履之声，传了过来。

回头望去，只见那缺了一耳的老者，步履缓慢的行了过来。

任何人一眼间，都可瞧出情形不对，那老者似是受了很重的内伤。

周兆龙一挥手，道：“潘龙快去扶他过来。”

潘龙应声奔了过去，抱起那白髯老人，奔回到周兆龙的身侧。

宇文寒涛沉声说道：“不要说话。”

右手挥动，连点了那老者身上两处穴道，才伸手打开了描金箱子，取出两粒药物，让那老者眼下，道：“待药行开，稳住伤势之后，再说话不迟。”

那白髯老者瞪了宇文寒涛一眼，闭上双目。

萧翎暗道：不知是否是中州二贾，这一来，恐怕要坏了事了。

但闻周兆龙低声说道：“宇文兄，他能够撑得过吗？”

言下之意，大有不用顾惜其人的生死，先问明内情要紧。

宇文寒涛神情肃然地说道：“他强运内力，支持着行到此处，已经是将要力尽气竭，如不早把他伤势稳住，他很难支持着说明经过。”

周兆龙道：“兄弟倒忘了宇文兄极擅医理，借仗灵丹，定可保下他的性命。”

宇文寒涛道：“能否保下他的性命，在下是没有把握，但药力行开之后，至少可稳住他的伤势，不再恶化，延长他一两个时辰的性命。”

萧翎暗中观察，发觉那周兆龙神色十分惶急，但却尽力矜持，保持着镇静。

约等一顿饭工夫之久，宇文寒涛才伸手拍活了那老者身上两处穴道，道：“二庄主可以问话了。”

周兆龙早已等的耐，急急接道：“你遇了敌人吗？”

那白髯老人应道：“来人是一男一女……”

周兆龙怔了一怔，道：“一男一女，那八成是萧翎了。”

宇文寒涛对萧翎亦是有着很深的畏惧，脸色一变，道：“那男子是何模样？”

白髯老人道：“二十左右，身着蓝色劲装，身插宝剑，武功奇高……”

他一连说了几句，累的喘息不停。

宇文寒涛待他喘过气，才接着问道：“那女的呢？”

白髯老者道：“绿衫、绿裤、绿巾包头，生的十分美艳，也是用一柄长剑。”

宇文寒涛望了周兆龙一眼，欲言又止。

周兆龙轻轻咳了一声，松弛一下紧张的神情，道：“另外两位监工呢？”

白髯老者道：“都已死在那女子的剑下，那女子剑招恶毒，似是尤胜那蓝衣少年。”

周兆龙抬头望了宇文寒涛一眼，道：“萧翎一向不着蓝色劲服。”

宇文寒涛道：“这很难说……”

目光转注那白髯老者的脸，道：“你们在何处和他相遇？”

白髯老者道：“距此不过数十丈。”

宇文寒涛和周兆龙都不觉的流目四顾了一眼，周兆龙才重重咳了一声，

道：“怎不闻你们动手和求救呼叫之声。”

白髯老者道：“可以算没有动手……”

周兆龙接道：“没有动手，你怎会受了如此重伤？”

白髯老者道：“两人出手太快了，那女的长剑一闪，王、颜二位监工，已然双双死在剑下，在下抽出兵刃，还未及出手，却被那男的拍中一掌。”

周兆龙道：“他为什么不杀你？”

白髯老者道：“属下中掌之后，倒卧地上，大约他已认为我死了，就未再管我。”

周兆龙道：“你瞧到他们行向何处？”

白髯老者道：“似向西方行去，属下重伤后，双目昏花，已瞧不清楚。”

周兆龙长长吁一口气，道：“这么看将起来，果然是萧翎了！”

宇文寒涛道：“他怎会知晓此地呢？”

周兆龙打了一个寒噤说道：“也许是追踪咱们而来。”

宇文寒涛道：“女的呢？能在拔剑一击之下，杀死两大监工，绝不是随那萧翎私奔的金兰、玉兰两个丫头了。”

百里冰听他说萧翎和两个丫头私奔，不禁白了萧翎一眼。

萧翎看她神态不对，生恐露出了马脚，急施传音之术，道：“冰儿，咱们身处敌群之中，不可有丝毫大意。”

但闻周兆龙道：“不错，不是那个丫头会是谁呢，四大监工，都非弱手，她能在拔剑一击之下，伤了两大监工，那是第一流高手了。”

宇文寒涛道，“嗯！这么看来，来人又不像萧翎了。”

周兆龙道：“但望宇文兄料断不错……”

目光转注到潘龙脸上，道：“这谷中还有好手吗？”

潘龙道：“如论武功，谷中以四大监工最好，属下等四人中，又属这位邓兄最好了。”

那白髯老人道：“潘兄过奖了，咱们四人中，不但是潘兄武功最好，而且潘兄的毒针暗器，也是人所难及。”

周兆龙道：“潘龙，可否速速再招集来几位高手，咱们向西面搜查……”

潘龙道：“谷中的高手，除了四大监工之外，只有那些分守在各地的卫队了，他们各有专司，如若下令调动，有强敌入侵谷内，可能要逃过监视。”

周兆龙道：“这么说来，不能轻易调动人手了？”

潘龙道：“此地伏卡暗桩，都是由大庄主亲自安排的，二庄主如要调动，属下立刻传下二庄主的令谕。”

周兆龙道：“如此说来，不用调动了……”

目光转注到潘龙的脸上，道：“你在这谷中，时日甚久，对谷中布置，十分了然……”

潘龙急急接道：“属下只知份内之事，至于谷中拒敌的布置，属下却是丝毫不知。”

周兆龙冷冷说道：“总该比我清楚些吧！”

潘龙看他脸泛不悦之色，哪里还敢顶口，急急说道：“二庄主说的是。”

周兆龙道：“以你之见，咱们是否该追去搜寻？”

他虽然觉着来人不是萧翎，但心中仍是有些害怕，担心那人万一是萧翎时，绝不会放过自己。是以急于自找台阶，也好和宇文寒涛守在一起，萧翎找上来时，也多个帮手。

要知那宇文寒涛乃客卿身份，周兆龙自是不便下令他同去追寻萧翎。

潘龙乃久年在江湖上走动之人，稍一思索，已知晓周兆龙的用心，当下说道：“属下之意，不可扰乱全局，暂时不用搜寻两人。”

宇文寒涛轻轻咳了一声，道：“区区亦有同感，搜寻两人，势必要调动暗桩和伏卡中高手，那是自乱章法了，这谷中既无珍贵之物，也不怕他们偷走什么。”

周兆龙道：“宇文兄说的是，咱们镇静下来，反使来人心中动疑，不敢擅自行动，大庄主即将率领高手赶到，那时定可生擒那两人了。”

宇文寒涛道：“兄弟已然绘制了山中几处重要所在的形势，采集了部分沙石，尚得仔细研究一下，才能向沈大庄主复命，二庄主既不调集谷中高手，立时追索混入谷中之人，兄弟也好借这些时刻，仔细查看一下搜得之物。”

周兆龙道：“那很好……”

目光转到潘龙脸上，道：“替宇文先生选一处门户坚牢的石室。”

潘龙道：“二庄主住宿之室，最为坚牢，室中还有大庄主设计的几处机关。”

周兆龙点点头，目光转到那姓邓的老人身上，接道：“你的伤势如何了？”

白髯老者道：“得宇文先生灵丹妙手疗治，已然大见好转。”

周兆龙道：“你去休息吧！”

那老者应了一声，转身自去。

周兆龙目光又转到潘龙的脸上，说道：“你就现有工人群中，选出一些武功较高之人，守住谷中要地。”

潘龙欠身应道：“属下遵命。”

周兆龙道：“宇文兄，咱们去吧！”

两人并肩而行，进入周兆龙住宿的石洞之中。

萧翎流目四顾，日光下，只见整个的山谷，寂静之中，除了自己和百里冰、潘龙之外，再也不见人影。

潘龙目注周兆龙、宇文寒涛的背影消失之后，才缓缓说道：“两位跟我来吧。”

百里冰想到工人居住石室中那股汗臭之气，不禁作呕，一皱眉头，道：“怎么？又要回到那工人室中去吗？”

潘龙低声应道：“不用了，停工之后，部分武功较佳的工人，立刻将恢复神志，两位都是新面孔，必然要受到同道的询问，一个不好，只怕要露出破绽。”

萧翎道：“那要如何才好？”

潘龙道：“两位暂请到在下的住宿之地坐息，那就可减少甚多露出破绽的机会了。”

百里冰道：“你带路吧！我们随后跟着。”

潘龙与两人，行人了一座石洞之中，回手关上了石门，低声说道：“两位之中，可有一位是萧翎大侠吗？”

萧翎回顾了那石门一眼，只见石门关闭甚严，不见一点日光透入，外边纵然站的有人，也是不易听到。

心念一转，缓缓说道：“阁下自己想吧！你想就是萧翎也好，不是萧翎也好，但阁下只要不出卖我等，在下等绝不会伤到阁下。”

这座石洞，不过三丈多深，说了两句，已到尽处。

只见这座石洞中放着一张竹榻，壁间挂着两柄长剑，和两把单刀。

潘龙伸手由壁上取过一把长剑道：“两位请在此室小息一会，在下要去安排一下，至多一个时辰，就可以回来了。”说完举步而去。

百里冰低声问道：“可要防他一着吗？”

萧翎摇摇头道：“不用了。”

只见潘龙打开石门，出了石洞。

百里冰低声问道：“那周庄主和宇文寒涛都很怕你，是吗？”萧翎微微一笑道：“两人贪生畏死，凡是武功胜过他们之人，他们都怕。”

百里冰道：“嗯！大哥说的不错……”

语声微微一顿，又道：“这谷中形势、地质，和别的山谷，确是大不相同，那周兆龙说禁宫在此，不知是真是假？”

萧翎点点头，道：“大概不会错了。”

百里冰道：“大哥怎生知道？”

萧翎道：“我有寻找禁宫的图案，只要再行求证，就可确定禁宫是否在此，不过，还得设法找到入宫之门，才能进入禁宫。”

百里冰道：“那禁宫有什么宝贝，为什么武林中人，都想进入禁宫瞧瞧呢？”

萧翎道：“详细的情形我也不很了然，大约的传说是，数十年前，中原武林道上，人才济济，有十个武功最为高强的人，彼此比武，争那武功第一之誉，但交锋数千手后仍然无法分出胜负，各人所学武功虽然不同，但都到了登峰造极之顶，刚刚蕴柔，柔亦蕴刚，而且每人，都已面临体能极限，也无法超越这一境界，因此，都别走蹊径，希望能有一技之长，胜过群豪，其中有一人，名叫巧手神工包一天，擅长建筑之学，不知他花费了多少时间建筑了一座禁宫，天下十大才子，相约在禁宫比武，但入宫之后，全数被困‘禁宫’之中，无一人再在武林中出现过……”

百里冰道：“这巧手神工包一天呢？他自己建筑的禁宫，为什么自己也出不来呢？”

萧翎道：“也许他做的死门，在里面无法开启，也许十大高手被困之后，一齐迁怒于他，合力把他搏杀于禁宫之中……”

长长吁一口气，接道：“这只是我的推测，未入禁宫之前，谁也无法知晓真正的原因。”

百里冰听得大为神往，幽幽说道：“他们困入禁宫中很多年了，不知是否还活在世上？”

萧翎道：“这就是要探测的隐秘，如论那十大高人的内功成就，活到现在，并非难事，但禁宫深在山腹，能否适人生存，很难预料。”

百里冰道：“那沈木风纠集了数百工人，工作了数年之久，都无法找到那禁宫之门，你又怎能找到呢？”

萧翎道：“我想那图案上必有暗示，只怕我的才慧无法了解。”

百里冰接道：“就算找到了那禁宫之门，我们又怎能进去呢？”

萧翎道：“那巧手神工包一天，在把十大才子，引入禁宫之前，似是早有预感，此入禁宫，难再生还，故而留下了一枚禁宫之钥，只要咱们能够找到那禁宫之门，了解那禁宫之钥的用法，那就不难进入禁宫了。”

百里冰道：“那禁宫之钥现在何处？”

萧翎正待答话，突闻石门呀然，那关闭的石门大开。潘龙神色紧张地急

急奔了进来。

百里冰一皱眉头，低声说道：“他这么快就回来，只怕事情有了意外的变化。”

潘龙似是很急，连那石门也忘记关上。

萧翎转眼望去，只见潘龙右臂上鲜血淋漓，湿了半个衣袖，右手中的宝剑，早已不见，奔入石门，伸手又从壁上取下一把单刀。

这不过是一瞬间的工夫，潘龙刚刚取下壁上单刀，一条人影已挟着衣袂飘风之声而至。

萧翎转目望去，只见室门口，站着一个手执长剑的蓝衫少年。

来人面目英俊、潇洒，正是那假冒自己姓名的蓝玉棠。

蓝玉棠目光一掠萧翎和百里冰，转注到潘龙的脸上，冷冷说道：“你没有机会拔出鞘中单刀，我如要杀你，就算你手中有刀，也难接我一剑。”

潘龙手握刀柄，冷冷说道：“你是萧翎？”

蓝玉棠冷漠地说道：“你不用管我是谁，想活命，就要据实回答我的问题！”

潘龙口齿启动，欲言又止。

但闻蓝玉棠冷冷地说道：“此地可是‘禁宫’所在吗？”

潘龙点点头，没有答话。

蓝玉棠接道：“你们是百花山庄派来的人？”

潘龙又是点点头，仍未说话。

蓝玉棠道：“你们找到了‘禁宫’没有？”

潘龙摇摇头，道：“没有。阁下究是何人？”

蓝玉棠仰天打个哈哈，道：“你认为我是萧翎，那就叫我萧翎也是一样。”

百里冰暗暗骂道：“这人好不要脸，当着我和大哥之面，竟然还要假冒大哥之名。”

这本是她心中之言，但到最后几个字时，却不小心发出声来。

蓝玉棠耳目是何等灵敏，百里冰说话的声音虽小，但蓝玉棠已经听得声息，冷冷的回头瞧了百里冰一眼，道：“你说什么？”

巨里冰心中大怒，暗道：好啊！你耀武扬威的欺侮到我的头上来了。当下说道：“说你这人不要脸，为什么要冒用萧翎之名？”

蓝玉棠脸色一变，冷冷说道：“你认识萧翎吗？”

百里冰暗道：他就在我身侧啊！

口中却应道：“认不认识，与你何关？”

蓝玉棠道：“自然与我有关了。”突然一挥长剑，寒光一闪，人已欺入室中，剑尖寒芒，分刺向百里冰前胸两处穴道。

他出手剑势奇快，尤如惊雷闪电一般。

百里冰就地一个翻身，借势一跃，避开了两剑。

蓝玉棠一见那百里冰闪避敛势的身法，已知遇上了劲敌，手腕一挫，收回剑势，冷冷说道：“阁下武功不弱，决非工人身份，请教真实姓名？”

百里冰被他一剑逼的连退了两三步远，心中有气，当下说道：“你不用管我是谁，但我知道你是冒牌萧翎。”

蓝玉棠听他声音清脆，分明是女子口音，不禁一皱眉头，道：“在下确非萧翎。姑娘是何来历，女扮男装，混入这工人群中？”

百里冰伸手入怀，摸出了一把匕首，冷冷说道：“你不用管我是男是女，

咱们还是从武功上分胜负吧！”

萧翎心知那蓝玉棠的武功，非同小可，手中剑招变化万端，百里冰真要和他动起手来，未必是那蓝玉棠的敌手，自己如若下手干预，恐将暴露身份，惊动了周兆龙等，更是大为不安，当下急施展传音之术，说道：“冰儿，不要和他动手，最好能想个法子和他订个暂时互不相犯之约，此时此刻，咱们不能暴露身份。”

百里冰已准备出手还击，听得萧翎之言，只好忍耐下去，眨了两下眼睛，道：“你想知道我是谁吗？”

蓝玉棠道：“不错，在下想来，你可能是那岳姑娘属下？”

百里冰心中暗道：岳姑娘是谁啊！但他既然提起那岳姑娘，自然对那岳姑娘十分敬畏了，只好暂时冒充一下了。

心念一转，当下说道：“你猜的不错啊……”

蓝玉棠突然抱拳一揖，道：“在下开罪姑娘，还望姑娘原宥。”

百里冰忖道：好厉害的岳姑娘啊！连她的属下，都这般受了尊重。

欠身还了一礼，道：“不用客气了。”

蓝玉棠道：“姑娘追随那岳姑娘很久了吗？”

百里冰暗道：我见也没见过那岳姑娘啊！

口中却应道：“我跟那岳姑娘一年有余了。”

蓝玉棠闻言，轻轻咳了一声，当下问道：“姑娘经常追随那岳姑娘身侧，可曾听那岳姑娘提过在下吗？”

百里冰道：“你叫什么名字？”

蓝玉棠道：“在下蓝玉棠。”

百里冰道：“蓝玉棠？”

蓝玉棠道：“不错，区区叫蓝玉棠。”

百里冰道：“好像听那岳姑娘谈过。”

蓝玉棠道：“唉！那岳姑娘对在下的评断如何？”

百里冰心中暗道：他问这些话，我一点也不知晓，怎生回答他才是？

正在为难之间，突然耳边响起了萧翎低低的声音，说道：“冰儿，告诉他，就说对他的评断还算不坏。”

百里冰微微一呆，道：“我想起来了，我家姑娘对你的评断不算很坏。”

蓝玉棠正待接言，突闻一阵长啸之声，传了过来。急急说道：“姑娘到此定是奉那岳姑娘之命而来的了。”

百里冰一面点头，心中却暗道：谁要听她之命。

蓝玉棠忙道：“在下有位同伴随来，最好别让她知晓了你的身份……”

目光一掠潘龙，道：“这人是百花山庄中人，可是要把他杀了？”

百里冰摇摇头，道：“不用了，此时，他已和我们合作，掩护我的身份。”

蓝玉棠道：“那岳姑娘一共派来几个人？”

百里冰一望萧翎，道：“只有我们两个。”

蓝玉棠道：“好！在下问清楚了，也好免去甚多误会……”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在下去拦住那位同伴，不让她冲入此地，两位姑娘多多保重了，如有需在下效劳之处，但请吩咐一声。”

他不待百里冰和萧翎的答话，转身一跃，飞奔出石洞而去。

百里冰眼看那蓝玉棠奔出石门后，忍不住“扑嗤”的一笑，道：“大哥啊！他竟然把你当成女孩子了。”

萧翎不理睬那百里冰的问话，却转眼望着潘龙，道：“那石门可以关起来吗？”

潘龙点点头道：“可以关起。”

萧翎道：“好，那就有劳潘兄先把石门关起，在下有几句话，想和潘兄坦然一谈了！”

潘龙略一沉吟，行到那石洞处，关上石门，又加上铁栓，才大步行了回来，望着萧翎道：“阁下究竟是何人？”

萧翎微微一笑，道：“在下姓名，暂时还不能相告，不过，总有一日会奉告潘兄，此刻，在下先想问潘兄几件事。”

萧翎道：“那沈木风待你如何？”

潘龙道：“很难说，但百花山主中人，提起大庄主来，都无不敬畏。”

萧翎道：“如若此刻，要你背叛于他，你是否有此豪气？”

潘龙略一沉吟，道：“在下救助两位，已然是违犯了百花山庄的规戒。”

萧翎道：“此事该当何罪？”

潘龙道：“如若被大庄主知晓，罪将乱剑分尸。”

萧翎道：“这么严重吗？”

潘龙点点头，道：“不错，必死不赦的大罪。”

萧翎道：“这么说来，阁下已经算背叛了百花山庄。”

潘龙道：“正是如此，两位身份如被发觉，在下随时将被处死。”

萧翎道：“既是如此，潘兄何不弃暗投明，索性背弃百花山庄呢？”

潘龙道：“在下想不出何处有明可投。”

萧翎微微一笑，道：“只要潘兄有此心，那就行了……”

只听砰砰两声大震，传了过来，紧接着传入周兆龙的声音，道：“有人在吗？”

潘龙一面点头，答应萧翎，一面放腿奔了过去，打开石门。只见周兆龙和宇文寒涛，联袂行了进来。

宇文寒涛目光一掠潘龙的伤势，道：“伤的很重吗？”

潘龙道：“有劳宇文先生下问，在下还可支持。”

周兆龙随手关上石门，加了铁栓，道：“你见过来人了？”

潘龙道：“见过了，属下和他动手，被他长剑所伤。”

周兆龙道：“那人是何模样？”

其人小心异常，潘龙虽然受伤甚重，但他仍不放心。

潘龙道：“那人年纪甚轻，面目英俊，但手中剑势却是凌厉无匹，属下和他动手，不过两合，已伤在了他的剑下。”

周兆龙对潘龙的答复，似甚满意，神情严肃地说道：“一年之前，那人曾冒萧翎之名，在江湖上闯荡，在不足一年的时光中，扬名武林，以后，不知何故，突然失踪，很少再在江湖之上出现，直待那真的萧翎出现，江湖很少再见到他。”

说话之间，已然行入石室。

这时，萧翎和百里冰，早已退在一处壁角，席地而坐。

但闻潘龙说道：“属下无能，污了百花山庄的声誉，恭候二庄主赐罚。”

周兆龙道：“不能怪你，此人武功过高，就是我和宇文先生一齐出手，也未必是此人之敌。”

潘龙道：“多谢二庄主。”伸手拉过两张木椅。

周兆龙和宇文寒涛，也不客气，大咧咧的对面坐下，似是有事相商。

但闻周兆龙道：“宇文兄已经算出来了吗？”

宇文寒涛道：“兄弟已经算出一个大概，不过，困难的是那一股地下水脉，如是一个不好，触动水脉，洪流涌出，必若排山倒海一般，谷中之人，只怕很难逃出那洪流没顶之厄。”

周兆龙道：“难道没有克制的办法吗？”

宇文寒涛沉吟了一阵，道：“也许那巧手神工包一天把禁宫修建于此，就是为了那道水脉，不解地质奇门之人，很难找到重要所在，了然地质的人，看到那一道水脉之后，不敢别生妄念，生怕触动了水脉之后，遭洪流没顶之厄，遂不敢随便动手，启探禁宫之秘。”

目光转到潘龙脸上，道：“谷中工人之中，可有武功高强之人吗？”

潘龙应道：“初入此谷之时，工人之中，的确有几位身手不凡的人物，如今连做了数年苦工，纵然是真有武功，那也被折磨的不成样子了。”

周兆龙道：“这些工人连做了数年苦工，个个都已经精疲力竭，启开禁宫之门，那是必得新找工人才行。”

萧翎心中暗道：这周兆龙的武功不高，但生性的残忍，倒是不在沈木风之下了。

但闻宇文寒涛说道：“据兄弟研判所得，启开那禁宫之门，并不要很多人力，这其间，必有着重要的机关，如是凭仗人多力大，一味蛮干，势必破坏水脉不可，如若那水脉遭受破坏，整个的山谷，都将为洪流淹没，那时，将永无启开禁宫之法了。”

周兆龙道：“照宇文兄之言，那是说，必得寻得那禁宫之钥，才有开启禁宫之望吗？”

宇文寒涛道：“如若能寻得禁宫之钥那是最好不过，无法弄得禁宫之钥，亦必得有巧工探测，兄弟之意，是说这开启禁宫之事，是一件十分细巧的工作，凭仗蛮力，绝难有成。”

周兆龙点点头，道：“好在大庄主即可赶到，宇文兄如若把握开启禁宫之门，大庄主必将会全力防守此谷。”

宇文寒涛道：“把握倒谈不上，不过，未得到‘禁宫之钥’以前，兄弟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进入禁宫了。”

只听砰砰三声大震，传了进来。

宇文寒涛道：“什么人？”

潘龙起身说道：“自己人。”大步行去，开启石门。

只见一个身着黑衣，背插单刀的黑衣大汉，行了进来。

正是谷中的守卫之人。

那黑衣大汉快步行到周兆龙的身侧，欠身一礼，道：“见过二庄主。”

周兆龙哼了一声，道：“强敌怎么样了？”

黑衣大汉道：“一男一女，武功高强，纵横全谷，无人能够抵拒，谷中守卫之人，已被他们杀伤了十分之八。”

周兆龙道：“现在呢？”

黑衣大汉道：“两人突然停止了杀伐，自行退出了谷去。”

周兆龙道：“走了吗？”

黑衣人道：“此刻已然出谷去了。”

周兆龙道：“那好！你去吧！小心防守，防他们卷土重来。”

那黑衣大汉应了一声，出室而去。

宇文寒涛目注那大汉背影出室之后，才回顾了周兆龙一眼，道：“二庄主，那假冒萧翎之人，可是叫蓝玉棠？”

周兆龙道：“不错。”

宇文寒涛道：“那人的武功如何？”

周兆龙道：“拔剑奇快，武功高强。”

宇文寒涛道：“比那真的萧翎武功如何？”

周兆龙沉吟了一阵，道：“很难说，也许在伯仲之间。”

百里冰心中暗道：哼，那人连我也未必能打得过，如何会是大哥的敌手。

但闻宇文寒涛说道：“这么说来，那蓝玉棠也是一位极难应付的人物了。”

周兆龙道：“宇文兄不是外人，在下也不必隐瞒了，就今日情势而言，咱们绝无抗拒来人之能，一个蓝玉棠，咱们就未必能够对付得了，何况他还带有一位帮手到此，奇怪的是他们何以会突然由此撤走，这倒使在下有些思解不透了。”宇文寒涛道：“这等重要之地，沈大庄主何以不派高手来守卫此地？”

周兆龙道：“这数年来，一直未有任何新奇进展，大庄主对此已然有些灰心，故而未再派遣高手来此！”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此番请宇文兄来此，大庄主用心，也不过想一尽人事，如是宇文兄此番未能查出内情，大庄主亦不再费心血，准备弃置此谷，不再存发觉禁宫之想，却不料宇文兄此番来到后，竟然是大有收获，大庄主到此之后，自会审度情势，再遣高手来守卫此谷。”

宇文寒涛道：“原来如此。”

周兆龙似是突然想到了件重大之事，回顾了潘龙一眼，道：“此地有几条入谷入路？”

潘龙道：“就在下所知，只有一条。”

周兆龙道：“如若堵死了那一条路，就无人能再冲入谷中来了？”

潘龙道：“是的，两面削壁千寻，光滑异常，当世第一流的轻功高手，也是不敢涉险而下。”

周兆龙点点头，道：“好！你传令下去，要那些没有死的卫士全部集中在谷口之处，拒挡强敌入谷。”

潘龙应了一声，转身向外行去。

但闻周兆龙接道：“就工人之中，选一些武功较高之人，去谷口相助他们。”

潘龙停下脚步，直待周兆龙说完之后，才欠身一礼，道：“属下领命。”回身而去。

周兆龙目注潘龙出了石门，才回顾宇文寒涛一眼，道：“宇文兄，如若事情顺利，几时可以进入‘禁宫’？”

宇文寒涛道：“这很难说，也许要三个月，也许碰巧了只要片刻时光。”

萧翎坐在石屋的一角，心中暗暗忖思，想道：此刻我和冰儿突然出手施袭，那是不难一举把两人击毙，或是点中他们穴道，予以生擒，迫那宇文寒涛助我打开“禁宫”，但怕的是那沈木风及时率领高手赶到……

心念及此，暗暗后悔，此番如若孙不邪和无为道长等偕行来此，以几人的武功，守卫入谷要隘，足可抵抗沈木风等，凭仗禁宫之钥，或可很快的打开禁宫之门，但此刻却是不便冒险了。

一时间，心中念头回转，既觉良机不再，却又感不能冒险，又无法启齿和那百里冰商量，只好一个人闷在心中。

只听周兆龙叹息一声，道：“如是大庄主能够早日请宇文兄来，也许此刻，早已揭穿‘禁宫’之秘了！”

宇文寒涛微微一笑，道：“就在下观察山状形势所得，这道山谷，确已经过人工改变，不过，那是鬼斧神工的巧妙手段，不谙地质之人，也很难看得出来。”

周兆龙道：“唉！大庄主正早该想到宇文兄才是。”

宇文寒涛道：“也许大庄主，把此事看的太过容易，也许他根本未曾重视，此番在下到来，不过是顺便瞧瞧。”

周兆龙道：“强敌随时可能重返谷中，大庄主未到之前，宇文兄也无法实地试验，何不借此时光坐息一会……”

宇文寒涛接道：“二庄主请便，在下还要仔细研究一下谷中地质。”

说完，打开描金箱子，取出些石块、青草、黄土、细沙、花岗岩，排列面前，一面用手敲打，一面用笔记载，全神贯注，极是用心。

百里冰忍了又忍，仍是忍不住说道：“大哥，难道咱们就这样低三下四的侍候他们？”

萧翎道：“小不忍则乱大谋，那‘禁宫’关系着正邪消长，咱们必得设法进入禁宫，此刻谷中虽无强敌，但咱们只有两人，势难兼顾，待今夜去召来中州二贾，咱们就立时动手。”

百里冰正待答话，突见宇文寒涛抬起头来，举手一招道：“你过来。”

百里冰心中一震，暗道：他能听得我和大哥谈话不成。

心中念转，人却站了起来，暗中运功戒备，直对宇文寒涛行去。

宇文寒涛举起手中一块花岗岩，说道：“到那小潭附近，再去取一块花岗岩来。”

说完重又低下头去，挥笔在纸上写着。

第十六回 筹谋脱秘谷

百里冰接过花岗岩，借势瞧去，只见那宇文寒涛手中一张白纸上，写满了数字，一眼间竟是无法看明白。

只好转身向外行去，心中暗暗骂道：哼！现在由你威风，呼来唤去，明天就有得你好看的。

萧翎目睹百里冰拿了花岗岩出室而去，暗暗呼一口气。

大约过了一顿饭的时光，百里冰和潘龙双双回入石室。

宇文寒涛抬头望了两人一眼，道：“取来了。”

百里冰粗着嗓子道：“取来了。”双手递了过去。

宇文寒涛看也未看的伸手接过，放在身前，百里冰不待吩咐，就退到萧翎身旁坐下。

萧翎知她心中，满是激愤，生恐她忍耐不住，爆发出来，低声说道：“冰儿，委屈你了。”

百里冰启唇一笑，一腔怒气，顿然消去。

只听潘龙说道：“属下适才得报，有十余人，似奔此谷而来，不知是何许人物？”

周兆龙本正在闭目而坐，闻声一跃而起，道：“可是大庄主吗？”

潘龙道：“这个属下不知。”

周兆龙道：“快去探过，如若来人是敌人，全力把他们阻挡在谷口要隘处，不准他们进入谷中。”

潘龙应了一声，正待转身而去，忽见宇文寒涛掷笔于地，纵声大笑起来。这突然的变化，全室中人，都吓了一跳，潘龙也愕然停下脚步。

周兆龙轻轻咳了一声，道：“宇文兄。”

宇文寒涛大笑不止，似乎未听到周兆龙呼叫之言。

周兆龙横跨一步，一掌拍在宇文寒涛的肩头之上，道，“宇文兄，哪里不对了？”

宇文寒涛停下大笑之声，道：“多谢二庄主。”

周兆龙呆了一呆，道：“谢我什么？”蕴藏劲力的右掌掌心，仍然按在那宇文寒涛的背心“命门”穴上。

只要一吐内劲，立时可以震断宇文寒涛的心脉。

宇文寒涛淡淡一笑，道：“兄弟心中太过高兴，真气逆行，岔了穴道，如非周二庄主这一掌，只怕兄弟很难停下大笑之声了。”

说话之间，趁着周兆龙心神微分之际，突然一侧身子，避开了命门要穴。

周兆龙哈哈一笑，道：“宇文兄想到了什么高兴之事，竟能会高兴得气岔了穴道？”

萧翎心中暗道：这两人口中称兄递弟，心中却是各怀鬼胎。

宇文寒涛脸色一寒，神情严肃地说道：“兄弟就这几块岩石之中，瞧出了几点可疑之处。”

周兆龙道：“可是和禁宫有关吗？”

宇文寒涛道：“不错，大有关系。”

周兆龙道：“不知可否先说给兄弟听了？”

萧翎心中一动，暗道：我身怀“禁宫”之钥，只要知晓那开启“禁宫”之法，自然是可以先他们而入禁宫了。但闻宇文寒涛答非所问地说道：“沈

大庄主最近可以赶来此地吗？”

周兆龙道：“据大庄主告诉兄弟，他将尽快赶来此地。”

宇文寒涛道：“这很好，等大庄主来了之后，在下面谈不迟。”

周兆龙微一皱眉，道：“兄弟就不可以先听听吗？”

宇文寒涛冷然一笑，道：“二庄主适才如若发出掌中内力，震断了兄弟的心脉，此刻兄弟恐怕是早已气绝而死了。”

周兆龙咳了两声，道：“宇文兄误会了，兄弟……”

宇文寒涛淡淡一笑，接道：“二庄主，不用多费唇舌了，兄弟一向是说了就算……”

一阵急促的敲门之声，打断了两人未完之言。

潘龙打开石门，一个黑衣大汉奔了进来，欠身对周兆龙道：

“启禀二庄主，大庄主驾到。”

周兆龙道：“现在何处？”

那黑衣大汉道：“已近谷口。”

周兆龙急道：“带我迎驾。”举步向外行去。行到石室门外，停了下来，回头望了宇文寒涛一眼，道：“宇文兄不去吗？”

原来宇文寒涛仍然坐在原地不动。

宇文寒涛抬起头来，冷漠一笑，答道：“兄弟想休息一下，二庄主见着大庄主，请代兄弟致意一声。”

周兆龙微微一笑，道：“宇文兄尽管休息，兄弟去了。”

带着潘龙，行出石室。

萧翎只看的大为奇怪，暗道：这宇文寒涛似是有恃无恐，对那沈木风竟也敢不予理会。

心中念转，口中却低声说道：“冰儿，那沈木风阴沉、机警，又非周兆龙和宇文寒涛可比，咱们多多小心一些才行。”

百里冰虽然连连点头，心中却是大不服气，暗道：日后非得和他打上一架不可。

这时，石室中只余下萧翎、百里冰和宇文寒涛。

只见宇文寒涛打开描金箱子，取出了几张写满了字的白纸，藏入怀中。

萧翎瞧的十分清楚，暗道：原来，他们彼此之间，也在暗用心机。

宇文寒涛藏好了几张图案之后，突然回过脸来，两道炯炯眼神，盯注在萧翎和百里冰的身上。

萧翎的心中暗打主意道：给他个不理不睬，以不变应他万变。

当下紧闭双目而坐，装作不见。

宇文寒涛缓缓站起身子，直对两人行了过去，脸上杀机闪动，显然想对两人下手。

萧翎暗作戒备，表面上仍是不动声色。

百里冰艺高胆大，亦是视如无睹。

宇文寒涛直行两人身旁，看两人仍然坐在原地，动也未动一下，突然又改变了心意，说道：“两位在这谷中的生活如何？”

萧翎道：“生活很好。”

宇文寒涛轻轻咳了一声道：“这么说来，两位都不想离开此地了？”

萧翎心道：必得装出一些傻气，才能使他心中平静一些。

当下说道：“小人等早已不作出谷之想了。”

宇文寒涛仰天打个哈哈，道：“也许在下有能，早日使两位离开此谷！”

萧翎道：“但得如此，全谷中人，大都将为先生馨香祷告。”

宇文寒涛道：“好！不论如何，在下为你们一尽绵力就是。”

说完，又缓缓退了回去。

萧翎暗暗忖道：这人原想杀我和冰儿以灭口，不知何故改变了心意？

只见宇文寒涛，提起那描金箱子，行到石室中一角，倚壁坐了下去。石室中突然静了下来，静的呼吸可闻。

大约过了有半炷香的时光，石室外响起了一阵步履之声。

萧翎目光微转，悄然望去，只见沈木风那高大微驼的身子，当先而入。

他身后紧随着周兆龙和大弟子单宏章。

尚有很多随行之人，都已留在室外。

沈木风两道冷森的目光，投注在宇文寒涛的身上，低声说道：“宇文兄，可是身体不适吗？”

宇文寒涛缓缓睁开双目，道：“此番在下受命，幸未辱命。”

沈木风点点头，道：“不世大功，宇文兄将一举成名，传扬于江湖之上。”

宇文寒涛轻轻咳了一声，道：“兄弟已近花甲，名心淡泊，早已不作扬名之想了。”

沈木风略一沉吟，道：“宇文兄既不喜名，不知喜爱何物，只要宇文兄说得出口，兄弟一定答应。”

宇文寒涛道：“区区这几日来，查看谷中形势，研判谷中地质，找出了几处极为可疑的地方，料断此谷，八成就是大庄主心中的禁宫所在……”

语声微微一顿，道：“兄弟想先取得安全保障。”

沈木风先是一呆，继而淡淡一笑，道：“宇文兄说笑了，数年以来，兄弟对宇文兄敬重有加，日后借重正多，宇文兄怎会生此奇想？”

宇文寒涛道：“大庄主言重了，俗语道防患未然，未雨绸缪，大庄主虽然是一片诚心，但兄弟不能不作准备。”

沈木风脸色一整，肃然问道：“宇文兄此言从何说起？”

宇文寒涛望了周兆龙一眼，缓缓道：“飞鸟尽良弓藏，千古以来，其理不易，兄弟如若幸而开启‘禁宫’，对沈大庄主而言，那也是一桩很大的功勋了。”

沈木风道：“沈某人自知感激，绝不会有负宇文兄。”

宇文寒涛道：“禁宫启开之后，兄弟在大庄主的眼中，是一位才能过人的不凡之人，其凶险也将随着兄弟在大庄主心目中分量日增……”

沈木风接道：“宇文兄既是有此一虑，此刻，兄弟纵然千言万语，也是无法解说的清楚，宇文兄有什么条件，尽管提出来，但得兄弟力所能及，无不全力以赴……”

语声微微一顿，又道：“不过，兄弟有几句话，要告诉宇文兄。”

宇文寒涛道：“大庄主的吩咐，兄弟洗耳恭听。”

沈木风道：“沈某人如若心有别念，不论宇文兄提出什么条件，在下都可以答应，但我事后变脸，拒绝认帐，宇文兄又将如何呢？”

宇文寒涛哈哈一笑，道：“如若在下思念不及，那也不会对沈大庄主提出此事了。”

沈木风严肃的神色，突然轻松了下来，哈哈一笑，道：“原来宇文兄早已有打算了，但不知有何高见，沈某人洗耳恭听。”

宇文寒涛淡淡一笑，道：“兄弟如若幸而能开启禁宫，大庄主必须答应在下，由那禁宫之中，选取两件东西。”

沈木风道：“什么东西？”

宇文寒涛道：“此刻，在下还不知晓，不过，只取两件，余下的尽为沈大庄主所有。”

沈木风沉吟了一阵，接道：“好！这个在下答应。”

宇文寒涛道：“大庄主此刻已应允，但到时难免变卦，而且兄弟言已出口，无法收回，大庄主纵然原本未存杀死在下之心，此刻也将生出此心了。”

沈木风微微一笑，道：“彼此相交，全凭信义二字，宇文兄如是不相信沈某，沈某就大感为难了，如照宇文兄所言，沈某实也想不出宇文兄有何防止之法。”

宇文寒涛道：“有！但不知大庄主是否答应？”

沈木风道：“你说吧！”

宇文寒涛接着道：“兄弟收藏有一颗奇果，只要沈大庄主肯吞下它……”

沈木风脸色一变，道：“要我沈某服毒？”

宇文寒涛摇摇头，道：“那不是毒药，天下用毒之人，无人能赶过毒手药王，大庄主和毒手药王相交莫逆，在下如在沈大庄主面前用毒，岂不是班门弄斧了吗？”

沈木风淡淡一笑，道：“不是毒药，那是何物？”

宇文寒涛道：“天山幽谷中生长的无心果。”

沈木风轻轻咳了一声，道：“不知那无心果服下之后，有何妙用？”

宇文寒涛道：“服下之后，慢慢的就会忘记过去。”

沈木风冷笑一声，道：“那是比致命的毒药更加恶毒了！”

宇文寒涛道：“但它不足致命。”

沈木风脸上神色冷肃，但片刻之后，重又恢复了淡然的笑容，道：“可有解救之法？”

宇文寒涛道：“天生一物，必有相克之道，自然有解救之法了，兄弟收藏另一种奇果，服下之后，二十四个时辰之内，就可恢复了神智。”

沈木风缓缓说道：“在下服用那无心果后，变的浑浑噩噩，那就任凭宇文兄处理那‘禁宫’中的事物了。”

宇文寒涛道：“那也不是，那无心果药性甚微，服用之后，要七日之后，才会逐渐的发作，那时，在下已然离开禁宫了。”

萧翎听得两人对答之言，心中大感奇怪，暗道：如说人工调制的药物，可以使一个人失去了记忆之能，忘记了过去未来，那还有得可说，天生之物，竟有此用，当真是不可思议了！

沈木风仰起脸来，打了一个哈哈，道：“世间真有这等天生的奇毒，实是叫人难信……”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那无心果现在何处？”宇文寒涛道：“在下随身收藏。”

沈木风道：“不知可否先取来给在下见识一番？”

宇文寒涛道：“大庄主先请想好，答应了，在下自然取出，不答应，那也不用瞧了。”

沈木风道：“我如不答应你，只怕你难再生离此谷了。”

宇文寒涛道：“不过，在下相信大庄主定会答应。”

沈木风道：“为什么我走会答应？”

宇文寒涛道：“因为，大庄主非要进入禁宫不可。”沈木风道：“沈某想不透的是，宇文兄怎会动此奇想？”

宇文寒涛目光一掠周兆龙，道：“那就要怪周二庄主太过沉不住气，使在下瞧出了破绽，才知沈大庄主早已存下了要杀死在下之心……”

周兆龙吃了一惊，接道：“宇文兄不可血口喷人，周某哪里对你不住了？又有何破绽可言？”

宇文寒涛冷冷说道：“适才区区想到了一个开启‘禁宫’之法，一时喜悦过度，纵声而笑，周兄想必误认兄弟有了异心，举掌按在我心脉之上，如非在下沉着应付，此刻，也许早已死在周兄的手下了。”

周兆龙急道：“宇文兄误会了，兄弟见宇文兄笑得失常，想到宇文兄可能是真气岔道，故而出手相助，却不料反召来宇文兄的一场误会。”

宇文寒涛冷冷说道：“在下笑声停下之后呢？周兄掌心仍按在区区的背心之上……”

目光一掠沈木风，接道：“如若大庄主没有交代，在下料那周二庄主，也没有这个胆子。”

沈木风两道森寒的目光，一扫周兆龙，很快又转到了宇文寒涛的脸上，虽未问一句话，但萧翎已瞧出周兆龙全身在微微颤抖，显然心中正有着无比的惊惧。

但见宇文寒涛接道：“区区如不能开启禁宫，大庄主胸中一股怒气，无法发泄，势必要迁怒到在下的身上，说不定也会要在下之命；如若开启了禁宫，在下已无利用价值，大庄主亦不会放过在下。是以算来算去，都是一个死字，如其坐待开启禁宫之后，再被大庄主所杀，自不如此刻，和你大庄主讲讲斤两了。”

沈木风淡然一笑，道：“宇文兄，别忘了一件事，此刻，我沈某人可以生擒活捉于你，用世间最残酷的手段惩罚你！”

宇文寒涛道：“此刻在下口中含有一种奇毒药丸，只要咬碎吞入腹中，立刻之间，即将毒发身死，但大庄主却失去进入‘禁宫’的机会，至低限度，大庄主要延迟进入‘禁宫’数年。”

沈木风突然哈哈大笑道：“宇文兄当真是多疑的很，沈某也不用多费口舌解释了，宇文兄请拿出来无心果吧！”

宇文寒涛打开描金箱子，取出一个铜盒，打开盒盖，里面果然放了一个形如桃核，色呈桔黄之物。

沈木风伸出食、中二指，夹起说道：“就是此物吗？”

宇文寒涛道：“正是此物，其香可口，其中无核，只因在下身上放的太久，已然干枯……”

沈木风淡淡一笑，道：“宇文兄食用过吗？”

宇文寒涛道：“没有。”

沈木风道：“宇文兄未曾食用过，怎知它香味可口呢？”

宇文寒涛道：“昔年兄弟取得此果之时，其香味之浓，可闻数十丈，故而在下知晓其必为清香可口。”

沈木风微微一笑，道：“好吧！我沈某人一生中，从未屈膝在人的威迫之下，此番倒叫宇文兄趁了心愿……”

宇文寒涛接道：“小不忍，则乱大谋，大庄主为了实现称霸武林的心愿，

受些许委屈，又算得了什么？”

沈木风哈哈一笑，道：“说的好。”举手把毒果投入口中。

周兆龙吃了一惊，道：“大庄主！”

沈木风怒声喝道：“都是你坏了事！”

突然一抬步，伸手抓住周兆龙的腕脉。

周兆龙道：“大庄主……”

沈木风右手一扬，点向周兆龙的前胸，将近前胸时突然翻手向后点出。

一缕疾劲的指风、暗劲，直击向宇文寒涛的“命府”要穴。

两人相距，不过数尺，宇文寒涛虽然老奸巨猾，也未料到那沈木风点向周兆龙的一指，突然反腕点出，想闪避已自不及，一缕强劲的指风，正中“命府”穴。

沈木风动作奇快，右手指风点中了宇文寒涛，左手放开周兆龙，回手一抄，已然抓住了宇文寒涛的左腕，右手一扬，又点向宇文寒涛的迎人要穴，冷笑一声，说道：“宇文兄敬酒不吃吃罚酒，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了……”

目光一掠周兆龙道：“二弟，找出他口中含的毒药！”

周兆龙伸手捏开了宇文寒涛的牙关，果然在宇文寒涛口中，找出一粒黑色的丹丸。

沈木风望了那药丸一眼，道：“此人狡猾、阴沉，不可稍有大意之心，你再仔细找找，看看他口中是否还有毒丸。”

周兆龙应了一声，仔细寻找，果然又从舌下，找出一粒黑色的丹丸。

此刻，宇文寒涛两处要穴被点，既不能言，又不能动，只有任凭那周兆龙摆布了。

萧翎目睹沈木风和宇文寒涛这场自相残杀的斗智，心中暗暗叹息道：江湖上机诈险恶，看来是果然不错！

但见沈木风右手挥动，拍活了宇文寒涛身上的两处要穴，微微一笑，道：“宇文兄，此刻还有何办法，能使我沈某屈服？”

宇文寒涛长长吁一口气，道：“大庄主可把在下碎尸万段，但却无法迫使我替你启开禁宫。”

沈木风冷冷说道：“事已如此，宇文兄还要嘴强吗？”

宇文寒涛道：“在下横竖是死定了，已不再存求生之念。”

沈木风淡然一笑，道：“你和我相距数尺，在下自信你没有自绝的机会。”

宇文寒涛哈哈一笑，道：“杀一刀是死，千刀也是一死，其死有何不同。”

沈木风摇摇头道：“宇文兄想的太如意了，如若你真当真的不肯和兄弟合作，沈某人自有迫你屈服的手段……”

语声微微一顿，又道：“不过，沈某人不愿如此。”

宇文寒涛为势所迫，只有认命受死，眼见情势有了转机，又动求生之念，当下说道：“区区如若启开禁宫，大庄主要如何对待在下？”

沈木风道：“宇文兄博学多智，沈某人日后还要借重，我杀你，何如用你，就算你不愿和我沈木风携手合作，想你不致和我作对，只要你退出江湖，不助萧翎和我为敌，回你的璇玑书庐去，读书自娱，安享余年就是。”

宇文寒涛沉吟了一阵，道：“话是说的不错，但在下仍然难信。”

沈木风道：“如何才肯相信？”

宇文寒涛道：“除非你立下誓言。”

沈木风凝目思索了片刻，道：“你如果真能为我沈木风启开禁宫，使我

尽得禁宫存物，我如再杀害你，那就不得好死。”

宇文寒涛道：“好！在下相信沈大庄主一次就是。”

沈木风淡淡一笑，道：“沈某对宇文兄，确无半点恶意，只因宇文兄太过多疑，所以才引起这场误会……”

沉吟了一阵道：“宇文兄准备几时开启禁宫？”

宇文寒涛道：“多则七日，少则四天。”

沈木风一提真气，张口吐出无心果，道：“就依宇文兄所定期限，仍不能开启禁宫那将又该如何了？”

宇文寒涛道：“除非‘禁宫’不在此。”

沈木风缓缓说道：“就在下所知‘禁宫’确在此处。”

宇文寒涛道：“那时我任凭你沈大庄主处置就是。”

沈木风突然伸出右手在宇文寒涛眉头上拍下一掌，微微一笑，道：“宇文兄但请放心，就算宇文兄无法打开禁宫，只要你尽了心力，兄弟仍然对宇文兄感激不尽。”

缓缓把左手中的无心果交还给宇文寒涛，道：“此果乃世间极为罕见的奇物，宇文兄要好好收存才是。”

宇文寒涛伸手接过，存放入描金箱中，缓缓闭上双目，盘膝坐下。

沈木风目光转到周兆龙的脸上，冷冷说道：“二庄主！”

周兆龙登时脸色一变，欠身说道：“大庄主有吩咐？”

沈木风道：“因你处事不当，引起了宇文兄一番误会，你自己讲，该当如何？”

周兆龙道：“小弟知错，任凭大庄主处置。”

沈木风沉吟下一阵，道：“记罚一次，下次再有错误，二罚并一执行。”

周兆龙欠身说道：“多谢大庄主的格外施恩。”

沈木风目光一抬，转到了萧翎和百里冰的身上，道：“他两人在此作甚？”

周兆龙道：“这两人都是宇文兄就工人群中，选出的两个听遣之人！”

沈木风道：“要他换去工人衣服，仍然留此听命……”语音微微一顿，接道：“此室为何人所住？”

潘龙欠身应道：“属下所住。”

沈木风道：“让给宇文先生。”

潘龙欠身应道：“属下遵命。”

沈木风目光又转向宇文寒涛的脸上，道：“宇文兄，兄弟适才听得消息，除了那假冒萧翎的蓝玉棠率领着几个武功高强之人在此谷附近之外，还有几批人手，分头赶来此地，在下要先勘查一下形势，以便早作部署。”

宇文寒涛睁开眼睛，缓缓说道：“大庄主请便。”

沈木风道：“宇文兄多多保重。”大步出室而去。

周兆龙等随后退出石室。

室中突然间沉寂下来，静的听得彼此呼吸之声。

但闻潘龙说道：“宇文先生，需要在下效劳吗？”

宇文寒涛道：“不用了……”

目光一转萧翎和百里冰接道：“去替两人取衣服来，让他们换上新装，洗去脸上的尘土。”

潘龙道：“好！在下带他们出去换过。”

宇文寒涛摇摇头道：“不要他们出去了，有劳潘兄去把衣服取来就是。”

潘龙应了一声，大步行了出去。

宇文寒涛目注那潘龙背景消失之后，才举手对萧翎等一招，道：“你们过来。”

萧翎略一沉吟，起身行了过去。

宇文寒涛目光投注在两人身上，缓缓说道：“你们在此做工很久了吗？”

萧翎道：“很久了。”

宇文寒涛道：“跟随在下听差和做工生活比较，可有不同之处？”

萧翎心中暗道：他此刻孤立无援，想拉我为他助臂，以他身份，竟肯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做工之人论交，处境可也算得悲哀了。

心中念转，口中却应道：“追随先生和身为苦工的比较，那是天壤之别了。”

宇文寒涛微微一笑，道：“此刻，这座山谷之中，两位可算宇文寒涛仅有的知己……”

语声微微一顿，道：“其实你们如想离开此地，唯一的办法，也就是听我之命，和我合作。”

萧翎欠身说道：“全仗先生提携。”

宇文寒涛点点头，道：“好！你们换过衣服之后，就留我身侧，只要忠实对我，我必可助你们离开此谷。”

萧翎道：“多谢先生。”

抱拳一礼，退回屋角。

百里冰一言未发，一直紧随在萧翎的身后。

宇文寒涛抬头望天，轻轻叹息一声，重又闭上双目。

萧翎一直暗中留心着宇文寒涛的一举一动，看他脸上神色，充满着懊恼和痛苦，心中突然一动，暗忖道：沈木风恶毒的手段，显然已经使他心生寒意，我如此刻表明身份，或可得他合作，只有他答允合作、掩护，才能遣冰儿登上山峰，去招来中州二贾相助。

心念一转，突又站起身子直对宇文寒涛行了过去。

宇文寒涛警觉之心甚高，忽闻得脚步之声，突然睁开了双目，神光暴射，盯注在萧翎的脸上，喝问道：“有事吗？”

萧翎本想说明身份和他合作，但见他双目满是阴沉之气，不禁又心头一凉，暗道：此人天生阴森，只怕不是易于合作之人，心意陡然转变，轻轻咳了一声，道：“在下想到一件事，想禀告先生。”

宇文寒涛道：“什么事？”

神色却大见缓和。

萧翎道：“关于那禁宫的事。”

宇文寒涛接道：“低声些，怎么样？”

萧翎心中暗道：他这般急迫追问，只好给他胡扯一通了。

心中念转，口中却说道：“在下曾经瞧到一位工人在悬崖之下的水潭之畔，捡得一枚金环。”

宇文寒涛道：“那金环现在何处？”

萧翎道：“那人是否交给了监工，在下就不得而知了。”

宇文寒涛道：“你识得那人吗？”

萧翎点点头，道：“识得。”

宇文寒涛道：“那很好，快去找他取来，给我瞧瞧，也许那金环对开启

禁宫的事会大有帮助。”

萧翎心中一动，暗忖道：何不借此机会派遣冰儿去通知中州二贾一声，要他们混入这山谷中来。当下说道：“在下和他虽然相识，但并不熟悉，不过，那位百里兄和他相处得甚久，在下去就不如派他去了。”

宇文寒涛道：“那很好，能偷就好，偷不到，再向他明取就是。”

萧翎道：“我去转告百里兄，要他暂回工人群中才行……”

语声微顿，又道：“等一会，那监工或周二庄主问将起来，如何是好？”

宇文寒涛道：“不要紧，我有应付之法，要他快去快回就是。”

萧翎应了一声，回到屋角，暗施传音之术，道：“冰儿，你设法从原路到山峰上去，告诉中州二贾，要他们从那密道进入此谷，躲入那草丛之中。”

语声微顿，故出声音道：“百里兄，取得金环之后要尽快回来，最好是窃取到手。”

百里冰点点头，举步向外行去。

这时，潘龙亦正好取得衣服回来，眼见百里冰出室而去，不禁愕然一呆。

宇文寒涛轻轻咳了一声，抢先说道：“我要他取些东西回来，暂时不用换衣服了。”

潘龙放下衣服，道：“在下奉大庄主之命，留在先生身旁听差，先生有事，尽管吩咐……”

宇文寒涛冷笑一声，道：“是听差呢？还是要监视我？”

潘龙欠身应道：“这个在下怎敢。”

宇文寒涛冷冷说道：“你奉命行事，身不由己，纵然是监视于我，也怪不到你的头上。”

潘龙道：“大庄主的吩咐确实是要在下来此侍候先生。”

宇文寒涛道：“既是如此，你就代我回复那大庄主，在下要推算开启‘禁宫’之法，有了两个佣人，已经够了，用不到劳动你潘大监工。”

但见潘龙呆了一呆，欠身应道：“在下告退。”缓缓向外行去。

时光匆匆，昼去夜来，沈木风也未再派人来惊扰那宇文寒涛，只是适时的送上来两餐美味可口的酒饭和一盏绿绫糊成的纱灯。

那宇文寒涛对萧翎似是早已经十分信任，竟然召他来和自己对坐而食。

萧翎心中惦记那百里冰的安危，食难下咽，吃了一碗饭就放下碗筷。

宇文寒涛心中亦是愁绪百结，轻轻叹息一声，道：“你武功如何？”

萧翎道：“在下的武功吗？只能算是普普通通，略胜常人一筹而已。”

宇文寒涛道：“以后，我可以指点你的武功。”

萧翎道：“多谢宇文先生了。”

宇文寒涛抬头看了屋顶一眼，道：“你那百里兄弟去了多久了？”

萧翎心中亦在惦念着百里冰，当下说道：“去了八九个时辰了，也该回来了。”

宇文寒涛道：“那金环很重要，希望他能够取到。”

萧翎暗道：纵然他回来了，也没有金环给你。

他心中明白，沈木风的才智、武功，都非小可，警觉之心，也非常人能及，百里冰只要被发觉了身份，定然是凶多吉少了。

一念动心，忽然站起。

宇文寒涛吓了一跳，道：“你要干什么？”

萧翎道：“在下想去接应一下百里兄弟。”

宇文寒涛道：“好，早些回来。”

萧翎点点头，转身行出石洞。

打开石门，抬头望去，只见星星满天，弯月西斜，且已躲入了西山之后，估计天色，大约已三更后时分。

萧翎望着那一钩弯月，心中暗道：如若冰儿和中州二贾未被生擒，大约仍然躲在洞内，这弯月入山后，才是他们最佳的行动时机，我该在此等候片刻才是。

心念转动，瞥见两条人影，疾如离弦流矢一般，挟风奔来。萧翎欲待迈入洞中，已自不及。

两条人影冲到萧翎身前五步，才停下脚步，四道眼神，一齐投注萧翎身上打量。

萧翎凝目望去，只见左面一人，修躯黑髯，背插长剑，右面一人，白脸无须，背上也插着长剑，两人一般穿着，全都是浅灰色的劲装，正是剑门双英——追风剑裴百里和无影剑谭侗。

裴百里打量了萧翎一阵，冷冷问道：“阁下什么人？”

萧翎缓缓应道：“小可姓岳……”

谭侗道：“你是这谷中的工人？”

原来，萧翎的身上仍然穿着工人衣着。

萧翎应道：“不错，小可原是潘大监工手下，现在已被调出工队，侍候宇文先生。”

裴百里沉吟了一阵，道：“宇文先生好吗？”

萧翎道：“宇文先生很好，现还在运功坐息。”

裴百里回顾了谭侗一眼，道：“兄弟，咱们去看看宇文先生如何？”

谭侗道：“好啊！小心一些，总是没错。”

裴百里举手一挥，道：“你带我们去见宇文先生。”

萧翎心中暗道：剑门双英对那沈木风早已不满，此刻看来，似是对他仍甚忠心。

他心中明白此刻若暴露出身份，孤掌难鸣，绝无法抗拒沈木风和他带来的高手，只好忍气吞声的转身向洞中行去。

剑门双英十分小心，和萧翎始终保持三步以上的距离。

行到石室外，萧翎停下脚步，说道：“宇文先生，有人看你来了。”

以宇文寒涛的武功而言，这些人的脚步之声，他早已听到，但他故作不闻，听得萧翎之言，才抬头问道：“什么人？”

裴百里当先而入，道：“剑门双英，拜见宇文先生。”

宇文寒涛目光一转，望了裴百里和谭侗一眼，道：“原来是裴兄、谭兄……”

语声微微一顿，道：“两位有何见教？”

裴百里一抱拳，道：“惊扰宇文先生了。”

宇文寒涛冷冷说道：“在下奉了沈大庄主之命，筹思开启禁宫之法，如若两位没有什么要事，那就请便了。”

他一见面就下逐客令，实是大出了剑门双英的意料之外，不禁一呆。

无影剑谭侗轻轻咳了一声，道：“无事不敢惊扰，咱们想请教宇文先生一件事。”

宇文寒涛道：“什么事？”

谭侗目光转到萧翎的脸上，道：“这位工人，可是在宇文先生手下听差吗？”

宇文寒涛道：“不错，此乃周二庄主，替在下选的一个仆从，两位有何高见？”

裴百里道：“咱们看他行动鬼祟，又穿着工人衣服，故而来问宇文先生一声。”

宇文寒涛道：“现在，你们问过了。”

裴百里道：“打扰先生，还望多多包涵。”

一拉谭侗衣袖，双双退出石室。

宇文寒涛待两人退出了良久，才低声对萧翎说道：“他们走了吗？”

萧翎道：“走了。”

宇文寒涛道：“你在何处被他们抓住？”

萧翎道：“小可在石洞口处，他们巡视经过，问起了宇文先生，要小可带他们来。”

宇文寒涛低声说道：“看到你那位百里兄弟了吗？”

萧翎摇摇头，道：“没有看到。”

宇文寒涛一皱眉头，道：“这久时间，不见归来，那是凶多吉少了。”

只见人影一闪，百里冰突然出现在石室之中。

宇文寒涛怔了一怔，道：“好快速的身法。”

萧翎吃了一惊，暗道：要糟，这一下引起了宇文寒涛的怀疑，定然要露出马脚了。

百里冰亦警觉，故意喘了两口气，道：“那收藏金环的工人不在了。”

宇文寒涛道：“哪里去了？”

百里冰摇摇头道：“不知道。”

宇文寒涛两道冷电一般的眼神，投在百里冰的脸上，缓缓问道：“你的轻功不错。”

百里冰道：“室外戒备森严，巡视之人，穿梭不绝，小可藏在一块大岩之后，随在两人身后，来到石室，藏在室外，幸得他们只顾和先生谈话，未曾留心到我……”

宇文寒涛道：“你刚才从何处跃入室中？”

百里冰道：“小可就在石门之外。”

宇文寒涛望望室外幽暗甬道，道：“这有八尺距离。”

百里冰道：“小可因出了全身气力，飞跃入室。”

宇文寒涛沉吟了一阵，道：“你有很好的轻功基础，如若下番工夫，定有大成。”

百里冰道：“尚望先生多多指点，小可随师学艺之时，家师亦曾称赞过小可，最适练习轻功。”

宇文寒涛道：“身材瘦小，那是习练上乘轻功绝佳身型。”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你们去换过衣服！”

百里冰欠身一礼，和萧翎退到石室一角。

宇文寒涛举手熄去火烛，闭目而坐。

第十七回 百花庄主受挫

萧翎侧耳静听，直等宇文寒涛呼吸之声，愈来愈小，才施展传音之术，道：“冰儿，找到了中州二贾吗？”

百里冰应道：“找到了，他们已经进入山谷，我照大哥吩咐，要他们藏入草丛之中，听候召唤，但他们却要扮成工人，混入那工人群中。”

萧翎一皱眉道：“以后呢？”

百里冰道：“以后，我说大哥之命非要你们藏在草丛之中不可，他们才无可奈何的躲入那草丛中去。”

萧翎道：“那很好，你可和他们约定了会面的信号？”

百里冰道：“约定了……”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小妹失慎，飞跃太快，恐已引起那宇文寒涛的怀疑，如是因此坏了大事，小妹死也难以安心了。”

萧翎略一沉吟，道：“不要紧，他心中虽已动疑，但看他神色，确似别有所图，也许他是想利用我们，不会对那沈木风提起此事，只要他不肯对沈木风说，那就不用担心了。”

百里冰缓缓把娇躯靠近萧翎道：“大哥不生气，我就安心了。”

萧翎想到君子不欺暗室，很想推开她的身子，但闻她鼻息均匀，似是已睡熟过去，想到她一日半夜来的辛劳，实不忍惊扰于她，只好任她睡在怀中。

时光匆匆，夜去昼来，宇文寒涛一连在这石室中静坐了三日三夜。

沈木风在这三日之中，除了派人按时送来酒饭之外，自己亦未来过一次。

萧翎和百里冰，尽了最大的耐性，忍受了三日三夜。

第四日中午时分，萧翎默观那宇文寒涛，仍不见有何动静。

再也忍受不住，心中暗暗忖道：今日如是仍不见他行动，只好下手点了他的穴道，和冰儿离开此地了……

忖思之间，突闻一阵零乱的步履之声，传了过来。

抬头看去，只见沈木风带着周兆龙、单宏章、金花夫人和白发如银、青色衣裤、手执凤头杖的唐老太太进来。

金花夫人在此出现，也还罢了，以暗器驰名江湖的四川唐家门的唐老太太，陡然在此谷现身，而且跟随在沈木风的身后，实使人大感意外！

但见沈木风满脸笑容，直行到宇文寒涛的身前，低声说道：“宇文兄。”

宇文寒涛缓缓启开双目，道：“沈大庄主，有何见教？”

沈木风神态和蔼地笑道：“今日已经是第四日了，不知宇文兄是否已想出一点眉目？”

宇文寒涛点点头，道：“想出来了。”

这答复不但大出了那沈木风的意料之外，而且也出了萧翎的意料之外！

沈木风呆下一呆，道：“兄弟是说宇文兄是否已想出了开启禁宫之法？”

宇文寒涛说道：“如是‘禁宫’确在此谷——兄弟必可找到那个‘禁宫’的门户所在，但是能否开启，必得先看了门户之后，才能决定。”

沈木风道：“宇文兄果然是智慧过人的大才之士，咱们在场之人，无一人能够及得了……”

目光一掠萧翎和百里冰，道：“这两个工人，笨手笨脚，如何能够照顾好宇文兄的生活起居，兄弟已为宇文兄选得两个美婢，听候使唤……”

回首一顾石门，道：“你们进来，拜见宇文先生。”

但闻莲步细碎，两个身着水绿衫裙的女婢，款款行了过来，欠身对沈木风一礼，道：“婢子见过大庄主。”

沈木风道：“去见过宇文先生。”

两个绿衣女婢，都在十八九岁左右，柳眉凤目，生的十分娇俏，双双转过娇躯，手提绿罗裙，盈盈拜倒，道：“见过宇文先生。”

一向喜爱美色的宇文寒涛，此刻却是面色冷肃，抬头望了两个女婢一眼，冷冷说道：“两位姑娘请起……”

目光转注到沈木风的脸上，道：“兄弟无此艳福，大庄主留着自己用吧！兄弟有那两个工人听候差遣，心愿已足了。”

沈木风料不到嗜色如命的宇文寒涛，竟然会断然拒绝，不禁一呆，但随即微微一笑，道：“想是两个丫头，生的丑怪，难讨宇文兄的欢心？”

宇文寒涛答非所问地说道：“现在，什么时候了？”

沈木风道：“快近午时。”

宇文寒涛道：“事不宜迟，一个时辰之后，兄弟就动手找那禁宫门户。”

沈木风心中大喜，脸上却不见喜色，淡淡一笑，道：“不用急，明天动手，也是一样。”

宇文寒涛道：“早日动手找出禁宫，兄弟也好早些安心。”

语声微微一顿，又道：“劳请大庄主选派二十名健壮大汉听用。”

沈木风点点头，道：“好！宇文兄还有什么需要，但请吩咐兄弟。”

宇文寒涛摆摆手，道：“不用了，兄弟还要计算一件事情，大庄主如若没有其他的事，也该请去休息了。”

沈木风道：“既是如此，兄弟就不打扰了。”缓步行到萧翎和百里冰身前，冷冷地说道：“你们两个能得宇文先生垂青，实是难得的很，好好的侍候宇文先生，日后有得你们好处。”

萧翎、百里冰齐齐欠身领命，神态十分恭敬。

沈木风又回顾了宇文寒涛一眼，带着周兆龙等退出石室。

宇文寒涛缓缓站起身子，向外望了一眼，举手对萧翎一招，道：“你过来。”

萧翎心中暗道：这人老谋深算，不知又动什么心机了，急步行了过去，道：“先生有何吩咐？”

宇文寒涛道：“那石门可以拴起来吗？”

萧翎道：“里面有一道铁链，可以扣起来。”

宇文寒涛道：“进此石室的，是否只有这一条通路？”

萧翎道：“不错，只有这一条通路。”

宇文寒涛道：“那很好，你去把铁链拴起。”

萧翎回顾了百里冰一眼，大步上前，拴上铁链，重回壁角，只见宇文寒涛坐在石室正中，神色肃然地说道：“你们都过来。”

百里冰缓步行了过来，和萧翎并肩而立。

宇文寒涛两道冷峻的目光，缓缓地向两人脸上扫过，道：“此刻，这室中没有外人，在下绝无伤害你们之心，但两位必须据实说出身份。”

萧翎心中暗道：此人心机难测，如若知晓我的真实身份，实难推想到他会作何处理，情势迫人，只好编几句谎言对付他了。

他心里想的不错，但因不善谎言，一时之间竟然不知该如何回答。

百里冰显然也不知如何应付，一直望着萧翎。

但闻宇文寒涛缓缓说道：“我已再三的留心查看，两位绝然不是此谷中的工人，如若在下料断的不错，两位混入此谷，时间已经很久了，那潘龙潘大监工如不是你的同党，就是被你们用什么手段制服，所以，才助你们掩护身份。”

萧翎正感无法回答，但听宇文寒涛一番话后，心中忽然一动，说道：“先生明查秋毫，在下等确实奉令混入此谷之中。”

宇文寒涛道：“奉何人之命？”

萧翎心中暗道，必得讲一个他既不很怕，又不敢招惹的人物才行。

心念一转，随口应道：“有一位蓝玉棠，不知先生是否知晓？”

宇文寒涛道：“可是一度假冒萧翎之人吗？”

萧翎道：“不错，正是那位蓝公子。”

宇文寒涛低首沉吟了一阵，道：“他派遣你们两人到此，用心何在？”

萧翎近来江湖经验大增，心知如若事事都答复，反将招致他的怀疑，当下说道：“这个嘛，在下等实难奉告了，不过，我等对先生绝无恶意。”

宇文寒涛脸色一变，冷冷说道：“两位心中想必知晓，此刻只要在下说一句话，两位立时要埋骨此地。”

萧翎心中暗道：他如真需如此，只有用对潘龙的办法对付他了，先要把他制服才成。

回目望去，只见百里冰也瞪着一对眼睛，望着自己，目光中一片茫然，显是在向萧翎请示。

宇文寒涛虽然已见过那百里冰的身法，但他自恃艺高，怎会把两个名不见经传的人放在眼中，望也未望两人便接道：“如若两位想留下性命，并非全无办法。”

萧翎缓缓说道：“什么办法？”

宇文寒涛道：“从现在开始，全心全意的为我工作。”

萧翎一时间想不出适当的措词回答，沉吟不语。

只见宇文寒涛打开描金箱子，取出两粒黄豆大小的青色药丸，说道：“如若两位肯归顺老夫，那就把这两粒药丸，分食吞下，老夫自当保护你们的安全。”

萧翎心中大怒，暗道：这人和那沈木风用心一般的恶毒，想要凭借药物，控制人的神智，以为他所，必得给他些苦头才是。强自按下怒火，缓缓说道：“刚才先生想迫那沈大庄主，服用药物，未曾得逞，但心中此念，却是仍然未息。”

宇文寒涛道：“江湖上人心奸诈，防不胜防，老夫要筹思开启‘禁宫’的事，不愿再多分心对付两位，只好让你们服下药丸了。”

萧翎伸手取过一粒药丸，道：“服用此药之后，人有些什么感觉？”

宇文寒涛道：“神志不清，忘记过去。”

萧翎道：“可有解药吗？”

宇文寒涛道：“自然有了。”

萧翎左腕一翻，疾快绝伦的扣住了宇文寒涛右腕，右手一抬，手中捏着的一粒青色药丸，已投入了宇文寒涛的口中。

扣腕投药，几乎是一齐动作，快速无比，宇文寒涛警觉闭口时，已自不及。

百里冰乘势拍出一掌，击在宇文寒涛的咽喉上，迫得他不由自主的张口

一吸，把萧翎投入口中的药物，生生给吞了下去。

萧翎放开了宇文寒涛的右腕，冷冷说道：“宇文先生自取解药服用吧！”

宇文寒涛双臂一分分别向两人抓去，冷然喝道：“乘老夫不备出手……”

萧翎身子微侧，右手一翻，奇妙异常的又扣住宇文寒涛的手腕，接道：

“这一次宇文先生大概有备了。”

百里冰纤指轻弹，一缕指风，疾涌而出，正击在宇文寒涛的左腕之上。

宇文寒涛疼的闷哼一声，急急收紧双臂。

但他右腕为萧翎紧紧握牢，无法收回，这才知道身侧两个身着工人衣服的人，都是武林中第一流的高手。

宇文寒涛为人阴沉，心念一转，忍疼不言暗里一提真气，才缓缓说道：

“两位的武功不弱，老夫失敬了。”

萧翎道：“宇文先生最好先取解药服用，免得毒发了没有救。”

宇文寒涛道：“不要紧，老夫自制的药丸，药性缓慢，自己知晓，一定要过足了两个时辰，才会发作。”

萧翎缓缓说道：“阁下敬酒不吃要吃罚酒，此刻在下要和先生谈谈合作的事了。”

宇文寒涛道：“好，两位尽管说吧！”

萧翎道：“咱们要宇文先生答应两件事。”

宇文寒涛道：“哪两件事，两位得先行说明。”

萧翎道：“第一件，要宇文先生答应掩护咱们身份，不许泄露。”

宇文寒涛道：“第二件呢？”

萧翎道：“一直把我们带在身旁，直入禁宫……”

宇文寒涛道：“两位不过是工人身份，岂能进入禁宫……”

萧翎接道：“所以，咱们要宇文先生帮忙。”

宇文寒涛道：“就算在下答应了，那沈木风也不会答应。”

萧翎道：“未进入禁宫之前，沈木风对先生言听计从，只要先生坚持，沈木风自会屈从。”

宇文寒涛道：“你们太低估那沈木风了，在下如若坚持，两位即将有性命之忧，他纵然想不到两位是混入谷中的强敌，亦将怀疑到两位为我所用，必将杀之而后快。”

萧翎只觉他说的十分有理，一时间想不出适当的回答之言。

宇文寒涛淡淡一笑，道：“据老夫所知，当今武林之中，只有一人可和那沈木风为敌抗拒，使他心有所惧。”

萧翎道：“什么人有此能耐？”

宇文寒涛道：“萧翎，除了萧翎之外，武林再无第二个人，使他畏惧了。”

百里冰心中暗道：哼！他就是萧翎啊！

萧翎道：“可惜此刻那萧翎不在此谷，咱们谈也无用……”

语声突转冷厉接道：“在下等提出的条件，宇文先生还未答应。”

宇文寒涛道：“我已据实相告，那第一条，在下可以答应，第二条只能见机而作，权不在我，叫老夫如何答允。”

萧翎心中暗道：目下也只有如此了，但此人狡猾无比，难以测度，不能以对待潘龙的办法，对待他了。

心念一转，缓缓说道：“就以先生之意，不过，先生要提出一些担保，也好使我等放心。”

宇文寒涛道：“两位未免得寸进尺了，此时此情之下，要老夫如何担保？”

萧翎道：“宇文先生如有诚意，立时可提出一个很好的担保来。”

宇文寒涛道：“老夫想它不出，倒要请教了。”

萧翎道：“一个人能死几次？”

宇文寒涛道：“一次。”

萧翎道：“那就用先生的生死来担保吧！宇文先生如是改变了心意，出卖了我们，先生既无法活得下去，也无法进入禁宫，那才是最公平的担保了。”

宇文寒涛一皱眉头，道：“阁下究竟是何许人物？”

萧翎道：“江湖上无名小卒。”

宇文寒涛仔细的打量了萧翎两眼，道：“你戴着人皮面具。”

萧翎淡淡一笑，道：“不错。”

宇文寒涛道：“可否取下人皮面具，让老夫见识一下你的庐山真面目？”

萧翎道：“暂时不必，但宇文先生如履行答允的条件，总有见识在下真面目的一天。”

只听一阵急促的打门声，传了过来，打断了两人之言。

宇文寒涛微微一笑，道：“有人来了，也许是那沈木风大驾亲临。”

萧翎心中暗道：这人果然是老奸巨猾，对付此等人物，需要用非常手段才成。心中一转，右手劲力暗加，左手一挥，疾向宇文寒涛前胸点去。

宇文寒涛是何等人物，早已有了戒备，身子一侧，避开前胸，左手一甩，想挣开萧翎紧扣的腕穴。但萧翎指力强劲，扣在宇文寒涛腕穴上的五指，加力一收，有如一道坚牢的铁箍，宇文寒涛一挣未脱，右脚随即飞起，踢向萧翎的丹田要穴。

萧翎左手一沉，并指如戟，反向宇文寒涛的脚上点去。

百里冰冷哼一声，右手疾出，连点了宇文寒涛数处穴道。

宇文寒涛虽然已知道这两人武功高强，但万万未曾料到，手脚如此快速，三处穴道被点，全无了抗拒之力。

萧翎动作奇快，左手一招，又点了宇文寒涛哑穴，低声说道：“委屈先生了。”盘起他的双腿，依壁放好，返身出室而去。

片刻之后，重回石室，拍活了宇文寒涛哑穴，道：“沈大庄主已准备好二十名健壮大汉，请问先生几时动身？”

宇文寒涛道：“什么人传达此令？”

萧翎道：“沈木风的大弟子单宏章。”

宇文寒涛轻轻叹息一声，道：“如是沈木风亲身来此，必可瞧出情形有异……”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阁下似是对百花山庄的人事十分熟悉。”

萧翎冷笑一声，道：“时间不多了，先生意下如何？也该早作决定对才是。”

宇文寒涛道：“如是不受威胁呢？”

萧翎道：“为势所迫，咱们只好先杀了宇文先生。”

宇文寒涛道：“我答应了又将如何？”

萧翎道：“在下点先生一处奇穴，十二时辰内不经解救、自动伤发而死。”

宇文寒涛道：“好吧！就依你们之见。”

萧翎点了宇文寒涛一处奇穴，拍活他身后三处穴道，冷冷说道：“咱们都下了生死的赌注，以宇文先生之命，换我们两个无名小卒的生死，那是未

免有些委屈了。”

宇文寒涛不答萧翎的问话，打开描金箱子，取出一颗药丸，吞了下去，缓缓说道：“老夫奇穴被点之后，武功是否还在？”

萧翎道：“影响虽有，但并不很大。”

宇文寒涛道：“十二个时辰之后呢？老夫是何情形？”

萧翎道：“在下解了你被点之穴，再点你一处奇穴，又可再活上十二个时辰。”

宇文寒涛道：“如此轮换不息，老夫的性命，就永远控制在你们手中。”

萧翎道：“只要先生能够履行承诺，分手之时，在下自将使先生复元。”

宇文寒涛略一沉吟，道：“好！咱们走吧！”

大步向室外行去。

宇文寒涛当先而行，开了石门，抬头看去，只见沈木风早已率领着周兆龙和唐老太太等，在洞外相候。

沈木风面带微笑，说道：“二十名健壮大汉已然集齐，恭候宇文兄大展才华了。”

宇文寒涛回顾了紧随身后的萧翎一眼，应道：“兄弟为势所迫，只好尽力一试了。”

他一语双关，沈木风哪里知晓内情，只听得尴尬一笑，道：“宇文兄如真能带我进入禁宫，兄弟必有厚报。”

宇文寒涛不再多言，大步向前行去。

片刻工夫，又到了那激泉喷射的小潭旁边。

只见潘龙带着二十个健壮大汉，分执着铁锤、钢凿、巨斧、铁镐，列队候命。

宇文寒涛四顾了一下山态形势，缓步行到紧倚水潭旁侧的一处悬崖之下，打开描金箱子，取出一块白色的鹅卵石，随手在山壁之上，画了一个五尺见方的圈子，道：“用钢凿铁锤，照我图形，深挖三尺。”

二十名健壮的工人，在潘龙领导之下，立刻动手工作，刹那间铁锤击岩之声，震耳不绝。

沈木风似是对那宇文寒涛寄有很大的希望，背负双手站在场中观望。

萧翎借那铁锤击岩之声掩护，低声对百里冰道：“冰儿，那站在沈木风身后的老妇人，就是以善用毒药暗器，名震武林的四川唐门当代掌门人唐老太太，如是咱们万一身份暴露，动上手时，要特别小心她的暗器。”

百里冰虽然聪慧绝伦，但她童心未泯，自小又在父母余荫之下，娇生惯养，为所欲为，身处险境，却是毫无忧虑，看萧翎对自己关心之情，心花大开，不禁启齿一笑，露出整齐洁白的牙齿。

萧翎吃了一惊，赶忙转脸旁顾，不敢再瞧她一眼。

暗中提气戒备，幸好这一笑，还未曾被人发觉。

宇文寒涛全神贯注在那岩壁之上，突然间大声喝道：“住手！”

二十名健壮大汉，一齐停手不动。

看那岩壁，只不过凿挖有半尺左右。

沈木风轻轻咳了一声，道：“宇文兄有了发现吗？”

宇文寒涛道：“大庄主可曾听出声音不对吗？”

沈木风心中大喜，但外形却仍然保持平静之容，道：“哪里不对了，兄弟实未听出。”

宇文寒涛伸手从一名大汉手中，取过一柄铁锤，行近石壁，重重击了一锤，道：“大庄主可曾听出吗？”

他说的声音很大，似是有意让萧翎听到。

沈木风点点头，道：“果然有些不同，似是岩壁中空。”

宇文寒涛道：“不能想的太如意，也许连着地下水脉……”

抬头望向那激射的喷水泉，道：“这一道水脉，强大无比，如若咱们击破石壁，只怕无一人能够逃得洪水没顶之厄。”

沈木风淡淡一笑，道：“那真得小心一些才是。”

宇文寒涛举起手中铁锤，先在石壁上重重敲了一锤，又附在石壁上听了一阵，连续了数次之后，放下铁锤，道：“好！诸位可以继续动手了。”

沈木风道：“宇文兄读书万卷，被武林目为大儒，今日兄弟算是佩服了……”

宇文寒涛接道：“大庄主过奖了，只怕在下的计算、判断，未必就对。”

沈木风道：“如若宇文兄亦无法开启禁宫，当今之世，只怕是再也无人能够开启了。”

宇文寒涛淡淡一笑，不再接言。

萧翎站在一侧，心中暗自忖道：看这宇文寒涛的神态，似是胸中已有了开启禁宫之法，果真如此，这禁宫之钥岂不是毫无价值了。

心中念动，看的更是详细。

只见那山壁愈来愈是坚硬，铁锤重击其上，火花迸飞，只不过零零散散，落下数块。

击打之间，突听宇文寒涛急急叫道：“住手，快些住手！”

十几名健壮大汉应声停手。

沈木风低声说道：“宇文兄，哪里不对了？”

宇文寒涛摇摇头道：“巧手神工包一天，果是位非常的人物。”

沈木风沉吟了一阵，道：“在下不解，宇文兄可否说的清楚一些。”

宇文寒涛道：“如若是区区在山谷内修筑禁宫，那入宫之门，必开此处。”

沈木风道：“现在呢？”

宇文寒涛道：“那包一天，却未在此地开门。”

沈木风轻轻咳了一声，道：“如那禁宫在此，咱们可否破壁而入？”

宇文寒涛道：“除非咱们都不想活了。”

沈木风道：“这样严重吗？”

宇文寒涛道：“不错，再打下去，立时有惨祸临头。”

沈木风低声说道：“可是破坏了山腹水脉？”

宇文寒涛摇摇头道：“那倒不是。”

沈木风道：“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惨祸？”

宇文寒涛道：“在下查看那铁锤击岩的波动形势，如果不及时收手，几个执钢锤击打山壁的人，立时将有杀身之祸。”

沈木风道：“只是如此吗？”

宇文寒涛道：“在下的看法如此，大庄主可是不信吗？”

沈木风低声说道：“宇文兄学有所专，兄弟岂有不信之理，如若几个执锤击壁人的死亡，能够证实宇文兄判断不错，何不让他们试试？”

言下之意，无疑是说，要以那些执锤击打山壁之人的死亡，来证实宇文寒涛的研判是否正确。

宇文寒涛是何等精明之人，岂会听不出沈木风弦外之音，当下说道：“大庄主想求证兄弟判言，那就不妨一试，最好由大庄主亲自下令。”

沈木风微微一笑，回顾了周兆龙一眼，道：“要他们继续动手。”

周兆龙应了一声，说道：“你们继续打石壁。”

十几个工人应声挥动铁锤，重又击打石壁。

萧翎恐沈木风瞧出了自己的身份，不敢太过逼近，沈本风和宇文寒涛谈话声音又低，后面几句话竟是未听清楚。

但见沈木风双目神凝，望着那击打的工人，心知必有变故，立时留心观察。

只听那铁锤击岩之声，突然停了下来，十几个工人，无声无息的倒了下去！

这一着大出意外，不但沈木风大为震骇，连宇文寒涛也有些茫然无措。

距离稍远，和不留心的人，更是根本就不知道，这里已经发生重大惨事，十几个工人，未发出一声惨叫，未闻得一声呻吟，但却都不声不响的倒了下去。

沈木风心中虽然感到震骇，但神情间仍然保持了平静，淡淡一笑，道：“宇文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宇文寒涛心中暗想：怎么回事，连我也不清楚，但如诚实而言，必然会为他轻视，当下说道：“在下已经说过了，大庄主不听在下奉劝之言……”

沈木风淡淡一笑，接道：“兄弟并无责备宇文兄的意思，只是想请教，他们怎会无声无息的倒了下去？”

宇文寒涛为势所迫，只好缓步向前行去，一面说道：“在那‘禁宫’四周，必然有着很恶毒的布置。”

沈木风道：“也许是一种毒烟……”

宇文寒涛距那倒卧的尸体，愈来愈近，但行动却是愈来愈慢。

他很想听得沈木风呼叫之声，也好借阶下台，哪知沈木风却似未曾见到他行入险地一般。

情势所迫，宇文寒涛终于行近了一个工人身侧，伸出微微颤抖的手，翻过了那伏在地上的尸体。

凝目望去，只见四五枚细如牛毛的小针，刺在那大汉脸上，中针处脸色一片紫红，那小针已经过剧毒淬炼。

宇文寒涛站起身子，举手一招，道：“大庄主，请过来瞧瞧吧！”

沈木风四顾了一眼，缓步行了过去，道：“宇文兄可是发现了什么新奇的事？”

目光到处，瞥见那尸体脸上毒针，不禁一呆，道：“原来是一种强力弹簧发射的淬毒细针。”

宇文寒涛道：“山壁之内，岩石之中，哪里来的毒针？”

沈木风淡淡一笑，道：“这证明了一件事，那禁宫确在此地。”

宇文寒涛道：“这说明了那禁宫四周，险恶重重，布下了很多恶毒机关。”

一抹狞笑，悄然闪掠过沈木风的脸上，但不过一闪而逝，说道：“宇文兄，是否已看出了那毒针如何射出？”

宇文寒涛道：“大庄主呢？可是瞧了出来？”

沈木风道：“兄弟如瞧得出来，也不会问宇文兄了。”

宇文寒涛道：“在下不用瞧，已知他安装这暗器的方法，这方法不但恶

毒，而且也很容易把人引入歧途，使人误以为找到重要之地，强如你沈大庄主者，也是难免如此。”

沈木风先是一怔，继而淡淡一笑，道：“这个，在下得向宇文兄请教了。”

宇文寒涛道：“先用钢钻，在这石壁上钻上了很多孔洞、再在玉筒中装上强力的弹簧，弹簧中放上淬毒细针……”

沈木风接道：“然后把玉筒放入孔洞之中，看来神妙，说穿了，倒也不足为奇。”

宇文寒涛道：“白玉极脆，一击即破，玉破针出，中人即亡。”

沈木风看那石壁，道：“巧手神工包一天，在这石壁间暗装毒针，其用心定然是保护那禁宫之门了。”

宇文寒涛道：“如存此想，那就中了他的诱敌之计。”

沈木风道：“为什么？”

宇文寒涛道：“如若那包一天把门户建在此地、绝无法再布置这种暗器。”

沈木风道：“照宇文兄这么说来，这门户不在此地了？”

宇文寒涛道：“不错。”

沈木风一扬双眉，淡淡笑道：“此地经过宇文兄计算甚久，是吗？”

宇文寒涛道：“不错。”

沈木风道：“但宇文兄算来算去，竟然是没有把门户算对。”

宇文寒涛道：“那包一天建筑之学，胸罗之博，比在下高明很多，所以，我才没有算对。”

沈木风脸色一沉，似要发作，但他终于又忍了下去、淡淡一笑，道：“不要紧，宇文兄尽管再仔细想想，兄弟相信，以宇文兄的博学多才，必可找出禁宫门户。”

宇文寒涛道：“在下想起了一件事，不得不先对沈大庄主说明。”

沈木风道：“什么事？”

宇文寒涛道：“纵然找到了禁宫门户，但没有禁宫之钥，只怕也无法开得。”

沈木风道：“怎么？以前宇文兄就没有想到此事吗？”

宇文寒涛道：“未见这毒针暗器之前，在下却是未曾想到，此刻，却不得不作此想了。”

沈木风道：“愿闻其详。”

宇文寒涛道：“如若巧手神工包一天，在禁宫门户之内，装上一种机关，咱们如没有禁宫之钥怎能开那机关门户！”

沈木风接道：“我们可以用人力凿开山石，破门而入。”

宇文寒涛道：“那机关必极精巧，人力撞击之下，机关损坏，也许会封起了整个石门。”

沈木风淡淡一笑，道：“如若在下有禁宫之钥，岂不早已开了禁宫，那也用不到烦请宇文兄，来此帮忙了。”

宇文寒涛道：“我见到壁间暗器，才知包一天不但精于建筑之学，而且为人亦十分恶毒，如是强力破门，可能使整个禁宫永远毁去。”

沈木风沉吟了一阵，道：“此刻宇文兄还未找到门户，等找到门户之后，咱们再从长计议如何？”

宇文寒涛不再多言，行到一块山石上坐了下来，打开描金箱子，取出纸笔，立时又开始计算起来。

沈木风探首看去，只见上面写的尽是数字，竟是无法看懂。

周兆龙缓步行到沈木风身侧，低声说道：“大庄主暂时请回休息，有你在，只怕他们心有所惧，难以专心。”

沈木风沉吟了一阵，低声说道：“此人好色，见了女人，心情当会轻松一些，你去请那金花夫人来此，暗中监视于他。”

一面说话，一面缓步向前行去。

周兆龙回首一顾，已离那宇文寒涛数丈之遥，当下低声应道：“金花夫人满身都是毒物，武功也在那宇文寒涛之上，口齿伶俐，能言善道，由她来监视那宇文寒涛，最是恰当不过了。”

沈木风道：“告诉那金花夫人，最好能用一种毒物咬那宇文寒涛一口，然后再给他解药服用，使他心中有着一种不安的惶恐之感，但不能影响他的神智。”

周兆龙道：“这样一来，岂不是影响到他的工作情绪吗？”

沈木风道：“宇文寒涛为人太过精明，又极贪生畏死，只要给他一线求生之机，他绝然不会选择死亡……”

语声微微一顿，又道：“不过，此事定要做的严密、谨慎，丝丝入扣，无论如何，不能让他觉出是我们授意。”

周兆龙道：“小弟立时嘱咐那金花夫人。”

沈木风点点头，放开大步而去。

且说萧翎坐在一侧，心中暗作盘算，道：岳姊姊和那玉萧郎君之约，转眼即届，我不能在这里等待下去，必须要设法尽快进入“禁宫”之中，我身上现有“禁宫之钥”，问题是先要找到那“禁宫门户”才成。

心念一动，有如山洪暴发，莫可遏止，再也无法忍耐，直对那宇文寒涛行了过去。

百里冰急急说道：“大哥要到哪里去？”

萧翎道：“咱们必须早些进入禁宫，我这就去告诉那宇文寒涛，你在此地等我，免得引起他们的怀疑。”

一向任性的百里冰，此刻却柔顺得像一只小羊，微微一笑，又坐了下去。

萧翎大步行到宇文寒涛身侧，低声说道：“宇文先生。”

宇文寒涛抬头望了萧翎一眼，道：“什么事？”

萧翎道：“你是否已经找到了禁宫门户？”

宇文寒涛缓缓说道：“你很急吗？”

萧翎道：“咱们在此，处境甚险，早入禁宫也好早离此地。”

宇文寒涛道：“咱们进入禁宫之后，难道还想生离此地吗？”

萧翎心中暗道：好啊！原来他是有意拖延时间。

当下说道：“为什么不能生离此地？”

宇文寒涛冷笑一声，道：“进入禁宫之后，咱们就失去了利用价值，沈木风的为人，老夫知之甚深，那是绝然不会放过咱们。”

萧翎道：“他不是答应了不杀你吗？”

宇文寒涛道：“如若他把我囚在一处石洞密室，终生难得再见天日，那份痛苦，是尤过死亡了。”

萧翎低声说道：“这么说来，先生是有意拖延了。”

宇文寒涛道：“那也不是，我纵然能找出那禁宫门户，只怕也无能打开。”

萧翎道：“我助你开启宫门。”

宇文寒涛怔了一怔，道：“老夫最不喜大言不惭的人……”

萧翎接道：“只要先生能找到门户，在下就拿出禁宫之钥。”

宇文寒涛目光转动，四顾了一眼，只见八个劲装大汉，远在数丈之外，沈木风、周兆龙、唐老太太等，已是踪影不见，那躺在崖壁下的十几具尸体，也早已被移走不见。

萧翎接道：“先生不用看了，他们早已离去。”

宇文寒涛轻轻咳了一声，道：“你一直留心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萧翎道：“宇文先生，咱们时间不多，还是谈正经事要紧。”

宇文寒涛道：“你绝不是那蓝玉棠的属下，如若老夫想的不错、你就是那蓝玉棠本人。”

萧翎道：“不管我是谁，快点答复在下的话。”

宇文寒涛道：“我不信你真有禁宫之钥。”

萧翎道：“咱们生死同命，难道我还寻你的开心不成。”

宇文寒涛正待答话，那金花夫人已疾风闪电而至，娇声笑道：“宇文先生，算出那‘禁宫’门户没有？”

萧翎转顾了金花夫人一眼，欠身说道：“先生如无吩咐，小的先行告退。”

宇文寒涛一挥手，道：“你去吧！”

目光转到金花夫人脸上，接道：“区区尚未算出。”

萧翎恐那金花夫人听出自己的声音，故意粗着嗓子。

哪知精明的金花夫人，仍然动了怀疑，目光一掠萧翎，沉声喝道：“站住！”

萧翎缓缓转过身子欠身说道：“夫人有何吩咐？”

金花夫人柳眉耸动道：“你认识我？”

萧翎道：“小可适才见过夫人一次。”

金花夫人目光一掠宇文寒涛，道：“这人是宇文兄的队属？”

宇文寒涛道：“区区没有夫人那份威风，身边有仆婢护从，一向是独来独往。这人乃是周二庄主给兄弟的侍从……”

仰天打个哈哈道：“也许他别有用意，和夫人一般是来监视在下。”

他应对得宜，尽消金花夫人心中的疑虑，只见她一挥手，道：“好！你去吧！”

萧翎一面转身而行，心中却暗暗盘算道：这金花夫人对我很好，如我能对她说明身份，不知她是否会相助于我？此刻，人手甚少，如能得她相助，那是最好不过了。

心中念头转动，人已行到那百里冰身旁，缓缓坐了下去。

百里冰低声说道：“那女人是谁？”

萧翎道：“金花夫人，全身都是毒物，本是苗疆中的一方霸主，进入中原以后，原想和中原武林高手，一争长短，但却被沈木风收入百花山庄……”

轻轻叹息一声，接道：“那沈木风实有不可思议之能，只可惜生性过于凶残阴毒，竟图谋独霸武林，如若他能遵循正路，开山创派，立下门户，必将是一代开山宗主。”

百里冰道：“哼！我瞧那金花夫人很不顺眼！”

萧翎心中暗道：好啊！我给她说了半天，她竟然未听一句，口中却问道：“为什么？”

百里冰道：“她那股娇媚之气，就不像一个正经女人，非得给她一点苦

吃不可。”

萧翎吃了一惊，暗道：这金花夫人武功不弱冰儿，如若暗中下手惩她，定然会被她瞧出来，那时，必将闹出不可收拾之局。

心念轮转，急急说道：“冰儿，此时此刻，千万不可意气用事，咱们忍辱负重，旨在进入禁宫，不能争小气乱了大谋。”

百里冰溜了萧翎一眼，嫣然一笑，道：“大哥替她说情，暂时饶她就是。”

萧翎心中暗道：真要动起手来，你却未必是她之敌。生恐说出口来，激怒那百里冰，坏了大事，遂不敢轻率出口。

抬头看去，只见那宇文寒涛专心在纸笔之上，不再理会那金花夫人。

大概那金花夫人独自坐的无味，起身直向萧翎等行了过来。

百里冰一皱眉头，转目望着那清澈潭水。

金花夫人缓缓直趋到萧翎身前说道：“你在百花山庄中很久吗？”

萧翎道：“小可一直在此谷中做工。”

金花夫人两道清澈的眼神，盯注在萧翎的脸上瞧了一阵，道：“你戴着人皮面具。”

萧翎暗道：好利的眼光，这女人的确不可轻视。口中却回应道：“小可天生一副病容，有劳夫人下问。”

金花夫人突然放低了声音，道：“适才，你和那宇文寒涛谈些什么？”

萧翎道：“谈他寻找禁宫门户的事……”

金花夫人接道：“他怎么说？”

萧翎答道：“他说只能尽其心力，却是没有把握。”

金花夫人道：“周二庄主指派你们两位为他侍从，暗中好监视于他，是吗？”

萧翎只觉措词为难，无法回答，只好淡然一笑，默然不语。

金花夫人微微一笑，道：“你很好，守口如瓶。”突然一伸右手，疾如电光石火一般一直向萧翎的脸上抓去。

萧翎吃了一惊，身子一侧，避开一击，道：“夫人这是何意？”

金花夫人笑道：“能避开我这突然出手的一击，足可当中原武林道上第一流的高手。”左手一起，又向萧翎脸上抓去。

萧翎一吸气，退开两步，道：“夫人既知在下是百花山庄中人，何以还要这般相戏？”

他常和中州二贾同行，学得了不少临机应变之策。

果然，这两句话大见效用，金花夫人不再出手，淡淡一笑，道：“你是否肯承认戴着人皮面具？”

萧翎道：“夫人既然瞧出，也是不该多问。”

金花夫人道：“你未免太小看宇文寒涛了，我既能瞧得出来，他一样能够看出……”

忽听宇文寒涛啊呀一声，接道：“金花夫人，这是那沈木风叫你如此做的吗？”

萧翎抬头看去，只见宇文寒涛手中抓着一一条半尺长短的蜈蚣。

金花夫人淡淡一笑，缓步走了回去，道：“不要紧张，服我一粒解药就好，这蜈蚣毒性虽重，但你宇文先生的内功精深，想来至少也要半个时辰之后，才能发作。”

宇文寒涛松开右手五指，那蜈蚣寸寸断裂，撒落地上。

原来，他被蜈蚣咬了一口，才生警觉，回手一抓，捏碎了那满身奇毒的蜈蚣。

百里冰道：“这女人好生恶毒……”

萧翎横跨一步，挡在百里冰的身前，道：“冰儿，坐观其变，等待机会。”

宇文寒涛尽量保持着平静的神色，道：“夫人乃大有名望的人，想来不会谎言相欺……”语声较高接道：“可是沈木风授意夫人施放毒物，咬伤在下的吗？”

金花夫人笑道：“不用扯上那沈大庄主，我的蜈蚣咬伤你，只有我能解救。”探手取出解药，托在掌心，缓缓递了过去。

宇文寒涛取过解药，吞了下去，冷冷说道：“夫人不让在下为那毒物咬死，岂不是留下了一个大患吗？”

金花夫人摇头娇笑道：“你宇文寒涛和我为敌，还算不得大患。”

宇文寒涛嘿嘿冷笑数声，不再多言，盘膝闭目而坐。

金花夫人咯咯大笑一阵，道：“宇文兄，最好能暗中运气试试，也许那蜈蚣之毒，尚未除尽。”

宇文寒涛有似老僧入定一般，任那金花夫人冷嘲热讽，始终是一语不发。

第十八回 豪侠探禁宫

双方对峙了半个时辰之久，宇文寒涛一直不言不语，金花夫人似是自觉无趣，突然起身而去。

宇文寒涛待那金花夫人背影消失，睁开双目，举手对萧翎一招。

萧翎缓步行了过来，道：“宇文先生，有何吩咐？”

宇文寒涛道：“不管你是何身份，在下已决定信任阁下，和你合作。”

萧翎道：“彼此生死同命，合则大增生机。”

宇文寒涛道：“我已找出那禁宫之门，但不知阁下是否真有禁宫之钥？”

萧翎道：“此时此情，在下为何还要欺骗先生。”

宇文寒涛道：“好！咱们等到天色入夜之后，开那禁宫之门。”

萧翎道：“先生有把握能够找到吗？”

宇文寒涛道：“八成不会有错……”停了一停，又道：“咱们唯一的生机，就是借那禁宫机关对付沈木风等。”

萧翎道：“先生的毒伤如何？”

宇文寒涛道：“不要紧，禁宫未开之前，沈木风绝不会取我之命。”

萧翎道：“此刻先生的一举一动，恐都已在他们监视之中，在下也不便和先生交谈了。”缓步退回原位。

夕阳西下，西方天际间映起了绚烂的晚霞。

沈木风匆匆行来，直趋宇文寒涛身前，道：“宇文兄，兄弟适才打坐入定，醒来才闻金花夫人毒物伤了阁下，此刻伤势如何？”

宇文寒涛微微一笑，道：“金花夫人身上毒物溜出，咬了在下一口，想来必是无意，在下已服过解药，这一阵坐息、已经大觉好转，不妨事了。”

沈木风道：“天色已快要入夜了，宇文兄也该回到石室中去休息一下，等明晨再来推算那禁宫门户吧。”

宇文寒涛道：“不用休息了，兄弟身上还有一点蜈蚣余毒未除，必得再坐息一阵，也许夜对星辰，由静生悟，会找出禁宫门户。”

沈木风道：“宇文兄这等劳碌，倒叫沈某难安了。”

宇文寒涛道：“兄弟理当效劳……”轻轻咳了一声，接道：“大庄主最好能手谕下属，如是无甚要事，别来惊扰在下。”

沈木风道：“兄弟立刻遵办，宇文兄身体要紧，不可太过劳累。”

宇文寒涛淡淡一笑，道：“大庄主这等关心区区，在下是感激不尽。”

沈木风道：“好说，好说。”

转身大步而去。

宇文寒涛微启双目，望着沈木风的背影消失之后，才真的闭上双目，运气调息。

天色逐渐的黑了下来，四周景物，都蒙上了一层黑雾。

萧翎心知此刻关系很大，必须以最大的忍耐力，等待机会，尽管心中焦急如焚，但却静坐不动。

百里冰在萧翎身侧，虽然露宿荒谷，心中却是充满着甜蜜、欢愉，脸上笑意时现。

直到初更过后，二更将至，宇文寒涛才缓缓站起身子，他经验广博，老谋深算，背起双手、若无其事一般，先在四周溜了一周，不见有监视之人，才绕到萧翎身侧，低声说道：“可以动手了。”

萧翎早已知他行来，故意装的如梦初醒一般，揉揉眼睛，道：“什么时候了？”

宇文寒涛道：“已近二更。”

萧翎抬起头看看天色，说道：“在下想起来了，应该先点先生一处奇穴，万一事情有变，顾不得时，再点先生奇穴，将大损先生身体。”右手扬动，点了宇文寒涛一处奇穴，再挥手拍活了他早先被点的穴道。

宇文寒涛肃立不动、直待萧翎停手之后，才缓缓说道：“阁下别忘，此刻你是和我合作。”

萧翎淡然说道：“进入禁宫之后，在下就解开先生的穴道。”

宇文寒涛道：“沈木风故示大方，未在四周安排下监视咱们之人，那并非无人监视，只要咱们有所行动，他一样立时可得报告。”

萧翎道：“因此，咱们才应该精诚合作，共渡难关，不可勾心斗角。”

宇文寒涛道：“咱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如若你没有禁宫之钥，那是无疑告诉沈木风禁宫门户的位置所在了。”

萧翎道：“先生只要不找错所在，那就不会出错。”

宇文寒涛目光一掠百里冰，道：“这一位姑娘呢？”

萧翎心中暗道：此人果然厉害，早已瞧出了冰儿是女扮男装了。他既说的平淡，我也不必有何惊奇之感，当下平平淡淡一说道：“自然是一起去了。”

百里冰微微一笑，也不接言。

宇文寒涛一面举步而行，一面说道：“如若事情万一生变，被那沈木风擒住咱们，两位是必死无疑了。”

萧翎道：“你呢？沈木风难道会放了你？”

宇文寒涛道：“他不会放我，但也不会立刻杀我，那是比两位的生机大的多了。”

萧翎道：“先生有此想法，那该放心才是。”

谈话之间，已到小河旁侧的崖壁之下。

宇文寒涛道：“如若在下想的不错，那禁宫之门就在那一道喷泉之上。”

萧翎想到那水中映现出来的飞鹰、盘蛇，和日光照射的角度，似是甚有可能，说道：“但愿先生想的不错。”

宇文寒涛道：“应该是不会错了。”

萧翎道：“在下上去瞧瞧，两位在此地等我片刻。”

宇文寒涛道：“慢着。”

萧翎道：“宇文先生还有什么话说？”

宇文寒涛道：“咱们站在此地，纵然被沈木风发现，还有辩答余地，如若你向壁间游去，而被他发现，那就不好解答了。”

萧翎道：“先生一样有答辩余地，除非你不愿答辩……”

宇文寒涛接道：“但阁下上去亦无大用，找不到禁宫门户，岂不是白费了一番心血吗？”

萧翎道：“先生之意呢？”

宇文寒涛道：“把禁宫之钥交给区区，由在下上去瞧瞧。”

萧翎道：“咱们一起上去如何？”

宇文寒涛道：“好！”施展壁虎功，向上游去。

百里冰低声问道：“大哥，我呢？”

萧翎道：“一起游上去吧！”

百里冰点点头，急向壁上游去。这一片石壁不但陡如刀削，而且雨打水淋，生了甚多青苔，除了施展壁虎功外，别无攀登之法。

游行约五丈左右，宇文寒涛已感不支，喘息之声，十分沉重。

萧翎暗运内力，游速突然加快，眨眼间越过了宇文寒涛。

原来，他想找到一块突岩，稳住自己，再助那宇文寒涛一臂之力，是以，双手四下伸动乱摸。

突然间，右手探空，似是崖壁之间，有一处突然向内凹入，当下五指向内一探，身子陡然升起，登入那凹入的壁间。

这时，宇文寒涛的喘息之声，愈来愈重，萧翎来不及仔细瞧看这凹入的山壁形势，双足倒挂在那凹壁的边缘之上，身子倒垂而下，右手抓住了宇文寒涛的衣领，用力一提，生生把宇文寒涛提了上来。

这时，百里冰也已游上凹壁。

宇文寒涛长长吁一口气，瞧了萧翎和百里冰两眼，心中暗道：这两人不知是何身份，武功似都在我之上，竟没有些微喘息之声。

萧翎低首下看，夜色中无法看清谷底景物，约略估计，距平地约在六丈左右。

但闻宇文寒涛低声说道：“果然如此。”

萧翎道：“什么事？”

宇文寒涛道：“在下亦曾想到，如若那禁宫门户，在这崖壁之上，那门户之处，应该有一个落足之处。”

萧翎道：“先生之意是说，那禁宫门户，就在这左近了。”

宇文寒涛道：“理该如此才是……”

伸手在壁间摸了一阵，接道：“这一片凹壁，深度不过一尺，高不过七尺，横宽也不过六尺左右，只可容三五个人在此停身，而且还得有着很好的武功才成，这形势，自非天成，那是人工开凿的了。”

萧翎道：“在这悬崖峭壁之间，开了这么一个凹壁，那人的用心何在？”

宇文寒涛道：“有一处停身所在，以便开启那禁宫之门。”

萧翎道：“先生之意，可是说那禁宫门户，就在左近了。”

宇文寒涛道：“不错……”

伸出右手接道：“拿来吧！”

萧翎道：“拿什么？”

宇文寒涛道：“禁宫之钥！”

萧翎缓缓从怀中摸出禁宫之钥，道：“先生可否告诉在下，那门户之处？”

宇文寒涛道：“暗夜之间，如何能够看到……”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如若在下见到那禁宫之钥，或可启示那启门之法、对寻找门户之事，大有帮助。”

萧翎心中暗道：他如是真肯启开门户，带我等行入禁宫，此钥交他，亦是无妨的，但如是他改了心意，将禁宫之钥交付于他，那可是太过冒险了。心中念转，淡然说道：“钥在我手，先生仔细瞧过就是了。”

宇文寒涛凝目瞧了一阵，道：“此刻此情，阁下还不相信在下吗？”

萧翎道：“防人之心不可无，在下不得不防先生一着……”

话未说完，突闻沈木风那沙哑的声音，传了上来，道：“宇文兄，找到了禁宫门户吗？”

语音清晰，就在几人停身的崖壁之下。

宇文寒涛冷冷的瞧了萧翎一眼，低声说道：“阁下究竟是何身份？”

萧翎道：“先应付沈木风吧，开了禁宫门户，在下立时以真实姓名见告。”

宇文寒涛高声说道：“尚未寻得，却叫沈大庄主关心了。”

沈木风道：“宇文兄要小心了，别要失足摔了下来。”

宇文寒涛道：“此地十分安全，不劳沈大庄主费心。”

沈木风道：“可要兄弟下令燃起火炬吗？”

宇文寒涛道：“不用了，兄弟要勘查那禁宫门户所在，大庄主最好别再惊扰兄弟。”

言罢，双目凝神，果然在崖壁间找了起来。

但见火光一闪，那悬崖之下，突然亮了一支火炬。

那火炬乃是特制之物，点燃之后，火焰高达两尺多，照明之力，十分强烈，方圆数丈内竟然一片通明。

凝目望去，只见那崖壁之下，站着七八个人。

当先一人，正是那沈木风，身侧环随着四川唐门唐老太太、金花夫人、周兆龙、剑门双英，和谷中四大监工之一的潘龙。

在几人身旁六七尺处，站着一个高大的壮汉，举着特制的火炬。

沈木风运足目力，借火炬之光，瞧了一阵，说道：“三位停身凹入壁槽之中，毫无掩护，如若沈某下令施展暗器攻击，宇文兄只怕无能抵拒了。”

宇文寒涛心中吃了一惊，暗道：他说的不错，如若他用强弓施袭，在这身不能转动的凹壁中，确实难以抵拒。尽管他心中害怕，表面之上却不得不保持镇静，缓缓说道：“在下尚未寻得禁宫门户，大庄主稍安勿躁才好！”

这几句话很简单，也正因它简单，才使那阴沉多疑的沈木风，生出了怀疑之心，一时间竟然是难辨真假。

萧翎心中亦是大为担心，如是那唐老太太，发出毒药暗器施袭，此情此景之下，实是无法闪避。是以，凝神下注，留心那沈木风的一举一动。

只听宇文寒涛说：“拿给我。”

声音急促，若有发现。

萧翎右手一抬，把手中禁宫之钥，交给了宇文寒涛。

这当儿，突然响起了一声惨叫，传入耳际。

凝目望去，只见那四大监工之一的潘龙，身子直飞而起，撞击在峭壁上，砰然大震声中，倒摔在地上，显是那沈木风已然怀疑到萧翎和百里冰的身份，问到潘龙，潘龙应对不当，被那沈木风一掌击毙。

沈木风一掌毙了潘龙之后，突然一抖双臂，纵身而起，直升起两丈多高，高大的身躯，一和峭壁相触便贴在了峭壁之上。

就在那沈木风跃起的同时，金花夫人和唐老太太亦同时施展壁虎功，直向峭壁之上游来。

要知萧翎等停身之处，距那实地足足有六丈以上，纵然是身负绝顶轻功之人，也无法一跃而上。

刹时间，局势大变，一场惊险的恶战，即将展开。

萧翎忖度形势，恐怕已难免动手，当下决然说道：“先生尽管去找那禁宫门户，由在下等对付来人……”

语声微微一顿，又道：“冰儿，当心那唐老太太的淬毒暗器，和那金花夫人的身上毒物。”

说话之间，金花夫人和那唐老太太，已然游上三丈多高，距离三人停身

之处，只不过两丈多远的距离，明亮的火炬下，已然可瞧清彼此面目。

百里冰右手从怀中摸出了两枚寒冰银针，扣在掌中，暗中提聚真气，聚在左掌，蓄势待发。

这位自小在父母呵护之下长大的姑娘，似是已知此刻处境，险恶无比，停身在身难转动的凹壁中，面对着当世武林中第一流的高手强敌，是以丝毫不敢大意，全神贯注敌人。

宇文寒涛左手握着金钥，双目仔细查看峭壁，并未为逼近的敌人分心，只因他心中明白，此刻唯一的生机，就是寻得禁宫门户，早入禁宫。

金花夫人、唐老太太，分由左右逼近，但两人虽不知萧翎和百里冰的身份，但想能够登上这片峭壁之人，绝非平庸之辈，是以，亦不敢太过逼近。

只见那唐老太太游近三人一丈四五尺处，停下了身子，左手探入怀中，摸出一把寒光闪烁的匕首，啪的一声，刺入峭壁之中，左手握着刀柄，吊住了身子，才冷冷说道：“宇文先生，那两位假扮工人的人，是何身份？”

宇文寒涛一面查看峭壁，一面说道：“在下可能在片刻之中，找出那禁宫门户，老夫人最好不要分扰在下心神。”

萧翎心中了然此刻形势，能多拖一分时光，就多一分找出禁宫门户的机会，要不是逼得人非出手不可，最好是和他们拖延时间，当下低声说道：“能不出手，最好不要出手。”

百里冰回过脸来，微微一笑，露出一排整齐细小的玉齿，似是对生死之事，漠不关心，毫无惊惶之情。

萧翎心中暗暗赞道：这丫头年纪不大，胆气却是豪壮得很。

转眼看去，只见那金花夫人左手贴在石壁之上，右手却取出了一个玉盒，盒子盖已然半开。

萧翎认出那玉盒之中，正是金花夫人最为心爱，也最为恶毒的毒蛇白线儿，大约她心知自己停身在峭壁之上，动起手来，太过凶险、准备施用白线儿对付敌人。

向下看去，只见沈木风缓缓游了上来，停在脚下丈余之处。

这三个人，因为未明萧翎和百里冰究竟是何人所扮，心中亦有所惧，不敢太过逼近。

这时，悬崖下，又燃起了一支火把，光亮更为强烈，六七个大汉如飞而来，肩上扛着木桩绳索，显然是想结扎木梯。

萧翎打量了一下形势，心中暗道：在未结成木梯之前，他们要施用壁虎功贴在峭壁上，如若动起手来，论处境对我有利，这凹壁虽有尺许深浅，总是双足落在实地上；但那唐老太太的暗器，和金花夫人的一身毒物，在这等险恶境遇，无法纵跃闪避，威势增强何止十倍，此时此境，只有先行设法稳住金花夫人，她如肯不放毒物，倒减去不少威胁。

心念一转，施展传音之术，对金花夫人说道：“姊姊别来无恙，小弟萧翎在此。”

明亮的火光之下，只见金花夫人，脸上闪掠过一抹惊异之色，微微一笑，抬头望了萧翎一眼。

萧翎看她笑容之中，充满着柔和，心知她旧情仍深，大半不会再施下毒手，心中轻松不少，亦可集中精神对付沈木风和唐老太太了。一面低声对宇文寒涛道：“宇文先生，在他们木梯未结好之前，局势对我有利，在下自信可以对付他们攻袭，如等他们结好木梯，双足有了踏实之物，那就很难对付，

因此，先生最好能在他们木梯还未结好之前，找出那禁宫门户。”

宇文寒涛还未来得及答活，耳际间已响起那沈木风的声音，道：“宇文兄，找到了那‘禁宫’门户吗？”

宇文寒涛回目望去，只见沈木风停身之处，距自己不过一丈多远，以他那沉厚的内功论，指风、掌力都可以及得，心中大为震骇，口中不自主地应道：“还未找到。”

沈木风突然一提真气，身子又向上升了数尺。

距三人停身石壁，不足一丈距离。

萧翎脑际灵光一闪，突然警觉到沈木风的用心，似是想借说话之机，逐渐接近，以便设法攀住凹壁，以他武功而论，如若被他掌指搭上这凹壁的边缘，再想逼他下去，那就不是易事了，当下暗中运足掌力，悄然发出一掌。

一股暗劲，掠壁而下。

一代枭雄沈木风，果然非同小可，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看萧翎手掌轻轻一挥，已然心生警惕，急急向旁侧游去。

但他应变虽已够快，仍然被萧翎的掌风掠着衣服扫过，震得衣服波动，如非他早生警觉，势必被萧翎这一掌，击落峭壁不可。

沈木风避开一掌之后，高声说道：“阁下什么人？”

萧翎冷笑一声，默不作答。

沈木风目光一掠唐老太太和金花夫人道：“两位尽管施下毒手！”

唐老太太应声出手，右手一扬，三点寒星，疾向三人停身之处飞来。

萧翎右手一扬，遥发出一记劈空掌力，袭向那唐老太太，也同时横跨一小步，迎着唐老太太打来的三点寒星、一扬左掌，抓了过去。

武林中很多高手，自恃手法巧妙，伸手棱人暗器，虽然不少，但大都限于长箭、钢镖之类的暗器，对细小暗器，很少有人敢接或敢伸手去拨，接四川唐家的淬毒暗器，那更是匪夷所思了。

但闻几声卜卜的轻响，那三枚激射而来的寒星，尽为萧翎的掌势击落。

唐老太太左手抓住匕首柄上，身子十分稳妥，看萧翎竟然用手掌拨打自己的暗器，心中暗自冷笑，高声说道：“老身那三枚追命梭，棱角尖利，尾有须刺，上面剧毒，强烈异常，中毒之处，色呈紫红，一盅热茶之后，那毒性就开始发作，半个时辰内，全身瘫痪，消失了抗拒之力，三个时辰内毒攻内脏而亡，除了我们唐家的独门解药之外，当世再无人能够治疗。”萧翎手上早已戴上了千年蛟皮手套，刀剑难伤，四川唐家毒药，虽然恶毒，但萧翎的心中，却是笃定的很，击落暗器之后，紧傍宇文寒涛而立。

沈木风高声喝道：“你是什么人？”

萧翎心知这等击落暗器之后，可能启动那沈木风的怀疑之心，但形势逼人，是无可奈何的事了。

他的心中明白，此刻如若多说一句，就多一分暴露身份的可能，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理那沈木风的喝问，微闭双目装作运气抗毒的样子。

只听唐老太太说道：“他已为老身暗器上剧毒所伤，片刻之后，即将毒发身亡，此刻咱们不用冒险抢攻了。”

沈木风心中的怀疑，本来很重，听得唐老太太这么一说，再看萧翎那副模样，果然是中毒一般，心中怀疑，登时大减。

金花夫人星目圆睁望着萧翎，心中怀疑不定，不知他是否真的受伤。

百里冰情绪激动，低声说道：“大哥，伤的很重吗？”

萧翎看她焦虑之情，心中大感不忍，只好暗施传音之术，道：“我未受伤，但此刻拖延时间，对我有利，能拖一刻是一刻了。”

沈木风双目神凝，注视着萧翎的一举一动，看他口齿启动，知他在施用传音之术谈话，心中疑念又起。

百里冰知萧翎并未受伤，芳心大慰，平和的望了唐老太太一眼，暗道：哼！早晚要你尝尝我寒冰银针的厉害。

突然间，峭壁中响起了一阵隆隆之声，整个的峭壁，都似在开始晃动。

萧翎回顾了宇文寒涛一眼，道：“先生……”

宇文寒涛忍不住心中狂喜和激动，纵声大笑道：“哈哈，哈哈，我开启了禁宫之门！”

这几句话，字字如巨雷贯耳一般，听得那沈木风全身一颤，几乎提不住真气而落下悬崖。

唐老太太抓住匕首柄的左手一加力，身子陡然直飞而起，直向几人停身之处抢来。

百里冰娇躯一侧，左手疾发一掌。

唐老太太年纪虽已老迈，满头白发，但武功实是不弱，加上她阅历丰富，临敌应变机智，又非年轻人能够及得、眼看百里冰一掌击来，立时一沉真气，身子陡然向下落去。

要知她身子悬空，全无着足借力之地，纵然武功强过对方，也不宜硬接对方掌势。

百里冰发出的掌力甚强，一股掌风，呼的一声从那唐老太太的头顶之上掠过。

这时，沈木风、金花夫人，都以极快的速度，直向三人停身凹壁之处游来。

萧翎担心那宇文寒涛自己进入禁宫之后，再关上禁宫门户，全神贯注在宇文寒涛身上，无暇分心旁顾。

百里冰一掌击退了唐老太太，正待再落掌力，拦击沈木风向上冲游之势，陡觉一股掌力，袭向了前胸。

目光一转，只见那发掌之人，正是唐老太太。

原来，那唐老太太身子向下沉落时，竟然借势一个大转身，双足足尖，勾住凹壁边缘，百里冰分心旁顾，未曾留心，被她挺身而出，先攻一掌。

在这尺许深浅悬崖凹壁之上动手，双方又都是武林中第一流的高手，先机之争，极为重要，唐老太太攻出的一招，势关她能否立足凹壁及生死存亡，自是凌厉恶毒异常。

百里冰正待发掌击向那沈木风，却不料唐老太太跃起攻来，匆忙之间，急急挥手拍出一掌，封挡攻势。

唐老太太是何等老辣人物，眼看百里冰掌势奇厉，守中蕴攻，招术之奇，竟是生平仅见，竟然把自己攻出的一掌封住，双方相处形势不同，唐老太太纵然有着深厚的内功，也不敢硬接百里冰这一掌。当下掌势突然一沉，右手并指如戟，点向百里冰京门要穴，左手却疾向萧翎抓去。

那京门大穴，乃人身要穴之一，如被点中，不死亦要重伤。

情势迫人，百里冰不得不转动娇躯，避开她这一击。

萧翎及时警觉，回手拍出一掌。

唐老太太身子还未站稳，萧翎的掌势，已然逼到。

她来不及思索如何才能躲去萧翎侧袭而来的一掌，本能的伸手硬接一击。

萧翎取位有利，掌势是由内向外击出，唐老太太落足未稳，仓促出手，两掌接实，响起了一声如击败革的轻震。

萧翎掌心内力涌出，直逼过来。

唐老太太虽然尽力想稳住身子，但却无法如愿，只觉双腿一软，直向峭壁下面摔去。

火炬照耀中，萧翎看到了唐老太太那满头萧萧的白发，脑际却浮现出唐三姑娘的形貌，陡然间转变心念，右手一伸，抓住了唐老太太的左臂，向内一带，竟然把直向峭壁之下坠落的唐老太太，生生给拉了起来。

这一下，大出那唐老太太的意料之外，不禁一呆。

萧翎一把带上了唐老太太，左手已紧随着疾落一掌，击向沈木风。

这时，沈木风已然游近凹壁数尺之处，举手就可搭在凹壁边缘之上，萧翎掌力，及时而至。

原来，那沈木风老奸巨猾，先让那金花夫人加速游上，百里冰眼看萧翎一掌，把唐老太太打下了峭壁，这时全神贯注金花夫人身上，疾发了一掌，击向金花夫人，沈木风却借势施出全力，直向三人停身之处游来。

这都是在眨眼之间发生的事情，几乎是同时发动，斗智斗力，波谲云诡。

沈木风疾提真气，左手疾快绝伦的一伸，抓住了凹壁边缘，右手一扬，接下了萧翎劈来的一掌。

只觉对方掌力强猛，几乎被震得松手落下悬崖，才知对手，武功高强如斯，一面暗运金刚指力，左手五指，紧入石壁之中，身子向一侧荡起，卸去了萧翎一部掌力。

这当儿，金花夫人却被百里冰发出的一掌，震的内力松懈，直向峭壁下面落去。

萧翎目光一掠金花夫人，右手同时紧扣了唐老太太的脉穴，横跨一步，抬起一脚，直向沈木风左手之上踏去。

以萧翎的雄厚内力而言，这一脚如若踏中了沈木风的左手，势必把沈木风指骨踏碎不可。

但老谋深算的沈木风，接得了萧翎的掌力之后，已知遇上劲敌，决心冒险抢登凹壁，借这荡起的身子，左手再加力道，身子突然向上飞起。

萧翎左脚踏下，那沈木风左手已然离开了石壁，也就不过是毫发之差，萧翎一脚踏空。

这时，山腹中传出的隆隆之声，已然停止，在几人停身的凹壁间，出现了一道高可及人、宽约三尺的门户。

宇文寒涛一低头，当先进入了石门之中。

萧翎心中大急，说道：“冰儿，快进入石门之中。”

百里冰和那石门之间，隔着了萧翎和唐老太太，在这不足一尺的停身之地，一时间，竟是想不出越渡之策。

其时萧翎话说出口，已当先向那石门之中奔去。

唐老太太被萧翎拖住腕脉，随后就进入了石门之中、萧翎救了唐老太太，又不便再把她推下悬崖，一时之间，想不出处置之法，也无暇多想，只好随手把唐老太太拖入了石门之中。

抬头看去，洞中一片幽暗，那宇文寒涛，早已走的不知去向。

只听百里冰的娇柔之音，传了过来，道：“大哥啊！你在哪里？”

其实两人相距不过丈余，只因洞中黑暗，百里冰瞧不到萧翎停身之地。

萧翎道：“冰儿，在这里，快些过来。”

百里冰放步奔了过来。

萧翎低声说道：“唐老夫人……”

余音还未出口，突闻呼的一声，一条人影，冲了进来。

只看那高大的身躯，快速的身法，已知来人是沈木风。

萧翎举手点了唐老太太两处穴道，正待发掌击向那沈木风，百里冰已抢先出手，娇叱一声，扬手打出了两枚寒冰银针。

沈木风虽尚不知两人真正的身份，但却已知晓，两人武功高强，早已严作戒备，他内功深厚，百里冰一扬右手，已自警觉，右手一挥，寒光闪闪，两枚银针，尽为击落。

萧翎凝目望去，只见那沈木风手中，已多了一把寒光闪烁的短剑，当下疾发两掌。

两股暗劲，直涌过去。

沈木风右手挥动，接下萧翎两掌，冷冷说道，“阁下究竟是何身份？”

萧翎冷笑一声，应道：“在下不攀友，用不着通名报姓。”

但见人影一闪，又是一人冲入石门。

萧翎处在暗中，看的真切，来人正是金花夫人，心中暗道：这石门如不关闭，百花山庄中人，越来越多，那可是大大的麻烦事了。

原来，那金花夫人跌下峭壁，却被周兆龙及时接往未曾受伤，立时重又游上峭壁，此番无人出手阻挡，很快的游近石门。进入禁宫。

沈木风纵声大笑，有如伤禽怒啸。

山洞中回音震耳，长鸣不绝。

萧翎附在百里冰耳边说道：“冰儿，这沈木风武功高强，不可硬接他的拳、掌攻势。”

他心知百里冰自幼在父母娇惯之下长大，以冰宫公主之尊，为所欲为，怕她任性出手，和那沈木风作生死之搏，先予相劝，防患未然。

百里冰只感到被萧翎紧握的玉手上，一股热力，直传内腑，心中又羞又喜，当下柔声说道：“我听大哥的话，不和他正面动手就是。”

语声甫落，突闻得一阵轧轧之声，那开启的禁宫之门，突然关了起来。

四面坚壁的甬道中，原有透入的微弱天光，至此全部消失，洞中更显得黑暗如漆。

但闻宇文寒涛的声音，由洞内传了出来，道：“昔年武林十大杰出高手，都被关入这禁宫之中，但却无人能破此洞门而出，这禁宫门户的坚牢不难想而知了……”

活至此处，突见火花一闪，亮起了一支火折子。

幽暗的石洞，更是火光强烈、明亮。

萧翎转眼望去，只见宇文寒涛停身之处，距自己不过两丈左右，是一处叉道所在。

原来，这条石洞，在宇文寒涛停身处，一分为二，分由左右转去。

沈木风停在距萧翎丈余左右处，金花夫人紧随在沈木风的身后。

萧翎放开了百里冰的玉手，心中暗作盘算，道：这宇文寒涛明知沈木风可以轻易杀死于他，也知非我和冰儿之敌，竟敢高举火折子，现出身来，想

来必已心有所恃……

只见沈木风望了那躺在地上的唐老太太一眼，冷冷说道：“宇文寒涛，你先背弃了咱们相约之言，那约言已无束缚的力量，我随时可以出手杀你！”

宇文寒涛哈哈一笑，道：“洞中黑暗，我宇文寒涛尽可逃避，为何要现出身来呢？”

沈木风冷笑一声，道：“你可是料定了我沈某人不会杀你吗？”

宇文寒涛摇头说道：“就算我宇文寒涛依照了约言而行，但你沈木风在禁宫事过之后，仍然会取我之命，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古有明训，以你沈大庄主的为人，烹走狗，藏良弓，自是当之无愧了。”

沈木风道：“但我此刻，随时可取你之命，不知你有何好法抗拒？”

宇文寒涛笑道：“在下相信你沈大庄主之命，比起我宇文寒涛来，自然重要的多了。”

沈木风冷笑一声，道：“我不解你言中之意。”

宇文寒涛道：“你沈大庄主虽然是一代枭雄，但比起昔年那十大杰出高手如何？以他们十人合力之能，尚无能出得禁宫，何况你沈木风一个人了？”

沈木风道：“你呢？”

宇文寒涛道：“在下吗？自然是来去自如了，你如杀死我宇文寒涛，也难免饿死在这禁宫之中，其间不过是五十步和百步之别了。”

萧翎心中暗道：好啊！你骗去我禁宫之钥，开启了禁宫之门，只不过说是侥幸而已，竟然会吹起大牛来了。

心中忖思，口中却未点破，因此刻禁宫的形势，十分微妙。那宇文寒涛防备那沈木风的用心，尤过对己，留下他这个老奸巨猾的人，处处可和沈木风互斗智能，彼此锋芒相对，自己获益不浅。

但闻沈木风冷冷说道：“难道你不怕出了禁宫之后，我再杀你？”

宇文寒涛道：“那是以后的事了，求人不如求己，届时，我也许已想出对付你沈大庄主的妙法了，此刻，在下想先和你沈大庄主谈谈眼前的事。”

沈木风道：“好！沈某人洗耳恭听。”

口气之中，已无咄咄逼人味道。

宇文寒涛目光一掠萧翎和百里冰，道：“这两位是何许人？大庄主认识吗？”

沈木风摇摇头，道：“这两个不是我百花山庄中人，但是问身份，在下还未了然。”

宇文寒涛道：“大庄主觉着他们的武功如何？”

沈木风道：“可当得高强二字。”

宇文寒涛淡淡一笑，道：“这么说来，大庄主已经和他们动过手了？”

沈木风道：“区区和他对过两掌。”

宇文寒涛道：“那很好，咱们目下该是个鼎足三分之局，不知几位高见如何？”

萧翎心中拿定主意，非不得已，绝不说话，也绝不有所承诺。

沈木风望了望萧翎，道：“宇文兄之意，可是把咱们六人分成三足分立？”

宇文寒涛道：“不错，唐老太太、金花夫人，和沈大庄主三人一派，他们两人一组，区区在下嘛，一个人一派了。”

沈木风冷笑一声，道：“我明白了，宇文兄一人一组，可得禁宫中遗物三分之一，我们五人分三分之二，宇文兄不觉太过贪婪一些吗？”

宇文寒涛道：“那总比死在禁宫好些。在下绝不信那武林十大杰出高手，能在这幽暗的山腹中、活了几十年。”

萧翎心中暗道：不论何等高强的武功，也无法在这山腹中长住下去，何况我和小钗姊姊之约只有三个月的时间……

只听宇文寒涛高声说道：“诸位如是不同意在下的意见，尽管另提高见。”

萧翎想到约期无多、实不能在禁宫多留，先行点头答允。

沈木风一看萧翎点头应允，冷笑一声，道：“就算我沈某人也答应了，不过，在下料你也无能保护取得之物。”

宇文寒涛道：“那是以后的事了，至低限度，在未离禁宫之前，咱们三人是一个平等之位。”

沈木风突然向前抓起唐老太太，拍活了她几处被点的穴道。

唐老太太睁开双目，长长吁一口气，睁开眼睛望了萧翎一眼，欲言又止，缓缓退到了沈木风的身后去。

宇文寒涛举着火折子行了过来，一面高声说道：“眼下咱们三组之中，以你沈大庄主的实力最强，人数也最多，但如沈大庄主把在下逼向他人，那就是三对三的局面了。”

谈话之间，人已行到了萧翎的身前。

这时，一支火折子刚好烧完，火焰一闪而熄。

石洞中突然间黑了下来。

但闻拍拍两声轻响，一股强猛的旋转之力，飘起了宇文寒涛的衣袂。

宇文寒涛心中大急，急忙向后跃退了三步，重新晃燃了一支火折子。凝目望去，所有的人，都站在原地未动。

原来，沈木风气那宇文寒涛不过，希望先行把他生擒，再对付萧翎等两人，杀了两人之后，再迫使宇文寒涛就范，早已想好了办法，准备在宇文寒涛火折子熄去之后，陡然出手。是以，一直盯着宇文寒涛手中的火折子。

却不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萧翎一直在留心着沈木风，看他神色、已知他要对那宇文寒涛施下毒手，随时暗中运气戒备。

果然，那火光一熄，沈木风立时以快速绝伦的身法，悄然欺来，伸手向宇文寒涛抓去。

但萧翎洞察先机，就在沈木风欺身而上的同时，横身拦住了去路。

因为火光熄去不久，两人目力都还无法适应洞中黑暗，全凭记忆和敏锐的耳力，听风辨位，对了两掌。

沈木风心中凜然，暗道：什么人武功如此高强。知己无法得逞，急急向后移动退回原位。

萧翎也随着悄然退回原位。

宇文寒涛打量沈木风和萧翎一眼，缓缓说道：“如若诸位都不想死，那就别再存伤害在下之心。”

轻轻咳了一声，道：“在下带路，诸位请随我身后。”大步向前行去。

萧翎、百里冰、沈木风、金花夫人等，依言而行，紧追在宇文寒涛身后。

行到那岔道所在，宇文寒涛突然向左面转去，萧翎等也只好随他折转入左面石道而行。

又行十丈，景物突然一变。

只见数尺宽窄的石道，突呈开阔，成了四五丈方圆一片平地。

宇文寒涛从怀中摸出了一支火烛，燃了起来，光亮大增，以几人目力，

已可见四面景物、形势。

萧翎心中暗道：这人果然老谋深算，竟然带有照明的火烛。

四面看去，只见那周围石壁上建凿有很多石室，暗中一数，竟有六间之多。

每一座石室都有一扇铁门，三座铁门紧闭，三座铁门半掩半启。

沈木风轻轻咳了一声，道：“宇文兄，这几间石室，想来定是那巧手神工包一天替那十大杰出高人安排的住宿之处了。”

第十九回 现奇迹得异宝

宇文寒涛道：“在未进室中察看之前，兄弟也无法说出室内景物……”

语声顿了一顿，接道：“有一件事，兄弟不得不事先说明，包一天建筑这座禁宫，乃是他毕生心血的结晶，不是兄弟危言耸听，这座禁宫中每一处地方，只怕都有着巧妙的机关，一不小心，即将为那机关所困，诸位最好行动之前，让兄弟领先带路。”

沈木风道：“如果那室中有什么珍贵之物，宇文兄即可自行先取，余下宇文兄不要之物，再给我等分用。”

宇文寒涛冷道：“如若论武功，在下非你们双方之敌。”

沈木风接道，“但宇文兄却自恃精通机关、建筑，控制了禁宫出入之门，迫使咱们就范，听候宇文兄之命。”

宇文寒涛道：“在下决无此心，也不似你沈大庄主那般贪心，三足鼎立，各取所得，必求公平。”

沈木风道：“如若这禁宫之中，确有异物，但也未必能价值相等，一重一轻，又是如何一个公平之法？”

萧翎口虽不言，心中却是很赞同那沈木风的说法，暗道：这话倒是不错，物品价值既不相同，如何能公平分取呢？

宇文寒涛似是已然猜到萧翎心中所思，目光转动，缓缓由沈木风脸上转到了萧翎脸上，说道：“此刻阁下心中所思，只怕与那沈大庄主一般模样了，禁宫存物各不相同，如何使三人所得相等？”

萧翎点点头，却未多言。

沈木风道：“宇文兄如无高见，在下倒有一个办法。”

宇文寒涛道：“好！那就请沈大庄主先说。”

沈木风道：“咱们把取得之物，放置一处，宇文兄既与咱们分居三个组织。那就不妨各自派出一个人。在同一距离，同一号令之下，各自动手去抢，何人抢得，那物品就归何人所有。”

宇文寒涛仰天打个哈哈，道：“你沈大庄主的武功，强过在下，这位不肯暴露真正身份的兄台，武功也比咱们高强，何况，沈大庄主加上唐老太太、金花夫人，共有三人，这位兄台也是两位合伙，区区吗？只有一人，势不均，力不敌，众寡不同，动手去抢，岂能算得公平吗？”

沈木风冷笑一声，道：“不用兄弟之策，倒得请教宇文兄有何高见了？”

宇文寒涛道：“在下之意，是不斗智力，咱们各凭运气，取其所得。”

萧翎心中虽然想不通宇文寒涛心中所思，但却一直隐忍不言。

沈木风冷冷接口道：“宇文兄最好能说明白些，也好让在下一长见闻。”

宇文寒涛道：“和沈大庄主之见，大同小异，沈大庄主只是要收集禁宫中一切存物，在下却要先收集三件存物，然后，兄弟由袋中摸取制钱，多则三枚，少则一枚，两位轮番先猜，余下一数，算在下猜得之数，猜中之人，可以先由三件收集物品中选取一件……”

沈木风道：“还有两件，又应该哪个先取呢？”

宇文寒涛道：“余下两人，猜拳分胜负，胜者先取。”

萧翎心中暗道：如是其中无弊，倒不失一个公平办法。

沈木风摇摇头，道：“这办法不好。”

宇文寒涛道：“哪里不好了？”

沈木风道：“武林中斗智斗力，各逞豪勇，哪有凭运气分取物品之理。”

宇文寒涛道：“有一件事在下必得再说明一遍，此刻，咱们的处境，是一个生死与共的局面，不论哪一位暗算哪一位，所有之人，都再难出这禁宫之门了，饿毙于斯，纵然得到禁宫之物，那又有何用呢！”

沈木风冷笑一声道：“如若你这法子不够公平，就是我沈某不杀你，别人也不会饶你。”

宇文寒涛道：“此刻，咱们三足鼎立之势，不但在下最为孤单，武功也最弱，不论你们哪一方面出手，都可以置在下于死地，不过，除了在下之外，诸位却都无开启禁宫之能，这就是在下唯一的保障，除非诸位都想留下禁宫陪葬，那就另当别论了。”

金花夫人怒道：“宇文寒涛，我们不会笨得一下把你杀死，死亡虽不可怕，但活罪却是难受得很，我不信你是铁打金刚，铜铸罗汉。”

萧翎心中虽然很急，但却怕沈木风从声音之中听出自己的身份，只好默然不言。

沈木风望了萧翎和百里冰一眼，心中暗道：这两人不知是何许人物，好大忍性，竟然连一句话也不肯说。

心中念转，口中却说道：“好！沈某姑且答允。”

目光凝注在萧翎脸上，心中暗道：这一下，你总该说话了吧？

那知萧翎点点头，仍未言语。

宇文寒涛道：“好！既然诸位都答应了，那就各凭运气和胸罗的知识，各取所得了。”举步向一座半掩的铁门行去。

沈木风身子一侧，紧随在宇文寒涛的身后。

萧翎不甘示弱，急急举步，向前跨去。

沈木风暗动内力，膝盖一抬，疾向萧翎左腿风市穴上撞去。

他一直不闻萧翎开口，心中动疑，希望逼他讲话。

萧翎左手一沉，一缕指风点向沈木风右腿的血海穴，左腿踏出之势，依然不变。

沈木风如若不避伤害，固可一下撞中萧翎的风市穴，但萧翎这一指点中他血海穴，可能将使他右腿残废。

权衡利害之下，只有疾转右腿，避开一击。

萧翎行险求胜，迫得沈木风收腿相让，反而被萧翎点了先机，左腿先行落地，紧随在宇文寒涛的身后。

但那沈木风动作亦快，侧避过萧翎一指，立即又向前抢去，两人也就不过是一肩之差，同时紧随在宇文寒涛的身后。宇文寒涛行近那半掩半闭的铁门前面，突然停了下来，道：“现在，咱们要选一人拉开铁门，进去瞧瞧。”

沈木风道：“宇文兄为何不肯出手？”

宇文寒涛哈哈一笑，道：“在下乃拥有禁宫存宝三分之一的人，万一门上有毒，使在下中毒而死，岂不是要便宜诸位吗？”

沈木风道：“宇文兄之意呢？”

宇文寒涛道：“由你们两方中，派出一人，拉开铁门。”

沈木风道：“阁下看是哪一方派？”

宇文寒涛道：“沈大庄主人最多，自然应该由沈大庄主先派了！”

沈木风回顾唐老太太一眼，道：“有劳老太太拉开那半掩的铁门。”

唐老太太应了一声，缓步行到那铁门旁边，仔细瞧了一阵，突然探手入

怀，取出一个皮手套，套在右手之上，拉开铁门。

沈木风低声问道：“门上有毒吗？”

唐老太太道：“小心没大错，不论它是否有毒，老身带上防毒手套就是。”

宇文寒涛左手执着火烛，向里望去，只见一外身着锦袍，背插短剑的人，伏在一张石榻之上。

沈木风突然一侧身子，疾快的冲入石室，伸手一摸，那锦袍立时纷纷落下，露出一具白骨。那短剑深入骨架之中，火烛映射之下，可见那闪烁不定的寒光。

宇文寒涛道：“这人定是十大高手之一，被人由背后刺中一剑，逃入石室之中，伤势过重，伏向石榻而逝，那短剑历数十年不锈，定非寻常之物了。”

沈木风手握剑柄，拔下短剑，那一具人形的骨架，立时应手而散。

宇文寒涛重重咳了一声，道：“沈大庄主，这短剑也算咱们取得禁宫存物之一。”

沈木风冷冷说道：“可要交给你保管吗？”

宇文寒涛道：“沈大庄主先拿着也是一样……”

语声微微一顿，高声接道：“咱们虽不知道此人是谁，但他是进入禁宫的十大高手之一，那是毫无疑问的了，见此一人，可知全豹，进入禁宫的十大高手，全都死在这禁宫之中了。”

沈木风举手挥动短剑，刺向铁门，寒芒过处，有如摧枯拉朽一般，直没及柄。

萧翎心中暗暗赞道：好剑啊！好剑，削铁如泥，断玉切金。

只听沈木风纵声大笑，道：“宇文兄，那禁宫之门，是铁打的还是钢铸，想它坚牢，也不过和这铁门一般，区区有此利器在手，那就不能再受宇文兄难出禁宫的威胁了。”

萧翎仔细看那短剑，大约一尺六寸，心中暗道：此剑不知是何名剑？埋入禁宫四十余年……

但闻宇文寒涛冷冷说道：“如若这一把利剑能够破开那禁宫之门，十大杰出高手，也不会困死于此了。”

唐老太太突然接口道：“据老身所知，当年十大高手，进入禁宫之时，共带有两把名剑，除了这把短剑之外，还有一把利剑。”

萧翎心中暗道：一个剑术精绝之人，如若再有一把削铁如泥的名剑相助，那真是如虎添翼了。

沈木风流目四顾了一眼，不见那短剑的剑鞘何在，纵声一阵大笑，道：“宇文兄如若你不逼我沈某过甚，沈木风还不愿冒险。”脸色突变森冷，缓缓接道：“如若宇文兄逼迫在下过甚，说不得，沈木风只好仗凭这支利剑，以试劈开禁宫之门了。”

言下之意，似是此剑已为他所有，刚才的约言，已若过耳东风。

宇文寒涛目光转注到萧翎脸上，道：“适才咱们相约之言，阁下是否准备遵守？”

萧翎点点头，仍然未说话。

沈木风一皱眉头，道：“这位兄台，可是不会说话吗？”

萧翎瞪了沈木风一眼，仍不言语。

宇文寒涛道：“如若沈大庄主不肯遵守相约之言，那是逼迫在下倒向这位兄台，那就造成均势，成为三对三的局面了……”

目光一掠萧翎，接道：“只要这位兄台能够对付于你沈大庄主，动起手来，那就很难说鹿死谁手了。”

萧翎心中暗道：此刻这沈木风十分狂妄，我如不设法震服他一下，只怕他心无所畏，当真要一意孤行了。

心中念转，耳际间却响起了沈木风的大笑之声，道：“这位兄台吗？也许真是我沈某之敌，但未见这位兄台的真才实学之前，实叫在下难以甘心相信。”

萧翎突然行前两步，一掌拍在那铁门之上。

但闻砰的一声大震，那铁门之上，立时泛现出五个深陷的指痕。

萧翎手中戴着千年蛟皮手套，不畏受伤，这一掌，用足了全身气功，虽然那铁门上指痕深陷，但萧翎右臂却被震得一阵麻木，脸红气喘，好在他戴上了人皮面具，别人却无法瞧得出来，暗中运气调息了一阵，缓缓向后退了两步。

他一直不说话，但那沈木风知他不是哑巴，心中对他的忍耐工夫佩服至极，更有着一种莫测高深的感觉。

沈木风大步行了过去，仔细瞧了那铁门指痕一眼，道：“这位兄台的掌力很雄浑。”

宇文寒涛紧随着走了过去，瞧了一阵，道：“不错，不知沈大庄主是否有此能耐？”

沈木风仰天打个哈哈，道：“这指力深陷的分寸，不过千斤之力，我沈某人，自信能够做到。”

宇文寒涛道：“沈大庄主何不试试？”

沈木风摇摇头道：“这等气力，沈某人不愿无谓的消耗。”

宇文寒涛缓缓伸出手去，道：“大庄主，请把你取得短剑暂交在下保管，待收集三件宝物之后，咱们按约分配。”

沈木风沉吟了一阵，缓缓把手中宝剑递了过去，笑道：“先由宇文兄保管，也是一样。”

宇文寒涛接过短剑，道：“但愿沈大庄主能够遵守约言，使咱们能够平安退出禁宫。”

金花夫人望着那散去的骨架，道：“这人不知是何许人，看他身上的锦袍，生前一定是一位自负异常的人物。”

宇文寒涛道：“可惜，咱们无暇讨论这死者的来历身世。”右手执剑，左手掌烛，举步向另一处半掩的铁门行去。

群豪鱼贯随在他身后而行。

宇文寒涛行到那铁门之前停了下来，回顾萧翎一眼，道：“咱们机会均等，这一次由阁下开门，下一次就轮到区区在下了。”

萧翎心中暗道：纵然这座铁门上涂有剧毒，我也不畏惧。大步行了过去，伸手拉开铁门。

在几人想象之中，第一座石室中既有尸体，这座石室之内，定有骷髅之类，哪知这门内的石室中竟然一无所有。

宇文寒涛伸手把烛火探入石室中，瞧了一阵，仍然不见有何异状，突然自言自语地说道：“是啦！是啦……”

沈木风道，“宇文兄自言自语在说些什么？”

宇文寒涛道：“除了咱们适才见到那身着锦袍的一具尸体之外，也许咱

们以后不会单独见到一具尸体了。”

沈木风道：“为什么？”

宇文寒涛道：“如若在下想的不错，进入这禁宫的十大高手将死之时，必然是群集一起，研究出宫之策……”

沈木风道：“那身着锦袍的人呢？为何单独死在一处？”

宇文寒涛道：“那人可能就是巧手神工包一天，他是群豪憎恨的对象，所以，单独死在一处。”

萧翎心中暗道：此人果然是聪明得很，如若能行入正道，不失为一代人杰。

只见沈木风微微点头，道：“宇文兄说得有理……”

仰天大笑三声，道：“我沈木风又发觉一个劲敌了。”

宇文寒涛道：“沈大庄主过奖了。”

沈木风轻轻咳了一声，道：“都是在下疏忽，忘了你宇文兄胸罗万有，博古通今……”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咱们可要再看看那一间半掩铁门的石室？”

宇文寒涛道：“沈大庄主尽管放心，兄弟出口之言，自然是铁案如山。”大步走向另一处半掩的铁门，伸出左脚一勾，铁门大开。

群豪凝目望去，石室果然是空无一物。

沈木风轻轻咳了一声，道：“现在，该设法打开那三处紧闭的铁门了。”

大步走到一处紧闭的铁门前面，举剑削去。

这短剑锋利无匹，一剑斩去，那门上铁锁立时应手而落。

沈木风道：“宇文兄小心了，万一室中有何埋伏，伤了你宇文兄，岂不是我们都要困死这禁宫之中吗？”

宇文寒涛冷笑一声道：“如若我当真是幸伤在那巧手神工包一天的埋伏之下，诸位生离此地的机会实是不大。”

说着话，伸脚一勾，打开铁门。

定神看去，只见那石室中一张石榻上，放着一支禅杖和一个檀木盒子。

沈木风突然一侧身子，快如掠波海燕一般跃入石室，右手一探，去抓那檀木盒子。

萧翎早已有备，捡了两枚石子，扣在手中，沈木风右手伸出，萧翎扬腕打出了一颗石子。

虽然一块山石，但在萧翎强劲的内力之下，那石子去若流星，带着一片呼啸之声。

沈木风及时警觉，右手一缩，那飞石袭打在石榻之上，啪的一声，碎成石粉，四下分飞落了一地。

萧翎打出石块之后，人也随着跃入石室，跟在沈木风的身后。

沈木风脸色杀气涌现，冷笑一声，击出一掌。

萧翎闪身避开，呼的还击一拳，拳风呼呼，威势猛恶。

沈木风右掌斜斜切出一掌，横斩腕脉。

萧翎右手一收，左掌拍出，仍用抢攻手法。

宇文寒涛大声喝道：“住手！”

手执短剑，冲入室中。

他由室外奔入，萧翎已和沈木风对拆四招，双方势道，奇恶奇猛，变化快速诡异。宇文寒涛短剑一挥，萧翎和沈木风齐齐向后退开。

沈木风似是已为萧翎迅快、凌厉的拳掌招数所惊，双目凝注在萧翎的脸上，道：“阁下究竟是什么人？”

萧翎冷笑一声，却不肯答话。

沈木风冷冷说道：“阁下好深的涵养功夫，但我沈某人，总有迫你说话之时。”

宇文寒涛抱起那檀木盒子和禅杖说道：“咱们未出禁宫之前，最好是同舟共济。”当先退出石室，把手中的木盒、禅杖和短剑齐齐放在地上，道：“现在，咱们已经取得三件物品了。”

沈木风一皱眉头，道：“怎么？这禅杖也能算一件赌物吗？”

宇文寒涛道：“这是各凭运气的事，谁要分得禅杖，那只能怪自己的运气坏了。”

沈木风道：“看宇文兄的神情，似是很有把握赌胜……”宇文寒涛接道：“沈大庄主可是不信在下吗？”

沈木风道：“你如想暗中捣鬼，偷天换日，想来这位兄台也不会干涉我取你之命了。”

双目盯在萧翎脸上，似是等待萧翎的答复。

萧翎望了宇文寒涛一眼，缓缓点一下头。

这三方利害冲突，彼此忽敌忽友，彼时为敌，以命相搏，此时利害一致，却又站在一条阵线之上。

宇文寒涛哈哈一笑，从怀中取出三枚制钱，托在掌心，道：“两位如若不肯信任我宇文寒涛，随便哪一位动手握钱。”

沈木风望了萧翎一眼，缓缓接过三枚制钱，双手背起片刻，右手握拳而出，道：“两位猜吧！”

宇文寒涛望了萧翎一眼，道：“阁下先猜。”

这次势难再保持沉默，只好一伸手，道：“两枚。”

他只说两个字，立时住口。

沈木风道：“我还以为阁下不会讲话呢，阁下猜对了！”伸出手去，果然在掌心中握了两枚制钱。

宇文寒涛道：“这位兄弟胜了，自然先行选取一物！”

沈木风道：“等他选过一物之后，咱们再来猜拳。”

宇文寒涛道：“不用了，在下让给沈大庄主先取就是。”

沈木风道，“这么说来，宇文兄岂不是吃亏了吗？”

宇文寒涛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转脸看去，只见萧翎伏下身去，右手伸向短剑。

显然，他要取那削铁如泥的利刃。

就在他手指将要触及剑柄时，突然百里冰大声叫道：“取那木箱！”

萧翎挺直身躯，回了百里冰一眼，百里冰沉声说道：“听我一次话好吗？取那木箱。”

萧翎听她声音之中，充满着乞求，不忍使她失望，伸手取过木箱。

沈木风一面前行，一面说道：“宇文兄，当真不要猜拳了吗？”

宇文寒涛道：“大丈夫一言，驷马难追，自然是当真了。”

沈木风行到那物品存放之处，说道：“宇文兄这般客气，兄弟只好替你留一件最好的东西了！”伸手取过了禅杖。

这禅杖乃佛门中极为普通的兵刃，又粗又大，沈木凤取此兵刃，倒是大

出了萧翎的意料之外。

宇文寒涛微微一笑，伏身捡起短剑，说道：“如若那木箱中真是经文，那禅杖之上，决不会刻有武功要诀，兄弟这把短剑，算是最为珍贵了！”

沈木风重重哼了一声，道：“宇文兄说的不错，这是各凭运气的事。”

语声微微一顿，又道，“东西既已分配妥当，下一步，咱们该当如何？”

宇文寒涛道，“据兄弟观察所得，咱们如若再要向里深入，可能就要遇上那巧手神工包一天设下的埋伏了！”

沈木风道：“宇文兄不是危言耸听吧！”

宇文寒涛道：“此时此情，沈大庄主最好是能够相信兄弟。”

沈木风哈哈一笑，道：“难道咱们坐在这里休息不成？”

宇文寒涛道：“不错，兄弟要用一点时间，查看一下四周情势，也许能找出一省时省力之策。”

沈木风心中虽仍是疑窦重重，但却未再多问，缓缓退了五步，低声对金花夫人和唐老太太道：“咱们借此时刻坐息一阵吧！”

且说萧翎取过木箱回到百里冰的身侧，低声说道：“冰儿，那短剑斩铁如泥不取，你要取这木箱作甚？”

百里冰微微一笑，道：“不错，那短剑削铁如泥十分珍贵，但这木盒中存放之物，也许更珍逾那短剑数倍，只看这木盒小巧精致，不难推想放的决不是普通之物。”

萧翎仔细瞧那木盒一眼，果然是精巧异常，当下说道：“咱们打开瞧瞧如何？”

百里冰待伸手打开木盒，萧翎却突然抢了过来，低声说道：“我来启动。”原来他怕那盒内有毒，自己戴有千年蛟皮手套，不畏剧毒，故而抢来开启。

那木盒上有一个小巧的铜锁，萧翎暗运内力一扭，那铜锁应手而断。

启开盒盖望去，只见一本羊皮封面的书册，端端正正的放在盒中。

那书册封皮之上，未写字迹，也不知是什么书。

这时，沈木风和宇文寒涛都在暗中留心着萧翎的举动，希望知晓那盒中存放之物。

萧翎缓缓伸手，取出那羊皮封书，打开一瞧，只见里面文字区转回书，竟是看不懂写的什么，不禁一皱眉头，缓缓说道：“冰儿，你瞧这上面写的什么？”

百里冰瞧了一眼，摇摇头，道：“我也看不懂。”

萧翎合上书册，放入盒中，道：“看来，八成是什么经文之类了。”

这洞中本很黑暗，全仗宇文寒涛身侧一支火烛照明，好在这些人都是内功精湛人物，目力超异常人甚多，有那一点火儿，已然可以瞧的很清楚了。

沈木风突然冷笑一声，道：“宇文兄果然预料的很对，木盒之中，只怕放的果然是经文之类。”

宇文寒涛微微一笑，道：“也许是记载的武功呢？”

萧翎低声说道：“冰儿，不理他们，给他们一个莫测高深。”

百里冰轻轻叹息一声，道：“都是我害了大哥，唉！你应该取那短剑的！”

萧翎微微一笑，道：“不要紧。”

沈木风和宇文寒涛，虽然凝神倾听，但因两人谈话声音过低，无法全部听得。

一直很少讲话的金花夫人，突然开口说道：“大庄主，还有两座紧闭的铁门未开，也须打开瞧瞧才是，也许那两座石室中，也放有十大高手遗物！”

沈木风点点头，道：“夫人说的是……”提高声音，接道：“宇文兄，还有两座紧闭铁门的石屋，可以打开吗？”

宇文寒涛缓缓站起身子，道：“在下分得这把削铁如泥的宝剑，只好代几位效劳了。”

沈木风紧随着站起身子，道：“可要在下给宇文兄帮忙吗？”

宇文寒涛淡淡一笑，道：“在下已想到一个前行之法，但不知是否能行得通，打开这两座铁门瞧瞧之后，也该试试那法子了。”

大步行到第二座铁门所在，短剑一挥，斩断铁锁，拉开了铁门。

凝目望去，只见室中也有着一座石榻，和前面几座石室建筑的一般模样。石榻上放着一个高大的玉瓶。

除那玉瓶之外，石室中无其他之物。

沈木风回顾了萧翎一眼，大步行入室中，伸手取过玉瓶，探头看去，只见那玉瓶之中，放着一个通体雪白，两眼鲜红，形若鲤鱼的玉鱼。

这次，沈木风不再藏私，竟然把玉鱼和玉瓶一齐取了出来，道：“宇文兄，这玉瓶中放有玉鱼算一件还是两件？”

宇文寒涛伸手从瓶中取出玉鱼瞧了一阵，神色突然一变，但一瞬间，重又恢复了镇静之容，说道：“玉瓶本是用来盛放玉鱼之用，自然是一件了。”

沈木风道：“这玉鱼可是很珍贵吗？”

宇文寒涛摇摇头道：“这玉鱼来历，在下不知，沈大庄主见多识广，或许知晓这玉鱼来历出处。”

沈木风道：“在下虽然不知道玉鱼来历，但想它却是非常之物，十大高手不会带着古玩、玉器，进入禁宫中来。”

宇文寒涛道：“沈大庄主说的甚有道理，这玉鱼决不是平常之物……”

语声微微一顿，道：“但也不过是一件美玉雕刻饰物而已。”

萧翎冷眼旁观，把那宇文寒涛的一举一动，都看在眼里，看他初取玉鱼时的讶异，此刻的装作，分明是早已知晓了那玉鱼的来历，但却故意不肯说出，这其间，定然大有文章，如若这次自己侥幸再能赌胜，非拿这玉瓶、玉鱼不成。

但闻沈木风道：“这玉瓶和玉鱼，还是由你宇文兄保管吧！”

硬把玉瓶向宇文寒涛手中递去。

宇文寒涛道：“还有一座铁门。”

大步行向另外一座铁门。

金花夫人道：“大庄主既不愿拿这玉瓶，交给我拿如何？”

沈木风沉吟了一阵，道：“好。”伸手递了过去。

金花夫人接过玉瓶，宇文寒涛已挥剑斩落铁锁打开了另一座铁门。

群家凝目望去，只见石室塌上，放着一座通体墨黑的小形古鼎，高约一尺，横宽不及五寸。

这次，沈木风不再抢先入室去取这古鼎。

宇文寒涛望了那古鼎一眼，只见鼎上加有一个金盖，不知鼎内存放何物，回头对萧翎说道：“这一座古鼎，由阁下带着了。”

萧翎略一沉吟，行入石室，伸手抱起了古鼎，只觉古鼎十分沉重，不知装的何物。沈木风右手一伸，去揭鼎盖，却被萧翎一闪避开。他虽然不肯去

揭那鼎盖，但好奇之心，却是未减，想瞧瞧古鼎中装些什么？

宇文寒涛轻轻咳了一声，道：“如是这鼎中存放之物，可以当作一件独立之物分配，连同那玉瓶也好及早均分，各自保管，免得麻烦。”

萧翎知他言中之意，停下了脚步。

宇文寒涛伸出右手，揭开鼎盖，只见鼎内尽是白色细粉，一股淡香，扑入鼻中。

自负博学多才的宇文寒涛，看了半天，也瞧不出那鼎中白灰是何名堂，一皱眉头，合上鼎盖，说道：“这古鼎只能算作一物分配。”

沈木风、萧翎、宇文寒涛三人比起来，以他的武功最弱，但在萧翎和沈木风两大高手的均势中，宇文寒涛却凭着智慧，仲裁全局，俨然是群豪中的首脑人物。

沈木风冷冷的望了萧翎一眼，激怒之色，形诸于神色之间。

原来，萧翎不让他揭开鼎盖查看，却肯让宇文寒涛揭开查看，大大伤害了沈木风的尊严，恨不得立刻出手把萧翎碎尸万段。

但萧翎奇高的武功，和那掩去本来面目的人皮面具，使沈木风有些莫测高深，不敢轻率相犯。

宇文寒涛转注了沈木风一眼，道：“可惜的很，只有两件物品，如若再多上一件，咱们就可以分配了。”

沈木风强忍着心头怒火，淡淡一笑，道：“目下这六座石室已然看完，宇文兄也就不再用再卖关子了，咱们应该再深入内部看看去。”

宇文寒涛道：“再要深入，即将揭开迷蒙江湖数十年的禁宫之秘，咱们的处境，也将比此刻更为险恶。”

沈木风道：“宇文兄如吝惜自己性命，那就不该进入禁宫中来。”

宇文寒涛目光转往萧翎脸上，道：“阁下尊意如何，是就此而止呢？还是要继续深入？”

萧翎道：“自然继续深入。”

他说的句子很短，又故意改变了嗓音，使沈木风辨不出自己的身份。

宇文寒涛道：“兄台既是想继续深入，那是该兑现诺言了！”

萧翎先是一呆，继而嗯了一声，放下手中墨鼎，挥手在宇文寒涛身上拍了两掌。

沈木风哈哈一笑，道：“原来宇文兄是被人点了穴道，勿怪是只能对沈某一个凶了。”

宇文寒涛冷冷说道：“这位兄台吗？倒还是言而有信的人，如若兄弟被你沈大庄主点中穴道，只怕就不会轻易为兄弟解活了。”

沈木风冷笑一声，不再多言。

宇文寒涛奇穴被解，心理上顿感轻松，举步行到拦路的峭壁前面，挥手在壁上敲打。

原来行至此处，再无前进之路，横拦群豪面前的是一片石壁。

只听宇文寒涛哈哈一笑，道：“果然在此，不出兄弟之料。”挥动短剑，刺入石壁之中一搅，纵身向后跃退，伏身而卧。沈木风、萧翎都对宇文寒涛怀有很大的戒心，见他伏身而卧，立时跟着伏下身子。

但闻一阵隆隆之声响过，石壁突然有一片倒塌下来，紧接一阵暗器破空之声、无数的弩箭，疾射而出。

好在几人全都有备，那署箭掠着头顶而过。

宇文寒涛站起身子，道：“这石壁之上原有一道暗门，在这石壁之外，本有控制开启暗门的机关，只是那机关十分隐秘，不易寻找，兄弟釜底抽薪，借这宝剑之力，斩断它控制的铁索，这座石门，从此即失去效用了。”

沈木风和萧翎口中虽然不言，但心中却是对他十分敬佩，暗道：这人胸罗之能，果是常人难及。

宇文寒涛不闻两人接口，淡淡一笑，又道：“如今石室已开，不知诸位中哪一个开道带路？”

沈木风道：“咱们不解机关布置，自然是由宇文兄带路了。”

宇文寒涛道：“这样未免劳役不均了。”

唐老太太突然接口说道：“老身带路如何？”

举起手中禅杖，大步向前行去。

沈木风、金花夫人、萧翎、宇文寒涛等鱼贯相随。

石门之内，是一条很狭窄的甬道，宽不过两尺，最多可容两个人并肩而行。

宇文寒涛一面举步而行一面说道：“如若那巧手神工包一天，在这狭窄的甬道之内，布置下什么恶毒埋伏，咱们几人，只怕很难逃过这次大劫了。”

他说话的声音很高，听得群豪个个心中发毛。

甬道中十分黑暗，唐老太太运足目力，也只能瞧到三尺以内的景物。

这甬道足足二十丈长，走完甬道，形势又呈开阔。

只觉冷气扑面，空气大为清新，不似适才那等闷人难过。

沈木风道：“原来此地和外面相通，早知如此，也不用寻找什么禁宫之门了。”

宇文寒涛冷冷接道：“这通风设备，已不知经过多少曲转、那包一天若留下一条通孔，可见天日，那也不配称作巧手神工了。”

沈木风流目四顾，果然是不见天光，连四周的形象景物，也看不清楚。

宇文寒涛重重咳了一声，道：“兄弟共带有两支火烛，适才已经烧完了一支，现尚余一支，这一支火烛烧完，咱们即将在黑暗之中摸索了。”

说完话，摸出火折子，随手晃燃，点起了火烛。

第二十回 柳暗花明又一村

烛光照射之下，可清晰的瞧见四周景物。

只见正东方位上一个双门大开的敞厅，三面都是石壁，停身处，是一个二丈见方，形如天井的院落。

沈木风道：“三面都是石壁绝地，只有行入那大厅之中了。”

宇文寒涛道：“不错，只有那敞厅一处可去，诸位要小心一些了。”

左手执烛，右手仗剑，直向那敞厅之中行去。沈木风大跨一步，抢随在宇文寒涛身后。

那厅门本是大开，但宇文寒涛等行近那大厅附近时，大开的厅门，突然关了起来。

沈木风陡然停住脚步，道：“这厅门外有着机关布设？”

宇文寒涛回头一笑道：“不错，沈大庄主早该想到才是。”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如若那巧手神工包一在，在咱们头顶石壁中，装下了埋伏机关，在这两丈方圆之地，咱们有几分逃生的机会？”

萧翎和沈木风都听得自主地抬头望了石顶一眼。

沈木风冷冷说道：“那要看包一天在石顶之上，装的是什么暗器了！”

宇文寒涛道：“算他是一种毒针吧！沈大庄主以为逃生机会如何？”

沈木风道：“如若在下无法逃得，相信诸位，无一人能够逃生。”

宇文寒涛淡淡一笑，道：“咱们死去，那还罢了，但你沈大庄主如何能死呢？”

沈木风虽知他语含讥讽，但却强自忍了下去，不再多言，但人却停下脚步不动，暗中提气戒备，监视着宇文寒涛的举动。

萧翎一直留心着沈木风的举动，此时此情中，他必得留心保护着宇文寒涛，因为宇文寒涛虽然亦敌非友、但他却在这险恶的局势中保持了一个微妙的平衡，他丰富的江湖经验，超异常人的机智，沈木风的阴谋均消失在他事先揭露防范之中。

宇文寒涛缓步行到大厅前面，高举起火烛，回头说道：“两位请和在一起行入厅中，万一遇有变故，也好同心协力抗拒。”

沈木风回望了萧翎一眼，道：“阁下意见如何？”

萧翎点点头，把墨鼎交给了百里冰，便缓步向前行去，以行动表示，口却不言。

沈木风一皱眉头，低声对金花夫人和唐老太太道：“两应请守在这里。”大步行近厅门。

宇文寒涛举起手中短剑，在厅门上轻轻敲了一下，举起手中火烛，仔细在那紧闭的大门上，瞧了一阵，放下火烛，突然向后退去。

沈木风和萧翎都不知他用心何在，看他急急而退，只好随着向后退去。

宇文寒涛退到了原来的停身之处，停下脚步、沈木风和萧翎也同时退回原处。

只听一阵轻微的轧轧之声，那关闭的两扇厅门，缓缓大开。

这时，沈木风和萧翎才了然了那宇文寒涛放下火烛的用心。

原来那火烛近门而放，借火烛之光，可瞧到厅中部分景物。

这座山腹大厅，幽深宏远，烛光所及处，只瞧到一座石案，石案上放着各种不同的兵刃，排列的十分整齐，显然，在放置兵刃时，群豪心中，都十

分平静，毫无激愤慌忙之征。

萧翎一眼间，已瞧到了一支白玉萧，和一柄长剑，并列而放，心中暗道：那玉萧不知是不是萧王张放的遗物？

但闻沈木风说道：“我明白下，在咱们和这石门之间的地上，有着一道控制厅门的机关，那机关很灵敏，人要踏上机关，那两扇大开的厅门，就自动关了起来。”

宇文寒涛道：“这机关历经数十年，仍然这般灵巧，显然建筑的确神奇，巧手神工包一天，果然是一位才慧出众的人物。”

沈木风道：“此地距厅门，不过一丈有余，咱们飞身跃起，不难落入厅中，似是不用再费心机，查明这控制厅门的机关了。”

宇文寒涛道：“如若咱们进入大厅之后，那两扇厅门，就紧紧关闭起来，不再开启，那又如何是好呢？”

沈木风呆了一呆，道：“这个区区如若知晓，宇文兄恐早已伤亡在我沈某人的掌下了。”

宇文寒涛淡淡一笑道：“沈大庄主最好打消杀害在下之心。”

沈木风微微一笑道：“自然在未出禁宫之前，沈某人不会再动杀心了。”

宇文寒涛微微一笑，道：“诸位站着别动。”

举步向前行去。

行约四五步，两扇厅门，突然又自动关了起来。

宇文寒涛伏下了身子，挥动短剑，似是想凭借利器，挖开一片石地，找出那控制厅门机关的枢纽所在。

哪知刺了两剑之后，突然停手而退，跃回原位。

沈木风道：“可是石地坚硬，宇文兄怕伤了宝剑，是吗？”

宇文寒涛脸色肃然，不理沈木风的讥讽，却摇摇头说道：“好厉害的手段……”

沈木风警觉到事非寻常，沉声问道：“宇文兄，哪里不对了？”

宇文寒涛道：“那巧手神工包一天之能，兄弟是望尘莫及。”

金花夫人怒声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可是在故弄玄虚吗？”

沈木风道：“如果宇文兄和金花夫人、唐老太太，言语冲突，打了起来，那可不管在下的事。”

宇文寒涛道：“告诉你们之后，那也不过让几位知晓咱们处境险恶罢了，于事无补……”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在这石地之下，就是山腹激流，一个不好，洪水涌入，咱们都将淹死于禁宫之中。”

沈木风脸色一变，道：“当真吗？”

宇文寒涛道：“阁下如若不信，不妨倾耳一听。”

沈木风凝神望去，果然由宇文寒涛那剑孔之中，隐隐可闻得洪流激荡之声，不禁心头骇然。

宇文寒涛回顾了一眼，道：“那巧手神工包一天，能在山腹激流之上建筑起这座禁宫，那计算的精密，实是叹为观止……”

语音微微一顿，接道：“如若在下料的不错，这禁宫之中，也许有通往水道的暗门，如若咱们行动太过放肆，触到那控制激流的暗门，激流涌入禁宫，那是必死无疑了。”

沈木风道：“照宇文兄这么说来，你手中虽然持有斩铁如泥的宝刃，恐

怕也不能破坏这禁宫的建筑了。”

宇文寒涛道：“如若包一天为人，比在下预料的更为阴险，也许会在重要之处，布下触发控制的机关，只要咱们碰到那机关，说不定那水门就自动张开。”

金花夫人道，“你愈说愈恐怖了，似是这禁宫之中，步步都有陷阱，寸寸都有死亡，那还是退出此地算了。”

宇文寒涛道：“如若有人要现在退出禁宫，兄弟绝不挽留。”

沈木风道：“宇文兄呢？是否想退出此地？”

宇文寒涛道：“兄弟的想法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既然进入了禁宫中来，只好碰碰运气，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了。”

在此等情景之下，一向自视极高的沈木风，也不得不自行低头了、缓缓说道：“好！咱们追随宇文兄碰碰运气了。”

宇文寒涛哈哈一笑道：“大庄主怎的忽然客气了？”

沈木风道：“大丈夫能屈能伸这也算不得留人话柄的事！”

宇文寒涛道：“现在，咱们要先想进入这大厅的法子，兄弟原想破去这控制大厅的机关，但此刻却不得不放弃此一计划了。”

沈木风道：“在下试试。”一提气，缓步向前行去。

他内功精湛，施出草上飞的工夫，全身轻若飞燕柳絮，果然，那厅门未再关上。

沈木风行到大厅门口之处，探首向厅内看了一眼，不敢擅自行入，却站在大厅门口处，说道：“诸位可以过来了。”群豪依言提聚真气，缓缓行了过去。

这几人都算得武林中第一流的身手，提气而行，落足甚轻。

行到厅门口处，宇文寒涛停身捡起了地上的火烛，道：“在下带路了。”当先举步入厅。

火光照耀之下，只见这大厅深约四丈，宽不过两丈四五，形势狭长，除了门口处一座长形石案，放着兵刃之外，再无其他陈设。

沈木风轻轻咳了一声，说道：“这是怎么回事啊！难道还有内厅复室不成？”

宇文寒涛口中不言，左手却高举火烛，沿着厅壁，希望能瞧出一点门道出来。

萧翎心中却想到玉萧郎君和岳小钗断魂崖底之约，那玉萧郎君既是萧王张放的后人，这番进入禁宫而来，那萧王张放和自己的关系就最为密切了。

心中念动，不自觉伸手抓起了那支白玉萧来。

沈木风右手一伸，突然向萧翎的右腕之上抓去，口中冷冷说道：“阁下最好不要擅取厅中之物。”

萧翎右腕一沉，疾快的向后退去，避开了沈木风的一击。

沈木风出手是何等迅快，萧翎只顾避他掌势，忘记身后就是石门，砰的一声，撞在石壁之上。

萧翎避开一击，正想还手，突然一阵轧轧之声、传入耳际。只见大厅右面的石壁上，突然裂开了一座石门，一辆轮车，缓缓由石门中行了出来。

轮车上端坐着一个身着灰袍、垂手闭目的老僧，项上挂着一串檀木佛珠。

沈木风重重咳了一声，道：“什么人？”

扬起右掌，蓄势待发。

宇文寒涛急急说道：“大庄主不可造次出手。”

沈木风停下手道：“为什么？”

宇文寒涛道：“这禁宫关闭了几十年，哪里还有活人。”

沈木风道：“但又不似死人，在禁宫关了几十年，不论内功何等精湛的人，也该皮肉化尽，只余骷髅了。”

宇文寒涛道：“这是一个隐秘，在未发现个中内情之前，在下很难答复沈大庄主。”

沈木风口中虽在强辩，但已然发觉这和尚形象有些不对，全身的肌肉，全都是一片僵直，不似活人样子。

这时，那滚行的轮车，已然停下，那老僧仍然端坐在轮车上不动。

宇文寒涛短剑护身，缓缓行近那老僧身前，举起手中烛火，照在那老僧脸上。

只见那老僧眉毛灰白，顶门间皱纹重重，但脸色却和生人一般，似是保留了生前的原形，显然这老僧在死亡之前，已经是年纪十分老迈。

宇文寒涛轻轻咳了一声，回头对沈木风道：“大庄主，可知道进入这‘禁宫’中人，共有几位是和尚？”

沈木风道：“据在下所知，似有两位高僧。”

宇文寒涛道：“一位是少林寺的一代奇僧无相大师，但另一位不知是何许人。”

沈木风沉吟了一阵，道：“据在下所知，另一个并非出身少林，法名千忍。”

宇文寒涛道，“那就不会错了，在下亦隐隐记得，另一位进入禁宫的高僧名叫千忍，这一位恐怕是少林派的无相大师了。”

语声微微一顿，接着道：“诸位如何开了壁间机关，使这位大师现出法身？”

沈木风回顾了萧翎一眼，道：“这要问这位兄台了。”

萧翎沉吟了一阵，道：“我被这位沈大庄主，攻了一掌，避他掌势，撞在这壁上……”

他仍然变音发声，沈木风和宇文寒涛虽然都听出那非他本音，但却无法从声音中辨识他的身份。

沈木风道：“此时此刻，阁下似乎是已无隐瞒身份的必要了。”

宇文寒涛缓步行了过来，一面接口说道：“这位兄台一定和咱们很熟，故而脸上戴着面具，又不肯施用本音说话，才咬牙变声，听来别扭至极。”

萧翎被两人言语所激，不禁动了怒火，伸手摸在脸上，想揭下人皮面具。

但见沈木风、宇文寒涛两人四道目光，凝注在自己脸上，似是要等待着揭穿这一场神秘，已经摸在脸上的右手，又缓缓放了下来，冷笑一声，缓步行到一侧。

宇文寒涛本来正走向那石门，眼看萧翎举手按在脸上，似欲要揭去人皮面具，立时停下脚步，哪知萧翎竟然中途改变心意，只好淡淡一笑，道：“兄台适才撞在何处？”

萧翎回身指着一片石壁，道：“就在此地。”

宇文寒涛行到石壁前面，凝目看去，只见那石壁一样平滑，和别处毫无不同，不禁长长一叹，道，“那巧手神工，果是极擅心机！这片石壁和其他之处，毫无不同，如非阁下适才无意一撞，在下也很难找出控制石门上的机关所在了。”

说完，伸手在壁间敲打起来。

宇文寒涛一连数掌，击在石壁上，不见有何反应，心中大感奇怪，回头望了萧翎一眼，道：“在此地，不会错吗？”

萧翎道：“不错。”

宇文寒涛又挥掌在壁上拍打起来，他每一掌都用了内力，击在石壁上，响起了满厅的回应之声。

果然第三掌击在石壁上时，正东石壁上，起了变化。

但闻一阵轧轧之声，石壁间，裂开了一座石门，一辆轮椅，缓缓由门中行了出来。

轮椅上，坐了一个长髯垂及胸腹，身着青衫的老人。

这轮椅似是有着一种力量控制着，将要行近大厅中间时，突然停了下来。

轮椅上的青衫白髯老人，双手放在膝盖之上，垂首而坐，使人无法看清楚他的面貌。

宇文寒涛痴痴地望着那人，良久之后，才自言自语地说道：“我明白了，明白了！”

沈木风冷冷说道：“宇文兄明白了什么？”

宇文寒涛道：“沈大庄主一向是见多识广，是否可以从他们坐的位置距离上，看出一些昔年经过之情？”

沈木风仔细看了那白髯老人和无相大师一眼，并无如何新奇之处，摇摇头，道：“在下瞧不出来，还望宇文兄明白说出吧！”

宇文寒涛哈哈一笑，道：“我想以沈大庄主的才慧，定然可以瞧出内情，只是你不愿去用心思索罢了……”

沈木风道：“在下确然瞧不出来，只有请教宇文兄了！”心中却暗暗地恨道：他明在褒奖，暗作讥笑，用心可恶至极，今生如能出得禁宫非得好好折磨他一顿不可。

但闻宇文寒涛说道：“兄弟已经说明了两人的座位距离，只要稍加估算，就不难明白，在两人的身边，还有座位……”

沈木风接道，“禁宫共有十大高手，除了一个巧手神工包一天外，还有九人，此事人所共知，如若宇文兄指此而言，那就不足为奇了。”

宇文寒涛道：“沈兄可能说出详情吗？”

沈木风呆了一呆，道：“这个……”

宇文寒涛道：“论武功，兄弟自知不是沈大庄主之敌，但论事推理，兄弟自信要强过你沈大庄主，如若沈大庄主推想不出内情、最好是不要插口。”

沈木风被他说的脸上发热，但又不能发作，只好强自忍了下去。

宇文寒涛道：“这几人之间，必须有一张圆桌，兄弟无法断言他们是正在共进饮食，还是在围桌而谈，总之，几人是围着一张圆桌而坐，那是不会错了。”

萧翎细看两人轮椅的距离位置，果是不错，心中暗暗忖道：他不说出内情之前，听来颇有奇诡难测之感，说明了，倒也平常，此人在我们几人之中，处处能洞悉先机，足见才智高过我们甚多了。

但听宇文寒涛接道：“巧手神工包一天不知用的什么方法，能使这两人在死亡之前，仍然端坐轮椅之上？而且死的如此安详，这就叫兄弟揣测不透了。”

沈木风口齿启动，本想接言，但又怕说错了，再受那宇文寒涛一顿讥讽，

又强自忍下不言。

宇文寒涛突然一伸手，道：“沈大庄主，请举着火烛如何？”

沈木风冷哼一声，道：“沈某人一生，从未听人支使。”

宇文寒涛微微一笑，道：“大庄主如若想在黑暗之中碰碰运气，兄弟就弃去这支火烛了！”

金花夫人突然抢前一步，道：“我来举烛如何？”

宇文寒涛道，“不论何人，都是一样。”把火烛交入了金花夫人之手，重又行回石壁，挥掌拍打起来。

哪知一连拍了数十掌，始终不再见有何动静。

沈木风冷笑一声，道：“宇文兄，看来你要拍遍这整个的石壁了。”

宇文寒涛停下手，缓步行到两辆轮椅之前，低头查看。

沈木风难得找到一个机会，嘿嘿冷笑两声，接道：“宇文兄停身之地，正在他围坐的桌子之上，如若是踏中机关，那桌子突然升起，宇文兄岂不要撞在头顶石壁上吗？”

宇文寒涛似是全神贯注在查看什么，任那沈木风冷嘲热讽，只是默不作声。

突然见宇文寒涛蹲下了身子，伸手轻轻在无相大师的轮椅上推了一掌。

只听一阵辘辘之声，那轮椅自动的缩入那石门之中，轮椅隐入石门，那石门即自动关了起来。

宇文寒涛缓缓而行，目光凝注在轮椅缩回的石壁之处，仔细查看了一阵，重又行了回来，道：“给我火烛。”

金花夫人缓缓递过火烛，道：“宇文兄，看到些什么？”

宇文寒涛也不答话，高举火烛，沿着石壁行了一周。

他举动十分小心，举步落足之间，无不谨慎异常。

沈木风道：“宇文兄绕了一圈，可有什么发现吗？”

宇文寒涛道，“在下查看这敞厅之中，共有几座石门。”

沈木风道：“能够看到吗？”

宇文寒涛道：“那石门之处，虽然结合很严，但并非毫无痕迹。”

沈木风道，“在下不用瞧看，也可猜出，那巧手神工如若不算自己，这座敞厅中，应该有九座暗室壁门……”

宇文寒涛接道：“沈大庄主猜错了，在下细看一周，只找出六座暗门的痕迹。”

沈木风道：“共有九人，怎会只有六座暗室？”

宇文寒涛道：“这就凭借咱们才智推想了。”

沈木风望望宇文寒涛手中火烛，已经燃烧过半，看样子已经难再支持多久，当下说道：“宇文兄手中火烛，恐已难再撑过一个时辰了。”

宇文寒涛道：“那时，咱们只好在暗中摸索了。”

沈木风冷笑道：“处此情景，少不了照明灯火，宇文兄如若肯平心静气和我等研商，此实为第一要事。”

宇文寒涛道：“听沈大庄主之言，似乎是胸有成竹了。”

沈木风道：“这室如若不通天光，必有照明之灯，就算当年那十大杰出高手，人人内功精湛，强胜我等甚多，也不会在这黑暗的敞厅中相晤。”

宇文寒涛道：“沈大庄主之意，可是说在这山腹敞厅中，有一盏照明之灯？”

沈木风道：“不错，如是宇文兄推论的不错，这敞厅中既隐藏着一张圆桌，自然可以多一盏照明之灯。”

宇文寒涛道：“可惜，不知那控制圆桌的机关何在？无法使它出现。”

沈木风道：“那圆桌如不在头顶之上，定然在地下隐藏，绝不会隐于四面壁间。”

宇文寒涛道：“沈大庄主高见有理，但地上一片光滑，不见有何可疑之处，实叫兄弟无法下手。”

沈木风突然纵声大笑道：“宇文兄，以后不用在我等之前，故示才华了。”大步而行，走到那敞厅中间，暗动内力，缓移脚步，来回走动。

原来，他受那萧翎撞壁出现轮车的启发、想到这敞厅中如果有圆桌，那控制的机关，也许就在敞厅中间的地上。

忽然间，沈木风感觉足踏之地一软，一阵隆隆大响，一块巨石，由室顶直落而下。

沈木风早已有备，双手举起，暗动内力，接住了巨石。

萧翎凝目望去，只见那巨石形态，果然如一座圆桌，四条石腿，粗如碗口，桌面厚约一尺五寸，重量至少也在三千斤以上、以沈木风那等深厚的功力，托那石桌也觉十分吃力。

沈木风手托巨石，回顾宇文寒涛和萧翎二人一眼，看两人站着不动，毫无出手相助之意，不禁大怒道：“两位可是认为这一块巨石，就能困住我沈某人吗？”默运内力，大喝一声，双手陡然向上一推，数千斤重的巨石，被他托的向上升起数尺，沈木风借势飘身退回原地。

只听一声惊天动地的大震，那巨大的石桌，落在了地面之上。

火星飞溅中，碎石纷飞。

敞厅中的群豪，个个凝气戒备，防那碎石击伤，但却都站在原地未动。

沈木风放下石桌之后，正待发作，突然一阵隆隆的响声，紧随而起！

只见四面壁间，又同时开启了五座石门，包括无相大师在内，五张轮椅，同时向石桌行来。

想是这落下石桌，击中之石地，竟是控制这敞厅石室的总机关所在。

连同端坐在原地的青衫白髯老人，果然一共只有六人。

萧翎凝目望去，只见六人之中，除了无相大师，和青衫白髯老人之外，还有一个和尚，和尚身着大红袈裟、浓眉大眼，头上烙了九个戒疤，想来定是沈木风等适才所提的千忍大师了。

另外三人，一个头戴金冠，身春大绿绣金花的黄袍，胸前垂着一片花白长髯，另一个蓝衫毡帽，十分清瘦，小眼睛，短眉毛，模样十分和善。

还有一人，穿着土布裤褂，头戴竹笠，轮椅上还横着一根长逾二尺的旱烟袋，看上去有如一个土财主。

萧翎虽已列名江湖上有数高人之一，但他对前辈人物，却是从未见过，只听庄山贝谈过而已，但生像死貌，大有不同，一时竟是无法认出一个。

这惊人的变化，使得沈木风胸中的火气，大为消减，忍下去未再发作。

所有的人，都对这厅中情势变化，为之惊异、恐骇，但觉眼花缭乱，目迷五色，个个都瞧的呆呆出神。

良久之后，宇文寒涛才轻轻叹息一声，道：“叹为观止矣！巧哉！神工之名、当之无愧。”

沈木风似是亦为这巧妙的近乎神奇的建筑，看的火气全消，轻轻叹息一

声，道：“这厅中有石桌，亦在你意料之中，你就算不如那巧手神工包一天，但也相去不远了。”

宇文寒涛摇摇头，道：“在下想到了厅中设有石桌，只是从两人出现之后的座位距离推断出来，那实不足为奇，只要稍通建筑之学的人，都不难想到，但在下却未料到这石桌落着之位，竟是控制这厅中六处密室的总枢纽，唉！在下心中，原对巧手神工之能，并不如何敬服，但此刻，却是不得不五体投地了！”

沈木风道：“可惜，这石室中没有灯火、宇文兄手中火烛又即将烧完，如是火烛熄去，石室中一片幽暗，那时咱们在黑暗之中摸索，石室内若再有机布置，恐怕很难有逃生之望了！”

宇文寒涛微微一笑，道：“沈大庄主不会料错，应该有一盏灯才是，只是那灯中，是否还有余油就无法预料了。”

沈木风道：“既有灯，何以不见出现？”

宇文寒涛望望手中的火烛，只余下一寸多长，举步向石桌行去，一面说道：“兄弟来试试看吧！也许我料断的不对。”

说话之间，人已行近石桌，仔细在桌上瞧了一阵，举手按在石桌正中，掌势左右旋动。

果然，那石桌正中一块，可以旋动，宇文寒涛向左转了一阵，开启了一个饭碗大小的洞口，探手摸去，取出一盏白银制成，形同葫芦的灯来。

旋开灯盖看去，见那银灯中存油尚多，当下说道：“沈大庄主可以放心了，这灯中存油，足够我们两日之用。”

沈木风精神一振，道：“只要这石室有灯火照明，纵有埋伏，亦无所谓了。”

宇文寒涛燃起灯光，熄去蜡烛，放入袋中，道：“咱们在外间密室，看到一具身着锦袍的尸体，这室中共有六人，如若传言不谬，进入禁宫有十大高手，那是还有三人未曾出现了。”

沈木风道，“也许这敞厅中还有三座密室。”

宇文寒涛道：“就算兄弟算错，但这控制密室的总纽，绝不会错了……”

目光一转，扫掠六具尸体坐的位置一眼，接道：“这石桌四周，虽可围坐十人，但这轮椅的距离、方位，分明只有六张，巧手神工包一天在设计这轮椅石桌时，也只有六个，如若不是江湖传言有错，那三人就是别有去处了。”

沈木风道：“眼下只有遇到一事先行求解一事，暂不用管那三人去处了。”

唐老太太突然插口说道：“有一件事，老身不解，要请问宇文先生了。”

宇文寒涛道：“但得在下知晓，无不尽告所知。”

唐老太太道：“这几人死在禁宫数十年，怎的尸体不坏呢？”

沈木风道：“也许这禁宫中的气温，可使尸体不腐。”

唐老太太道：“咱们未入这内宫之前，在石室中发现那穿锦袍的尸体，怎的竟然骨肉具化？”

宇文寒涛道：“此中自有道理，据在下所知，有很多药物，可使尸体不坏，但困死在这禁宫之人，个个都有超过在下十倍之能，在未得证据之前，在下已经不敢再预言了。”

萧翎心中暗自急道：这几人怎的尽谈这些不相干的事呢？但望他们能够快查出箫王张放的身份，好从他遗物中找出他武功路子，出得禁宫，也好助那岳姊妹一臂，对付玉箫郎君和他的家人。

只见沈木风长长吁一口气，道：“宇文兄，区区觉得此时此刻，咱们应该坦然讲出心中所求，也不用勾心斗角了。”

宇文寒涛道：“兄弟亦有此意。”

沈木风目光转到萧翎脸上，道：“阁下呢？”

萧翎道：“两位商讨的只要公平，在下是无不遵从。”

沈木风道：“好！区区先说……”

目光一掠那环围石桌而坐的六具尸体，道：“在下进入禁宫的用心，并不在取得十大奇人的遗物，而是希望能得他们的一生心血精研出来的武功。”

宇文寒涛微微一笑，道，“在下也是这等用心，只由这位兄台，也是一样了。”

两人的目光一齐投注在萧翎的脸上。等他答复。

萧翎尽量避免讲话，点点头代表答复。

这时，那银灯上的蕊火发出了强烈的光亮，照的满室一片通明。

沈木风轻轻咳了一声，道：“在下未入禁宫之前，推想禁宫中事，被困于禁宫中的十大高手，必会在禁宫中生存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他们为了不使自己的武功失传，必将竭尽所能的保存下秘书的武功，但入得禁宫之后，才知禁宫情势，和在下预料的大不相同。”

宇文寒涛道：“沈大庄主之意，可是说他们死的太快了？”

沈木风道：“不错，因此他们留下武功的希望已是很渺茫了。”

宇文寒涛道：“在下相信，这确是沈大庄主的内心之言，不过，最重要的处理办法，沈大庄主却未说出口。”

沈木风道：“如若咱们能在这禁宫中找到一本记述武功的手册、秘录，那恐是绝无仅有之物，那又该分给谁呢？如若仍用猜赌之法，必将引起一场风波，兄弟说一句真心之言，不论那手册、秘录分到两位哪一个手中，兄弟第一个出手要抢，势必演出流血惨剧，强存弱亡，是以，宇文兄订下那猜赌之约，似是已经行不通了。”

宇文寒涛道：“沈大庄主说了半天，似是还未说出解决的办法。”

沈木风道：“兄弟之意是，不论何人得到那记录武功的手册，都不得据为私有，咱们一同合读，各凭记忆、悟性，去学那上面记录的武功，谁能学得多少，那是各凭才慧了。”

宇文寒涛道：“如若以这银灯中的存油计算，咱们在禁宫中至多可停留三十个时辰左右，离开禁宫之时，那秘录又该为谁所有呢？”

沈木风道：“在咱们离开禁宫之时，把秘录焚烧毁去，任何人不能带出禁宫。”

宇文寒涛道：“如若沈大庄主当真能言而有信，兄弟倒是极为赞成。”

沈木风目光转注到萧翎的脸上，问道：“阁下意下如何？”

萧翎心中暗道：沈木风的为人，一向是唯吾独尊，此刻突然提出这样一个办法，只怕是别具用心，这人万万不能相信。

心中念转，目光转注宇文寒涛的脸上，缓缓说道：“宇文先生相信那沈大庄主之言吗？”

宇文寒涛微微一笑，道：“在下吗？很难相信。”

萧翎长长吁一口气，不再多言。

沈木风双眉耸动，似要发作，但却又强自忍了下去，呵呵一笑，道：“看来咱们是很难取得协议的了。”

宇文寒涛笑道，“我想沈大庄主如若能够首先奉行，使我等心悦诚服，事情就大不相同了。”

沈木风淡淡一笑，道：“两位既不肯和沈某推诚相见，只好老一步算一步了……”

语声微微一顿，扫掠了六具尸体一眼，接道：“眼下，还有一件要紧之事，两位想来不致再拒绝和在下合作了！”

宇文寒涛道，“什么事？”

沈木风道：“关于这六具尸体的身份，传言中这禁宫，共有十大高人，但却未必十大高人尽在禁宫中，也许有两位才智卓绝的人物，不愿涉险，指派替身而来，也许当时另有十大高手之外的高人，心中好奇，混入了禁宫，事实难料，岂可尽信传言……”

他又仰面大笑三声，接着道：“江湖上曾经盛传我沈木风已经死去，但到今日为止，我沈木风仍然还好好的活着啊。”

萧翎心中暗道：固所愿矣！不便云尔。

宇文寒涛道，“大庄主说的不错，在未弄得十大高人留下的秘录手册之前，咱们要认明他们的身份，和找出死亡的时间、原因，如是这些高人，进入禁宫之后，很快就死去，那就不用存着获得他们手记武功之心了。”

沈木风目光凝注无相大师脸上，瞧了一阵，道：“生像死貌，虽有不同，但区区可以确定这位是少林派中的无相大师。”

宇文寒涛道：“兄弟虽然听说过无相大师之名，但却缘悭一面，未曾会过这位少林高僧，沈大庄主既然能肯定的指说出他的身份，想来不会错了。”

沈木风目光转到头有戒疤，身着大红袈裟的和尚脸上，道：“据在下所知，进入禁宫是僧人身份的只有两人，一为少林无相大师，一个法名千忍，这一位大约是千忍大师了。”

宇文寒涛点点头，道：“这两位和尚的身份，大约是不会错了……”

目光转到那头戴金冠，身着大绿绣金花的宽袍老者身上，道，“这一位衣着奇特，金冠绿袍，颇似传言中的刀王马搭沈木风接道：“不错，兄弟亦有此见，马搭以十二路泼天刀法，驰名武林，自封刀王，喜着金冠、绿袍，当世之中，再没有和他同样喜着这等衣着的人物，自然是他了。”

宇文寒涛扬手指着青衫白髯的老人，道：“沈大庄主识得此人吗？”

沈木风皱眉沉吟了一阵，道：“此人衣着平朴，面无特征，很难一眼认出。”

宇文寒涛道：“华山派一代奇才，谈云青是不是这身装着？”

沈木风道：“不错，谈云青确实是一袭青衫，朴实无华，不过箫王张放也是喜着青衣，此人身份只能存疑。”

唐老太太突然接口说道：“老身不知他是何身份，但却知绝不是箫王张放！”

沈木风道：“唐夫人可是因他手中无箫吗？”

唐老太太摇头道：“那倒不是，老身幼年之时，曾经和那箫王张放有过一面之缘，因为慕他之名，就留心看了他两眼。记忆深刻，迄今未忘。”

宇文寒涛道：“唐夫人最好能说出那箫王张放的特异之处，咱们才能深信不疑。”

唐老太太道：“箫王张放人中之间，有一粒米粒大小的黑痣，但此人却没有。”沈木风道：“他死了数十年，肌肉收缩，面形恐已有变……”

唐老太太摇头说道：“不会错，我瞧的很清楚。”

宇文寒涛道：“咱们姑且算他是华山派中的谈云青。”

萧翎听几人纵论近百年武林中风云人物，自己却是接不上一句，只有凝神静听的份儿。

沈木风突然转过脸来，望着萧翎说道：“这位兄台高见如何？”

萧翎暗道：这些人我从未见过，亦未听人很详细的说过，如何能够辨识。

但表面之上，又不能流出全无意见的茫然，只好说道：“在下之见，此人不是箫王张放。”

沈木风一皱眉头，不再多言。

宇文寒涛目光又转到蓝衫毡帽，十分清瘦、小眼睛、短眉毛，模样十分慈善之人的身上，说道：“沈大庄主识得此人吗？”

沈木风道，“河南一叟尚济仁。”

宇文寒涛道：“兄弟看法，和沈大庄主相同。”伸手指着那位土布裤褂，头戴竹笠，轮椅上一根旱烟袋，看上去像土财主的尸体，道：“这一位是不是竹笠翁白善堂？”

沈木风道：“他的竹笠、烟袋，标识明显，八成是不会错了。”

宇文寒涛道：“如若进入禁宫的只有十大奇人，咱们已经发现了六个，加上那巧手神工包一天，已有七人，还有三具尸体，未曾寻得。”

一直在静听的金花夫人，突然接口说道：“如若另外三人尸骨已化，岂不是永远找不着了？”

宇文寒涛道：“就算三人尸骨已化，但亦非无迹象可寻。”

突然间，似是想起了一件十分重大的事，扬了扬手中短剑道：“这柄剑，短小锋利，削铁如泥，必然是大有来历的名剑。沈大庄主见多识广，可知这柄短剑是何人所有吗？”

沈木风沉吟了良久道：“就在下所知，这六人之中，除了华山谈云青，是用剑之外，其他人都不用剑，但这短剑为谁人所藏，在下亦难说了。”

宇文寒涛道：“可惜呀！可惜！”

沈木风道：“可惜什么？”

宇文寒涛道：“如若能知晓这短剑为何人所有，那就可证明一件大事。”

沈木风道：“宇文兄不用卖关子了，咱们时间不多，最好能够坦然说明，区区或可提供一些所知内情。”

宇文寒涛道：“此剑主人就是杀死包一天的人物。”

萧翎心中暗道：说明之后，这并非什么新奇高见，但最先能想到此事，此人确是不可轻视，其机敏之才，实是常人难及。

沈木风目光转动，望了六具尸体一眼，缓缓说道：“这六人端坐的姿势，大都相同，那一剑洞穿了巧手神工包一天背心的人物，不是六人中的一人了。”

宇文寒涛道：“这就证明了一件事……”

沈木风道：“什么事？”

宇文寒涛道：“除了这六人之外，这‘禁宫’之中，还有他人，只是咱们还未发觉那人现在何处而已。”

沈木风略一沉吟、道：“纵然禁宫中还有他人，那也不过是具尸体而已，眼下最为要紧的事，是咱们如何要设法寻找出这些人留下的武功。”

宇文寒涛摇摇头说道：“只怕是沈大庄主的愿望，很难实现。”

沈木风道：“咱们进入禁宫的心愿，必然完全相同，寻找十大高手留在禁宫的武功，并非我沈某一人的心愿。”

宇文寒涛道：“沈大庄主误会了在下之意，须知在动手寻找几人留下的武功之前，咱们先要求证这些人是否有留下武功的时间，然后，再研究几人可能把武功留在何处？”

沈木风微微一笑，道：“宇文兄说的是，在下先听宇文兄的高见。”

宇文寒涛略一沉吟，道：“这六位高手身上的行血、肌肉，都已干枯，估计死亡的时间，已有数十年之久，当时目睹之人，恐怕无一人还活在世上，这是件千古难解的疑案，我们只有凭借智慧，推断此事了……”

目光缓缓由沈木风、萧翎等人脸上扫过，接道：“就兄弟观察这六人的神情，似是在死亡之时，心情十分安静！”

沈木风点点头说道：“不错，如若他们发觉了巧手神工包一天设计陷害他们，绝不会这般安静的坐在轮椅之上，等待死亡，必将奋起余力反击，这大厅之中也不会是这样一个宁谧之局了。”

唐老太太突然接口说道：“老身之见，有所不同。”

宇文寒涛道：“众志成城，此刻，咱们是在这身怀绝技的高手之中，揭开迷惑江湖数十年的隐秘，绝非咱们之中一二人智慧能够及得，唐夫人有何高见，尽管请说。”

唐老太太道：“老身浅见，未必就对，但抛砖引玉，或可启开诸位智慧之门……”

又仔细望了六具尸体一眼，接道：“如若那巧手神工在六人行入这敞厅之时，就下了毒手，使六人在不知不觉中身中了奇毒，当六人发觉时，已经为时过晚，却又想凭借深厚的内功，逼出奇毒，或是把奇毒逼集一处，暂不使它发作，但事与愿违，未曾逼出奇毒，却已毒发而死。”

沈木风道：“如若是在下处此境遇，绝难有此等修养，必然将出手反击，也许这六人涵养深厚，有些能耐。”

唐老太太道：“我唐家数十种毒药暗器，用毒各有不同，有很多毒性奇烈，纵然是第一流的武林高手，在中毒之后，也难有反击之能。”

金花夫人道：“用毒一道，复杂异常，苗疆的金蛊毒可算得毒中之毒，贱妾不解下毒之道，但用蛊却是甚有心得，如若这几人是中的蛊毒，那就立时无反抗之能了。”

她这几句只听得在场之人个个心中发毛，暗道：如若这女人趁我等分心之时，暗中对我们下了蛊毒，那可是任由她摆布了。

群豪同一心念，都不禁望了金花夫人一眼。

沈木风轻轻咳了一声；道：“在下曾经听过当今‘用毒圣手’毒手药王说过，中了蛊毒亦非全无解救之法。”

金花夫人突然咯咯一笑，道：“诸位放心，贱妾绝不会在诸位身上施下蛊毒。”

宇文寒涛干咳了两声，道：“如若夫人真的下了蛊毒，只怕沈大庄主第一个就不会饶你……”仰天打个哈哈接道：“区区不敢苟同唐老夫人的高见。”

唐老太太道：“老身恭聆指教。”

宇文寒涛道：“如若这六人发觉中了奇毒，那也不一定非要在轮椅之上运功迫毒啊！”

唐老太太道：“如是他们毒发死后，那巧手神工包一天，就不会再把他

们放在轮椅上吗？”

宇文寒涛道：“可能那巧手神工包一天几乎同时中剑，自顾已然不暇，哪里还能有此闲心。”

百里冰忽然说道：“也许这轮椅之上，装有机关，他们坐下就起不来了。”

群豪全都听得一怔，不自觉的向那轮椅之上看去。

沈木风道：“宇文兄博通机关设计和建筑之学，请仔细瞧瞧，这轮椅之上，是否装有机关？”

宇文寒涛凝目沉思一阵，道：“不可能，纵然这轮椅上装有机关，也无法制住这等第一流的武林高手，以这六大高手的武功而论，挥手一掌，就可以碎石开碑，何况照在下的观察，这轮椅上并无机关设施。”

沈木风道：“咱们谈了半天，那是等于白说了，竟是找不出一点头绪来。”

萧翎心中暗道：这几人说的大都入情在理，这六人如何坐在轮椅之上死去，看来是无法找出内情了。

他心中苦苦思索，但却忍住不肯插口。

但闻宇文寒涛说道，“也许在这禁宫之中，有一个人，未曾同时死去，由他动手，把这几人安排在轮椅之上……”

沈木风道：“那人又是谁呢？”

宇文寒涛摇了摇头，说道：“不知道，那人也许是进入禁宫的十大高手之一，反正还有三个人没有找到。”

沈木风神色肃穆地说道：“宇文兄，会不会有人逃出了禁宫？”

宇文寒涛道：“兄弟不敢说绝对不会，但这可能太小了。”

沈木风道：“如若找不出这六人坐在轮椅上死亡的原因，那就是事后，有人把六人移放在这轮椅之上，那人又不是巧手神工包一天……”

宇文寒涛道：“如若进入禁宫有十大高手，当然干这事的是咱们还未发党的三人之一。”

沈木风道：“要是十人同时死亡呢，只有一个解释了，那就是在咱们六人进入禁宫之前，先已有人来过……”

宇文寒涛呆了一呆，道：“这个，这个……”他心中似是十分混乱，这个了半天，这个不出所以然来。

其实，心中震动的，又何止宇文寒涛一人，在场之人，都有一种莫可言喻的沉闷之感。

如若真有人先几人而入禁宫，武林十大高手可能留下的手录秘籍，都将为那人带走，几人冒九死一生之险，进入禁宫岂不是白费了一番心机。

群豪相对沉吟了良久，宇文寒涛才缓缓说道：“找不出这六人安静死在这轮椅上的原因，确是一大困扰，不过，咱们在未找到另外三具尸体之前，还不能确定是否有人先咱们进入了禁宫。”

沈木风突然举步行到千忍大师身前，一把提起了千忍大师的尸体。

手指到处，只见碎衣飘飘，千忍大师身上红色袈裟，片片碎裂，落了一地。

要知他身上衣服，已然穿了数十年，早已腐朽，沈木风掌指触处，立时应手而碎。

凝目看去，只见那轮椅上平整光滑，毫无机关设施。

再看那千忍大师衣服碎裂处的肌肉干枯坚硬，禁宫中数十年，血肉都已风干。

沈木风放下了千忍大师的尸体，缓缓说道：“有一件事，现在可以确定了，那就是坐在这轮椅上的六具尸体，在死亡之前，都未动手搏斗过。”

宇文寒涛沉吟了一阵，道：“眼下要急之务，是咱们得先行设法，找出那另外三具尸体。”

沈木风道：“禁宫至此，似已到了尽处，咱们六人之中，只有宇文兄一人，通达建筑之学，这室中是否还有暗门，那要看你的了。”

宇文寒涛道：“在下之意，咱们先到这六人轮椅原来的石室中看看！”

沈木风道：“眼下也只有如此了。”

宇文寒涛目光缓缓由沈木风和萧翎的脸上扫过，道：“这里六具轮椅，咱们共有六个人，如若咱们把六具尸体移开，一个人坐一张轮椅，那就可以在片刻工夫中，查看六个石室内情，省去不少时间。”

金花夫人摇摇头道：“这法子不妥。”

宇文寒涛道：“哪里不妥了？”

金花夫人道：“如若现在，你已经瞧出了那控制六座石室门户的机关，我等进入石室之后，你可把石门关闭，我们岂不是要步六人后尘，坐在轮椅之上，死在这禁宫之中了。”

沈木风回顾金花夫人一眼，道：“高见甚是，宇文兄虽然未必有此用心，但咱们却不得不防。”

宇文寒涛仰天打个哈哈，道：“两位怕我设计陷害，那只有放弃此图，不用进入石室查看了。”

沈木风道：“也许那石室中留有什么线索，不去未免可惜。”

宇文寒涛道：“这么办吧！如若诸位信得过我。在下一人进入石室查看，如有什么线索，再告诉诸位，共商对策。”

沈木风沉吟了一阵，道：“好吧！在下同意……”目光转到萧翎身上，接道，“但不知这位兄弟意下如何？”

萧翎点点头，仍不说话。

宇文寒涛望了谈云青一眼，道：“谈兄，兄弟最羡慕你的成就，华山一派剑术，原本无什么奇奥之处，但谈兄却能够别出心裁，化腐朽为神奇，把原本平庸的剑术，演化成绝世奇技，跻身于十大高手之列、其成就之高那又非常人能及了，今日兄弟就坐在你谈兄的轮椅上坐了。”

言罢抱拳一揖，抱下来谈云青的尸体，坐上了轮椅，右足在轮椅上踏了一脚、那轮椅陡然间向后冲去。

沈木风和萧翎都未注意，竟然不知他踏在轮椅何处。

那石室之门，在轮椅出现之后，本已自行关闭起来，但这轮椅行近石壁时，那石门却又自动打开。

只见宇文寒涛和那轮椅一齐进入石室，两扇石门迅速的关了起来。

沈木风目睹宇文寒涛身影消失之后，低声对萧翎道：“宇文寒涛为人阴险无比，咱们不得不防他一招，兄台可记得那控制谈云青轮椅的机关吗？”

萧翎心中暗道：他一直想使我多言，偏要他难如心愿。摇摇头仍不说话。

沈木风冷笑一声，道：“阁下的修养工夫、实是叫人佩服，如若那宇文寒涛耍出什么花招，把咱们困在此地，阁下也是难逃一死。”

萧翎的心中拿定了主意、任那沈木风冷嘲热讽，始终是不发敞厅中突然间沉寂下来，静的听不到一点声息。

足足过了有一顿饭工夫之久，仍然不见那宇文寒涛出来。

沈木风忍了又忍，仍是忍耐不住，高声说道：“宇文兄，那石室有何隐秘，总该瞧完了吧！”

他一连呼叫数声，既不闻宇文寒涛的回应之声，也不见那宇文寒涛出来。

这一来，不但沈木风有些沉不住气，连萧翎也有些心中动疑了。

沈木风回顾了萧翎一眼，道：“果然不出在下所料，那宇文寒涛早已窥破这敞厅之秘，但却装作不知，借机进入石室，哼！这人果然是狡猾的很，阁下可以去打开那控制石室的机关了。”

萧翎一拉百里冰，两人双双走到敞厅石壁，就记忆所及，挥掌在石壁之上拍打，到了第四掌时，才击在那机关之上。

只听一阵轧轧之声，石门重开，轮椅缓缓而出，那轮椅之上，却已不见宇文寒涛。

沈木风伸手从唐老太太手中抓过禅杖，怒声喝道：“宇文兄，还不肯出来吗？”右手一挥，禅杖疾飞而去，猛向那石门之中投去。

他如不先说一句后，就挥手投出禅杖，以他的功力、手法，必可投入石室，喝问了一句话延误了不少时间，那石门关闭又极快速，禅杖飞到，石门已然关闭，铁禅杖击在石门上，响起了一声砰然大震。

那石门坚牢异常，铁禅杖击在石门上，也只能击落几片碎石。

沈木风究竟是一代枭雄之才，片刻间，立时恢复镇静，回顾萧翎一眼，说道：“咱们都上了宇文寒涛的当，眼下之策，只有进入石室之中找他了。”

此时此情，萧翎心中亦是十分紧张，顾不得暴露身份的事，低声应道：“咱们如何去寻他呢？”

沈木风道：“咱们两人，大约可以收拾他，不是你去，就是我去了。”

萧翎回望了百里冰一眼，暗道：这沈木风为人更是险恶，我如进入石室，只怕冰儿难以应付，当下说道：“最好是你去了。”

沈木风原想萧翎定会谦让一句，或是沉吟不语，却不料萧翎竟一口作了决定，硬是指明了要自己去，不禁一呆。

但一时间，又无法改口说不去，只好硬着头皮对金花夫人和唐老太太说道：“两位要多多留心。”缓缓坐在轮椅之上。

言下之意，是提醒两人，要合力对付萧翎。

金花夫人微微一笑，道：“大庄主只管放心，但愿能早些找着那宇文寒涛。”

沈木风为人是何等的阴沉。人虽坐上了轮椅，心中却仍然打转，越想竟越觉得不该进入那石室中冒险，这禁宫出路，只有一条，那宇文寒涛未带食用之物，如果他不遇上凶险，最多也只能在那石室中停留十几个时辰，自己如能守在厅中盘坐调息，也可节省体力。

